

##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一

### 001. 卷一

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。

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公上人，一九六八年，講述於美國中美佛教講堂；法界佛教總會錄音監製。

『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』，這有十九個字；這十九個字啊，是這個經的一個名字。大佛頂，你在那個本子上都有，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，這十九個字。這十九個字呢，是這一個經的名字、題目。加上這一個「經」字呢，總起來有二十個字。這二十個字，是這一部經的名字。前邊這十九個字，是「別名」；後邊這一個字，這叫一個「通名」。

怎麼叫別名呢？這個別名啊，就是分別的別；和其它的經典呢，有所分別，不同的，它的名字不同的。下邊這一個「經」字呢，就是相同的；相同的，所以呀，叫通，這叫通名。一個通名，一個別名。通名：就是通於諸經。別名：是別於此經，這個經啊，和其它的經典的名字不同的，所以呀，這有通、別兩種的講法。

這個晚間呢，我想還由這個(田不離)翻譯，她聽我話會懂的多一點；但是她英文呢，或者我相信呢，會比易象乾啊，函光千呢，是差一點；但是她聽的中國話，我相信會懂的多一點。那麼你們也聽懂的我講話，你可以把這個意思就寫下來了，等她翻譯的時候呢，更多一點，這樣子比較好一點，她晚間呢，還可以來的。

在佛所說的經典，有**七種立題**。這七種立題，包括如來所說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。那麼一切經典，都不超過這七種的意思，不超出這七種的意思。這七種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就有**單三、有複三、有具足一**。

什麼叫單三？是單單的，有三種。什麼叫複三？複三，是雙的，是兩個意思合到一起 這叫複三；複三呢，就是雙三。單三、雙三。有具足一，具足啊，一。

這單三是什麼呢？單三，是**單人立題**。有譬如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這個佛說阿彌陀，這都是人；佛也是個人，阿彌陀也是個人，所以呀，這叫單人立題。

又有**單法立題**。單法立題，譬如《大般涅槃經》。這是單單的法，大般涅槃

這都是法。所以單單的由法立出來的這個題目。

第三呢，是單喻立題，這個喻呢，就是個比喻。比喻，什麼叫比喻呢？例如這個《梵網經》。梵網經啊，這個梵網，就是個比喻。本來這個經啊，這個經，比方大梵天王那個網羅幢，這是個比喻。所以呀，這人、法、喻，這叫單三立題。

有複三，複三是什麼呢？譬如有入法立題。什麼叫人法立題呢？譬如《文殊問般若經》。文殊啊，是個人；問般若，這是個法，這叫人法立題。有人、有法，這用人、和法合起來立這個題目 這叫雙三。

又有入喻立題。什麼叫人喻呢？譬如說《如來師子吼經》。如來，是個人；師子吼，是個比喻；說是啊，這個佛說法的時候，就好像那個獅子吼似的，就猶如獅子吼，所以這叫人喻立題；人呢，和這個比喻立題。

什麼叫法喻立題呢？譬如說《妙法蓮華經》。妙法，是個法；蓮華，是個比喻；所以呀，這叫法喻立題，《妙法蓮華經》是個法喻立題。

什麼叫具足一呢？具足一，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大方廣佛華嚴經，大呀，大方廣，就是個法；佛，就是個人；華嚴，是個喻，比喻。這以萬乘的因華，莊嚴無上的果德。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啊，就是具足一，這個它，也有法、也有人、又有喻，這叫具足一。

所有的經典呢，給它立這個題目，都不超出這七種。你呀，看千千萬萬這個大藏經的經典呢，那個題目啊，都在這七種裏邊包含著，沒有超出這七種。所以呀，這七種立題，是凡你講經的，一定要把這個七種立題呀，先明白了。你明白七種立題了，然後才可以呀，那麼講解經典。

如果你七種立題都不明白呢，你就去給人講經啊，那是你自己都沒明白呢，你怎麼能去教人家明白呢？就你自己沒覺悟呢，你怎麼能去教人家去覺悟呢？所以這是很要緊的！這七種立題，凡是學佛法的人，都應該知道的。

不是像某一個人看了兩本半書，三本還沒有看呢，不要說七種立題、五重玄義、十門分別，啊，他連一重玄義也不知道，一門分別也不知道，啊，就是到處去自稱法師，自稱，啊，是一個教化眾生的導師，這是啊，未免太過積極了，太過前進。所以啊，沒有真明白，就去講經說法，所以把一般人都講到地獄裏去了，他自己呀，也跑到地獄裏去了，他自己還不知道怎麼樣進去的？一般人也不知道怎麼樣跑到地獄去了？這是啊，很可憐的一件事！所以

呀，你學習佛法，一定啊，要真正懂佛法了，真正有了智慧了，然後去教化眾生，這是不會錯的了。

在這一部《楞嚴經》的裏邊，所說的道理，是無窮無盡。我們這一次講經，不依照天臺的那五重玄義去講，而啊，根據賢首宗，這十門分別來講。賢首宗，和天臺宗，這是啊，中國的佛教，兩大宗派。所有的講經法師，有的就學天臺，而不明白賢首的。有的學這個賢首宗，而不了解天臺的。所以呀，有的時候，講的經典，就是不能到那種圓融無礙的程度上。

現在我講這個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，是依照啊，賢首宗啊，這個十門分別來講解。在沒講經之前，先要講這個「十門分別」，有十種的門，來分別它。

那麼這十種的門呢，第一，就叫什麼呢？第一，叫「總釋名題」。總起來，來啊，解釋這個名字的題目。那麼現在所講的七種立題，是分別啊，這個佛法的 這個佛經的七種的命名的這個道理。我們現在啊，總釋名題，這個名啊，就是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」，這是個經的名字，總名。

怎麼叫一個「大」？這個大，啊，有四種大。四種什麼大呢？這個大因、大義、大行、大果，這四種的大。這個因，這個密因，和其它的因不同的。這個因，是個秘密的因，人所不知道的，外道不明白的，二乘也沒有覺察到的，所以呀，這叫密因。這種密因呢，非常之大的，這因大。

啊，義大，這個義理呀，也是特別大的，修證了義這個義呀，這個意義是非常大的。諸菩薩萬行，這行也大。首楞嚴，這是個果大。這有這四種的大，所以呀，叫「大」。

「佛頂」，這個佛呀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佛了，啊，說我信佛教，我學佛法，究竟這個「佛」字又怎麼樣解釋呢？這個佛字啊，也是印度語，印度話叫「佛陀耶」。中國人呢，歡喜簡略，所以呀，陀耶兩個字啊，就給刪去了，就用一個「佛」字，這是沒有翻譯到中文。一般人呢，以為這個「佛」字，就是中文了，不是的。字是中文，這個音，不是中文。所以呀，要是翻譯到中文呢，叫什麼呢？就叫覺。覺悟的覺，這覺悟的覺。

這覺悟的覺啊，又不是一種，有三種。三種的覺悟是什麼呢？有自覺、有覺他、有覺滿。什麼叫自覺呢？自覺啊，就和凡夫不同；好像你我現在這個凡夫啊，是沒有覺悟，自己沒有覺悟，這自己沒有覺悟。那麼佛呢，自己覺悟了。自己覺悟了還不算呢，他又要覺他；自己呀，開了悟了，又要想辦法令

其他的人也都開悟，所以呀，這叫**覺他**。那麼自覺和覺他，這裏邊還有種種的階段，種種的不同。

你譬如你覺悟，有小悟、有大悟；有小的覺悟、有大的覺悟。小的覺悟呢，就沒有圓滿；大的覺悟，就圓滿了。那麼這個佛呀，自己也得到大的覺悟了，那麼令其他的人也得到大的覺悟了，那麼這兩種覺悟都圓滿了，這叫覺行圓滿，這個覺，和這個行為，所做的都圓滿了，這叫三種的覺。這三種的覺悟都圓滿了，所謂：萬德莊嚴；三覺圓，萬德備，故名為佛。三種的覺悟都圓滿了，那個萬種的德行，這種啊，德行也都具足了，所以呀，這叫「**佛**」！

「**佛**」啊，為什麼我們人要信佛呢？因為佛呀，就是我們。我們本來就是佛來著，不過現在我們迷了，就不能證到那個佛的果位上了。為什麼說我們本來就是佛呢？那個佛說過，說是啊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」。說是啊，所有的眾生啊都有佛性啊，通通都有佛性的。啊，為什麼他沒有成佛呢？啊，但因妄想執著！他有這個妄想，又有所執著。

因為有這個妄想，就想東想西，想南想北，想上想下，喔，鑽天入地，你說它無所不通了。啊，這些個妄想啊，打的太多了，你數也數不過來，你說你一天打多少個妄想，你知道嗎？如果你若能知道你一天打多少妄想啊，那你就是菩薩了！因為啊，你不知道，所以你還是凡夫。

啊，這個妄想執著，啊，執著什麼呢？執著，啊，這個也是我的，那個也是我的，啊，所有的物質享受放不下，精神享受那更不用提了，所以呀，有這種執著。哦，這個飛機是我的，啊，這個我有一架車呀，這個車是最新的牌子，簡直得，啊，最亮了，你說，這種執著，啊，有什麼，他就有什麼執著。

啊，男人就有男人的執著，女人就有女人的執著；啊，善人，就有善人的執著；惡人，就有惡人的執著。啊，他這個執著啊，擺脫放不下，啊，又掉不下，放不開的，喔，總拿著，就執著，執著！啊，這種執著啊，啊，就不得了囉！執著享受，哦，就願意吃好東西，住好房子，啊，去到處去遊玩去。啊，其實你以為這是好啊，這個未必是好的事情啊，你自己不明白，你盡貪享受，你就不會成佛的。所以一切眾生不能成佛，就因為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呀，才不能成佛的。

佛又說過，說是啊，「**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**」，這是啊，這《楞嚴經》啊，裏邊呢，講的。說你那個狂心呢，啊，你那種啊，那個狂妄自大的心呢，你那種好高騖遠的心呢，你那一種啊，看不起人的心呢，你那一種只知道有我自己最聰明了，只知道有我自己比誰都好，啊，本來他長的像個醜八怪似的，

你說他想，哦，我真美麗啊！你說這個執著到多大了？本來自己是醜，他還說自己是美麗，啊，這都是一種執著。

這種啊，如果你這種執著，狂心若歇，若啊，把它休息 休息住了；歇即菩提，你這個狂心一休息，這就是菩提。什麼叫菩提？就是覺道，就是開悟了；開悟，就離成佛不遠了！啊，你若能把狂心休息了，那就是你的好去處啊！

這三種的覺，自覺呢，就和凡夫不同了，你我凡夫是不覺、不覺悟；那麼他自覺，他是已經覺悟了。已經覺悟這種人，是什麼人呢？就是阿羅漢和辟支佛。辟支佛，印度話叫「辟支迦羅」。那麼中國呢，就叫辟支佛。這辟支佛呀，他是修十二因緣而悟道的。阿羅漢呢，羅漢呢，修四諦法而悟道的。

那麼這個自覺，就異凡夫；覺他呢，就異二乘，和這二乘又不同了。覺他，什麼叫覺他？覺他，就要菩薩心，要有菩薩心腸；菩薩是覺他，又可以說是利他；(利，就是利益的利，利他)。什麼人可以行利他的這種事情呢？就是菩薩。這菩薩，就異二乘，就和這個聲聞緣覺啊，又不同了。聲聞、緣覺只知道自覺，而不想去覺他；這個菩薩呢，他就啊，發心去覺他去了。

那麼這個菩薩，和聲聞、緣覺，是不是兩種人，是一種人？這聲聞，就是阿羅漢囉；緣覺，就辟支迦羅囉，辟支佛；這菩薩，就是菩提薩埵了。那麼究竟這三個是一個人，是兩個人，是三個人而修成的？這也可以說是一個人，也可以說是三個人。怎麼說呢？這有的，這一個人，他先修聲聞；聲聞，然後他又修緣覺；緣覺，又修這個菩薩六度萬行，他這一個人包辦了，啊，修這麼多的行門，修這麼多的這種法，所以呢，這也可以說是一個人。

那麼又可以說是三個人，啊，這怎麼三個人呢？這第一聲聞，他修成聲聞了，他就不向前去進了，只知道啊，啊，做自了漢！自己呀，我自己已經開悟了，我明白了，啊，我就不管其他的人了，任何人我也不管了！啊，他就停止到這個阿羅漢的這個程度上了，不向那個辟支佛那個路上跑了，所以這是一個人。有的呢，修到阿羅漢，然後再跑到這個辟支佛這個果位上，這個程度上，他又不向前進了，這是兩個人了；加到前邊那個呢，這是三個人。前面那一個人，他經過這三個階段；那麼這兩個人呢，有一個人就經過一個羅漢的果，這個階段，羅漢的程度，他不向前進取了。

所以呢，這三種的覺悟，那麼他到這個辟支佛上啊，和這個也是自覺了，也不是覺他的；等到菩薩乘，這才啊，成了覺他，這叫菩薩。菩薩，就是啊，修六度萬行的，啊，修這個六種波羅蜜，萬行莊嚴，他成了菩薩。成了菩薩，再去做，往前去啊，行這個菩薩道，行到圓滿了，這叫啊，覺行圓滿，這叫

啊，就成佛了。

佛呢，與菩薩又不同了，啊，佛和菩薩又不同了，所以啊，你覺行圓滿，就異於菩薩，和菩薩又不同了。所以這三種覺悟啊，這裏頭說的是這麼多多啊，你若想去行起來呀，那千差萬別呀，那裏邊呢，那種程度裏頭又有程度，分別裏邊又有分別，那也是很這個複雜的。所以呢，這三種的覺悟都圓滿了，這就成佛。

「頂」字，這是最高無上，沒有再比它高了，這叫一個「頂」。好像我們這個頭啊，這個上邊，這叫頭頂。頭頂，上面是天，說你頂天了，頂天立地。我們男人呢，我們人呢，啊，不單是男人，女人也是一樣，因為這個美國，不要把女人呢，忘了；女人也是頂天立地，頂著天，在地上站著，所以呢，這頭頂，頭上面的頂。

那麼這「大佛頂」三個字合起來，喔，我不要講，我相信呢，你們大家也都會明白。這是大大的佛，一個頂，啊，佛頂！啊，這個大大的佛，多大呢？用一把尺量一量，像不像這個佛這麼大？這個佛不是個大佛。這個佛呀，這只是一個在大海裏頭那麼一滴，啊，在這世界一粒微塵那麼大。這個，這個佛，這不是大佛，你不要錯誤以為這個是大佛。

那個大佛呀，再沒有比他那麼大的了！大而無大，沒有比他再大的，大而無大，這叫做「大」。「佛」，這個佛呀，是什麼佛呢？是徧滿一切處的佛，無不在無不在，沒有地方他不在。無在，無不在，你說他在什麼地方呢？什麼地方他也不在；你說他不在什麼地方呢？什麼地方他都不在。你說是大，是小？你沒有辦法來計算他那個「大」，大到什麼程度上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「大」！他把那個「大」都沒有了。什麼大沒有了？再沒有比他大的了，這是一個最大的 這是個最大的。

那麼這個最大的是誰？大佛。大佛又是誰？就是你，也就是我。那麼說，我沒有那麼大呀！我看你也不是那麼大呀！你為什麼說是你、是我呢？如果不是你，不是我，講他幹什麼？就不需要講了！正因為與你我都有關係，所以要講他。那麼我怎麼這麼大了呢？我告訴你，我那個佛性是大的，我們自己呀，都具足這個本有佛性，就是這個大佛。這個大佛，啊，那再沒有比他大的，所以這叫大佛。

大佛，不單大佛，又是大佛那個頂，在大佛，本來沒有比他大的了，沒有比他再高的了，但是他又有個頂，在那個頂上。「大佛頂」，你看這三個字，所以我說，不講你一定會明白的。那麼這個大佛頂啊，是大佛頂上又現出來

一個大佛！說這個大佛又有多大？**這個大佛看不見的**！所以在〈楞嚴咒〉上不說，「無見頂相，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」。

這無見頂相，說是那無見是沒有吧！我看不見，那麼怎麼又說有這個大佛呢？啊，你看不見的，那才正是大。因為什麼呢？你目力所看不見，如果他要不是大，你怎麼會看不見呢？說那小的我才看不見呢！大的我能看得見的！你大的你能看得見？啊，這個天這麼大，你一眼能把它看完了？你看不完的。那麼這個地這麼大，你一眼能看完全都把這個地的面積你都能看見嗎？看不見的。所以**你看不見的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大**；如果不是大，你就會看的見嘛！所以這無見頂相，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。

這個大佛頂，就是那個無見頂相，哦，放的光，放光，放多大的光呢？這光啊，你看，你想這個佛是個大佛，他能會放小光嗎？當然也是大光了嘛！所以呀，大佛就放大光，這個大光照遍所有一切處。啊，說那照沒照我呢？早就照到你了。

那麼說我怎麼不知道呢？啊，你想要知道嗎，我頭先曾經講過，「**心清水現月，意定天無雲**」。你心裏若清淨了，清淨到極點呢，你那個佛光就會照到你這來了。你心裏不清，就好像那一池子渾水，月光啊，照不進去那渾水；那水若清了，月光啊，就照到水裏去。月光照到那個水裏呀，那個就好像心清，就好像那個月光照到水裏那個樣子；言其那個佛放光啊，也可以照得到我們心裏了。意定天無雲，你這個意念若有一定，好像那個天上沒有雲彩似的，這種境界啊，是妙不可言的！所以呀，你每一個人要是真能清淨其心，然後就會得到這個楞嚴的定力。

「**如來**」兩個字，什麼叫「如」？如，就是無所不如；無所不如，來，就是無所不來。那這個無所不如，這個如啊，就是一個法的本體，這個法，佛法的本體就是個如。那麼佛法的用，就是個「來」，這體、用兩個字。這個如，是如如不動；來，是來而又來，來了再來，來了再來；啊，如如不動，來來又來。那麼到什麼地方去？沒有地方去；到什麼地方來？沒有地方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」，也不到你這來，也不到我這去；啊，也就在你那，也就在我這呢！這就是如來。

如來呀，這是佛的十號之一。佛呀，有十種的名號，這每一個佛呀，最初這佛有多少個名號呢？最初這個佛呀，有一萬個名，每一尊佛呀，有一萬個名字。那麼一萬個名字啊，以後又把它縮少，因為人呢，記這麼一萬個名字啊，記不清楚了。啊，又是這個名字，又是那個名字，把人呢，記的腦筋都糊塗了！啊，記的糊裡糊塗。糊裡糊塗，記不住一萬個名字，以後就縮少，一千

個名字，每一個佛有一千個名字。啊，那麼一千個名字，這個人呢，還記不住這麼多，以後又減少，又縮少，縮到多少呢？一百個名字，一個佛有一百個不同的名字。

啊，那麼不單呢，這個佛有一百個名字不同啊，每一個佛都有一百個名字不同，不同的名字。那麼這個眾生啊，也是很難記的，於是乎又縮少，縮少到多少呢？縮少到十個。所以呀，這個十個名字啊，是每一個佛的通號。十個佛的名字是什麼呢？就是，第一個名字就是「如來」，如來呀，就是乘如實之道，來成正覺，就是啊，成佛了，這就叫如來。

那麼第二個名字叫什麼呢，「應供」，應供，就應當受人天的供養；如來、應供。「正遍知」，第三個名字叫正遍知；第四個名字叫「明行足」；第五啊，是「善逝」、「世間解」；第六，「無上士」；第七，是「調御丈夫」；第八，「天人師」；第九，是「佛」、「世尊」。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每一個佛呀，都有這十種名號；這個如來呢，是佛的一個十種名號之一。

上來現在文當總釋名題，還繼續昨天所講的「如來密因」。怎麼叫「密因」呢？這個密因呢，究竟是什麼叫密因呢？這密因，就是每一個人的這種定力的本體，定力的本體就叫密因。為什麼叫密因，而不叫顯因呢？因為這種定的本體，它，每一個人都有的。所謂：「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」。可是本具不無，但是每一個人自己不知道；因為不知道，所以就叫密因，密，變成一個秘密了；秘密，就是定力的本體。所以呀，這種的定力的本體，是如來定力的本體。如來的定力本體，也就是一切眾生定力的本體，也就是啊，所有人呢，都有這種的定力本體，不過自己沒有發覺出來，沒有，不知道。因為不知道，所以就叫做密因。

「修證了義」，這個密因是幹什麼的呢？是叫你修，才能證得。你修，怎麼修呢？你修參禪，或者那麼念佛，這個都是修。可是這一個「修」呢，是專門修參禪的，專門修參禪才能證得。這個證啊，是證得。證得什麼呢？證得到這個了義這種的義理上。什麼叫了義呢？這個義呀，就是意義。這個意義了了，了了就是沒有意義了，沒有意義了。那麼沒有意義，說我們這一普通的人做事情，也說一點意思都沒有，這也是沒有意思。

等這個了義呢，是把世間、出世間法完全都證得無餘了，沒有，再沒有法可修，再沒有法可證了！也就是啊，那個永嘉大師證道歌上所說的，說「君不見，絕學無為閒道人」。絕學，不學了；無為，什麼也不做了；閒道人，他什麼事情也都不做了。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，他也不除這個妄想，也不求這

個真理了。

不除妄想，為什麼他不除了呢？除盡了，妄想沒有了，所以呀，他才不除妄想了。不求真，因為「真」他已經得了，得到了，所以就不求了；你沒有得到才要求。所以呀，他已經得到這個真理了，所以就不需要求真理了。那麼沒有除盡這個妄想，才要除妄想；妄想沒有了，就不需要除了。所以這個了義，也就是這個意思，也就是啊，因為把佛所說的義理已經沒有了，學到那個極點了，學到極點，這是了義。

不了義，不了義呀，說還有意思呢！這個就是沒有，什麼意義都沒有了，乾而潔淨；這時候啊，到那個密因那個正定的本體上。到那個本體上，所以呀，這個是修，證才能得到了義呢！如果你不修，就不能證得這種了義的這種境界上。所以那麼這個了義呀，這是個大義；大義，是包括一切義。說是了義沒有了；沒有了這才是一個真有，這才是一個真有；你若「有」的時候，那就不是真有。所以呢，這個了義，證得這個了義了，啊，再無義可證了；再無義可證了，就是到那個極點了。到極點，到什麼程度上呢？也就是到了佛的那個那種境界上，到佛的那種果位上。

可是你想到佛的境界上，還得呀，要行菩薩道，所以呀，才說，「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。諸菩薩，這個諸字啊，是很多很多這麼樣解法。又可以說是一切菩薩。這一切菩薩包括多少呢？這個數目啊，數不盡這麼多。數不盡這麼多，那麼總起來呀，有五十五個位子。五十五個位子啊，向後邊那個文裏邊會講到的，現在啊，就不要詳細講它。這五十五個位子，每一個位啊，有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十信，這五十五。那麼加四，四加行，再加上佛，這五十五位。

這每一個位裏邊呢，就包括千千萬萬的菩薩，所以呀，這五十五個階級，五十五個等級；那麼不是就是單單五十五個菩薩，這五十五個位子，五十五個階級呀，包括無量無邊那麼多的菩薩，那麼多的佛，總起來它有五十五個位置，那麼這叫諸菩薩。這因為包括這五十五個位，五十五個，就是地位的位，那麼所以才諸菩薩。

諸菩薩萬行，什麼叫萬行呢？這萬行啊，就言其他修行的行門多。行門有多少呢？啊，這個行門呢，多的，有八萬四千種那麼多。本來呀，可以說八萬四千行門，那麼現在呀，說萬行；萬行，這是菩薩所修的，所修的這個萬行。

菩薩不但修萬行，而且還修六度。這個六度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就是布施；第二，就是持戒；第三，就是忍辱；第四，就是精進；第五，是禪定；第六，

是般若。這是啊，中國中文這樣講，那麼要是印度文，和英文就不同，不是這樣講法。

那麼第一是「布施」，這布施有三種，不是單單就有一種。三種是什麼呢？有財施、有法施、有無畏施。財，就是所有的這個金錢，這都叫財產。所有財產，這個財呀，是我們人最愛惜的東西，也是世界上啊，最骯髒的東西；最骯髒，就是最不潔淨的一個東西。你看數錢，那個錢呢，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，這麼數來數去的？那個錢上啊，我相信有很多的這個細菌，有很多的那個病菌。

病菌，那個錢上邊呢，會有很多這個小微生物，小小的那個病菌呢，very dirty。這個 money is very dirty, why is it very dirty? It's touched by every person's hand. There are germs in this money. 在佛教裏叫這個錢呢，叫一種不淨物；不淨物啊，就是不潔淨的東西，就是not clean。

那麼為什麼叫這種東西叫不潔淨的東西呢？第一的，它來源不淨。有的人呢，或者偷來的，或者搶來的，這來路不正當，這叫不淨。那麼有的時候我做工賺來的錢，這是淨了吧！你做工賺來的錢，雖然來路是正了，但是那個錢的本身上啊，有很多的這個病菌呢，在那個錢上邊。所以你看，這個錢呢，這麼樣子不潔淨，每一個人人都歡喜它，都歡喜要這個錢。啊，這個錢呢，數過來數過去；你看有的人數錢，啊，一數錢，用這個口水呀，來沾點口水，來數這個錢，你看，這其中啊，很容易就染上傳染病，很容易就發生傳染病。為什麼呢？那個錢上啊，有病菌的。

所以可是這錢是一種不潔淨的東西呀，每一個人人都歡喜這個錢，啊，多多益善，愈多愈好，就不怕多。妳那個錢呢，所有美國的錢都給我，我也不嫌多；都給你，你也相信不嫌它多，也不怕多。可是錢若多了，也有毛病；有什麼毛病呢？也會睡不著覺的。啊，算來算去，我這麼多錢，放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啊，總要打這個算盤。所以呀，這個錢本來是一種不好的東西；可是不好的東西，人人呢，都愛這個錢而不能捨，捨不了這個錢。你若能捨，這就是布施，這就是布施；布施給人，這就是行菩薩道。菩薩修六度萬行啊，第一，就是要施捨。施捨，就把自己的錢拿出來捨給人家，幫助其他的人，這是啊，財施，用金錢呢，去做布施。

可是啊，人做布施，這不容易的，人這個心呢，是個陰陽交關處，陰和陽啊，一個界限，陰陽交關處。又是一個理欲戰爭場，（理，理就是道理的理；這個道，就叫做來講，道理。又人欲，人欲，這個欲，就是desire）。這個道理，這個理呀、天理呀，說是我想布施給人，我看見那個人呢，很困難，沒有飯

吃，我送給他一塊錢呢，叫他吃飯去。這個手往這個袋裏這麼一掏錢，第二念生出，哦，不可以的，我如果捨給他這一塊錢，一陣間，我搭巴士沒有錢了，那我要行路，這個還是，唉，我都不捨給他這一塊錢了。啊，想捨，這第一念想捨；第二念呢，又想起自己要坐巴士來了，所以又把這個錢放到袋裏邊了，不捨了，就這樣子。

這由小而大，由這一塊錢呢，那麼乃至於到十塊、百塊、千塊、萬塊、萬萬塊錢，都是啊，這樣子。本來想捨，頭一念想捨，第二念呢，想起自己來了，啊，我還要去到餐館，到這個飯館子去吃飯，我還沒有錢呢！啊，於是乎就不幫助人了，這是不容易的；財施，這是不容易的。啊，又有的，啊，我這個錢給你，啊，那我太愚癡了，你怎麼不給我一點呢？啊，這就生出一種自利的心了。所以呀，這布施你說的是很容易的，做的時候也是不容易，這第一財施。

第二呢，法施，怎麼叫法施呢？就現在我講經說法，這叫以法來布施。以法來布施，說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」。你在這個以錢布施啊，這有數量的；以法來布施啊，這是沒有數量的。好像我現在講這個經，你們聽一句經典，要是能開了悟，能啊，真正明白了，那時候啊，哦，那個功德妳說，我那功德就大了！因為什麼呢？我講一句話能使令你就去成佛了！所以呀，你成佛，就因為我這講經說法幫助你成佛的，所以這個法施啊，是最大的這功德。

那麼還有無畏施。什麼叫無畏施呢？無畏施，就是這個人呢，有了飛災橫禍，啊，或者有了啊，這個橫逆的事情來了。橫逆的事情來了，什麼叫橫逆呢？譬如被賊搶了、打劫呀，或者被火燒了，或者呀，遇著什麼恐懼的事情了。這恐懼驚慌的時候，你能啊，給他一點安慰，安慰，說，你不要生恐懼心，什麼事情啊，慢慢就可以解決問題了！就好像這位這個董微弟的太太，把手袋丟了；手袋丟了，我看，那天我看她面色很擔心的那個樣子，問我，說是，哦，我手袋丟了，怎麼辦呢？我當時啊，我告訴她，你不要憂愁，你會得到的。那麼結果，我說這話果然就靈驗了，她到那個地方一找呢，還沒有丟，這就是啊，這就叫無畏施，告訴她不要害怕。這是個小問題，其它大的問題啊，那更多了；不過你知道這個小的問題，那麼大的問題你也可以明白了，所以這叫無畏施，這布施啊，有這三種。

## 002. 卷一

在佛教裏，是最重要的，是「戒律」。什麼叫戒呢？戒，就是止惡防非的。止住啊，這一切的惡，善惡的惡，這個惡事都止住，停止了；防非，防備著有過錯。非呀，就是過錯，做的不對了，這就叫非；做的對了，這就叫是。

那麼也就是什麼呢？諸惡不作，所有一切壞事啊，都不要做；眾善奉行，所有的一切好事呢，都要去做去。

所以呢，我告訴你們，我在小的時候，我在年紀輕的時候，我就很不會算數的，不會算數，就不識數，I don't know how to figure。怎麼不識數呢？我有錢，我就給人；除非沒有錢，有錢就給人；有一塊錢，給人一塊；有兩塊錢，給人兩塊錢，自己就不願意要錢。你說這若照一般人來講，這是不是太愚癡了！太愚癡了是不是啊，自己不曉得幫忙自己，盡去幫助人，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這樣子，就願意啊，幫助人。那麼幫助人呢，這就是利益人；利益人呢，這就是啊，菩薩發心；菩薩發心呢，是要對人有利益的，不是對自己有利益的。我自己呀，忍苦耐勞啊，受點苦啊，受點委屈，都可以的，我不叫人受委屈、受苦，所以呢，就要發這種心，這叫利他的心。

利他的心，就是菩薩心；這菩薩心，就是眾善奉行，所有的好事都要去做去。不要說是，哦，這一回我要算一算，算一算我會不會吃虧呢？吃虧懂嗎？懂不懂吃虧？昨天晚間我講上當，這吃虧上當了，吃虧了，就是自己呀，沒有佔到便宜；佔便宜懂嗎？自己沒有佔到便宜，這就吃虧了！那麼一切的事情都要算、算，算著自己；我這個，我自己有沒有便宜？好像去買一點東西嘛，要走很多很多這個公司，看看這個公司，看看那個公司的東西，比較一下，哦，這家公司的便宜，這個東西呀，又好，是價錢錢又用的少；哦，於是乎就買了。買了，誰不知啊，這是一種化學的東西；化學的東西啊，你看著它是很亮的，很美麗的；可是一用，不好久就壞了。所以這個雖然你算著想佔便宜，結果還吃了虧了，你這就是啊，自己，哦，盡為自己打算。人呢，應該為人做打算，不應該為自己打算。

那麼這個持戒呢，就是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那麼究竟這個戒有多少種呢？戒，很多種。有這個五戒，你五戒，你在家凡是皈依三寶的人呢，要是想再往前進步，研究進步的話，就要受五戒；受五戒之後，再往前進步，受八戒；八戒然後受十戒；十戒，就是沙彌了。受完沙彌戒，再就做出家人呢，就要受二百五十條戒，這是比丘。比丘尼呢，就有三百四十八條戒。這個菩薩，也有戒；菩薩有十重；十種啊，是重的。四十八輕，四十八種啊，是輕的，就是很輕的，十種是很重。重的這個罪你若犯了呢，就不能，不通懺悔的；那個輕的罪你若犯了，還可以改過自新。

那麼這個戒呀，在佛入涅槃的時候，阿難以四事請問，說佛在世的時候，以佛為師，佛是我們的師父；佛入涅槃之後，那麼誰是我們的師父呢？佛就告訴啊，說我入涅槃之後啊，你們以戒為師！這是告訴出家人，告訴所有的比丘、比丘尼要以戒為師。那麼你在家人若想要啊，**求戒呢，一定要向出家人**

來求戒的。那麼這個受戒，受戒就是給這個戒體給你這個人，要，一定要比丘，比丘尼不能傳戒。比丘尼，這個在佛的戒律上，不准她傳戒的。所以呢，這個戒律啊，也有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這有很多種。

我們人若想啊，修道，一定要受戒的；你若守戒呀，能守住清淨戒體呀，就像那個琉璃寶珠那麼美麗。言其你這個人若能守戒，這就猶如那個寶珠一樣，非常的是有價值的。前幾天我不講，那個終南山道宣律師，就因為持戒持的好啊，這個持戒持的好，得到天人來給他送供養，來給他送飯吃。所以呀，這戒德，是最要緊最要緊的！你學佛法如果不守戒律的話，那就你學什麼都，就好像我前幾天不講那個瓶子啊，漏！那一個瓶子底下有個窟窿，你裝上水它就漏了，裝上水它就漏了。

你若能守著戒呢，就久而久這麼無漏，無漏了。我們人呢，這個身體都是有漏的身體，有漏的。啊，你說這個有漏的這個道理呀，我現在不能公開給你們講的。你們哪一個人若想學無漏的法門呢，要這個個人，一個人一個人的來請問，是怎麼樣才能無漏？那我就講給你聽。因為現在這個公開講，沒法子講；那麼你誰若想要無漏，你不妨啊，要有時間的時候，來和我講。

現在我們講這個法是很妙的，可是法雖然妙，還需要有妙人來請這個妙法。這個妙人就是易象乾，他的法名就叫果容。他大約是四、五年前來的，那時候佛教講堂還在薩德街，他來佛教講堂學打坐，學打坐學了一陣子。現在放暑假就又來了，要是以前大約就是看看戲，那麼找一點娛樂。這一回怎麼樣啊？一般人看看戲囉！啊，或者是賭賭錢呢，那麼找一點娛樂，總而言之。這回怎麼樣啊？他上了當了！上了什麼當了呢？要學《楞嚴經》的當。

哦，這回這一聽，一般人聽到上當，這心裏都涼了，說，唉！這回不得了了，上了這個當。為什麼上當呢？這個楞嚴法會，是一個最苦的法會，也是一個最難的法會，由早起六點鐘到晚間呢，九點鐘。這個你說，就到學校裏也沒有這麼多的課程啊！可是我們現在呀，是要了生死的學校；我們現在呀，是要行解相應的學校。

要啊，行解相應，所以呀，講《楞嚴經》這就是解；我們坐禪這就是行，要解行並進，這才叫啊，腳踏實地，躬行實踐呢，那麼去做去，一點也不馬虎的，一點也不能騙自己的。人呢，不是騙人，你若騙人，正是騙自己；現在啊，啊，我說你上當嘛，正是你不上當。這是要解決你生死的問題，那麼將來呀，那是你最大的一個利益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解行並進的。

講起這解行並進呢，我舉個比喻給你們。什麼比喻呢？有一個盲人，和一個

癱子，兩個人呢，住在一起，還有其他的很多人呢，也來幫他們的忙，那麼很多人住在這個房子裏邊。有一天呢，其他的人呢，就都出去玩去，不是去學《楞嚴經》，不是到這個San Francisco Buddhist Lecture Hall go to study 楞嚴sutra，（三藩市佛教講堂去學楞嚴經），不是的。幹什麼去呢？大約啊，或者去釣魚啊，或者是買東西啊，或者去，總而言之，這個世間上什麼事情他們都要去做一做，就剩這一個癱子、一個瞎子在家裏了。

在家裏你說有這麼巧，這間這個房子呢，著了火了；著了火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啊，瞎子看不見，沒有法子逃跑；那麼這個癱子有眼睛看的見，但是沒有腿，所以也不能走。啊，你說這是糟糕不糟糕？易象乾，這是真糟糕了！臺灣人會講這句話，說真糟糕了！奇怪了！那麼這糟糕了，怎麼樣呢？瞎子也要燒死，癱子也要燒死。

可是啊，在這個時候，就有一個善知識來告訴他們，說是啊，你們兩個人呢，現在可以不死的，可以逃出這個火宅的，怎麼辦呢？你這個癱子眼睛，給這個瞎子來用；這瞎子的腿，給這個癱子來用，你們兩個人呢，就像狼狽為奸似的，互相啊，為表裏。那麼講狼狽為奸呢，這是未免形容太過了；不過那麼我恐怕人不明白，就舉出這麼一個例子來比喻。那麼瞎子的腿借給癱子用，癱子的眼睛就借給瞎子來用。

怎麼子，怎麼借啊？是不是把他眼睛挖出來，補到這瞎子的眼睛裏頭？那也沒有醫生，也不能動手術，你自己要是挖出來，根本就沒有用了！你若把這個瞎子的腿現接到這個癱子的腿上，也不容易辦得到的，也沒有這個醫生。那怎麼辦呢？哎，這才叫啊，「**因事制宜，通權達變**」，啊，這個癱子趴到這個瞎子的身上，這個癱子就指揮這個瞎子，說你現在呀，往左邁步，或者向右邁步，或者向前邁步。這個瞎子他有腿呀，他沒有眼睛看不見，聽這個癱子來指揮，於是乎啊，這個善知識啊，就這樣來指示他，啊，他們兩個自己把自己也都救出這個火宅了。

那麼講這個道理呀，你不要誤會，說，哦，你說我是瞎子啊！你說我是癱子啊！不是你是瞎子，你是癱子；我也是瞎子，我也是癱子，不過現在呀，我知道這個道理，來講一講；這也不是說的你，也不是說的我；也就是說的你，也就是說的我。那麼我們每一個人不要自滿呢，不要以為我自己是明白人，不要以為我自己智慧大。

為什麼沒有成佛？你就因為自己呀，太自滿了，哦，我學了這麼多的知識，我現在啊，啊，學什麼就被什麼障礙，你有知識多了就被知識障礙；你有能力多了就被能力障礙；因為障礙著你，所以就不成道了。現在我們把我們你、

我、他這個思想都不要它，把這個思想啊，平定下來：平定下來我們把自己這個思想清淨了，自己呀，這個肚裏空了，幹什麼呢？頭先我叫你們少吃點東西裝法，留著裝法；現在呀，我叫你們把你們這個思想啊，都弄乾淨了它；弄乾淨了它，好裝什麼呢？好裝醍醐妙味，裝這個無上的妙法！

再這個我還記得這位叫什麼小姐來的，函光千，你去同那位，那叫什麼小姐？她還講的話我還記得呢！她說，哦，她腦袋裏頭啊，很多垃圾，很多garbage，清理不淨，是不是啊，她現在是修什麼？修Dr. degree，那麼現在呀，我就根據她這一句話，我們每一個人把腦袋裏頭的garbage，先把它丟到外邊去，然後你再聽經啊，啊，那你呀，一聞千悟，就容易明白了。因為今天呢，這一堂啊，只是開始，還沒有正式啊，講入經文。我們今天晚間呢，我講的比現在一定會好的；不是騙你，也不是騙我自己，我知道我講的還不錯的。

上來文當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幾個字，這個經的題目很長的，有二十個字這麼多。前十九個字，是這經的別名；後邊一個經字，是一個通名。那麼「諸菩薩」，就是所有的菩薩都包括在內了；「萬行」，這菩薩所修的萬行；「首楞嚴經」，菩薩，今天在下午講這個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，六度，講了二度，還有四度。這四度啊，快一點把它講完了。

那麼第三，就是「忍辱」，忍辱呢，有生忍、有法忍、有無生法忍，有三種。第四呢，是「精進」，精進呢，就是向前去精進，不向後退的，這叫精進。那麼最有精進的心，在〈妙法蓮華經這藥王菩薩本事品〉，這個藥王菩薩，自己焚身供佛，把他的身上纏上棉花，沾上香油，在佛前呢，把整個身體點著來供佛。那麼你想知道這個詳細的情形，你可以研究《法華經》。《法華經》上啊，〈藥王菩薩本事品〉那個說的很詳細。

這個為什麼他要焚身來供佛呢？因為啊，他覺得這個佛恩呢，太高了、太深了、太大了，無法能以報答這個佛恩，所以呀，他用他自己這個身心性命啊，整個這個身體燒了來供佛。那麼燒了有多長的時間呢？啊，這個時間可就非常之長了，我都數不過來那麼多的時間了。

所以呢，在天臺智者大師看這個《妙法蓮華經》，讀到啊，藥王菩薩這一品的時候，讀到那個「是真精進，是真法供養」，這是真正的用出真心呢，來為佛法，來供養啊，佛！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，智者大師就入定。在這個定中，看見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，看見釋迦牟尼佛仍然在那說法，轉大法輪，教化眾生呢！於是乎他就得到這個法華的三昧；入了法華三昧，而得到這個一旋陀羅尼。得到這種境界，及至他出定的時候，那麼他智慧就大開，所以就建立天臺宗，作為天臺宗的初祖。

這是啊，這個藥王菩薩焚身供佛，這種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，這才是啊，真正的精進。不是像我們人呢，啊，拔一根汗毛也捨不得。啊，所謂：「**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**」，拔去一根毫毛，要是對天下人都有利益，他也不幹的。這什麼呢，這是啊，只知自利，而不知道利他，所以呢，這就談不到精進了。

那麼又講這個「禪定」，這個禪定啊，有四禪八定，在這個《楞嚴經》上，又講這個有九次第定，等到啊，經文裏邊都會講的，講到正文的時候，這些個道理都會說的，現在呢，不說那麼長，這是啊，這個禪定。

弟子：什麼叫四禪八定？

有四禪八定，有四種的禪，初禪天、二禪天、三禪天、四禪天。你到這個初禪的境界，你這個脈搏就停止了。到二禪的程度上，你這個氣息就停止了，氣息停止，鼻孔也沒有呼吸氣了。那麼是不是死了呢？不是死，這是啊，一種境界。等到三禪呢，你那個識也斷了，那個念頭也斷了。

到這個初禪，這**初生喜樂地**，得到一種啊，歡喜的境界，脈停止了，但是啊，自己覺得非常之歡喜，這叫啊，初生喜樂地。

又有**定生喜樂地**，在初禪呢，定力還不堅固，等到二禪，就定生喜樂地；定，這個定啊，就比初禪堅固了，所以呀，他氣也停了，呼吸氣都斷了！外邊的呼吸氣斷了，內裏邊的呼吸氣呀，它活起來，生起來。我們人呢，都是外邊呼吸氣，不能啊，內裏不能呼吸，你若**裏邊的呼吸氣會呼吸了，那個人呢，就不會死的**，就你願意活多少年都可以的。可是啊，你活時間久，那變成一個守屍鬼，也沒有用的。守屍鬼，你就看著這個臭皮囊，那是沒有用的，這是二禪。

三禪呢，叫**離喜妙樂地**，這個喜呀，也離開了。啊，一般修行的人，說是，啊，happy，就是歡喜，很歡喜的。這三禪呢，叫離喜妙樂地，這種快樂是非常的妙的！離喜，離喜妙樂地，離開那個歡喜了，得到那個妙樂這種的境界。

第四禪呢，叫**捨念清淨地**，把這個念頭啊，識啊，這種種都離開了，都放下了，這叫捨念清淨地。那是啊，這入這個四禪天這種的定啊，這才是啊，在修道裏邊呢，好像走了一步似的。你不要以為證了四禪就不得了了，這還是初步呢！向佛的果位上啊，走的第一步，這個還不是阿羅漢，不是證得阿羅漢果。這個時候呢，你可以呀，天上人間的事情，你都可以知道了；但是知

道，還不要著住到這個境界上，這是啊，四禪。那麼八定說起來太長了，今天不講。

第六種波羅蜜，就是般若波羅蜜。「般若」是印度語，翻譯到中文叫「智慧」。這個智慧，一般人都以為世間人聰明就是智慧，不是的。聰明是世間智，智慧是出世間智。世間智，好像一般的科學、哲學、聲、光、電、化，所有這些的科學的發明出來的，這都叫世間的智慧，那麼而不是出世的智慧。

這種智慧，是出世的智慧，出世的智慧，什麼叫出世？就是成佛的智慧。那麼這個成佛的智慧也不是一種，有多少種呢？有三種。因為什麼這個「般若」沒有把它翻譯過來？因為它有三種的關係。這是啊，在五不翻之中的「**多含不翻**」，五種不翻呢，是多含不翻，這含多的意思，所以就不翻譯它。

般的意思就是啊，這個般若有三種，三種般若是什麼呢？第一種，是「文字般若」。文字般若，就是所有一切經典，就屬於文字般若。

第二呢，是「觀照般若」。觀照般若，就是你用你這個觀照的智慧，迴光返照，反聞聞自性，能以呀，迴光返照。啊，你眼睛本來是往外看的，這回不向外看，你看你裏邊，這叫啊，啊，迴光返照，返回來呀，照你自己；你能以迴光返照，這叫觀照般若。觀，就是觀察；照，就是啊，這個光明啊，普照。那麼你以這個觀察這種的光明智慧，來照破自己呀，裏邊的黑暗，就是啊，把自己裏邊呢，照的乾淨了，照的非常清淨，啊，沒有那些個污濁邋邋那些個垃圾，所以呢，這也就是一種觀照的智慧。

還有一種啊，是最妙，最不可思議的般若，是什麼呢？是「實相般若」。什麼叫實相呢？這個實相般若，也就是我們本經啊，所講的這個了義。這個了義，也就是個實相；實相，也就是個了義。你若不懂什麼叫實相，說是啊，啊，這個名稱我很生疏的，我不知道它什麼解法？也就是了義。了義，也就是實相。實相，什麼呢？實相無相，沒有相，實相者無相也；可是無所不相，啊，你說它沒有相嗎？啊，什麼都相，所以這叫實相。

「**實相者，無相也，無所不相也**」，嗯，這種的境界，你若明白了，那你就是一啊，和佛做了鄰居了，離佛呀，只有一步了。可是這種境界呀，說是很容易的，證得這種境界是不容易的！那麼不容易，我們也要去想辦法往那個路子上走。如果說不容易我就不去了，好像，啊，我到紐約去這麼遠呢，搭飛機要很多錢，坐巴士也要很多錢，我不要去。你不要去，永遠都到不了紐約，紐約是個什麼樣子你不知道？

那麼成佛亦復如是，你呀，想要成佛，因為這個路途太遙遠了，經過的時間又很長，啊，你望洋興嘆，說，哦，這，這麼樣困難，我都是不學佛法了，我找一點容易幹的事情啊，去做一做了！那你永遠都不會成佛的。你若不想成佛，那有什麼話講呢！那你就隨便你了。所以呢，你若想成佛的話，就要啊，勉為其難呢，「**仁者先難而後獲**」，你一定要經過一番的難，然後才能得到容易呢！

中國有一句話，說是啊，「**不受一番寒徹骨啊**」，說啊，你若不受這種啊，凍啊，凍到骨頭裏邊去了。「**怎得梅花撲鼻香呢**」，中國有一種梅花，這梅花，啊，非常之香的，非常香！不像美國這種梅花，美國的梅花不香。中國的梅花，你若有一棵梅花樹啊，離的一兩miles遠，都可以聞得到這股香氣，非常之香。為什麼它那麼香呢？因為它受過凍，受過凍啊，在冬天它開花，所以呀，它就非常之香的！

方才所講這個實相般若，這個是不是有的人有，就有的人沒有呢？不是的。這每一個眾生都有這種般若，每一個眾生都有實相的智慧。可是啊，也就像本經這個密因似的，他沒有把它顯現出來；所以呀，自己本有的家珍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呀，就做了一個窮人。我們自性的般若，是本具的實相，而自己不了解，所以也就變了一個對於法上的貧乏的人了。

那麼在《金剛經》上說呀，「**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**」。所有一切的有相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若能以在這個有相上邊，妳呀，知道它是無相的，那就是見到佛了。你明白這個法的本體，究到那個法的根源上了，所以呀，你就等於見佛一樣了。你見到一切法的本源，就是見佛。所以呢，這個般若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固有的這種智慧，我們把這個寶藏啊，要打開，把這個智慧的藏要打開，才能啊，顯現出來我們本來的面目。

這就好像什麼似的呢？在過去啊，我們不知道這個有實相般若，就好像那個金礦啊，金礦裏邊有金啊，有金子啊，可是沒有人知道這個金礦，那麼這雖然有金子，也沒有人知道；沒有人知道，它就現不出來啊，沒有人知道這個礦裏有金子。那麼有的人呢，就知道了，知道這礦裏有金子，可是知道了是知道，他不開採這個礦，不開採這個金礦，那麼這還等於不知道一樣的，也沒有得到這個金子。

那麼必須怎麼樣呢？必須要開這個礦，用了一些個人工，來呀，採取這個金，才能啊，變成精金，這個金呢，才顯現出來。這也就是什麼呢？我們每一個人，都有這個金礦，可是不知道。這個金礦是什麼呢？就是那個實相般若。

那麼我們現在聽經啊，知道這個實相般若了；知道可是知道了，我們還不利用這個實相般若，我們也不去啊，發掘開採我們自己這個實相般若的礦，不開，那你還等於不知道一樣的。那麼有的人呢，就啊，加功進步，發勇猛心呢，去修行，開採自己這個自性裏頭這個實相的礦，把這礦一開開了，喔，現出本有的佛性！喔，我本來就是佛呀！

不錯了，一切人呢，都說我本來是佛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！佛說我是佛，那我就是佛了，我也不用修了；你不用修，就等於那個金礦啊，你知道那個是有金礦你不開，不開採這個金礦，你說你那個金子，你能不能得到呢？得不著的，所以還得(ㄉㄨㄟㄨ)修啊！

這個六度是這樣子，至於這個波羅蜜，什麼叫波羅蜜呢？波羅蜜呀，就是究竟的一種成功的意思。這事情呀，成功了，事情啊，圓滿了，這就叫波羅蜜；你做什麼事情做成了，這就叫波羅蜜。你想要成佛，成佛了，這是波羅蜜了；你想要去讀大學，得到一個博士的學位，你得著了，這也是波羅蜜了；你肚子餓了，說我想要吃飯，吃飽了，就是波羅蜜；你想要睡覺，啊，你躺那就睡著了，這也是波羅蜜。

所以呀，這都是波羅蜜。忍辱也是波羅蜜，是精進也是波羅蜜，禪定也是波羅蜜，布施、持戒都是波羅蜜。你看這波羅蜜，這波羅蜜呀，什麼事情你做成了，圓滿了，這都叫波羅蜜。啊，印度話波羅蜜，這個波羅蜜啊，啊，中國有那種果叫波羅蜜，波羅，波羅蜜是甜的。我們這個什麼事情做圓滿了，得到那個甜的這個果了，這都叫波羅蜜，就得到那個圓滿的地方，就叫波羅蜜。這六度波羅蜜，是菩薩所修的，所修六度。

那麼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呀，學這個菩薩發心，行菩薩行，做菩薩事，那你就是一個初發心的菩薩。啊，所以呀，這菩薩他不是自私的，說，哦，只能我做菩薩，你不能做菩薩。你呀，哎，不能和我比，不是的。不單我們可以做菩薩，而且還可以做佛，人人呢，都可以做佛的。我相信現在在座每一個人呢，都知道自己呀，可以成佛的，尤其呀，哦，有一些個對於佛學呀，研究很多年的，更知道這個道理，所以我也不多說。

那麼這個菩薩萬行首楞嚴，現在講「首楞嚴」。首啊，首，就是第一的意思，就是啊，頭一件事。頭一件事是什麼呢？是楞嚴。這個楞嚴呢，也是印度語，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。這一切事，什麼叫一切事？這所謂一切事啊，哦，不論什麼事都包括在內，你所有的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所有的人物啊，胎卵溼化，這些個種種問題，種種的道理，這都叫一切事。

這一切事啊，能徹底堅固了，徹底什麼堅固了？得到這個定的本體了，得到這個密因的定；得到這個密因的定，才能證得這個了義的這種果；啊，證得了義這種的程度了，你再修菩薩六度萬行，這得到這個大行；得到大行，然後再成就了這一切事究竟堅固這種的定果，這是一個大果。

所以呀，這大佛頂，就是大因、大義、大行、大果，得到這四種的大的妙處！所以呀，又可以說是妙因，又可以說是妙義，又可以說是妙行，又可以說是妙果。這四種啊，因為它都得到這個「妙」字了；「妙」字還不能啊，完全代表這四種的意思；這個意思，所以呀，就用一個「大」字。啊，這是啊，這個經的題目，大概的意思是這個樣子。這是一個本經的題，這十九個字，那麼下邊呢，再單單解釋這一個「經」字。

一切事，一切事究竟堅固，這是個什麼呢？這就是個「定」。這個「定」，就異乎「不定」，和不定就兩樣了。什麼叫不定呢？啊，好像我們想做一件事情，猶疑不定，想要往南走，這個腿不聽話，就向北走；想要往好了做，啊，也是啊，啊，做不得主，又去做壞了，所以這叫不定，猶疑不定。就好像一個人做事情沒有恆心，這就不堅固。恆心，就是恆常不變的這種心。

所以我們現在來學習這《楞嚴經》，每一個人呢，都應該具有這個「堅、誠、恆」這三個字。「堅」：就是這堅固心，永遠也不變的，我這回學《楞嚴經》啊，我無論如何也把它這個道理要學明白了為止，不能啊，中途打退堂鼓，不能啊，中道自畫，啊，學了一半，啊，我學到學這麼多天也不明白，啊，這個非常難了，不學囉！這叫「半途而廢」。半途而廢，這是不堅固了。

「誠」：要誠誠懇懇的，啊，我念茲在茲的，一天我學習經典呢，發奮忘食，樂以忘憂。我發奮呢，發奮要來學這個經典，我一定要把它學明白了。我躺到枕頭上睡不著覺啊，這個時候我不打其它的妄想，而我呀，想一想，我聽經聽的是什麼道理？我現在自己有什麼意見，對這個所聽的，啊，有這種誠心。這個誠啊，就是啊，不移動，這樣子誠誠懇懇的來學習這個經典。

「恆」：又要有恆遠心，不是說，啊，我學了三天，啊，或者兩天半，就退學了！啊，這個太難了！佛法簡直的乾燥無味，我學來學去也覺得沒有什麼興趣，啊，我都還到花園裏去玩玩呢，或者我到某一個地方啊，去玩一玩呢，這個是好的。唉，研究這一些個問題呀，都不實用，現在這個科學世界，還研究這些個老古董啊，真是沒有意思。於是乎就逃之夭夭了，跑了，這就叫沒有恆心。所以呢，沒有恆心，就不是究竟堅固；你有恆心，就是究竟堅固；你有誠心，也是究竟堅固；你有堅固心，更是究竟堅固；這就是有定力了，

不為一切的環境所轉變，這就叫定力。

談到這一個「經」字上，這個經啊，印度話叫「修多羅」。修多羅，大約就是sutra，sutra就是修多羅。那麼中文呢，叫「契經」。(契呀，就是契合這個契)。契合，怎麼叫契合呢？說是啊，這個經典呢，「**上契諸佛的理，下契眾生的機**」，這叫啊，契理、契機，叫經。

那麼經有四種的意思，我以前講經已經講過囉，那麼現在呀，再把它，有沒有聽過的，再把它重複一下。這個經是個什麼意思呢？經，就是經者，徑也，就是一個道路，就是個徑路。什麼徑路呢？這個經啊，所有的經，可以由凡夫而達到佛的果位，達到聖人的果位，所以呀，走這條路，就叫徑，是一個徑路。

那麼這個經啊，又有「貫、攝、常、法」這四個意思。什麼叫「貫」呢？貫，就是貫穿起來。貫穿起來什麼呢？貫穿所說義。這個佛所說的義呀，就像用一條繩啊，把它穿起來，這麼成了一串，貫串起來，這是貫。

「攝」：攝持所化的機，所化的什麼叫機呢？就是啊，對著一切眾生，說見著什麼眾生，就說什麼法；說什麼法，就度什麼眾生。所謂：「**因人施教，是因病下藥**」。因為這個人呢，來給他說法，這叫因人施教。因病下藥，這個看每一個眾生有什麼毛病，就給他一副什麼藥吃。這叫「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」，那麼這種的都叫攝持所化機。

什麼叫「常」呢？古今不變曰常。從古到現在呀，也不變，一字也不去，一字也不添；因為它沒有變更，所以叫一個經，叫一個常，這恆常不變。

那麼「法」：法呢，就是三世同遵曰法。三世：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。這三世的眾生啊，都應該遵從這個法而修道，而成佛，而教化眾生，啊，都應該依照這個方法去做去。所以呀，這具足這貫、攝、常、法這四種意思，所以叫經。

經啊，就好像一塊吸鐵石似的，我們眾生啊，就好像是一塊鐵似的。我們這個鐵有了吸鐵石啊，就會被這個吸鐵石吸上去。所以呀，方才這個「攝」字，也就是這個樣子，攝持所化之機。佛法就猶如一塊吸鐵石，眾生就好像一塊鐵，用這個吸鐵石把這個鐵一吸，就都吸到這個吸鐵石上面。所以呀，啊，現在這個《楞嚴經》一講啊，這是楞嚴吸鐵石。

為什麼叫堅固呢？那吸鐵石也是堅固的。可是這個楞嚴呢，比那吸鐵石還堅

固，要是把這個眾生吸上啊，絕對不會再墮落的，不會再去下地獄，轉餓鬼啊，變畜生啊，不會的。為什麼呢？就給吸住了；吸住啊，想要跑也跑不了了，想要掉也掉不下去了，啊，你說就這麼妙！所以這回來聽經的人呢，啊，不來聽經啊，就不要講了，一來聽經，就給吸住了。啊，吸的聽完了這一段，又要聽那一段，啊，真有點意思，啊，是有點甜味的，這個味道是很甜的。所以呀，那麼這個經的意思，大約是這樣。

現在再把這個全部大藏經分成十二部，也可以說十二類，也可以說是十二門，也可說是十二種，總而言之，這有十二部。這個部，都是什麼呢？有長行部，有重誦部。什麼叫長行部呢？長行部啊，就是在這個經裏邊，有這個一行一行的，很長的，這叫長行部。

什麼叫重誦部？這個重誦，是重複的再把它說一遍，說這個長行的，把它重複說一遍，這叫重誦偈，這是一部。長行是一部，重誦是一部，這是兩部了。

還有授記，這個授記也是一部。什麼叫授記呢？在這個經典上啊，有釋迦牟尼佛為某一個菩薩授記，說是啊，汝於某某劫應該成佛，你的名字叫什麼，你的壽命有多長，你的教化眾生有多少，你在什麼國土裏頭，都給他預先呢，告訴他，這叫授記，授一個記別號。好像釋迦牟尼佛，就是燃燈佛給他授的記，所以呀，這叫授記。

釋迦佛呀，啊，在因地的時候啊，行菩薩道、求佛法的時候，你猜他這個誠心是怎麼樣誠法？他行菩薩道，布髮掩泥。怎麼叫布髮掩泥呢？他看見呢，這個燃燈佛從那邊走過來了；燃燈佛當時也就是個和尚，不過他已經成佛了，但是釋迦牟尼佛不一定知道他成佛。可是啊，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，他因為恭敬三寶，所以呀，他就行種種的苦行。那麼他在行到路上了，看見呢，從那邊來一個和尚，走這條路。

那麼這條路怎麼樣呢？非常的泥濘，有很多水。於是乎釋迦牟尼佛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說，哦，這這麼多水，這個老比丘過來，不把他身、腳都給溼了嗎？於是乎啊，他就躺到這水裏，叫這個老和尚啊，踩著他這個身體過去，他拿身體把這水給墊過去。那麼，總有一個地方啊，有這個稀泥，他恐怕這個老和尚腳踩到泥裏去了，於是乎又把這個頭髮打開來，鋪到這個泥上邊，令這個老和尚走過去。

啊，這個老和尚，熟不知就是燃燈佛。燃燈佛一看他這樣誠心來供養他，啊，就歡喜了，說，如是，如是啊！你如是，我也如是！說，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這個樣子。他前不說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燃燈佛，給釋迦牟尼佛授記，也就說，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那個樣子；你也是這個樣子，我也是這個樣子，啊，就是這個樣子，啊，這個樣子。什麼樣子呢？就是行菩薩道這個樣子。就是他，說是你現在供養我，躺到泥裏，叫我過去；我過去也是這樣子來著，我也行這個菩薩道來著。啊，說你對了！好像說，對了，對了，這個山東的口音，對啦，這就這樣子。那麼燃燈佛就給他授記了，說是啊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呀，你那佛的名號，就叫釋迦牟尼佛，就給他授記了。

所以呀，在今生啊，釋迦牟尼佛就成佛，這是燃燈古佛給他授的記。為什麼給他授記呢？也就因為他那種誠心呢，把這個是燃燈佛給感動了，於是乎啊，就不管閒事也要管了，說是，喔，你在來生，你就該成佛了！給他授了記別號。

**因緣**，這個因緣，有種種的因緣，而說種種的法，這是第四部。

第五部呢，是**比喻**。以某一個，以一個東西，比喻某一件事，這用一種比喻，來顯明出這個佛法的這種妙處，這是一部。

又有這個**本事**，本事啊，就是釋迦牟尼佛或者說他前生的事情，或者說某一個菩薩前生的事情，這叫本事。

**本生**，這也是一部，本生，就是或者說釋迦牟尼佛今生的事情，或者說某一個菩薩今生的事情，今生的這種的經過，這叫本生。

又有**方廣**，方廣部。方，是四方；廣是寬廣。所說這個法是極廣大、盡精微。

又有**未曾有**，未曾有，從來就沒有說過的，現在才說。

又有這個**不問自說**，不問自說呢，就是沒有人請問，佛呀，自己放光動地說出這個法，這叫不問自說。所以才說啊，「**長行重誦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**」。

這**孤起**呢，怎麼叫孤起呢？孤起，是在某一部經裏頭，它和前邊的意思也不相連，和後邊的意思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孤孤獨獨的在這個地方就生出來這麼幾句偈頌，這叫孤起頌，這孤起的偈頌，所以說孤起無問而自說。「**因緣比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**」。

還有一部是什麼呢？**論議**，論議呀，就是講這一些個論的，論議的。那麼這個論議啊，也是一部。共成十二名，這成十二種的種類。這在啊，如果你想詳細知道啊，你就要到這個〈大智度論〉上啊，去詳細研究，所以才說「**廣入大論三十三**」，這是啊，〈大智度論〉上啊，說這十二部經的名字。這十二部經，是不是就這個十二部呢？這是每一部經裏邊呢，都有十二部，每一部經裏邊呢，都具足十二部這個意思；並不是說呀，單單就十二部。這在每一部經裏邊呢，都有這十二類的種類，所以叫十二部經。

### 003. 卷一

#### 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

上來文當十門分別，這是第二門。第一門，是「總釋名題」。這個第二門，就是「教起因緣」。教起的因緣，這個教，什麼叫教？這個聖人被下之言叫教。怎麼叫聖人被下之言呢？就是佛菩薩所說教化眾生的這個言語，這就叫個教。這個教啊，怎麼樣有的教呢？它要有一種因緣，這種因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是從眾生這來的。如果要沒有眾生，就沒有佛！沒有佛，也沒有教，所以呀，**這個教是為眾生而設的教**，所以呀，**這個因緣，就是因為要令眾生了生脫死**，所以就應該有「教」。

怎麼樣令眾生了生脫死呢？就因為**釋迦牟尼佛**，他就為的令我們眾生了生脫死而出現於世的。所以在《法華經》上說啊，說，「佛為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」。這個大事，是什麼叫大事？啊，這個大事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生死的問題。生，怎麼生的？死，又怎麼死法？那麼你不明白才有生死；你若明白了，就沒有生死了。釋迦牟尼佛到這個世界來，就是想要令眾生明白怎麼樣生的？和怎麼樣死法？生從何來？死從何去？生，在什麼地方來的？死，又到什麼地方去？

我們在這個世界來，要這有生命的時候，就為這個眾生啊，啊，奔奔波波。怎麼叫奔奔波波呢？就很辛苦的，啊，很忙的。很忙的為什麼呢？啊，說我想法子要找一個地方住，這要忙為著住的地方要忙；又想法子買件衣服，為這個身體來遮寒，這也要忙；又想法子醫治這個肚皮呀，叫它不要餓了，這也要忙。啊，普通人不都有這麼講的，啊，說啊，為兩餐，就要做工！

問，你為什麼要做工呢？啊，想溫兩餐。這中國人的這個思想，要溫兩餐。我們無論中國人、外國人，都是為這個衣食住的問題呀，要忙忙碌碌的。啊，為什麼他為這個忙呢？就是啊，如果他不為這個忙啊，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了，所以要為衣食住而忙。

那麼沒有人呢，就為生死而忙！啊，他就不想一想，為什麼我就要到這個世界來了？我怎麼樣來的？我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見到人了，都問一問！你從哪裏來的？啊，到這來有好久了？啊，你看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不問問自己是從哪裏來的？把自己來的地方他忘了！啊，那麼來的地方忘了，去的地方他記得沒有記得？也忘了！

等到死的時候，哦，我將來死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也不記得研究這個問題。所以呀，釋迦牟尼佛就因為啊，人把這個生死的問題都忘了，所以他到這個世界來，就提醒我們要研究這生死的問題。

《法華經》上所說的，這一大事因緣，佛才出現於世。那麼出現於世了，他令一切眾生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，這叫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

怎麼叫「開佛知見」呢？這一切眾生本來有佛的知見，本來他的智慧呀，和佛是一樣的，不過就像昨天我講那個金礦似的，在那個礦裏邊呢，沒有開採那個礦，所以呀，你那個自己本有的佛性啊，就沒有顯現出來。你現在知道自己本有佛性，你能以依法去修行，能以呀，哦，採這個礦，把這礦採出來，變了精金。啊，精金裏邊呢，是沒有渣滓的，才是精金呢！你有一點渣滓，有一點塵土在裏邊摻雜著，那不是精金的。所以我們自己本有的佛性在什麼地方呢？我們本有的智慧都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你想不想知道呢？我現在告訴你，本有的佛性，就在我們每一個人這個煩惱裏邊。每一個人都有煩惱，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佛性的；不過這個佛性你沒有把它顯現出來，就變成了煩惱了。

這個又有一個比喻，什麼比喻呢？我們這個煩惱，就比方啊，這個冰，冰啊，冰箱就是ice，這個煩惱。我們這個佛性啊，就是水，比方這個水，水的溼性。水呀，都有溼性，那個冰裏邊也有溼性；水裏邊也有溼性。這個水，就是智慧；那個冰，就是煩惱；那個智慧和煩惱裏邊，包藏著佛性。

佛性是什麼呢？就是那個水的一種溼性。那個水呀，有一種溼性；啊，你不能說這個冰沒有溼性；你也不能說水沒有溼性，這水和冰是同具足這個溼性的。可是你在這個冰來講，它就會害人的；你在這個水來講啊，啊，就不會害人的。

說是法師你講這個道理呀，也有道理，我認為也沒有道理，怎麼呢？這個冰害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常常講啊，用這一塊冰呢，要是如果打人，就可以把人

打死，這是對人有害了。但是你要打，他這個人才能死。怎麼叫打人呢？就是你生煩惱了；生煩惱，那就等於打人一樣。那麼說這個水呀，這一碗水沒有變成冰的時候，你向人呢，來就潑到人身上，一點都不痛的；你若變成冰了，你打到人頭上，就可以把人這個頭給打壞了，甚至於打死，那麼這個道理呀，是很淺顯的。

那麼我們智慧，有智慧的人，你雖然呢，就是鬧人；鬧人呢，就是罵人了，你就是呵斥人了，對這個人，啊！你不要這麼做！你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一說出來那話，那個聲音呢，令人呢，就聽的，啊，很歡喜的！這就好像用水潑到人身上，他不覺得痛。你要是有煩惱，你用煩惱來鬧人呢，哦，你這個無明大的不得了！啊，你一講人呢，把那個人也生了煩惱了，也引出來；引出，甚至於兩個人就打起來了！這一打起來，唉，一定就有損傷了。這是啊，冰和水的問題，就是煩惱和智慧的問題。

那麼在這個冰和水裏邊呢，都有一種溼性的，都有一種溼性，這溼性啊，就譬如佛性。我們每一個人，能以把我們的煩惱變成智慧，這就是啊，返本還原了。那個水本來不是冰來著，你也不能說那個冰不是水，那個冰啊，是由水變成的；你也不能說那個水不是冰，那個水也可以化冰。

所以呀，我們人呢，啊，你不能說那個眾生，就不是佛；你不能說那個佛，不是眾生；佛，是眾生的佛；眾生，是佛的眾生。所以呀，我們能以明白這個道理了，也就好像那個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；可是啊，就是一轉變；你若不轉變，就有害處；你一轉變，啊，對人就有益處了。

說是啊，你說水對人沒有害處，水大了，一樣把人淹死！啊，你說的很對的。但是我這個比喻，並不是說那個水大，就比方啊，這水少，我現在拿少的水來比喻。你要是這個用這種的不合道理的問答來講，那多的很呢，沒有完的！所以現在你要取這個意思，而不要啊，發生一種障礙，哦，你說水不會害人？啊，水大就把人淹死了，這個道理我不相信的。你若實在不相信，我講什麼你都不會相信的；你若相信，啊，我講這個雞蛋是樹上結的，你都會相信的，那你就會有智慧了。你若沒有這樣信心呢，你那智慧始終不會發生的，不會生出真正的智慧了。

**真正智慧呀，也就是從真正愚癡那來的。**所以呀，那個冰啊，變成水，有智慧了；水變成冰啊，啊，就是愚癡了，就是愚癡。那個煩惱，煩惱也就是愚癡，為什麼生煩惱？因為你不明白；你若明白了，哪有煩惱呢？啊，你是**透明體**的，根本就沒有煩惱了。

所以呀，這個講，我講經啊，是講的這個「理」，你不要弄到「事」上去。講這個道理，你不要把它用事來評論這個理，事和理是不同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慢慢聽，聽多了，你就知道我講的是對；你聽的少啊，啊，格格不相入！講的什麼？啊，我也不明白？你根本沒聽過，你怎麼會明白呢？你若沒有聽過就明白，那你真是，哦，那你的智慧可是不得了了！

嗯！就因為啊，你在過去啊，生中，或者聽過；今生啊，這是頭一次；頭一次啊，就覺得它總有一點發生；發生，好像你見這個人，頭一次見面，啊，這個人我認識，不認識？啊，我沒見過！見過，你不知道；等你見多幾次了，喔，這個人，我認識這個人了！所以也是這個樣子。

那麼你明白你自性裏邊就是佛性，你能以把這個煩惱變成菩提，菩提就是一個覺悟的道理。覺悟，那麼你覺悟了什麼呢？覺悟，一切都不要執著了。你有所執著，就不會覺悟；你沒有執著了，什麼事情也沒有執著了。好像我，啊，我可是沒有覺悟，但是我可是沒有執著了！說那你沒有覺悟，你沒有執著，你也沒有覺悟，那我們也是一樣啊！你和我不一樣的，你要是沒有執著了，就會覺悟的。

因為什麼呢？因為我不願意覺悟，我願意和眾生啊，在一起，所以呀，啊，你不像我這樣的心。我呀，啊，我捨不得這個眾生，啊，我看哪一個人都好，所以呀，啊，我就不願意覺悟。我告訴你這個方法，你去覺悟去，這我正是啊，告訴你，正是我菩薩發心！菩薩發心呢，是願意人家好，自己呀，沒有問題。

所以我對人常常講，我說你們如果通通都成佛了，我就下地獄去啊，受無量諸苦，我也願意的。所以呢，現在我告訴你們這個方法。好像啊，有好東西吃啊，我要給人家吃，我自己呀，吃少少的，試一試滋味就可以了！那麼我現在呀，對覺悟這個滋味，可是啊，已經嚐到少少的！所以我願意啊，給你們大家來吃這個覺悟的滋味。覺悟的滋味，就要啊，你們把煩惱斷了，沒有煩惱，沒有無明了；沒有無明就生出智慧了，就啊，得到解脫了！所以這叫開佛的知見。你開，把這佛的知見，開，就是開開了，開那個礦。

又要「示佛知見」：示啊，就是指示；你光開開了，還得啊，要用一番的功！啊，怎麼樣用功呢？就好像你要開這個礦啊，要有工人呢，有工人去工作。怎麼樣工作呢？啊，你先把這個土刨開它，刨開，然後一點一點在這沙裏澄金，在這沙裏邊一點一點把這個金呢，淘汰出來。所以呀，指示眾生啊，怎麼樣能以得到這個真正的精金，這就是示佛知見，指示你，指示你這個佛的知見。不要說的太多了，說太多了，這個經講不玩了。

然後又要「**悟佛知見**」：指示了，你自己要修行，要用功，所以我們現在，啊，天天要打坐，要坐禪。這一坐禪呢，你豁然貫通了，有一天呢，或者有一個時候，你豁然間，哦，就開悟了！開什麼悟呢？啊，你說，哦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！原來就是這樣子，啊，真正了解了，真正了解人的問題了，人生的問題你明白了，這就是悟佛知見；悟佛的知見，不是我們眾生的知見。

我們現在眾生這個知見，哦，一天到晚盡打妄想，盡生一種執著心。誰對我有一點不好了，就生了煩惱，哦，他對我不好啊！他怎麼樣對你不好了？你對人家若好，怎麼會有人對你不好呢？哎，你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沒有人會對你不好了。不是人家對我不好，還是我對人家沒有好啊！我對人家若好，怎麼會人家對我不好呢？一個巴掌拍不響的，你看，有沒有聲？沒有聲；你兩個巴掌，啪！這就有了聲了。

所以呀，你若真對人好，人就沒有對你不好的。好像人人對佛，都要拜佛，向佛叩頭，恭恭敬敬的，對佛這麼恭敬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佛真好了！佛真好了，所以就沒有人呢，對佛不好的。說是這我也不相信，有的人呢，也毀謗佛，說佛不好！有的人呢，毀謗佛，這個是他根本就不能拿他當人了。毀謗佛這個，都是啊，什麼呢？他不懂人的道理，所以才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他說佛怎麼不對！根本他人生的問題沒有明白，所以他就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；要是明白這個道理呢，他就不會生一種謗毀心了。所以呢，這叫悟佛的知見。

悟佛的知見呢，又要「**入佛的知見**」：怎麼樣入佛的知見呢？這你就要用功。你用功，啊，明白了；明白，然後用功，迴光返照；迴光返照，你那個光照到你的心裏去了；你心裏開了真正智慧了，這就叫入，入佛的知見，就和佛的知見一樣了，無二無別了。這叫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

那麼這是啊，按著佛所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為眾生而說法，教化眾生，這是啊，約著佛所說法，一代時教大概而說的。那麼若按著本經，就是這一部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，**這一部經的因緣**來講，有六種。

這六種的因緣，那麼第一、是「**恃多聞，忽定力**」。這個恃啊，就是有一種仗恃了，有所仗恃，這叫持。仗恃什麼呢？仗恃這個多聞。怎麼叫多聞呢？多聞呢，就是讀書讀的也多，知道事情也多。好像這個阿難，就是有多聞的這種的能力。佛所說的法，他啊，跟著佛這幾十年，他啊，每一個法會所說的法，他都記得住，他都能記住，永遠不忘的；一聽見之後就永遠不忘的，他那個記憶力是非常之好的，這就叫多聞。又所謂：博聞，博聞強記。博聞

呢，博，就是廣博的這個博，廣博。啊，強記，勉強的記住了。阿難所記的不需要勉強，他啊，自自然然就記住了。那麼你如果博聞，博聞呢，就是看的書很多很多的，這叫博聞；強記，啊，用一點心力啊，把這個書上所說的道理都記住了，這叫博聞強記。

那麼記的道理多了，啊，他就有所仗恃了，就有所恃了。啊，就，什麼叫所恃呢？你看我，哼！比你們知道的東西都多，這就是仗恃。我呀，哎，我學的東西也多，你說是啊，啊，科學、哲學啊、文學呀，是所有的這些博士我都得到了；啊，你看我，有一百多個博士在我一個人身上，啊，你看，他就有了仗恃了，這就叫恃多聞。

忽定力，忽啊，就是忽略了；忽略啊，就是不注意了，就是認為這個事情啊，不重要了。什麼事情不重要呢？定力。他認為這個定力啊，啊，那不要緊的，沒有關係。哦，我知道的東西多了，我有智慧了得了，定力那沒有關係。由定發慧，我已經有了慧，所以呀，他把定力就忘了！好像阿難似的，這個經啊，這個就是為阿難說的。阿難怎麼樣說的呢？就說的阿難沒有定力。為什麼他沒有定力呢？他就在平時不用功，平時啊，專門去啊，寫字啊、看書啊、啊，讀書了，他不打坐、不參禪、不坐禪。人家去坐禪呢，或者啊，他就去看書去，就這樣子，忽略這個定力了。

我們現在這一個這個暑假班呢，這才是啊，妙不可言呢！又打坐，又聽經。啊，這個打坐就是實行；聽經呢，這就是解，就要明白，那麼這是啊，解行並進，行解相應。啊，明白了，然後就去做去，去修行用功，啊，用功就會開悟的。我希望啊，在這個暑假班的期間呢，最低限度啊，也要有十個以上的開悟，才可以的，那才滿我的願了！那麼如果有一個、兩個，我覺得，我覺得我這個時間呢，的代價還不夠！所以呢，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呢，都要啊，鄭重其事的，要把這個功夫抓住了。抓住了，也不要恃多聞，也不要忽定力。我們這既重定力，又重多聞；多聞我們也學，事定力我們也學，這是啊，啊，雙觀其下；雙觀其下，我們用這個功啊，用雙料的，雙料的用功，這種的境界，是不可思議一種殊勝的境界。

所以呢，哎，難遭難遇這一個法會，你們每一個人如果要開了悟了，才不白辛苦一場，你們也沒有白辛苦，我也沒有白辛苦，我們都覺得，啊，皆大歡喜。所以呢，我叫你們每一個人，天天呢，要寫出你們這個summary（摘要），寫出這個東西給我。你坐禪有什麼感覺，到有一種什麼境界，也寫出來告訴我；你聽經覺得有什麼感想，也寫出來告訴我，並且把所聽的道理，都要把它記錄下來。

這樣子呢，這樣子呢，這樣子是非常稀有的這個法會。我們能在這個末法時代，這麼樣啊，勇猛精進，這就是精進呢，一早起，這麼早起身，晚間，這麼晚睡覺，這就是精進，精進來學習佛法。啊，學習佛法，這就是啊，既不恃多聞，又不忽定力；這也學多聞，也修定力，這個是難得的一個機會。

那麼這一部經啊，就是為這個阿難呢，而說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去救阿難的。為什麼救阿難呢？就因為阿難呢，他一向就專注重啊，學習文字般若，而他又不修習這個實相的般若。他注重文字般若，以為就可以成佛，可以開悟了。他又有一種啊，所仗恃，仗恃什麼呢？他想啊，他是佛的一個堂兄弟；佛既然成佛了，那麼一定會幫他忙的，令他也成佛了，所以呀，他修不修都沒有什麼問題，他有這種的思想。啊，有這種思想，所以呀，就對這個定力就忽略了！就不打坐，也不參禪，不用功，專門呢，習學啊，這個文字般若。這樣子一來啊，他把光陰就過了許多。

有一天呢，他就在這個經上啊，經文上會講的。他就自己一個人跑出去啊，去乞食。乞食啊，就是拿著一個鉢啊，到每一家去化緣，去要這個飯回來好吃。那麼他出去一個人呢，就碰到一個女，一個摩登伽女。這摩登伽女啊，現在差不離的說，啊，這個人真摩登啊！摩登啊，大約就是從這來的，摩登伽女。

這個摩登伽女她的母親呢？黃髮外道，是一個黃髮外道，這個外道，她修持外道法。這種外道啊，也有他的這種咒術，有他這種法力，他的法力也很靈的。於是乎啊，這個摩登伽女一看見阿難，這個阿難相貌生的特別圓滿，特別好，啊，特別美麗；特別美麗，那麼她就歡喜這阿難。但是歡喜阿難，她沒有辦法得到這個阿難，於是乎呢，就回去和她母親講，說妳呀，一定要把這個阿難呢，給我拿來，和我結婚；如果你不把阿難給我叫來的話，我就要死的，不活了。

她母親最愛惜這個女啊，所以就用這個先梵天咒，用這個一種外道的咒術；一念這個咒啊，把這個阿難就給迷住了。這個咒的力量啊，怎麼叫迷住呢？啊，阿難就不由自主了，沒有一種這個定力的關係啊，所以就不能自主了，就跟著她這個咒啊，跑到她家裏去，就要破戒了！破戒，這個破戒，他是破什麼戒呢？破這個淫戒。這個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這五戒，將要破這個戒了，將要破了。

啊，將要破的時候，這時候，佛知道了！佛知道了，我相信這時候，佛也就因為啊，和阿難是堂兄弟的關係，一看自己的兄弟，啊，有難了，所以呀，就趕快說這個〈楞嚴咒〉。說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就破這個黃髮外道這個先

梵天咒，以這個咒力呀，來把這個阿難這種迷呀，迷惘啊，就給醒過來了。阿難呢，好像喝醉酒了，又好像吃麻藥了，什麼也都不知道了？

啊，這回一念這個咒，阿難就明白過來，明白，一看，自己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？於是乎阿難呢，就回來了。回來了，向啊，佛，就痛哭流涕呀，說，我啊，我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呀！一向，我從來呀，就是歡喜這個多聞，我所以呀，未全道力。道力，就是定力，我這個沒有定力。啊，請佛你告訴我啊，十方諸佛怎麼樣修行的，才能得到這個定力？所以這個經的因緣呢，就是阿難先恃多聞，而忽定力；那麼現在佛呢，就破他這種的迷，把阿難救回來了，然後那麼說的《楞嚴經》。阿難由這一次才發心呢，修行，所以這第一的恃多聞，忽定力，這是一種因緣。

第二呢，是「**警狂慧，護邪思**」。這個警啊，就是警戒、警告。警告什麼呢？警告這有狂慧的人。怎麼叫狂慧呢？這人生來很聰明，有天聰。有天聰，可是有天聰，但是啊，他不務正途，專門呢，去想那一些個不正當的事情，他以他這種的智慧啊，去做害人的事情，這叫邪思。他有邪思啊，他還掩護他這個邪思，還要護短，他認為他是正確；認為他這種邪的思想是正確的。所以呢，這個經啊，是警告有狂慧這種人；啊，他護持他自己的這個不正當的思想。護邪思，就是這個有狂慧這個人呢，他啊，護短，他認為他這個邪思啊，他自己認為不是邪思，說我是正當的。

這世界有很多人，聰明就很聰明，但是啊，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啊，聰明啊，就盡做一些糊塗事，盡做一些糊塗事。所以呀，講到這，想起來幾句這個格言。這格言說的，「**聰明乃是陰鷲助不行陰鷲使聰明，聰明反被聰明誤**」。為什麼有聰明呢？因為你這聰明的人呢，在前生啊，有德行，所以今生就聰明。或者在前生啊，你讀的書多，或者念的佛經多，今生就聰明。

可是啊，「**陰鷲引入聰明路**」，你為什麼有聰明呢？就因為你做過很多的好事，很多的善事。什麼叫陰鷲呢？這陰鷲啊，就是人所看不見的這個好事，你做出來的好事啊，還沒有人知道。不是說，啊，我做一件什麼好事，就要鳴鑼擊鼓的，又登報紙，或者在這廣播電臺去廣播，在這個radio也發表，啊，甚至於在傳真上，也去表演一下，說，哦，某某人呢，這現在做了好事了！這個不叫陰鷲，這個只可以說做了好事。陰鷲啊，是人所不知道的，人所不知道，你做了好事還沒有人知道，這才是啊，真正善事。

所謂：「**善欲人見不是真善**」。你做善事，做好事啊，你歡喜人知道，說，哦，我現在歡喜對大家發表，說是啊，某某人做了好事了，這不是真善。為什麼呢？只是個名，你貪這個善的名，你這個善的名，不是真正想做這個善，

所以說善欲人見不是真善，這不是真善的。「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」，你做的惡事嘛，你怕人知道，這是一個最大的惡。你怕人知道，這是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。

那麼說陰鷲引入聰明路，你「不行陰鷲使聰明」啊，你現在因為你聰明，你不用這個陰鷲了，你不做好事了，不做那個善事了；使聰明，專門呢，就用你這個聰明，小聰明，小智小慧，這個不是真聰明，這是小智小慧，他才啊，把這個本忘了。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，你這樣子一來，怎麼樣啊？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。

所以呀，啊，你好像中國有一個曹操，那個曹操他何嘗不聰明呢？曹操，在中國三國裏邊有個曹操，聽說過沒有啊？這個曹操啊，有鬼那麼奸，「曹公奸似鬼呀」，他像鬼那麼奸。鬼奸到什麼程度呢？你看那鬼，盡在晚間它出現了，白天它不出來。啊，所以呀，「堯帝智如神」，中國有帝堯，帝堯那個智慧呀，就像神仙似的。所以在你們美國，有的說那個人呢，有智慧，啊，就是神仙，就是神仙了。

那個Joe Miller常常對大家講，說是啊，啊，這個Abbot(方丈)就是God(神)，就是神仙。其實啊，我不願意做神仙，這個神仙呢，啊，神仙沒有什麼大意思。所以呀，他以為這樣子是來讚歎我，我認為這樣是毀謗我，是毀謗我。是說我，因為這個神呢，你不要把他看的太高了！這神呢，是在佛教裏頭啊，很小的才是神，他是護法神。那麼天上的神，天上的神的神呢，都要擁護三寶的，都要護持啊，佛，護持法，護持僧，他只可以做佛教一個護法。

那麼你善欲人見不是真善，惡恐人知便是大惡；可是啊，大惡者回頭，就是大善；你「大善士若墮落，大惡一般」。你做大惡的人，知道覺悟了，說我現在要改惡向善了，這是個大善人。大善人，為什麼呢？他能勇猛改過，勇於改過，這是大的善人。啊，大善士若墮落，大惡一般，你平時做善事，啊，做來做去，你覺得也沒有什麼感應，啊，我做惡去了！儘害人呢、欺騙人呢，啊，做種種的對人不利的的事情，這個是一個大惡。為什麼呢？你明知故犯呢！你明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對，為什麼你還要去去做去？所以這變成大惡了。

啊，這個裏邊呢，就是有狂慧的人就會做這個顛倒的事情，做這一種的，啊，不正當的事情；但是他認為啊，他還對，甚至於他殺了人了，他說，你說這個人，我若不殺他，啊，或者他會殺人呢！所以我把他殺了，他就不殺人了嘛！你說這個道理對不對講的？這個人根本就不會殺人的，他說我若殺了他，他才不會殺人的，所以我要把他殺了！這種的見解，這就叫狂啊，這就叫邪思啊，啊，根本他對這個人呢，是他不滿意這個人，於是乎他把這個人

就殺了。

殺了，他犯法了，到那他用這個辯護律師，他說為什麼我殺他呢？我就怕他殺人呢！好像現在這個殺羅勃·甘迺迪這個人，我為什麼打死他？我怕他做總統啊，把我們美國人都給殺了，所以我要殺了他。你說這種思想是對、是不對？所以這就叫狂慧。啊，你沒有道理，本來他不對的，他講出來一個道理；講出道理，這就叫邪思，這就叫警狂慧，護邪思。

這一句文呢，你不要誤會了；警啊，是警告這有狂慧這個人；護邪思，這個護，不是說我幫助他這個邪思，我來擁護他這個邪思，我讚歎他這個邪思，不是的。說是這個有狂慧的人呢，他自己掩護他這個邪思，自己給自己辯理，就是啊，拿不是當理講。本來他不對，啊，他編出個理由來，啊，結果，你也沒辦法，法官一聽，他講的有道理啊！所以他本來應該償命，結果把官司打贏了，這就叫有一種狂慧，護持他這個邪思。

這個經上呢，就是啊，警告這種人呢，不要護他的邪思，要改過自新，不要啊，以為自己是對，這叫警狂慧，護邪思。好像世間呢，有很多聰明人，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正當，這都叫狂慧。所以呢，這個經也就是糾正有狂慧這種人呢，走於正路，走於要回來到這個正思，正當的思想，不要跑到那個邪的思想上去。

第三、是「指真心，顯根性」。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是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的一部經。直指人的什麼心呢？直指人的「真心」。人的真心是什麼樣子呢？人的真心你看不見。說是啊，這個我有一個心呢，我看得見。你看的見你那個心是什麼樣子啊？說是啊，在我肚皮裏頭，像一個倒掛蓮華似的，倒掛著蓮華那個樣子，啊，我啊，我知道我有這個心。那個不是你的真心，那個只是你一個肉團心！

這個肉團心呢，並不會有什麼作用，不過維持你這個生命生存而已，它並不是啊，能支配你的，能以呀，令你真正知道一切的心。為什麼呢？如果這個心是你的真心，你人死了，這個心也沒有沒有啊！這個人還在這個地方，這個心還在你這個肚裏頭，為什麼它就不能支配你？這是很明顯的，這個肉團心是，不是你的真心。

那麼真心，也就是你的本有的佛性，所以顯出你的根性來。本有的佛性在什麼地方？本有的佛性就在你自己裏邊；不在外邊，也不在裏邊，也不在中間。所以你等到這經的正文上啊，就明白這種道理了，那個說的很詳細。所以呀，十番顯見，顯出這個見性，這個見性，才是你的真心。啊，在這一部經啊，

的經文呢，正是在講這個見性。

所以呀，這個經的因緣，也就是要指明了這我們每一個人這個「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」。常住真心，我們這個心呢，是不去不來，不動不變的，它沒有變化的，所以這才是一個常住真心。性淨明體，那個本體呀，它是沒有染污的，性淨明體。所以呀，這是指示出來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這本有的真心，而顯出這個根性，這是第三種的因緣。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

現在文當第二，教起因緣。教起因緣裏邊又分出來六個科目，這六個科目，前三個已經略略解釋。現在這個文當第四、「示性定，勸實證」。這個修定的法門呢，有很多種，就是外道，也有他的定，也是修定的。不過這個定裏邊，差之絲毫，就謬之千里，所以必須要修正定，而不要修邪定。外道、小乘所修的定，是一種邪定，而不是正定；因為他不是正定，就是修到什麼時候，也不能成聖果的。為什麼說他不能成聖果呢？因為他這個定，不是性定，而是一種邪定。

什麼又叫「性定」呢？這個性定，我有這麼兩句話很重要的，你們每一個人應該把它寫下來。什麼話呢，說：「性定魔伏朝朝樂，妄念不起處處安」。為什麼我們這個人修行有魔障，有業障發現？就因為我們性還沒有定呢！性如果定了，什麼魔都會降伏了。你為什麼不能降伏這一切的魔呢？就因為你性沒有定，魔就不伏。

講起來這個魔，有好多種。在這個本經的文裏邊講，有五十種陰魔。其實啊，這個魔呀，啊，多的很，很多很多種。有天魔，有地魔，有人魔，有鬼魔，有妖魔。

天魔，是天上的這種魔王，他來惱亂你的禪定。  
地魔，是在地上邊所居住的這個魔，他來惱亂。  
又有人魔，這個人魔呀，他也來惱亂你這個禪定。  
又有鬼魔，也來惱亂你的禪定。  
又有妖魔，說妖魔鬼怪，這種魔也來擾亂你的禪定。

為什麼這個魔他要擾亂你的禪定呢？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沒有成佛以前，沒有信佛以前，和這個所有的魔王啊，是一家人，互為眷屬；互為眷屬，就是一家人。你現在想要和他分家了，你要修禪定，了生死，脫輪迴，阿，他對你因呀為有一種的愛念，他愛惜你；愛惜你，他就捨不得叫你走，所以呢，

他就來擾亂你的這種精神，擾亂你的禪定，擾亂你的禪定。

所以呀，你若沒有定力，就會被這個魔境界轉了，就跟著魔去跑了；你若有定力，就不會跟著魔跑，你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。如如不動，這就是個定力；了了常明，這就是個慧力，這就是智慧力。啊，你能有這個定慧的力量，所以什麼魔也魔不動你；你若沒有定力，沒有慧力，就會跟著魔就跑了。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跑到魔的家鄉去阿，做魔子魔孫呢，輾轉不已，所以呀，這是很危險的。

這個外道他所修習的這種定力，而不知道這個性定，而從這個末梢上啊，著手，在這個假軀殼(く一么\ )上用功夫。他頭一樣，他是啊，認他這個識，心識，心意識啊，做他的這個真心，他以為這個識啊，就是心，所以就弄錯了。他所用的功啊，就是你就修道，啊，這個境界上，有一點寂滅的境界，也都是不實在的。

不實在的，就好像用那麼一塊石頭把那個草壓上了，雖然暫時那個草不生出來，如果那個石頭一搬開，草還一樣生出來。他硬用一種啊，這個強制的這個方法，令他這個妄想啊，不起，就好像用一塊石頭啊，來壓著這個草似的；那麼那個草，石頭如果搬不開，草還會生出來，不是徹底的辦法，所以呢，就不能了生死。他沒有把那個妄想的根給截斷了，所以這生死就不能了！

啊，在禪宗裏頭講的，說，**念佛是誰？**參悟這個話頭！這個話頭啊，這就是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找這個「誰」字。這是啊，徹底呀，把這個妄想的根呢，刨出去。所以呢，你有一天就會豁然開悟的，豁然貫通了。豁然開悟之後，你才知道你的**鼻孔是衝上、還是衝下？**你現在啊，你不知道你的鼻孔是衝上、是衝下的；啊，你如果知道鼻孔衝上、衝下的，那就有了辦法了。那麼鼻孔是衝上、衝下，這個問題要等到你開悟才能知道。

可是啊，在當時印度啊，有一些個外道，他不講開悟，他學什麼呢？學這個牛、學這個狗。為什麼學牛、學狗呢？因為這個外道啊，有一回在定中，看見呢，一條牛生天了，他說，哦，這個牛都生天了，我要學牛那個樣子。於是乎啊，就學這個牛吃草，又學著牛睡覺，啊，也在那個外邊牛棚裏住。那麼在那住，當然也就學那個牛的那種的睡覺的樣子啊，睡不著啊，就修一點定，結果他也不成功，這也是一種邪定。

又有的外道啊，啊，他啊，或者做夢，夢見那狗生天了，狗生到天上去了，於是乎他說，哦，這狗的樣子可以生天，我要學那個狗吧！於是乎啊，他就學那個狗守門口，啊，也學那狗吃東西，一切一切都模仿這個狗，學那狗睡

覺啊，學那狗有的時候的行動啊，這都是啊，一種修外道法的。狗不吃的東西，他也不吃；牛不吃的東西，他也不吃，所以呢，結果也不能成功。

又有一個老修行，是修外道法，修這個無想定。無想定，就什麼也不想，他以為呀，這人會打妄想，他啊，不打妄想，什麼也不想，修修修，修來修去，想生到無想天去。結果呢，生到無想天，然後也是一樣墮落的，那麼這都是啊，邪定。邪定啊，就專門修外道法，不徹底的這種法門，不是從根本上入手；你從自性上修自性，這是從根本上入手。

你要用這個妄想心來修這個佛法，那修來修去，好像啊，你煮那個沙子，想啊，想它成飯一樣，縱修塵劫，亦難脫出輪迴呀！你就修塵沙那麼長的時間，那麼多的劫，也不能成佛的。所以這修行啊，一定要遇到真正的明師，你才能啊，得到真正定力。那麼談到這個真正定力，你若想有真正的定力，一定還有魔的，方才不說嗎！有種種的魔。那麼這都是外來的魔，還有自心魔；自心魔呀，是最難降伏。從外邊來的魔，是容易降伏；從你自心裏生出來的魔啊，那是不容易降伏的。

#### 004. 卷一

還有一種魔是最難降伏的，什麼魔呢？病魔。啊，我曾經記得，我在很年輕的時候，學習佛法，自己以為呀，自己不得了了！很自滿的，就說起狂話。說什麼狂話呢？我說啊，你一般人都是怕魔，我就是啊，魔怕，魔他怕我，不是我怕魔，魔他怕我！你說這話說的狂不狂？說魔他怕我。我說天魔、地魔、神魔、鬼魔、人魔，哦，無論什麼魔，我也不怕的。說完了這話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魔就來了！

什麼魔來了，你猜？病魔來了。這病魔一來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啊，這回我也怕魔了！不是魔怕我，而我怕這個魔，怕這個病魔了。因為這個病一來了，啊，你行動也不自由了，好像披枷戴鎖似的，啊，這個身體它也不聽話了。啊，你叫它走，它就走不動；你叫它坐著，也坐不起來，啊，一天到晚就躺到床上啊，躺到炕上了。啊，也不能飲水，也不能吃飯了，這病魔纏住了。這時候我一想啊，我是說錯了話！我說啊，人家都怕魔，我是魔怕我，啊，現在這個病魔來找我來了，我還是啊，抵抗不住這個病魔。

那時候大約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啊，十七、八歲的時候。這一病，你說病的怎麼樣？病的什麼也不知道了，就是啊，奄奄一息，就要死了！可是在這個將要死而沒死這時候啊，啊，又生出一種境界來。什麼境界呢？就見著啊，我東北這三個王孝子。這三個王孝子，是兩個出家人，一個在家人。這出家

呢，這三個王孝子，是有一個老道，又有一個和尚；在家這個王孝子呢，他是一個老年人，那麼他們三個人就來了。來了，就把我帶著走了，叫我出去和他們玩一玩！

我隨著就跟他們出去了；出去了，你說很奇怪的，一出門口，走路啊，這個腳就不沾地了，啊，雖然不是坐飛機，但是也到了虛空裏頭了；但是又不是騰雲駕霧，所以呢，就在虛空裏頭跑。啊，這走啊，就從這個房子啊，頂上走，哦，往下邊一看，那個房子啊，都很小的了，也看到很多人，這麼樣走。

走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就到所有的這個廟裏，這個名山大川，中國這個五臺山呢、峨嵋山呢、九華山呢，和這個普陀山呢，四大名山都去遍了。到什麼地方，就見到很多人，也見到很多的廟宇，啊，各處去參觀。那麼那個時候，哦，不單中國的地方，外國的地方也到了很多。啊，有一些個也是白頭髮、白眉毛、綠眼睛這些個外國人，見到很多外國人。

啊，到那個地方啊，很快就走了，那麼就好像什麼樣子呢？我告訴你，就好像看電影似的，看完了這一幕，那一幕又來了；看完這一幕，那一幕又來了，就是走到這個地方看完了，又到那個地方。看電影，是那個電影那個銀幕上啊，一幕一幕的轉變呢，不是你看電影的到那個地方去。我這個看這個電影呢，是我到那個銀幕那個地方去，不是啊，那個銀幕動，而是啊，自己呀，覺得同這三個人呢，連我四個人，各處去看這些個電影。那時候，看見呢，很多很多東西，也聽見很多很多的事情。

那麼以後呢，啊，就回來！回到自己的門前呢，把自己的門開開，向自己的房裏一看，啊，怎麼那個床上還有一個我呢，在那個地方？這麼當這個覺得還有一個我的時候，本來是兩個我，現在又變成了一個了！就這麼一覺得的時候，就變成一個了；變成一個，這時候就有了呼吸，也有了動轉了。

當時啊，我父親在我身邊，我母親也在我身邊看著我，啊，就說，他沒有死，又活了！這樣子，我覺得什麼叫沒有死，又活了？自己看自己，啊，躺到床上，不會動彈。那麼自己覺得一想起來，喔，我是有病了！一問我父親、母親，說我已經七、八天的時間呢，和我講話也不知道了，和我一切一切都人事不省了，那麼現在又有了知覺了，我知道我這還沒有死。

那麼由這一趟啊，我前沒有講嗎？變成了一個活死人，變成了一個活死人了，我自己呀，想我已經死了，我這是又一個人，又生出來。由此之後啊，也不那麼狂了，不說，哦，我不怕魔，是魔怕我。現在啊，我告訴你們每一個人，千期呀，不要說這種的話，不要說，我什麼也不怕！你什麼也不怕，那將來

就有所怕了。那麼說，我什麼都怕！你什麼都怕，那也不對。總而言之，不要講這些個沒有用的話，這話是沒有用的話。

不過當時啊，我還有一件事情，講起來真奇怪！什麼事情呢？那時候修行，修行覺得自己有點功夫了。就看這個書啊，看到，我因為在我東北呀，在道德會上，我由這個病，在沒病以前呢，我就在這個道德會上。道德會上幹什麼的呢？就講道德、說仁義，專門呢，勸人家做好事。那麼勸人家做好事，我自己做不做好事呢？我自己更做好事；不是說單勸人家做好事，自己不做好事。

那麼這個時候啊，我看那個有一篇是張雅軒，張雅軒呢，他的這個，他這種的很好的行為，我看見他的行為這樣好，於是乎啊，我就發了願了。發什麼願？我就對天說話了，我說，天呢！天呢！張雅軒這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學他，我一定要學他。說完了之後，自己就覺得後悔了！哦，你要學他這個事情，又有什麼用呢？這件事情說完了這個話之後啊，哦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很奇怪的，隨著這一天晚間呢，就遇到這種魔，遇到這種魔考，就來試驗我，看我是究竟能不能效法這個張雅軒？這是我知道啊，**你如果有什麼願力呀，默默中菩薩或者就來試驗你**，所以不要說自滿的話。究竟我遇到這件事情和張雅軒這件事情，是什麼事情呢？那麼我很對不起的，現在我還不要講。為什麼呢？沒有到講的時候，我不需要講這件事。

好像你每一個人切記，不要說，我啊，歡喜什麼，也不要說，我不歡喜什麼！你若想歡喜什麼，隨時就會有一個令你不歡喜的境界來考驗你；你不歡喜什麼，隨時也就有一個你不歡喜的境界來考驗你。總而言之，**沒有意義的這個話就不要講的！**

那麼要怎麼樣子呢？要一心修道，**不用人心，而用道心**，就是要修這個性定，而求這個實證。什麼實證呢？這個實證啊，就不是虛妄的，同這個虛妄的，就不同。虛妄的，你正，或者打一個妄想，啊，我現在成佛囉！於是乎啊，就覺得在坐禪裏邊呢，覺得自己這個身也像佛一樣了，也放光，也動地。其實，沒有這麼回事，這是一種虛妄的，這不是證果的境界。有的時候又打了妄想，啊，說，我這坐禪呢，看見佛來給我授記來，說是啊，你就快成佛了！你不要修了，你現在就是佛了！這也不是實在的，這都是一種妄，不是證果的證。

釋迦牟尼佛證果，是在呀，菩提樹下坐了四十九天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！晚間呢，看那明星而開悟了。開悟了之後，他就說：**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」**。那麼在他沒有證得佛果以前，這時候，天魔就來試

驗他，天上的魔王來試驗他。這魔王試驗他，變成什麼呢？變成一個美女啊，這個美女呀，生的非常的美貌，到佛的面前，就向佛講，一定要叫他不要修道了，叫他和她去啊，結婚去！

有這麼美貌的一個女人，來要求佛和她去結婚。那麼佛當時啊，在這個定中啊，也不被她所搖動，佛就想，哦，妳自己覺得妳這麼美貌，啊，生的這麼樣的好，其實啊，妳就等於一個老太婆一樣啊，面上的皺紋也不知多少了？妳眼睛裏頭啊，這個眼屎和眼水、眼淚，往下流的也多了；你這個鼻子啊，也有鼻涕；口裏呀，啊，這個黏痰、唾沫，也多的不得了；周身都是污濁邈邈的，你還來啊，騙我來了！

啊，佛因為在定中這麼一觀察呀，把這個魔這個力量就給轉變過來；這個魔王啊，果然就變一個老太婆，啊，髮也白了，牙也掉了，鼻子，啊，也淌鼻涕了，不知怎麼難看！佛說，叫這個魔王，說，你自己看看你自己；這魔王自己一看自己，自己就生了慚愧心，就跑了。那麼其它有種種的魔啊，還來考驗佛，來考驗，佛都不被這個魔所搖動。因為不被魔所搖動，所以就證果了，成佛果！

我們每一個人用功修道啊，現在在那個緊要的關頭，就會有魔考。在你那功夫沒有現前呢，沒有什麼成績的時候，不會有什麼魔考；你有了一點功夫了，就會有魔考了。那個魔考一來了，你若如果不認識，也就方才講的，被跟著魔就跑到魔的眷屬裏邊去。所以呢，你若想修這個實證，一定得要有性定。你修有性定的功夫了，你性不搖動了，有定力了，你所證的果也自然是真實的，不會是假的；如果你被魔所搖動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定了，那就變成一種外道的邪定，啊，外道邪定就不能證得佛果。

方才所說這個外道的人，看見這個牛生天了，他就學這個牛；看見這狗生天了，他就學狗。究竟這個牛怎麼會生天呢？這個狗又怎麼會生天呢？這個牛，因為牠在前生的時候，修十善道；可是啊，牠在沒修十善道之前呢，牠做了很多惡事，這個果報啊，應該啊，墮落牛身。因為牠做了這個十種的善事，那麼這個牛身報完了之後，就應該生天了，所以就生天了。

這個狗呢，也是這個樣子。所以這個外道他不知道這個牛前生的因果，他以為呀，牠今生做牛就會生天，做狗就會生天，於是乎啊，他就盲目的去學習啊，這個牛、狗的這種的行為。所以呢，結果也毫無所成就，而不能得到實證，不能得到這個真正的好處。這個實證啊，就是實實在在的證得了。證得什麼呢？證得這個自己真正本有的這種的智慧，本有的這種定力，所謂：「定慧圓明」。定，就幫助慧；慧，也幫助定；互相圓融無礙，證得這個真寂的

理體，得到自己的真心。這談到實證。

第五呢，就是「銷倒想，除細惑」。什麼叫倒想呢？倒啊，就是顛倒，而不是正確，顛倒。顛倒，你這個人，真顛倒！不是他這個人真顛倒，而是他這個想，顛倒。

所以在阿難呢，回來，到佛的地方，由那個摩登伽女那回來，到佛地方，就向佛啊，頂禮叩頭，說是啊，「妙湛總持不動尊呢」，妙湛，啊，這種啊，妙湛總持；總持啊，就是陀羅尼；不動尊，不動尊呢，這是楞嚴一種定的表現，這個定，也就叫不動尊。妙湛總持不動尊合起來，這也就是佛！這釋迦牟尼佛，可以稱啊，妙湛總持不動尊。

「首楞嚴王世稀有」，說啊，這個首一樣的是什麼？就楞嚴這個定啊，這世間最稀有的。怎麼會稀有呢？「銷我億劫顛倒想」，能銷除我億劫，億劫，就是以前生生世世啊，無量無邊這麼久的這個時間。顛倒想，想的不正當的事情，這都叫顛倒想。

究竟什麼叫顛倒想？我們世間人呢，所想的都是顛倒想！所想的，你想，啊，盡打妄想，這都叫顛倒。這是啊，這個經，這一部《楞嚴經》啊，它的功用，可以銷除啊，銷我們每一個人顛倒的妄想。除細惑，除去啊，我們這個微細微細呀，眼睛所看不見的，耳朵所聽不見的，心裏想不出來的那種微細微細的，那種的疑惑，都銷除去。

你，我們這個人呢，一念不覺，在這個一念你不覺的時候，就會生出三種細惑，三種的細惑；你這一念不覺，就生三細。這一念，是很短的一個時間；很短的時間，就可以生出三種的微細的這個疑惑，就是幫助你有三種的不明白。就好像什麼呢？我們現在啊，這惑，就比方這個塵土。在這個鏡子上啊，你這一秒鐘啊，那個鏡子上啊，如果這個房裏邊有塵土的話，一秒鐘那個鏡子裏邊呢，就掛上很多很多的塵，很多的塵呢，掛到那鏡子上。可是啊，掛的少的時候啊，還不怎麼覺得；掛的這個塵多了，這個鏡子也就沒有光了。我們這個細惑呀，也就和那個微塵在鏡子啊，上掛到鏡子上一樣。本來我們自性啊，好像那個明鏡似的；大圓鏡智啊，像那個明鏡一樣；可是就因為生出這種細惑，就把這個明鏡啊，給遮住了，遮來遮去，是越遮越厚。

所以呀，那個神秀，那首偈頌才說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休使惹塵埃」。有的人呢，就說這首偈頌啊，是不對的。那麼我呢，說這首偈頌是對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身，是個菩提的一個種子，菩提樹，就比方菩提樹一樣；這個心呢，人的心呢，就好像一個明鏡，明鏡一樣；所以他

說時時勤拂拭，時時勤拂拭就是叫你呀，常常的修行，時時都要修行。休使惹塵埃，你不要叫它掛上塵埃。

所謂：「今日擦是明日蹭，擦來擦去如明鏡」。你呀，把這個塵土都擦去，那個明鏡光就現出來，就沒有細惑。所以呀，就時時勤拂拭，休使惹塵埃這也對的。這是在沒有開悟以前的人，應該呀，遵守的這種的道理。

可六祖大師就說了，說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他說啊，菩提本無樹，沒有一個菩提樹；明鏡亦非臺，那個明鏡啊，就是明鏡，沒有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你本來就沒有塵土，你何必又去擦了呢？何處惹塵埃呢？什麼都沒有了，你塵埃又惹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所以這個偈頌呢，它是啊，開悟的人呢，所知道，所應該知道，所遵守的。

那麼這所謂啊，「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忽動被雲遮」。你這一念不生啊，那個佛性就現前了，那個定也就現出來了；你六根忽動啊，你要是在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門頭啊，去做主啊，那就是好像虛空裏頭生出雲彩來了似的，被雲遮了。

所以那麼這個顛倒的妄想，銷了，細惑也除了，啊，這就很快成佛果。可惜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不願意去成佛，而願意留戀這個五濁惡世，在這個世界啊，流連忘返，染苦為樂，背覺合塵，啊，是生死也不了，自己呀，以為還不錯呢！以為說，你看我這個人呢，又聰明、又美貌，我啊，人人見到我都歡喜；人人不明白的事情，我都明白了；以為不得了了！

實際上啊，就好像啊，那個鏡子上啊，沾了塵，越沾越多，越多越沾，沾的自己一點光明都沒有了。啊，現在你覺得聰明，啊，你等著看，再過十世以後啊，或者變成豬那樣子愚癡也不一定的。不要不注意我們今生的去處啊，我們今生要決定我們到什麼地方去，認明了路線，認明了這個去處，那才有辦法呢！

第六、就是「明二門，利今後」。二門，就是平等門和方便門。平等門，就是一種實的法；方便門，就是權的法。權呢，就是權變之法，不是實在的。那麼這權變的法呀，就是偶爾的，就是啊，在這個實法裏邊，行這一種啊，權法。權法啊，就是暫時的法，不是啊，永遠的；這實法呢，（實，就是實實在在的那個實）；是永遠呢，它不會變的。所以呀，這個法，有權法，有實法。這個方便法門，就是這個權法，權巧方便。

怎麼叫權法？我舉一個例子。好像釋迦牟尼佛，空拳度子。他抓著一個空的

拳頭，有一個小孩子啊，爬已經要爬掉到那個井裏邊，就掉水裏邊了。小孩子掉到水裏，就會淹死的；那麼釋迦牟尼佛如果說是啊，叫他回來，他不回來的，他還是往前爬的。於是乎啊，啊，釋迦牟尼佛說，你，我這個手裏頭有糖，你快回來，我把我這個糖給你；這小孩子一聽說有糖吃了，於是乎就回來。回來了，實際上，佛的手裏什麼也沒有，沒有糖。

那麼這是不是佛打妄語，欺騙這個小孩子呢？不是的。這因為啊，這小孩子已經要掉到水裏去，掉到井裏邊了，井；要掉到井裏邊呢，你如果要是用不用一種吸引他，他的力量，令他，啊，很快就回來了，他就會掉那水裏。所以呀，用這種空拳；空拳裏頭什麼也沒有，佛說，這個拳裏邊有糖，有糖，這小孩子就回來。

因為什麼回來？想要吃糖。那麼對這個一切的眾生啊，也就是用這種法門來教化眾生。本來什麼也沒有，啊，對眾生說，啊，我這有寶貝啊，你到我這來呀，我就有寶貝給你；我這有無價的寶珠，又有什麼最好的東西。因為眾生啊，都有一種貪心，一聽說有好處了，啊，就來了。來了，結果，啊，還是一種方便法門，這是啊，權巧。權巧方便度眾生啊，這就是用一種方便法門，這是第二門呢，就是方便法門。

那麼利今後：利呀，就是利益；利益今後，這個今後啊，是在佛那個時候，也可以說是今；在現在，也可以說是今；由今到將來，一切眾生，都可以得到利益，得到這個法的這種的灌溉，所以呀，這叫明二門，利今後。這是前邊呢，那個第二、教起因緣的第六種。

因為有這一種的因緣，所以呀，就說這個《楞嚴經》。說《楞嚴經》，就是用這個平等的法門，和啊，方便的法門。這個平等的法門，也就是啊，一種實的法。這方便法門呢，就是權的法，所以這兩種啊，法門。用這兩種的法門，來教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都離苦得樂，離開這苦啊，得到一種快樂；那麼離苦得樂，將來啊，就是證果成佛。這是啊，這個經的，利益眾生的這個道理，所以呀，因為有這六種的因緣，所以說這個《楞嚴經》。

第三個門，叫什麼呢？叫「藏乘攝屬」，也可以說是啊，「藏乘分攝」。這個藏啊，就是三藏。**三藏**是什麼呢？就是經藏、律藏、論藏；經、律、論，這叫三藏。這三藏，又屬三無漏學。什麼叫**三無漏學**？就是戒、定、慧。這個經藏，就屬於定學；律藏，就屬於戒學；論藏，是屬於慧學。在中國的經典上，常常看見，說，「三藏法師」，就是這個三藏。這三藏，就是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。

這個經藏裏邊所詮的、所屬的定，定學；那麼它是啊，所講的令人修定的法門，多數屬於修定的法門；就像本經，這個《楞嚴經》，就是教人呢，修禪定的，所以**這一部經就屬於定學**。那麼其中啊，也兼有這個戒學；兼，就是兼詮，不過，不多；也有慧學。因為戒、定啊，不多，所以呢，這一部經典就屬於經學，屬於經藏。那麼它是研究定力的，所以呢，在前邊不說「示性定，勸實證」。那麼這一部經屬於定學；這個定，在經藏裏邊，就**屬於經藏**，而不是論藏，也不是律藏。

在這個經文裏邊，可是說呀，有四種清淨明誨；四種清淨明誨，就是講戒律，不過講得很少，所以這一部經就不屬於戒經，屬於定；也不屬於這個慧。那麼這是三藏裏邊，是屬於經藏所攝。

那麼又有乘，這個乘，什麼叫乘呢？乘，就比方是一架一輛車。這個車，有大車、有小車；這個小車呀，只能坐一個人或者兩個人。好像那個腳踏車，只一個人在那個車上。這個小乘啊，不是單單指那個腳踏車，就是普通的小車；小車啊，它只能坐人而不能啊，多，所以這叫小乘。

有大乘，大乘呢，就是菩薩乘；小乘，就是聲聞緣覺乘。菩薩乘啊，就比方大車，這一架大車呀，可以載的很多人。所以在佛所講的教裏邊，有大乘，有小乘。那麼這一部經是屬大乘經典，是小乘經典呢？這一部經，是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的，是啊，屬於大乘菩薩法，是大乘所攝。這藏乘攝屬，也就是這樣子。

怎麼說這一部經是叫菩薩法呢？這是因為一些個阿羅漢都要迴小向大，發菩薩心，那麼行菩薩道。這阿難呢，由摩登伽女的家裏，回到佛所住的地方，就啟請啊，釋迦牟尼佛，指示他呀，過去一切的如來，所修的這個菩提的道路；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就答覆他所問。那麼這種法呀，都是菩薩所修的法，所以這一部經，就屬於菩薩乘，而不屬於啊，小乘法。在這一部經既然屬菩薩法，那麼它的藏乘分攝是明白了。

那麼又它的道理，這個義理，究竟講的是深、淺呢？這第四，第四個門呢，是講「**義理的深淺**」。這一部經所講這個道理是屬於哪一教的，屬於哪一教？按照**天臺宗**來判斷，這個有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。

**藏教**。就是小乘法，屬於三藏教。這三藏教所說的經典就是阿毗達摩這個經典，又叫阿含經。這阿含經是印度語，翻到中文就叫「無比法」。雖然無比法，但是還是小乘，小乘教，屬於小乘的。在天臺教來判呢，就叫三藏教，這個經典。

那麼三藏教之後，又有**通教**。什麼叫通教呢？它是啊，前邊通到三藏教，向後邊呢，又通到別教去，它是啊，通前通後；因為通到前邊去，又通到後邊去，所以叫通教，通達的通。

通教之後呢，又有**別教**。這別教，(就是特別的那個別)；特別的這個別教。怎麼叫別教呢？它是別前別後，和前邊這個通教也不同，和後邊的圓教又不同，所以它是特別的，這叫別教。

那麼別教之後呢，就是**圓教**。藏通別圓，是天臺呀，講這四教。這個四教啊，這一部經屬於別教的，別教所攝，天臺。

那麼按照**賢首宗**來判斷，這一部經的這個教理，它屬於哪一教呢？賢首宗，講五教。什麼叫五教呢？就是小教、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，講這五種。什麼叫**小教**呢？小教，就是天臺所判斷那個藏教，它叫小教。這個**始教**呢，就是這個天臺教所說的那個通教，和別教包括。這個終教和頓教、圓教，都在天臺呀，那個圓教裏頭包括著。所以呢，這個五教和四教，這名稱啊，是不相同的，但是它那個理論呢，是一樣的。

那麼在這個小教、始教，這始教啊，就是大乘的一個開始，大乘啊，教的一個開始。它啊，只知道人空，而不知道法空；知道人是空的，法還沒有空；對於法呀，還有一種執著，有一種啊，執著沒有空。終教呢，這已經就到大乘的這個教裏邊。所以呀，他既然知道人空，又知道法空；人也沒有，人也空，法也空。人空、法空，這是啊，屬於大乘的一種道理，人法雙亡。

啊，講到人法雙亡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來一個公案。什麼公案呢？在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候啊，常常有人請齋，請，就請吃飯，請佛去吃飯，供養佛。供養佛呀，佛吃完了飯，就給這個齋主啊，就要說法的；那麼說法啊，在齋主，就是請佛吃飯這個人呢，這叫齋主；供養齋飯的這個主人，要啊，向佛叩頭頂禮，然後啊，**求佛給說法**。

佛若不在呢？就請這一些個佛的弟子、羅漢去應供，應供完了，也要給說法，也要說法的。所以呢，這個**佛教啊，就以說法來換飯吃**。以說法來換飯吃，好像我現在天天有飯吃，就因為天天給你們說法；如果不天天說法，我也不會有飯吃，所以呀，我因為吃飯的問題，所以就不能不說法。

那麼佛呀，有一天，和啊，諸大比丘啊，都出去應供去了。家裏就剩一個小沙彌，這個小沙彌啊，在家裏看門口，又來一個齋主就請齋，要供養。供養

啊，就是做一點好的菜呀、好的飯呢，請到家裏去啊，給這個比丘啊、沙彌，或者佛來吃，這就叫供養三寶。那麼比丘和佛都出去到外邊去了，家裏就剩這個小沙彌，這個齋主說，那你是沙彌，也好！我就請你這個沙彌去應供囉，你同我去了！

這小沙彌，戰戰兢兢的就去了。怎麼戰戰兢兢呢？他自己沒有去應過供，應供啊，都是同這比丘去的，自己現在人家請他吃飯，也不知道到那地方說個什麼好？說法，不知道這個法怎麼說？那麼不知道也去囉！這個齋主很誠心的就請他去到家裏吃飯。

吃完了飯，這個齋主就很恭敬的向這個小沙彌就叩頭頂禮、求法，等著他說法。這小沙彌也在這個座上啊，一看這個人叩頭，叩頭，這個人就在那個地方低著頭，叩頭也不起身呢，啊，就等著他說法呢！等著這個小沙彌說法呢！你說這個小沙彌怎麼樣啊？哈！他沒有什麼話講，他下了座就跑了，就跑回祇樹給孤獨園，跑到佛的那個住的地方去了。

你吃完了飯，不說法就跑了，啊，心裏呀，一定覺得很慚愧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是這個供齋的這個齋主跪了很久，在這地方低著頭，也聽不到講什麼，也聽不見？啊，這個沙彌說什麼法呢？偷偷的抬起頭這麼看，我看他究竟說什麼法？抬起頭一看，這個座上什麼也沒有了，這個小沙彌沒有了！

他看這個小沙彌沒有了，就在這個期間，就開了悟了。開什麼悟了？悟到人空、法空；人也沒有了，法也沒有了！啊，他說，原來這樣！就像，啊，這麼樣子，哈哈，就開了悟了。開了悟了，這光開悟不行啊，得要去求這個給證明，啊，他就跑到祇樹給孤獨園去追這個小沙彌去。

這小沙彌，跑到祇樹給孤獨園，跑到自己睡覺那個房裏，進去了，把門就插上，把門呢，在裏邊close, lock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把門鎖上了呢？他就怕這個齋主來找他要這個法的債，再找他說法，他無法可說，所以就把門鎖上，就怕這個人來，來找他了！誰不知道他剛鎖上沒有好久，這個人果然就來了，來到這就敲他的門，敲他的門，咚咚咚！敲他的門，他也不敢出聲，在裏邊就戰戰兢兢的，嚇的！恐懼的不得了！啊！這怎麼辦呢？把人家飯也吃了，人家現在來逼著要法，啊，這怎麼辦呢？著急的不得了！這一著急怎麼樣啊？小沙彌也急的開了悟了！啊，也開了悟了！兩個一起開悟，這是這個他也悟到啊，這個人空、法空這個道理了。

所以呀，這個因緣呢，不知道有什麼因緣？或者你一著急也會開悟，或者你

一歡喜也會開悟，或者，啊，你覺得有什麼境界來了，磕著，碰著，都會開悟的。所以這開悟的，不是一樣的開悟；有的人聽見颯風的聲音，啊，就開悟了；有的人聽見流水的聲音，就開了悟了；有的人呢，啊，或者聽這個鈴鈴一響，風鈴一響，也開悟；或者聽這個鐘一響，也開悟了。

這個，說，那我聽這麼多，怎麼沒有開悟呢？我怎麼知道你沒有開悟啊？我怎麼知道你怎麼不開悟啊？（上人敲鐘）現在聽這個聲音的，有沒有開悟啊？所以呀，這開悟，要等著你時候到了，好像那個煮飯似的，你煮飯飯熟了的時候才能吃，飯一熟了可以吃；你這開悟也要等機緣成熟了；機緣成熟了，磕著，碰著，或者怎麼樣，都會開悟的。

這中國的人呢，中國在過去歷代祖師啊，那個開悟的情形很多很多種，不是一樣開的悟。所以呀，只要你能以專心致志去啊，修行，去研究佛法，總有一天呢，你會開悟的；總有一天呢，你會明白的。所以呢，你現在就是如果開悟了更好！沒有開悟呢，你先慢慢等著，不要著急；不要急的睡不著覺，吃不飽飯呢，不要這麼樣子。我知道這個Lonnie不著急，所以他睡得著覺，總想要睡覺；他因為不著急，所以你要睡覺。

## 005. 卷一

這個終教，既悟人空，又悟法空，這是啊，到大乘的教海裏邊。那麼這一種的終教啊，還不算究竟，還有頓教，比這個終教，又比較高一步。這終教，這是教菩薩法的。又有圓教，這圓教，是一切一切都圓融無礙，一切一切都是本來是佛。所以呀，在《法華經》是屬於圓教的；所以《法華經》上啊，說一切的眾生啊，將來皆當作佛。

說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」。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，這是說啊，人呢，到這個塔裏邊和廟裏邊，人到塔裏邊，廟裏邊去拜佛，心本來要誠，專一的，要有一種誠心；可是這個人呢，他沒有什麼誠心，就到這個廟裏邊呢，啊，就念南無佛，他沒有什麼誠心，你就這麼一念南無佛啊，將來就成佛的。

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來一個公案。這個念佛呀，應該給眾生來迴向，那麼不為自己來念佛，為大眾念佛。說我，我念這一聲佛啊，就給這一切眾生，這個功德，迴向啊，一切眾生！這個功德更大，這更是圓融無礙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以前釋迦牟尼佛啊，帶著一班徒弟，到了一個國家去化緣呢，沒有人布施；任何人都都不供養佛，也不供養佛的弟子。

這一次呢，這個目犍連就沒有跟著佛一起去，所有這城裏頭的國王、大臣、老百姓，都不供養佛。啊，等到目連呢，摩訶目犍連最後他來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城裏的所有國王啊、大臣、老百姓啊，啊，恭恭敬敬的向這個摩訶目犍連來叩頭歡迎，又問他，你用什麼，我都供養你啊，啊，你所需要什麼東西，我都給你，向他問！

等一般人呢，一般佛的弟子就不明白這件事，說以佛這麼樣大的德行，到這個城裏邊沒有人來供養！摩訶目犍連是佛的弟子，反而啊，這麼多人恭敬他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就請問佛！佛啊，向這一切的弟子就說，說為什麼我來，這些個國王、大臣、老百姓不供養我呢？因為我和他們沒有緣，在過去生中啊，沒有種下這個善緣，和他們都是一點來往都沒有阿，什麼緣也沒有。

那麼摩訶目犍連同他們有什麼緣呢？因為啊，在往昔無量劫以前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無量劫以前，摩訶目犍連那時候啊，做一個斬柴的樵夫，斬柴，斬柴懂不懂？到山上去斬木頭，回來拿著燒火，去斬柴。在這斬柴的時候啊，他就把一窩蜂子啊，碰到一窩蜂子，這一窩蜂子啊，就要來螫這個摩訶目犍連。摩訶目犍連呢，當時就念佛呀，就發願，說，南無佛啊！我，你們這一班蜂子啊，不要螫我，等我將來得道的時候啊，我先度你們，我先度你們也去成佛去，你們不要有這種惡心呢，來害人。

他發了這種願呢，所以這一班蜂子也就不螫他了！結果啊，那麼這班蜂子就轉到，這個蜂子王呢，就做這一個國的國王，這一班蜂子裏邊呢，就做國王這個大臣，或著做老百姓，那麼繁殖很多人民在這個地方啊，做這一個國家的國王。那麼現在這個目連呢，做了比丘了，出家做了比丘了，到這個城裏要來，他因為以前發願度它，度這一班的眾生啊，度這一窩蜂子，所以今天他來了，這一窩蜂子都向他叩頭、頂禮，歡迎他。因為什麼歡迎他？就因為宿世啊，在前生他發願要度他們成佛，所以現在啊，都這樣的歡迎他。

由這一件事情啊，這個看來呀，我們每一個人修道都應該結緣，都應該啊，對任何人都要好；啊，發願呢，令每一個人成佛！不單令每一個人成佛，令每一個眾生啊，所有的這些眾生啊，都度他們成佛。啊，你發這個願，無形中啊，你是看不見的，但是啊，**人與眾生啊，這心裏邊呢，都有一個無線電它會通著的**，你是不覺得，你是看不見的，但是，你對他好，他一定會知道的，在默默中啊，默默中一定會知道的。你應該呀，對一切的眾生，都要存一種啊，度脫他成佛的心。我們每一個人若存這種心呢，到任何地方都有緣。

說，啊，我到某一個地方去，沒有人招呼我，啊，也沒有人理我。為什麼呢？

就因為我沒有，宿生啊，同這個地方的人沒有緣。所以這個緣呢，是最要緊的！（十二因緣這個緣），最要緊的。那麼每一個人修道，必須要與一切眾生結緣，所謂：「未結菩提果，先結眾生緣」。沒有到成佛以前呢，必須要先和眾生結緣。與眾生結緣，怎麼樣結法呢？就是要對所有的眾生都好，以好心對待一切眾生，以好事來待一切眾生；力量能做到的事情，就應該儘量去做好事，所以這都是大乘菩薩的發心，不要做那個小乘、羅漢、自了漢，只顧自己不顧他人。

「欲結菩提果，廣結眾生緣」，就要啊，對眾生啊，要結緣。為什麼呢？眾生就是佛，你對眾生好，就是對佛好；你若對眾生不好，那也就是對佛不好。所以呢，你能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眾生見到你也是佛；你若見眾生啊，都是魔王，那個眾生看見你也是魔王。所以呀，這就像什麼呢？你戴著綠眼鏡，看見人呢，都是綠的；那人反看你呢，也有一種也是綠的。你戴紅眼鏡啊，看人都是紅色的。

你這個眼睛啊，看人家是什麼樣子，人家也就看你是什麼樣子。所以呀，這個我方才說，一切的眾生啊，心裏互相都有無線電，都有無線電互相通著的，你不要以為啊，啊，我這動一個惡念，他不知道？不錯，他不知道？但是他那個自性上啊，有一種感覺，會知道的。所以人對人呢，你若對人好，這就屬陽光；對人不好，這就屬陰的，就屬陰。

在這一部《楞嚴經》啊，它的道理、義理，它義啊，就是它所有的意義這個經上；這個理，就是道理，究竟是深、是淺呢？這個，它這個理，是深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大海那麼深。那個大海你知道它有多深呢？測量，有的人測量，說是啊，多深？你測量這個地方是這樣深，那個地方或者又淺一點，或者又深一點，所以呀，測量不出來所以究竟有多深？

所以這《楞嚴經》啊，這個道理亦復如是，也就是啊，你不容易窮盡這個道理。你每個人，啊，你這個人在這個經，《楞嚴經》上，得到這個好處；那一個人又得到他的好處，各人所得的不同，但是啊，都是在這一部《楞嚴經》裏邊所得的這種的智慧。因為經典深，所以我們得的智慧也就會大，得的定力也就堅固，所以叫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那麼這個深而又堅固的定力，我們每一個人研究這個經典，都會啊，各有所得；但是這個你也得到了，他也得到了，對這個經的義理，是不是你得著，這個經上就少了一點？不是的。這個理呀，也就像那個大海的海水似的，你取這個大海的海水，取去了一些，啊，這大海裏水還是這麼多；他又取去這個海裏的水，哦，去又有他的用途，那麼這海裏的水還是這麼多，啊，它無

窮無盡的。

這經上的道理也是無窮無盡，不能窮盡的，你就怎麼樣子，你開悟了嗎？你開悟了這個經上道理還是這麼多；你沒有開悟嗎？它也是這麼多。你就取出去多少的智慧，這個經裏頭還是包藏這麼多智慧，不增不減的，也沒有增，也沒有減，所以呀，這個經的義理呀，就猶如大海那樣的深，無窮盡的。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

上來文當十門分別的第五門「能詮教體」。什麼叫個教體呢？為什麼又要有教體呢？所有佛所說的法，都有它的這個教體。這一部經它教的體是什麼呢？是名、句、文、聲。名啊，就是名字的名；句呀，就是一句話一句話這個句；文呢，文章的文；聲啊，就聲音的聲。

在文殊菩薩啟請釋迦牟尼佛所說過，說，啟請如來出現於世。如來出現於世，所說的教體是什麼呢？他說：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此方啊，就是娑婆世界，叫此方；真教體，這真正的那個教的體是什麼呢？清淨在音聞呢，清淨在音聞，這個音聞呢，就是教的體。

音聞，就是聲音；這個聲音，單有聲音，不能謂之教體。好像那風也有聲，是水也有聲，可是那不能成為教體。什麼是教體呢？這個聲、名、句、文。聲啊，就是佛所說的，說法的時候的聲音，佛所說法，有一種聲音；有聲音，然後就有了名目；有名目，就有了句讀(句又、)，一句一句的；因為有一句一句的，然後就變成了文章了，就有文采可觀了，所以呀，這一經的教體，就是以聲、名、句、文，做為這本經的教體。

在這個裏邊呢，這個聲、名、句、文，這叫一個「隨相門」。隨相，(隨，就是跟隨那個隨；相，就是這個木字，再加一個目字，二木不成林那個相)；這個聲、名、句、文呢，就是隨相門。

又有「唯識門」，這個經呢，又以唯識為它的教體。

又有「歸性門」，歸性門呢，這個就是啊，不講這個相，而歸這個性。

又有「無礙門」，以無礙為它的教體，以歸性為它的教體。(歸呀，就是歸回來那個歸；性啊，就是自性的性)。

這唯識門：它啊，講的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。釋迦牟尼佛觀察機緣，應以何法得度的，他就啊，於這個淨識裏邊，生出這一種的說法，而教化這個眾生。這個眾生啊，在這個識裏邊，也就得到這種法的利益，所以呢，這叫

唯識門，以唯識為它的教體。

歸性門：歸性門呢，這是圓融無礙，就把這個識也沒有了，歸性，返識歸性，歸到這個性上，那麼以歸性為它的教體。

怎麼叫無礙門呢？前邊那個有事、有理，這歸性門呢，就是一種理。那麼這四種啊，合起來呀，有事事無礙、理事無礙、理事俱無礙，那麼這叫無礙，以無礙為它的教體，沒有障礙，一切事都圓融無礙了，做為這一部經的教體。

第六門「**所被機宜**」。什麼叫所被機宜呢？就是所教化的這個眾生，所教化的這種機，這叫機宜。這個機宜呀，這一部經所教化的什麼眾生呢？這一部經所教化的，「**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**」。有情、無情，都可以成佛的；那麼主要的是啊，所教化的聲聞，和緣覺，和有學。

什麼叫**聲聞**？聲聞呢，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，修四諦法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這叫聲聞。什麼叫**緣覺**？緣覺，又有兩個名稱，生在有佛出世的時候，他就叫緣覺，修十二因緣而悟道。在無佛出世的時候，他修十二因緣而悟道，這叫**獨覺**。這個獨覺，他啊，住在深山穹谷裏邊，隱於岩穴之間，他啊，看天地間的萬事萬物，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。所謂：「**春觀百花開，秋睹黃葉落**」。他看這種的境界，而悟道的，這叫獨覺。

那麼這一部經，也正是教化這個聲聞和緣覺這兩種的機，又教化這個有學的機。什麼叫**有學**呢？有學啊，還有所學呢！這就是菩薩，菩薩叫有學位；到佛的果位上呢，就叫**無學位**。又教化一種，就定性的聲聞；定性聲聞呢，他是不願意迴小向大。那麼不定性的聲聞呢？他迴小向大，這迴小向大就可以由聲聞的果位，經過緣覺，而成菩薩。這是啊，這一部經教化這一些個機的。

可是雖然說這四種機，是當機者，那麼要是往寬廣的來說，所有三界的眾生都是這一部經的當機眾，都可以教化的。那麼這是啊，所被(女入)的機宜，這是第六種。能以令這個定性聲聞也迴小向大，發菩薩心，成菩提果，所以這一部經是無機不被，無人不度的。

那麼第七是「**宗趣通別**」。這個宗，怎麼叫個宗呢？宗啊，是尊崇曰宗，崇尚它，這叫一個宗。宗之所歸，叫趣。尊崇為宗，那麼宗所趨向，這叫趣，宗之所歸叫趣。什麼叫宗？好像這個二乘的人，專門講因果；二乘，就是權乘的人。

佛所說的教法，**有權乘，有實乘**。權，就是暫時的；實，就是永遠的。那麼

暫時所說的權乘的法門，就多數講因果；這個因，就是個宗；這個果，就是個趣。實相的，到這個實乘上，這個權乘、實乘；實法，到這實個上啊，就講悟入，這個悟，就是個宗；這個入呢，就是個趣。

這個經，以這個阿難當機呀，被難，這個時候，佛啊，救他，教他迴小向大，這是個宗；及至啊，他到這個極果，這是個趣，這是啊，第七宗趣，宗趣通別。這是啊，通於啊，佛道的這種宗趣。那麼不像啊，其它小乘的經典，而僅拘於小乘，不能達到佛果，所以呀，與各那分別的，與那個小乘教理有分別，這第七。

第八呢，「說時前後」。說這個經的時候啊，是在什麼時候？佛啊，說法四十九年，那麼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波斯匿王啊，六十二歲；波斯匿王和佛是同歲的，所以現在這個經典呢，應該在這個方等的時候，說方等的時候啊，說的這個經典。所以呀，這說時前後，就定它在這個方等的時候。所以前邊呢，判它在這個終教的裏邊，是一個實法，這是啊，說時前後。

第九呢，是「歷明傳譯」。這個傳譯這個經典呢，這個來歷很遠的。

弟子：宗趣？

上人：尊崇曰宗，尊崇，你很尊崇他，這就叫宗，天臺呀，天臺宗、賢首宗，就你尊崇他，尊崇啊，崇拜，你崇拜這個人，崇拜，尊崇；宗之所歸，就是趣；趣，就是往前那個趣，宗之所歸那個趣，那個宗的歸趣，就是個趣，這是一種學問。

現在講到的九，歷明傳譯。歷呀，就是經歷；明啊，就是叫我們每一個人都明白；傳呢，傳授；譯呀，就是翻譯。說起這一部經的因緣，是很遠的。在天臺智者大師啊，先讀誦《法華經》，把所有的經啊，都分出來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

序分：就是在前邊呢，所說的一個序子，作序的序文，說一篇序文，叫序分。

正宗分：正宗分呢，就是說的這個經裏邊的這種的宗趣，這叫正宗分。

流通分：經的後邊呢，勸一切的人呢，流通這個經典，這叫流通分。

智者大師，把每一部經典，都分析出來有這麼三分。等到印度啊，有一個法師到中國來一看呢，說，啊，你所分析的這個和印度這個經典呢，正相符合，是一個樣的。印度那個經典呢，也分出來這麼三分。

有一部《楞嚴經》啊，也分出來這麼三分。天臺智者大師聽說這樣說法，於

是乎啊，他每一天，每一天呢，就向西方啊，拜，叩拜，叩拜求這個能看見這個《楞嚴經》的經典。一拜拜了十八年，拜了十八年呢，這麼長久！可是拜了十八年但是他也沒有看見過這一部《楞嚴經》，沒有看過這部《楞嚴經》。

那麼以後在印度啊，國王啊，他認為這一部經典是一個國寶。怎麼國寶呢？這也是龍勝菩薩，到這個龍宮裏呀，去取出來的這一部經典。所以呀，這個國家就把這一部經典呢，也定為國寶了，不准流通到外國去，不准呢，傳到外國去。

那麼這個現在譯經這位法師啊，般刺密諦法師，他想把這個經啊，流通到其它的國家去，尤其主要是中國。他就把這個經典帶著，想要到中國來，誰不知啊，在這海關上啊，被這個檢查的，就給檢查出去，不能，帶不出來。帶不出來呀，那麼他回去啊，就想種種的方法，來想把這個經啊，帶到外國去。

想種種方法也想不出來！以後啊，那麼他想出一個辦法來，就用這個最細的絹綢啊，最細的絹綢啊，把這個經寫到那個絹子上，寫的小字，寫的最小的字。然後呢，就用這個蠟把它封好了；封好了，把這個臂呀，就割開，把這個臂割開呀，把這個經啊，就放到這個肉的裏邊，然後啊，再用藥啊，把它貼上，膏藥貼上。

那麼等它已經好了，把這個經啊，長到這個胳膊裏邊了。有的人呢，說是藏到腿裏邊，我想啊，因為藏到腿裏邊呢，就不恭敬，所以他一定是啊，藏到他這個或者身上肉厚的地方啊，割開肉，把這個經放到裏邊。那麼等這個傷口好了的時候，他這回到中國來，海關上因為在他肉裏邊呢，這一部經，他檢查不出來了，於是乎帶到這個中國來。

帶到中國來呀，就帶到廣東啊，在廣東這個地方，正趕上啊，這個房融啊，丞相，被貶，貶到廣東來，於是乎啊，就把他請到廣東一個廟裏邊呢，翻譯這個經典。這是啊，這個翻譯經典這個經過，這麼樣困難，所以我們現在得到能研究這一部經典，這幸虧啊，這位法師能用這種的苦心呢，把這一部經典帶到中國來。

啊，你想想，這一部經典多麼重要呢！在智者大師聽說有這一部經，他就向西方叩拜，天天呢，望空遙拜，拜這個經典，結果他也沒有讀誦過這一部經。那麼我們現在也沒有拜這一部經，現在就遇到這一部經，又可以讀誦，你說這個因緣是多麼殊勝呢！

唐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譯

「唐啊」：就是中國在唐代的時候，唐朝的時候。唐朝的時候，這個「天竺的沙門」：天竺，就是印度的一個名稱。那麼這是在唐朝什麼時候呢？在唐朝啊，武則天退位了之後，那麼神龍元年。在這個時候，有一位印度的沙門；沙門，也是印度話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勤息」，就是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，這叫沙門。

這個沙門呢，佛也叫沙門。以前佛住世的時候，那個馬勝比丘，馬勝比丘啊，穿著袍，搭著衣，在印度那個街上走，走啊，有一個人見到他了，就問他，啊，說你這麼莊嚴，你威儀這麼好，你一定有個師父，啊，你跟誰學的呢？

這個馬勝比丘就說，說啊，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，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」。說是啊，這一切法都從這個因緣生出來的，一切法也從因緣滅。我呀，這個師父叫佛，就是個大沙門，他常常是這樣講的。那麼這個人呢，聽他這樣一講，也就跟著他到祇樹給孤獨園去拜佛做師父出家了。所以呀，佛也叫沙門。

那麼這個沙門，叫「般刺密諦」：這是印度話。他啊，把這經啊，帶到中國來，翻譯成中文。那麼他翻譯的時候，在很快很快的，他就啊，把它翻譯完了。為什麼他要很快把它翻譯完呢？他因為啊，他把這個經典帶出來之後啊，這個守關的這一些個官吏在這個地方，國王就責備這些官吏，說你為什麼放這個和尚出去，啊，把這個國寶也帶走了？

他帶走了之後啊，這國王也知道了，那麼因為國王知道，責難這個守關的這個人；這個法師啊，他願意快點回去啊，去認罪去，寧可這國王怎麼樣罰他自己，不希望這國王罰這個守關的這一些個人，所以呀，很快他把這個經典呢，翻譯完了之後，就又回到印度去，請這國王啊，怎麼樣懲罰他，他接受這種的懲罰。

那麼這一個法師啊，他對於這一部經的貢獻呢，是功德非常之大的，所以我們現在能得到研究這一部經典，應該先呢，感謝這位沙門的這種功德。所以把這位沙門的這種經過，先向大家來介紹。

那麼這個沙門，就是梵語，此云叫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，「勤息」兩個字。沙門，叫勤息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也都應該學這個沙門的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怎麼叫勤修戒定慧呢？你要首先要皈依三寶，皈依三寶了之後，又要受五戒；不是受了五戒就算了，還要照著這個去實行。怎麼叫實行？就是不犯戒，這就是實行。

五戒，很多人都知道這五戒是什麼；五戒：就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這叫五戒。這五戒呀，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我們每一個人能以修持五戒，就不會失落這個人身，你要實行這五戒。

那麼為什麼說不殺生，這可以了？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這應該戒的，應該不殺生。不偷盜，這也是應該戒的；不邪淫，也是應該戒的；不打妄語，也是應該戒的。為什麼這個酒也在五戒之內呢？為什麼要戒酒呢？啊，我一生之中啊，就歡喜飲酒，又歡喜抽菸，所以我也不想學佛法了。因為什麼呢？有這個戒酒這個條例，我就不願意呀，學佛法。

可是你要自己想一想啊，你這個喝酒是對不對呢？抽菸是對不對呢？說是人人都喝酒，人人都抽菸，這有什麼不對的呢？這人人所好的！可是啊，人人所好的，這就是「習焉不察」，你染成這種的風氣，不知道覺察，人家抽菸，你也抽菸；人家喝酒，你也喝酒，就跟著人家跑了。跟著人家跑，自己身上就養成一種的毛病，這叫毛病！

人沒有大病，就有小病；沒有小病，就有個毛病。這抽菸、喝酒是一種毛病，啊，想把它戒除去呀，寧可不學佛，也不戒除這個菸酒！你說這個人呢，啊，這思想多愚癡呢？這是一種愚癡的思想。

為什麼要戒酒？我現在講一個公案給大家聽一聽。4845這個公案呢，就是有一個人呢，歡喜喝酒，他受了五戒；受了五戒之後啊，他就守不住戒了；守不住戒！啊，我都是喝一點酒好囉！於是乎啊，他就想要喝酒，想要喝酒沒有什麼菜吃，不像外國人喝酒就那麼喝，也不需要菜；中國人呢，喝酒，都要有一點送酒的菜。

在這個時候呢，偏偏鄰居啊，他那個鄰居就有一個雞跑過來了；這個雞跑過來了，他說這回好了！啊，你給我送菜來了！於是乎把這個雞就給捉住了。捉住這個雞，這犯了一個盜戒。捉雞幹什麼呢？就想要殺雞來送酒，啊，把這個雞殺了，犯了一個殺戒。盜戒也犯了，酒戒也犯了，這個盜、和殺、和酒戒都犯了。

因為有雞肉送酒，也喝的也喝醉！喝醉了，這個時候，這個鄰居的這個女人呢，就來找這個雞，敲他的門；他開開門，這個鄰居的女人就進來了，說，你看見我的有個小雞子跑過來沒有？他說，沒有！沒有，我沒看見；這把一個妄語戒也犯了。妄語戒犯了他又看這個女人呢，生的很漂亮，哈，於是乎啊，又起了淫欲心了，就把這個女人給強姦了！啊，強姦了，於是乎就被人

告了，就要打官司。

那麼因為他喝酒，就因為喝酒，所以呀，就把這五戒都犯了；飲酒，就犯了偷戒；偷戒，又犯殺戒；殺戒，又犯了妄語戒；妄語戒，又犯了淫戒。就因為這飲酒啊，就把五戒都犯了，所以這個酒能亂性啊，佛家戒之，酒啊，喝酒喝多了，這個人就不由自主了；不由自主了，啊，就忽天忽地了，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了，騰雲駕霧，什麼事情都做得出。所以呀，就因為這一個酒，就把五戒都犯了，所以呀，這五戒裏邊就要戒酒。因為你不喝醉了，就不會做這麼多的糊塗事；喝醉酒了，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，所以在佛教裏頭，首先要受持五戒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你皈依之後，皈依三寶，然後再受五戒；受五戒如果你不犯戒呀，每一戒裏頭就有五個護戒的善神，護法的善神保護著你。你若犯戒了呢，啊，這個善神就跑了，不保護著你了，所以受戒，是在佛教裏頭也非常要緊的。這受戒怎麼樣受法呢？不是說我自己看看這個書，書上說，啊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這就算受戒了，不是的。

也不是說，我自己在佛前點上香啊，燒幾個香疤，這就叫受了戒了，不是的。要怎麼樣呢？要必須要，你在家人想受五戒，必須要啊，找一個大德高僧來呀，給你證明，證明啊，他給你這個**戒體**！說是啊，然後這謂之受戒。受了戒，然後你守戒，這功德不可思議的！所以呀，你想受戒，一定要在這個僧人的面前來乞受這個戒法，這才合法呢！

這個定，這個定啊，說起來有很多種定。總而言之，你不被一切外邊所有的境界所搖動，這就是定。這個定，要怎麼樣才能得著這個定呢？你先要靜下來。怎麼樣靜呢？就是參禪、得打坐。因為我們一般人都定，一天，今天到東邊去，明天又到西邊去，「**朝秦關，暮楚關**」，跑來跑去，這總也不定。你若想要定啊，就要修行、用功。我們現在天天就是修定，就是習定。可是你習定啊，有的時候啊，就有很多的境界；你在這個境界來的時候啊，切記呀，不要被境界轉，這就是定；你要是被境界轉了，那就是沒有定。

好像收到一封信，有一個不好的消息，心裏就生出一種愁悶來，這是沒有定，一考驗，就受不住了，就沒有考驗上。那麼或者遇著一個喜的事情，你也跟著這個喜的事情跑了，這也沒有定。或者遇著一個令你發脾氣的事情，你就發脾氣了，這也沒有定，沒有這個定，沒有成功。你要啊，也不喜，也不怒，也不哀，也不悲，喜、怒、哀、樂這種情感呢，不用情感去做事，而用道心呢，來做事，這就是一種定。

修定啊，然後能開智慧；你若沒有定力，就沒有慧力；沒有慧力，你怎麼能學習佛法呢？你定力、慧力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要從戒那來的。要先受戒；受戒、守戒，然後才能修行，與法才相應呢；於法相應呢，那你才能得到法水的灌溉。

### 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

上來文當第九門「歷明傳譯」。傳譯，這是唐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譯，般刺密諦是這個譯經的一個主，譯主。怎麼叫譯主呢？就是當時啊，在一起翻譯經典，不是就他一個人，有很多的法師集會在一起，大家共同啊，來翻譯這一部經典。那麼究竟有多少呢？大約當時有兩百多位法師，在一起來研究這個翻譯這個經典，共同來研究翻譯這個工作。

這個沙門呢，昨天講到這個沙門，說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貪瞋癡，這是三種等於毒藥一樣，叫三毒。我們所以沒有成佛的原因，就因為有這三毒；如果把這個三毒能停止了，我們很快就可以成佛。這三毒：就是貪心，貪呢，貪而無厭，無論什麼東西，啊，貪多，越多越好，這是個貪心；瞋心，這個瞋心呢，就是生出一種瞋恚，遇到事情啊，就發脾氣了，生了瞋恨；癡心，這個癡啊，就癡心妄想，愚癡，非常的愚癡，做事情啊，糊裡糊塗的，那麼這是這個癡心。能以把這三種啊，息滅了，這個人呢，與道就會相應的，修道，就會很容易成就你的道業，這是啊，這個意思。

那麼沙門呢，有四種沙門。這四種沙門呢，第一、是「**勝道沙門**」。勝道，什麼叫勝道沙門呢？就是修行證果，這叫勝道沙門。修行啊，證到果位了，或者證阿羅漢果，或者證菩薩果，這叫證果。那麼證果的沙門呢，就叫勝道沙門。

第二種呢，叫「**說道沙門**」。怎麼叫說道沙門呢？就是啊，宏法利生，宏揚佛法。（宏啊，就是宏大的那宏），我現在給你們講經，這我就叫宏法；利生，（利，就是利益的利），利益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都得到利益，這叫利生，宏法利生，這是說道沙門。

第三呢，叫「**活道沙門**」。是精持戒律的，修行啊，持戒律，對於戒律啊，很精研的，他很注重戒律的，不犯戒，以道自活，以這個修道啊，來做為他的生活，所以這叫活道沙門。

後邊呢，那一個叫「**污道沙門**」。怎麼叫污道沙門呢？他就是啊，開齋破戒，違背佛的戒律；違背佛的戒律啊，所以呀，對於佛教上啊，就有所染污了，

對於佛教就有這個壞的影響，令一般人呢，看見，說，哦，這個出家人呢，一點也不守戒律。就不生信心了；因為不生信心，所以對於佛教就不親近了，所以叫他叫污道沙門，這是啊，這沙門的四種。

下邊呢，那麼翻譯《楞嚴經》這一位沙門，是屬於哪一種呢？是屬於前三種的。也可以說勝道沙門，也可以說是啊，說道沙門，也可以說是活道沙門，而不是啊，這個污道沙門，這是啊，般刺密諦呀，是前三種，屬於前三種的。般刺密諦，這也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極量」。怎麼叫極量呢？言其他的智慧呀，和才能啊，都極其啊，豐富，非常啊，圓滿，所以叫極量。他的才能也到極點了，他的智慧也到極點了，所以呀，他的名字就叫極量，這是啊，這個譯主的這個名字。

怎麼叫譯呢？譯，就是啊，以這個印度的文呢，把它變過來翻譯成中文翻譯過來。譯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易象乾這個易，可以說是用這個易，易，就是啊，把它調換過來。換什麼呢？由這個梵語呀，換成中文，這叫換過來，交易了。那麼這個譯的主人，這個主人呢，就是般刺密諦這一位法師。

當時啊，在廣州，他住在那個**制止寺**裏邊；制止寺啊，是廣州的一個大寺院，在那個地方翻譯這個經典，這是啊，這個譯主的名字。為什麼要講他這個譯主呢？因為他對於這個《楞嚴經》這種的貢獻呢，這種的功德呀，是非常之大的，所以現在沒講經之前呢，要把這個譯主的這個名字啊，先講一講。那麼這是啊，這個歷明傳譯的第一就是譯主。

## 006. 卷一

### 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

這位般刺密諦法師，他啊，主持這翻譯的工作，當時啊，還有一個助手，是烏菴國的一個沙門。這「烏菴國」：也是印度的一個國名。以前呢，是一個花園子來著，是一個國王的花園子，所以呀，這烏菴，就又叫烏場，印度啊，在印度一個國的名字。這個「沙門呢」：就是這個國家的一個高僧，到到中國，到到中國來。

他的名字叫什麼呢？叫「彌伽釋迦」：這個名字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能降伏」。他能降伏啊，一切的煩惱，也可以說能降伏一切的這個魔障。總而言之啊，這什麼他都可以降伏。這個法師呢，他是「譯語」：他啊，做這個翻譯這個語言的，他修正這個語言。修正這個好像中文是什麼，用什麼話來翻譯印度話，他做一個譯語這位法師，所以呀，當時也是這個譯經場裏邊的一

個最高的一個法師。

### 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

那麼還有，這個普通這本經上啊，沒有現在我寫這個法師的名字，那個經上你們現在可以加上他，因為那古本上啊，都有這一個叫「證譯人」。這個是什麼地方的人呢？他是啊，「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」：他啊，做這個證明。怎麼證呢？證，就是啊，保證的意思。這羅浮山，羅浮山呢，是廣東一個名山，在廣東啊，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山。那麼南樓寺呢，就是這懷迪法師他住的地方，住的這一個廟。這個懷迪他，大約他的師父給他起這個名字的時候啊，就希望他精進、用功，所以呀，就給他起個名字叫懷迪。

這個懷迪呢，這個迪字，就當一個進字講，意思啊，就是總要精進修行，不要休息，不要懶惰。那麼這一位法師啊，他的學問也非常好，平時啊，也研究經教，對這個經典的道理呀，也非常明白，那麼他對這個印度的梵語也懂，於是乎啊，他就做一個證譯的一個法師，在當時譯經啊，場裏邊的這一些個職員。

他啊，因為這個般刺密諦呀，和彌伽釋迦這兩位法師，本來中文和這個梵文都很精通，那麼為什麼還用一個中國人來做一個證譯人呢？因為他們兩位雖然是啊，中文、梵文都通達，但是他初初到中國來呀，恐怕對中文呢，還不完全呢，徹底明瞭，所以呀，就用一個中國人來給作證，做一個證譯人。所以呀，這位懷迪法師呢，就是翻譯本經的一個證譯人。

不過在現在這個經本上啊，就沒有這位法師的名字了，在古本上啊，這個以前的本子上還都有。那麼究竟誰把這個法師的名字給除去了，那麼我也沒有考查，但是我希望啊，還把這個證譯人呢，我們大家也應該知道他是誰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講這個《楞嚴經》的時候啊，也特別提出來，來向大家說一說。

### 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

菩薩戒，這個菩薩戒啊，出家人也應該受，在家人也應該受。這個菩薩戒經上說啊，無論國王、大臣他就位的時候，繼位的時候，就是做國王去就職的時候，就他國王職的時候，都應該呀，受這個菩薩戒；這個大臣去啊，做大臣的時候，也應該受戒。那麼這個房融啊，他因為明白佛法，他就以佛呀，做他的父親，做為他的父親；以這個菩薩呢，做他的兄弟，做他兄弟。所以呀，他說「菩薩戒弟子」。

這個菩薩戒有多少呢？有十重四十八輕。有十種啊，特別重要的，特別重要的，四十八種啊，是輕一點。所以呢，他受這個菩薩戒之後，自己呀，就稱這個弟子。他受菩薩戒啊，然後他做過「前正議大夫」：前呢，就是他以前，不是他現在做，是他以前。正議，正議大夫，這個正議啊，那個歷史《史記》上啊，就稱「正諫」，叫「諫議大夫」。(說諫呢，就是勸諫那個諫，言字邊加個東字；正議，議，就是建議的議)。

諫議，是管什麼事情的呢？就是「言官」。(言，就是言語那個言，說話這個言，言語的言)。怎麼叫言官呢？就是啊，國家無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他就啊，去講去，要去批評去。這叫以前有的朝代叫「御史」，御史，就是啊，你這個國家做什麼事情做錯了，他就要來批評，這叫啊，言官。這個大夫呢，就是這個官的一個名稱，叫大夫。

「同中書門下」：這個同啊，有兩種解法。一種啊，說他一個人呢，做兩個丞相；中書，是一個丞相；門下，又是個丞相；說是他一個人呢，做這兩個丞相，就是左右的丞相；左右的丞相啊，都他一個人兼了，一個人都做了，所以呢，就叫同中書門下。中書啊，是個丞相府的名字；這個門下呢，也是丞相府的一個名字。

那麼有的又有一種解法，是同，同啊，是他和這個中書，和這個門下，這一切是同僚；同僚啊，就是同等的，共同啊，來做這個事情，這叫同中書門下。

「平章事」：平啊，就是平均；章啊，就是顯著、彰顯，彰顯這些個事，就是啊，對這個朝廷裏邊所有的事情，要來啊，把它平均一下。這兩個中書呢，就是管皇帝呀，一切的書札的，詔書之類的，一切一切的皇帝所出的這些個號令，都由啊，中書啊，這個丞相這來管理。

跟這個門下呢，門下，就是管理政務的，管理呀，這個政治的。政治，government（政府），這個門下，就管理政府的這個事情；這個中書呢，就管理皇帝的事情。所以呀，這兩個丞相，一個管發號司令的，一個就奉行啊，這號令的。所以這個房融呢，他一個人身兼兩職，他一個人呢，就做這兩樣，兩個丞相，都是他做。他的名字呢，他姓房，叫「房融」：這個融呢，就是很圓融的。

「筆受」：就是他呀，用筆呀，來寫出來這些個文章，他潤色的，這叫「潤文人」。潤文呢，潤，就是把它更修飾美好一點。所以在《楞嚴經》這個文章啊，這裏邊這《楞嚴經》的文章啊，那是最好再好都沒有了。為什麼呢？你看這個丞相房融這是一個最大的文學家，最有學問，最大的文學家！

那麼他來親筆修正啊，來潤色這個文章，所以《楞嚴經》這裏邊這個文章，是特別好，再沒有這麼好的！這《楞嚴經》裏，這《楞嚴經》的文法是最好。你若想學中文呢，你把這個《楞嚴經》若讀熟了，讀的能以記得住啊，這你中文呢，那就最好了，最高了！就中國人也沒有看過這種文章的，那多的不知多少？這個文章最好！

如是我聞，

現在講到這個經文上了，每一個人都希望特別要注意。以前所講的那些個道理是前方便，現在正式講這個經文了。

「如」：什麼叫如呢？如，是信，當個信字講。又者，這個如啊，是個指法之辭。指法之辭，就是指明了這個法。就說啊，像這樣的這個法呀，這個《楞嚴經》這十卷這個文，這個經上所說的這個法呀，我聞，如是，「是啊」：就是這一部《楞嚴經》這個文，這是。「我聞」：是啊，我阿難親自啊，聽見佛說的。所以呀，這叫如是我聞。

又者，這個如啊，如是，就是信成就。在這經前邊呢，有六種成就；凡是佛所說法，前邊都有六種成就。什麼是六種成就呢？

第一、就是「信成就」。(信，就是你信不信那個信)。

第二呢，就是要「聞成就」。(聞，就是啊，如是我聞這個聞)。

第三呢，是「時成就」。(時，就是時候的這個時，如是我聞一時這個時)，時成就。第四呢，是「主成就」。主成就啊，就是說法的主，說法主。

第五呢，就是處成就。

第六呢，就是眾成就。

凡是佛所說法，所說的這個經典，都有六種成就。

那麼第一、是「信成就」：為什麼要有信呢？這個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」。信呢，是道的根源，功德的一個母親；它能以呀，長養這一切的善根，長養一切諸善根，所以呀，這個信，是特別特別重要的。

又者，說是啊，「佛法如大海」，佛法，就像那海那麼大似的。「唯信可入」，這個海呀，你用旁的方法是進不去的，你只有用這個「信」字，才能可以到這海裏邊去；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，所以這個信呢，是最要緊的。

好像我們現在講經，你們在這坐著聽經，一定要相信我講的話，一定要相信，你不要生懷疑心。你若一生懷疑心呢，我講得對，你也認為是不對了。因為

什麼？你沒有信心；你若有信心，我就講錯了，啊，你說，啊，這講的都對，很有道理的。為什麼我講錯了你都認為很有道理呢？因為你有一種信心。你若沒有信心呢，啊，講的對了，你也認為它不對；若有信心呢，我講不對，你也認為它對。

那麼究竟我講的對不對呢？我告訴你們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啊，不會講的不對的，我一定會講的，對你們是講對的，這不過我這樣講，我說啊，你主要就要有信心，堅固你的信心。你不要信你自己，你要信我！我告訴你，說楞嚴經是非常之好啊，啊，你也，哎，這是好的！哎，你同意我這個說法，這有信心，這就叫信成就。

啊，你有了信成就了，譬如我說出來你還要聽！你光有信心，我講經的時候你跑了，啊，跑到花園去了；啊，或者跑到某一個咖啡店去飲杯咖啡，啊，回來呢，我這個講經這個時間也過了，那就不是聞成就了。啊，你在我講經這個期間呢，咖啡也不飲，甚至於沒吃飯都不餓了，啊，一定要聽這個經。

好像這個昨天這個白小姐，已經生了病了；生病，我叫她休息去，她都心裏掛著，說是啊，啊，等你講經的時候，你叫一個人來叫一叫我。那麼我說，不要叫人來叫，我可以來叫你，我親身來叫你了，你現在休息一陣了。那麼等她，到講經的時候，我打她招呼，她那時候大約還有點毛病啊，這個毛病大小我是不知道，你問問她自己，她會知道的。不過我看她臉紅紅的，這好像還有點不舒服，但是她也來聽經了，這就是聞成就了，啊，帶著病都要來聽經，你說若沒有誠心，沒有真心，能來聽嗎？這就是啊，證明出來啊，她有一種誠心。

由西雅圖啊，啊，把一個狗也帶到三藩市來，因為什麼帶到三藩市來一個狗呢？因為她愛那個狗，對那狗啊，放不下！放不下，到了三藩市這來，覺得又不方便，於是乎把這個狗又用飛機送回去了，你說啊，你說這豈不是沒有麻煩找著來麻煩！為什麼呢？為什麼那麼捨不了狗，那麼現在又捨得了呢？這就是因為聽經的這個力量啊，比愛那狗的那個力量大一點，這也可以證明啊，有一種聞成就了，啊，有一種真正的誠心。

不單這個白小姐有誠心，我相信你們每一個人呢，在西雅圖這麼千里迢迢的，這麼遠的路程來到這來，這都有一點聞成就，所以我啊，也就無論如何也要成就你們這種聞成就。你們有信成就，我也成就你們的信成就，又成就你們的聞成就。

那麼可是啊，你們有了信心，又有了聞成就這種心，若沒有一個時候，這也

沒有辦法來聽這個經，又要有一個相當的時候。你們每一個人，有的讀書的，有的做工的。讀書的也沒有時間來聽經；做工的掛著一天到晚要去賺錢、賺錢，這也沒有時間聽經。那麼這個於是乎大家就研究啊，在這暑假的時候；這暑假的時候，有的不到學校去讀書的，那麼就藉著這個機會啊，來大家研究這個經典，並且讀誦這個中文。

這是一方面又可以把經典研究明白了，一方面把中文也學會了。你要是不怕難的，你可以把這個中文呢，寫下來它，照著那個中文的經典，這你說多麼好呢！把中文也明白了，把經典也學會了，這是啊，啊，這個利益太大了。所以呀，這叫一個時成就，要有一個時候，這叫時成就。

那麼有一個時候了，又要有一個說法主。好像你們要聽經，沒有人講，啊，你請你美國這些個法師，他講的，和你講的是一樣的，啊，他所講的你也都懂，那麼你要他講幹什麼呢？這要找一個說法的主。說法的主，於是乎啊，啊，就把我啊，從這個墳裏邊呢，就拖出來了；從墳裏邊拖出了，本來我叫墓中僧啊，這回又出來和你們大家來見面，講經說法。講經說法，這叫一個主成就。那麼這一部經上這個主是誰呢？是佛。佛呀，是這個經上的主成就。

那麼說法的人也有了，這就可以說法嗎？還是不可以說法的。怎麼樣？又得要找一個地方，要有一個地方才能講經說法。你若沒有地方，說那花園那麼大地方，可以到花園那講去。你講一天可以，講兩天可以，你講三天，恐怕政府就要來拉你了；說啊，這是公共的地方，你一個人不能霸佔這個地方，就不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又要有一個相當的地點。這個地點呢，就叫處成就，這個處，處所，這個處所已成就了。

可是啊，前面這五種成就了，還不行，你還要眾成就，要有一些個人來聽了。譬如，主也有了，處也有了，信呢，和聞呢，時啊，這都可以的；唯獨就沒有人聽；你我講經一定要有人聽的，沒人聽，說給桌子講，板凳講，可是講，可是能講啊，但是它們會不會聽呢，這是成了一個問題？所以呀，這又要有眾成就。所以來了，從西雅圖這麼遠，來這麼多人，這是眾，這眾成就。

這個本經呢，這個處，就是啊，「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」，就是「祇桓精舍」，這個地方是個處。那麼眾呢，就是這個大比丘啊，和菩薩，這一切的聽眾。我們現在講這個六種成就，你們可以都明白了吧！

我聞：這個我呀，是阿難自稱啊，假我。「我」，有四種。有這個凡夫啊，執著那個我；凡夫啊，他執著我，這有身體，這是一個我。

外道啊，他有個**神我**；外道啊，說我啊，就神呢，神我。

菩薩呢，菩薩有個**假我**，（真假的假，假我）。

佛呢，才有一個**真我**。所以這有四種。

凡夫執著這個假我，就是啊，他認為這個身體呀，就是我的了。其實這個身體呀，是臨時的，住的一個旅店，好像旅店似的，旅店Hotel，這個身體就好像一個Hotel似的，Hotel這是旅店。這個旅店呢，你住在裏邊呢，終究是要搬家的，不是永遠可以在這住的。可是啊，一般凡夫呢，他就不知道這個道理，他就認為這個身體是我的了；又要吃好的，又要穿好的，又要啊，享受，住的房子也要美麗，所有一切的环境都要美麗。

那麼穿好的，吃好的，住的地方也要好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要幫忙啊，自己這個臭皮囊。這個身體呀，是個臭皮囊啊，很臭很臭的！嗯，你不相信？你看這個身體上，眼睛，就有眼屎，這是不乾淨東西；耳朵，又有耳屎，耳朵裏頭也有不乾淨的東西；鼻子裏呢，就有鼻涕，也是不乾淨東西；口裏呢，就有口水，又有痰，這也是不乾淨東西。你若有三天不刷牙，哦，這口裏就臭的不得了了！你有四天不沐浴，這個身上也臭的不得了了！甚至於你若出過汗呢，一天、兩天就臭了，這身上就放臭。這叫大小便，這也都是不乾淨東西。

所謂：「**九孔常流不淨**」，啊，兩個眼睛，兩個耳朵，兩個鼻孔，再加上嘴巴，再加大小便，啊，所流的東西，都是不淨的東西，不乾淨。你說這個身體有什麼可愛惜的呢？啊，你給它穿上好東西，擦上香水，啊，為它忙，哈，為它忙的不得了！好像有那些個歡喜扮美麗的女人，又擦口紅，又擦粉，啊，一天到晚為這個假軀殼啊，忙忙碌碌，又要給它吃，又要給它穿，又擦胭脂抹粉的。啊，你說，有什麼好啊？

等到死的時候啊，它一點人情都沒有的，它不說，哦，你對我這麼好，我多活幾天，陪一陪你，它不肯的！所以呀，你說這個身體有什麼好啊？但是凡夫就執著這個身體呀，是他的了。說，哦，這是我的身體，你打我，我才不能答應你呢！你罵我，啊，你為什麼要罵我？**究竟你是誰呀？**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呢？

啊，又說人家罵了他，啊，又說人家打了他了，他沒有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呢！就說這個，他以為這個肉體呀，是我的了。那個**靈魂呢，才真正是我的**，那個**自性啊，才真正是我的**。可是他找不著，看不見，啊，也不知道找，他

就以為啊，這個就是對了，那麼為這個身體忙忙碌碌的。

這個好像什麼呢？好像啊，我舉一個例子，就好像啊，那個廁所，那個廁所呀，你給它穿上美麗的衣服，掛上美麗的，哦，把那個廁所呀，莊嚴的非常的美麗。你莊嚴那個廁所，你把它收拾得怎麼樣漂亮，那裏邊也是裝臭東西的，這不乾淨東西的，那裏頭東西是不乾淨的。我們人這個肚皮裏邊，你說是不是不乾淨東西？

啊，所以呀，這個你要是太為自己來做打算了，這是未免沒有算過這條數了，就是不會算數的人，才呀，專門為自己呀，忙忙碌碌的。所以我不為我自己的忙，我是為人忙，我是願意啊，人家有什麼事情願意叫我幫忙，我幫忙的，我不為我自己忙。所以呢，這個是凡夫的假我，凡夫的執著我，他執著；這個外道有個神我；菩薩，菩薩他有個假我；佛有個真我，這我有四種。

這個「如是」，是信成就；「我聞」，就是聞成就。本來是啊，耳聞，為什麼不說耳聞，而說我聞呢？為什麼阿難他要有個我呢？阿難這個我呀，是個假我之我，而不是真我。為什麼不說耳聞，而說我聞呢？因為耳朵根本就聽不能聞的，所能聞的是那個性，而不是那個耳；不過這是一個聞的，耳啊，是一個聞的門戶而已。

那麼這種聞性啊，它是常在的。因為我，是一身之總，所以呀，就說我聞。這個我聞，也就是心聞，心裏頭啊，聞見的；而不是啊，由耳朵聞見的，所以呢，就說我聞。

這個我，頭先講過，凡夫執著有個我，這我身；這個也是我的，那個也是我的，所有一切的物質都放不下，自己身體更放不下，執著著我。外道呢，有個神我，外道啊，他說啊，這個我是誰呢？就是神。這是外道啊，他一種神我。若細分析呀，那麼有很多，不要詳細講它。菩薩呢，有個假我，菩薩那個我啊，他是個假的。為什麼是個假的呢？菩薩怎麼還做假事呢？因為菩薩，他無我相，這個我呀，他認為是個假我，而不是個真我。假我，由假才能啊，到真的我上，你知道有假了，才能啊，找著真的；你不知道有假，就找不著真的。

我們現在為什麼研究佛法？就想要追求真理。為什麼追求真理？我們知道啊，世界上一切一切都是假的了；因為知道世界是假的，就要在這個假的上，要找真的。所以呀，菩薩他認為這個身體這個我，是個假我，而他要找他自性那個真我。自性的真我，是誰呢？就是成佛。那個佛才是真我；你若沒有成佛以前，你那個我，都是假的。

所以頭先這個(某某)問我，菩薩怎麼還有假我呢？就因為他是菩薩，所以他才知道這是假我；若不是菩薩，你凡夫啊，哦，你說是假的，我看看，啊，我這個身體最好了，又強壯，又高又大，相貌生的儀表堂堂，哦，你說我這是假的，我可認為這個是真的。他看不破，所以就放不下；放不下，就得不著自在，這是我。你到成佛，那才啊，得到那個真我了；沒有成佛以前呢，那都是假我，所以呀，這是我。

「聞」，說是啊，如是之法，如是是哪一個法？就是啊，這一部《楞嚴經》。就是啊，那個法師啊，把他胳膊割開呀，啊，用細絹寫成了，帶到中國去啊，翻譯成中文。現在呀，又走到美國來，啊，又要翻譯成英文了，所以就是這一部經。我告訴你，你現在明白了嗎？這如是之法，就是這《楞嚴經》這個法。

這個法怎麼樣子？這個法是我親自聽說的，親自聽說。是阿難呢，說是我阿難親自啊，聽佛所講的，是佛傳授給我的，不是我自己杜撰呢，我自己造出來的，是佛以前講的，這個法。

佛所說的經典，在前邊都有如是我聞這四個字。為什麼要用如是我聞這四個字？那麼因為這如是我聞，是佛經開始的四個字。外道的經典，在開始啊，他不是用有，就是用無。他說啊，這一切事啊，都不離有、無；不是無，就是有；不是有，就是無。所以呀，在外道的經典呢，他開始用「阿」、「偃」兩個字。阿，就是無；偃，就是有。

所以呀，那麼佛這個經典用如是我聞，這有四種的意思。四種的意思是什麼呢？第一種、是息眾疑；第二、是遵佛囑；第三種、息諍論；第四種、就是異外道。異，就是兩樣，那個異，和外道不同。

怎麼叫「息眾疑」呢？因為阿難呢，結集經藏的時候，阿難呢，這個陞座說法；阿難呢，也就陞了佛的座位，因為佛入涅槃了，阿難呢，陞座說法。這個阿難呢，一陞座的時候啊，這大眾頓起三疑！這個眾人呢，就所有佛的弟子，生了三種的疑惑。

生了三種疑惑，什麼三種呢？這疑惑，哦，釋迦牟尼佛又再活了吧！他因為看阿難一陞座，那個相貌圓滿，哦，和佛的相貌是一樣了，也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啊，這個放光動地。所以呀，這佛的弟子以為，因為想佛想的大約也想的都頭腦昏了，所以呀，就以為佛又活了，佛又啊，又來了！以為釋迦牟尼佛又來了，這是第一。

第二個懷疑呢，就說，啊，以為阿難成佛了，以為阿難呢，成佛了。所以才有這樣的相好莊嚴，啊，相貌啊，才這樣圓滿，這是啊，第二個懷疑。

第三個懷疑呢，又以為他方佛來，說是，哦，這不是釋迦牟尼佛，也不是阿難成佛，或者是啊，東方佛、南方佛、北方佛、西方佛來成佛了吧？啊，來到這了吧？所以呀，大眾有這三種的懷疑。

因為啊，阿難陞座的時候啊，先呢，要入定相，顯現入定相，在這那個大約五分鐘啊，沒有講話，這個入定。在他一入定啊，這個相貌，就和佛一樣了，所以呢，這大家就生出這一種三種的懷疑。第一、這以為釋迦牟尼佛又來了。第二、是以為阿難成佛了。第三、以為他方佛來了。這三種的懷疑呀，在每一個人心裏呀，這麼生出來這懷疑。

等到阿難一說，如是我聞，這四個字，那麼大眾啊，這個三疑頓息呀，這三種的懷疑都沒有了。為什麼沒有了呢？他說，如是，說如是這樣的法，是我阿難呢，親自聽到佛所講的，是啊，佛所傳授給我的。因為啊，有這四個字，把這三疑頓息，這是第一個意思。

第二種的意思，就是「**遵佛囑**」：（遵呢，就是遵從的遵，尊貴的尊呢，加個走那個遵）。遵佛囑，遵從啊，佛的囑咐，就遵從佛的吩咐。佛吩咐什麼呢？在啊，佛將要入涅槃的時候，啊，告訴一切弟子啊，說，我要入涅槃了！這個弟子一聽說佛要入涅槃了，所有的弟子就都哭起來；尤其阿難，啊，阿難和佛是堂兄弟啊，他哭得更厲害，啊，痛哭流涕呀，大約，啊，眼睛，那個眼淚呀，啊，把面都洗的乾淨了。

那麼有一個阿那律尊者呀，就對他講，說，你不能哭啊，佛要入涅槃呢，你應該問一問後事怎麼樣安排啊？這個阿難說，什麼後事啊？我問什麼？

他說啊，你應該問將來呀，結集經藏的時候，這個經，前邊呢，應該用什麼字來代表？這第一。

第二、我們現在呀，佛住世的時候，我們依佛而住；佛入涅槃，我們又依誰而住呢？第二。

第三、啊，我們現在是以佛為師，佛入涅槃之後，我們又以誰為師呢？以何人為師呢？總得要有個教化王啊，有個教主啊，這第三。

第四呢，啊，惡性比丘，佛呀，在世的時候，佛能調伏啊，這惡性比丘，佛可以降伏他。那麼佛入涅槃之後，這惡性比丘又怎麼樣去降伏他呢？你應該呀，以這四種啊，去請問於佛才對的。

阿難一想，也對啊，於是乎就請問佛，說啊，佛在世的時候，我們以佛為師；佛入涅槃呢，我們又以誰為師呢？佛答，說「**以戒為師**」。就以這個戒，做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出家人師父。那麼佛在世的時候，是依佛而住，佛去世呢，就要依這個四念處而住，要「**依四念處**」。

這四念處是什麼呢？就是「身、受、心、法」。

第一、要「觀身不淨」，觀這個身體呀，不乾淨。

第二呢，要「觀受是苦」，你所接受的，都是苦的。

第三、要「觀心無常」，這個心呢，是無常的。

第四呢，是「觀法無我」，你觀這個身、受、心、法這四種。

你能觀身不淨，你就不會愛惜這個身體了。

你能觀受是苦，就不會貪圖享受了。

啊，你能知道這個心是無常的，那你也就啊，不會著住到這個心裏所打的妄想上。

觀法無我，這個法呀，啊，一切法，什麼法呢？就是色受想行識這五蘊，這五蘊的色法也都沒有我。那麼要以這個四念處，依個四念處而住。

又者，佛呀，所說的經典，將來結集經藏的時候，經前邊應該用什麼文字來代表？那麼佛答，說用這個「如是我聞」這四個字。所有佛說的經典，都前邊，都有如是我聞。然後又有六種成就。那麼才能啊，表示這個經的圓滿的義理，也是啊，證明這個經啊，是佛所說的，所以這個經前邊，有如是我聞四個字。

那麼佛在世的時候，他問佛，惡性比丘佛能可以呀，降伏他；佛入涅槃，這個惡性比丘又怎麼樣辦呢？佛答，說這個惡性比丘，應該呀，默而擯棄之。默擯呢，什麼叫默擯呢？默擯，就是不睬他，你呀，你不要理他，也不要和他講話，也不要和他坐在一起。總而言之，就是所謂：「臭著他」，啊，叫他在一邊呢，沒有人理他，他自己就沒有法子了，他再惡，也都沒有辦法了。

惡性比丘啊，就是這個出家人呢，不講道理的；佛在世的時候，也有六親比丘，那是最惡的。那麼你不要以為出家人呢，就通通都是好的；出家人裏頭，也有啊，不守規矩的，多的很！所以呀，那麼不守規矩的怎麼辦呢？就要默而擯之他，就不理他，不睬他，不要和他講話，那麼這樣子呢，就會把他調

伏了。

第三個意思，是「息諍論」：怎麼息諍論呢？因為佛的弟子啊，有很多很多的。這個老參上座，比阿難呢，道德高深的，多的很。如果每一個人呢，身份，都比阿難高；阿難呢，僅僅是一個證初果的人，證初果阿羅漢的人；那麼其中啊，有證到四果阿羅漢的，這很多。如果阿難所說出來的經典呢，一般人都會不佩服的。

那麼加上如是我聞這四個字，這大家都知道這不是阿難自己說的經典，而是啊，聽佛所說的經典。因為啊，一般人都知道阿難呢，記憶力最強，記憶力最好，佛四十九年所說的經典呢，他全能記得，有條不紊的，也不會雜亂的。所以他說如是我聞，這個大家也就沒有可爭的了，因為這是佛所說的，所以呀，這叫息諍論。

第四呢，「異外道」：和外道不同。就是方才所說的，外道啊，都用這個「阿」、「偈」兩個字，做經的開始。那麼佛經上，就用這個如是我聞這四個字，和外道的經典不同的。

一時，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，

這個室羅筏城，也就是舍衛國；祇桓精舍，也就是這個祇樹給孤獨園。這個「一時」：是什麼時候呢？就是說《楞嚴經》那個時候，就是啊，師資道合的時候，也就是應該說《楞嚴經》的時候。那麼為什麼不記載出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呢？因為這個印度這種的曆法，和中國的曆法不相同。

印度或者是一月，中國或者就是三月，所以呀，這個時間沒有法子定，於是乎啊，就定為一時。這一時啊，就是啊，佛說《楞嚴經》那個時候。前邊那個如是，就是信成就；那個我聞呢，叫聞成就；這一時啊，就叫時成就，叫時成就，這時候成就。這個時候成就了，又要有個主，「佛」呢，就是這個說法主，這叫主成就。

那麼這個佛呀，究竟怎麼樣解釋法？這個佛字啊，一般的中國人呢，也就久而不察，也就不知道這個佛字怎麼樣解法。他就以為這個字啊，就是中國這個字，本來不是。這個字啊，是印度話的音，具足啊，要完全講起來就叫「佛陀耶」。中國人叫佛陀耶，那麼有的讀印度音呢，就叫「布達耶」，Buddha；所以呀，英文也叫Buddha，本來叫布達耶。

那麼這個佛呀，中國人為什麼不叫他布達耶，就叫佛呢？因為中國人呢，願

意讀這個省文；就不完全呢，說，所以就說佛。好像說那個telephone，有的人就說phone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由這個意思，你就明白那個意思了，那你就叫開悟了。那麼開什麼悟呢？開這個佛的名字的悟。哦，知道了，佛就是這個樣子啊！

那麼佛就是這個樣子，什麼樣子呢？就是佛那個樣子。你若想成佛，也就學佛那個樣子。佛什麼樣子呢？佛一天到晚都是歡歡喜喜的，啊，他不憂愁，他也不生煩惱，看一切眾生啊，都是佛！他看哪一個眾生都是佛！所以他自己就成佛。你如果要是啊，認為哪一個眾生都是佛，你也就是佛，你也就是佛。

那麼這個佛的意思啊，究竟在中文怎麼樣講呢？有三個意思，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這叫佛。

**自覺**：就自己覺悟了；那麼一般凡夫呢，就不覺悟，所以自覺呢，就和凡夫不同了。**覺他**：覺他呢，這又和二乘又不同了；二乘的人呢，只知道自覺，而不知道覺他，這是啊，和二乘人不同。

又有**覺滿**：覺滿呢，是佛了；和菩薩又不同。菩薩，只能自覺、覺他，而沒能覺滿。這個佛呢，既能自覺，又能覺他，並且還能自覺和覺他都圓滿了，所以叫佛，這叫「**三覺圓，萬德備**」，萬德都齊備，故名為佛。

又在這個本經上啊，來講這個佛字，又有三個意思。三個意思，什麼意思呢？第一、是**本覺**：本來就是覺悟。第二呢，是**始覺**，方才開始覺悟。第三呢，是**究竟覺**，究竟徹底的覺悟，這是本經上啊，這三個意思。

這三個意思啊，和這個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是一樣的，不過名稱不同了。在佛經裏頭有很多地方啊，這個名稱啊，不同，它意思是相同的。那麼我們不要啊，一變了名啊，就不認得，就不知道了；一變了名就不知道他是張三、李四了。因為這一個人呢，本來他叫李錦山來著，改個名叫李果前，啊，以前知道李錦山的人，突然不知道他叫李果前，那麼誰叫李果前呢？李果前是誰呀？結果看見了，哦，原來是你呀！這個佛，這三覺也是這樣子。

如果你沒有深研究佛法的，說，那個本覺和始覺、究竟覺，這是什麼呢？就不知道了？那麼你要是啊，對佛法有研究呢，哦，都是和那個三覺是一樣的。這叫這個《楞嚴經》上啊，這三覺是這樣子，這是啊，佛的大意，大概的意思。

要是講起這佛字啊，要是開廣啊，那不要說三個月，三年也講不完的。那麼

現在沒有法子去講，講這個三分鐘也就可以了。因為美國人呢，歡喜快，什麼都要快，那麼現在講經也要快。好像啊，坐著火箭上月宮那麼快，這嗤，就到了；這一放火箭就到那月宮了，啊，這麼快，所以講經也要快。現在因為科學的時代，不能守舊了，所以我講這佛字啊，也就縮短這個時間。

## 007. 卷一

「佛在室羅筏城」：這室羅筏也是梵語，又叫舍衛國，又叫室羅筏。舍衛國，也是室羅筏；室羅筏，也是舍衛國。那麼這個地方啊，是這個波斯匿王所住的地方，也是一個京的首都，這國家的首都，是個京都。這個地方啊，就是所化的這些個眾生的地方，這個國家所化的國家。「祇桓精舍呢」：就是佛所住的地方，室羅筏城，就是佛所教化的地方，教化的國家。

那麼這個國家呀，與其它的國家不同，有什麼不同的呢？他這國家有五欲的財寶之樂。五欲，什麼叫五欲呢？就是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這五種。啊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啊，都好到極點了。

色：啊，大約也這國家出很多美女，出很多，啊，這好的顏色。

聲：這個音樂大約也非常的美滿，聲。

香：哦，現在我們這也有這個印度那個咖哩，咖哩，啊，你要是一做這咖哩，有這咖哩呀，在我們這個樓上做這個咖哩飯呢，啊，離著很遠都聞到這個香。

味：那個味道啊，也是很美妙的。印度有這個醍醐，這個醍醐究竟啊，是什麼東西，我到現在也沒有吃著，啊，我想吃啊，也不知道這個地方有沒有得賣的？這個醍醐啊，妙味，據說醍醐是用牛奶造出來的，究竟什麼樣子，我也還沒有看見，那麼這個味。

觸：觸，大約啊，啊，有很細膩的那個絹呢，或者這都非常的美妙。又有財寶，這國家有「五欲財寶之豐」，這個人呢，又有「多聞解脫之德」。所以呀，翻譯到中文叫「豐德」，室羅筏，就叫豐德。（豐呢，就是豐滿的豐，豐足那個豐，五穀豐登的豐；那個德呢，就是德行的德）。言其啊，啊，國家呢，有五欲財寶之豐；人呢，就有多聞；多聞呢，就是讀書讀得多，知道事情也多。

所謂啊，「博洽淹貫之儒」，博洽，博，就是廣博；洽，就是通達無礙；淹貫之儒，這是啊，就是有知識的人最多，博聞。解脫，解脫呢，就是解脫。什麼叫解脫呢？啊，什麼叫解脫呢？這個解脫呀，就是不被人綁著了。

以前呢，有這麼一個法師啊，向另外一個老法師啊，去請開示。請什麼開示呢？他穿袍、搭衣、持具啊，到那給這個老法師跪著，老法師面前，就求老法師開示。這老法師問，你想要我開示你什麼？這個人呢，就說，我要求解脫啊，求解脫！這個老法師就問他，誰綁著你呢？哪一個綁著你呢？綁著，就是把他捆起來，綁起來。哪一個綁著你呢？這個法師一聽說沒有人綁著他，豁然開悟！哦，原來我是解脫的，為什麼我又要求解脫呢？這麼開了悟了。

所以呀，說我也啊，去請開示，求解脫，看看有人呢，告訴我，沒有綁著我，開悟、不開悟？這又不同了。你呀，因為你還沒到時候呢，你那個機緣沒有成熟；若成熟了，這一句話，就令你醒悟了，令你豁然貫通了！啊，這個我昨天晚間也講，像克爾康有的時候我就和他講，他說，啊，就開了悟了！那麼這國家呀，的人，都很解脫的，很解脫，就是修道很容易成道。所以呀，這就叫室羅筏城，就是這個豐德，有這個豐德的這種的好處，所以呢，**佛在這個地方出世**。

祇桓精舍：怎麼叫祇桓呢？這個祇呀，就是祇陀太子，祇達太子，又叫祇陀太子。那麼桓呢，就是個樹林子，這個桓，就是一個樹林子。所以《金剛經》上說，祇樹給孤獨園，也就是這個地方。這個祇桓呢，就是祇陀太子的這個樹林子。

精舍：這個精舍呀，就做的很精緻的這麼一個房子，很精緻的，很美麗；那裏邊呢，哦，非常之美麗，精舍。這個精舍呢，也就是祇樹給孤獨園。那麼講到這啊，講一講祇樹給孤獨園呢，這個公案，等一等講一講這個公案。

這個**祇桓精舍**，祇呀，就是祇陀太子；桓呢，就是樹林子；精舍，就是很精緻的房子。那麼這一個祇桓精舍，有一個因緣，什麼因緣呢？在舍衛國裏邊呢，有一個大富長者，他的錢呢，有多少，沒有人知道？那麼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這教化眾生。他聽見呢，他有一個朋友對他講，說是佛在某某地方啊，說法呢！這個大富長者叫什麼名字呢？叫**須達多**。這須達多長者呢，一聽見這個佛字，就毛孔聳然呢，啊，就不知道怎麼好了？說，我要見見佛去，這個我現在要去見佛去！

那麼他因為有這種誠心見佛呀，在這個沒有天光，他就看見已經天光了；本來是半夜的時候，他就覺得天光了，就亮了。為什麼那麼亮呢？這時候，這佛啊，光照著他；因為他對佛，生一種信心，佛在很遠的地方就光照他。照他，他於是乎就起身呢，去見佛去。見佛，走到城門那呢，那個門本來還鎖著呢，以佛，以這個神通的力量啊，把它，這個門自己開了，又自己關上，

他就出去見佛。

到那見佛，一聽佛說法，啊，他就高興的不得了，歡喜的不得了。他就問佛，說是你有這麼多的弟子，你在什麼地方住啊？佛那時候，沒有祇桓精舍，就說我啊，這個沒有什麼適當住的地方啊！他說那我給你造個廟啊，我給你造一個地方啊，嗯，因為他自己有錢呢，於是乎他說話也說的很仗勢的，說我可以給你造個廟啊，等我回去，我找地方，找地方給你造廟。

因為他有錢呢，所以回來了，就找地方，各處找地方；一找，就找到啊，這個祇陀太子啊，這個花園子。他看見這個花園子啊，是最適合給佛造房子了。這個地方啊，離這個舍衛國，大約有五里路遠的樣子，那麼這花園子。他就因為這是，這個花園子是太子的，那麼他就太子，他也要買，去和太子去講商量。

這個太子說，你想叫我把這個園賣給你，你做什麼呢？他說我預備請佛啊，造房子請佛在這住。祇陀太子就和他講笑話，說是，好了，你想買嗎？你用金磚呢，把這個園子裏邊通通都鋪滿了，我就賣給你。本來這是個笑話，說的不是實在的，祇陀太子以為他怎麼也不能用金磚把這花園子都鋪滿了。那麼誰知道啊，這個須達多，回去就把自己家裏的所藏的金磚呢，都拿出來，拿出把這花園子通通都給鋪滿了。

鋪滿了，這祇陀太子就和他說，我和你講笑話，我怎麼能會賣給你這個園子呢？你不要以為開玩笑就是真的呢！那麼須達多，這個須達長者就對他，說你呀，現在是太子，將來你就是皇帝！你皇帝君無戲言呢，你不能和我講笑話的，你講了，這就是這樣子了，你想不賣都不可以的。

祇陀太子一聽，也沒有辦法了，說，那好了，你呀，這個金磚把我這個土地你是鋪滿了，可是啊，這個樹木你沒有鋪上金磚呢，你沒有金磚鋪到啊，你這樣子，我們二份了，這個你鋪上金磚的地方就算你的；沒有鋪到這有樹的地方還是算我的，不過我也自己不要，我也送給你來造房子啊，供養佛。那麼這須達多長者，啊，也沒有辦法了，於是乎就接受祇陀太子這個條件。那麼因為這個，所以叫**祇樹給孤獨園**。

這個**須達多**：叫給孤獨長者，又有個旁的名字叫給孤獨長者。怎麼叫給孤獨長者呢？他因為他願意周濟這個孤兒啊，這個鰥、寡、孤、獨這種人。什麼叫鰥、寡、孤、獨的人呢？年老了，沒有太太，這叫鰥夫，老而無妻曰鰥。老年的人，沒有丈夫了，女人沒有丈夫這叫寡，老而無夫曰寡。幼而無父曰孤，小孩子沒有父親，沒有母親，這叫孤兒。老而無子曰獨，等年老的人沒

有兒子，這叫獨夫，沒有兒子了，這叫獨。

所以呢，這個須達多啊，專門照顧這鰥、寡、孤、獨這種的人，所以呀，一般人就給他起個名字，叫給孤獨長者。長者，就是很有德行的老年人的稱呼，所以叫給孤獨長者。這是啊，這祇樹給孤獨園呢，這個經過。於是乎呢，須達多長者，就又拿出很多錢，在這造了祇桓精舍。

那麼這個**祇陀太子**：他這個名字又怎麼樣解法呢？因為他這個名字啊，是在那個波斯匿王同人家作戰呢，戰勝了，去打戰戰勝了，是回來，他當戰勝回來這個時候，這個太子降生了，於是乎嘛，就給他起名叫戰勝。這個祇陀呢，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戰勝」，就是和其它的國家去作戰，得到勝利了，勝利回來，所以叫戰勝。這是啊，這個祇桓精舍這個因緣。

**與大比丘眾，千二百五十人俱，**

依照賢首宗判這個教有十門分別。十門分別，在前邊所講的那九門已經完了，由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室羅筏城，祇桓精舍，這乃至於到最後邊，這是啊，「別解文義」，這是第十門。

別解文義裏邊，昨天所講的如是，就是信成就；我聞，就是聞成就；一時，就是時成就；室羅筏城，祇桓精舍，這是一個處成就；再加上與大比丘眾，千二百五十人俱，乃至於後邊呢，這個大阿羅漢、諸大菩薩，這叫眾成就。

佛所說的經啊，不是雜亂無章的，不是隨隨便便的，哪一部經前邊，都要有這六種成就。因為有六種成就，才可以成立這個法會而說法；如果六種不成就，不能說法。

那麼祇桓精舍，在昨天所講已經完了，今天講這個「與大比丘眾，千二百五十人俱」：與啊，就是當「同」字講，也可以說當個「俱」字講。同啊，有這個大比丘，這個大比丘啊，就和小比丘不同。**大比丘**，言其呀，都是修道將要證果了這個大比丘。比丘，是印度話，翻譯到中文呢，有三種的意思，三種什麼意思呢？就是「乞士、怖魔、破惡」。

**乞士**：就是啊，(乞求的那個乞)。就是啊，拿這個鉢啊，到外邊去向人呢，化緣，化飯吃，這叫乞士，托鉢乞食。乞，就是那個英文Beg。乞士，乞士啊，這個比丘的乞食的方法，不能說是啊，這一個家庭有錢，就去啊，向他化緣；也不能說是啊，那個家庭沒有錢，就不向他化緣；或者呀，你專門呢，化這個窮人，不化有錢的；或者專門化有錢的，不化窮人，不能這樣子，一定要

平等啊，乞食。

平等乞食啊，就是沿門乞討；沿門呢，就是有一個門口，就要在那化緣的。所謂：「不越貧而從富」，不能說呀，不向這個窮人呢，來乞食，而去啊，向那有錢的人家去乞食。「不越賤而從貴」，不能說是啊，這個家庭啊，非常卑賤，我不向他化緣，我啊，要到那個尊貴的家庭去化緣去，不能的，要平等乞食，所以這叫乞士。

第二呢，叫「怖魔」：怎麼叫怖魔呢？因為比丘啊，在登比丘壇呢，受比丘戒的時候；受比丘戒，這個時候有三師七證。三師啊，就是這個戒和尚、和羯摩和尚、教授和尚這三師。七證呢，就是七位尊證，尊證啊，就是保證你呀，做和尚啊，不會破齋犯戒。

所以到受戒的時候啊，這個戒和尚就問，問你，說，汝已發菩提心否？這個答，就說，已發菩提心。又問，說，你是個大丈夫嗎？這答覆啊，受戒的人說，是大丈夫。這麼樣答覆完了啊，這個時候啊，就有地行的這個夜叉，就是在這個地上，這個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巡察善惡的這個神，啊，就說啊，現在佛的眷屬又增加了一個，魔王的眷屬又少了一個，互相這麼傳報。

互相這麼傳報啊，地行夜叉一傳，傳到空行夜叉；空行夜叉也這麼互相傳報，在虛空裏頭啊，這麼傳報；一傳，傳到六欲天呢，上去了。六欲天呢，這個魔王啊，住的地方。這魔王聽見這話，啊，就生了恐懼心了，所以說叫怖魔，這魔王啊，生了恐怖。這第二個意思，這比丘。

第三個意思呢，「破惡」：破什麼惡呢？就破這個煩惱惡，破這個無明煩惱惡，這叫破惡。因為這個比丘有這三種的意思，按著這個翻譯的規矩呢，這是多含不翻。因為啊，它這一個名字啊，而包含著多種的意思，所以呢，這個比丘啊，也就仍然留存印度這個方言，而沒有啊，翻譯為中文。

這個與大比丘，這些個都是大比丘了，大比丘有多少呢？有一千二百五十個人這麼多。這一千二百五十個人，本來是一千二百五十五個，那麼現在呀，就是略去那五個人呢，就說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。這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啊，是佛的常隨眾。因為啊，都是受過，他們以前呢，多數是外道來著。這外道啊，因為受佛的教化，感佛的深恩，所以呀，就常隨著佛啊，住。佛在什麼地方，他們就住在什麼地方，這叫常隨眾。

這個常隨眾啊，那麼這一千二百五十五個人呢，最初佛啊，在鹿野苑，度這個憍陳如他們五比丘，這是五個人。那麼其次呢，又度這個迦葉波這三兄弟。

三兄弟啊，他們帶著有一千個弟子，這個就是迦葉，摩訶迦葉，迦葉波他們有三兄弟。這三兄弟啊，共有徒眾啊，有一千人。

這是他們以前呢，這個迦葉是修的事火外道啊，以後他都皈依佛了。他皈依佛，就把他這有一千個徒弟啊，也都帶著皈依佛了，這是啊，有一千零五個了。那麼目連和這個舍利弗兩個人，每一個人，又有一百個弟子，兩個人是兩百，這是一千二百零五個弟子。

這耶舍長者子，又啊，有五十個人皈依，所以呀，這叫一千二百五十五個。那麼把那五個人呢，略去，所以說與大比丘眾，千二百五十人俱。那麼這個「眾」字，大比丘眾這個眾字，怎麼叫眾呢？要是一個人，也不能謂之眾，兩個也不能謂之眾，三個也不叫眾，那麼總得在四個以上，這才叫眾。那麼現在呀，不是四個以上，而有一千二百五十多個人，所以呢，這叫啊，眾。與大比丘眾，這個眾有多少呢？有一千二百五十個人這麼多，有一千二百五十個人這麼多。

2800《金剛經》上啊，歌利王，割截佛的身體，在那個時候啊，佛是做一個忍辱的仙人。做忍辱仙人呢，就在一個山裏邊修道，修忍辱行。這個歌利王呢，就去到山上去打獵，Hunting；去打獵呢，就帶著一些個宮娥、妃女、妃嬪，帶著一些個文武百官，到山上啊，去打獵，去玩去。打獵，這一些宮娥，在山上打獵，走來走去啊，就遇著這麼一個老比丘，在這修道呢！

修道，這些宮娥、嫖女在宮裏邊從來也沒有見到外邊這樣的人呢，這個老比丘大約也鬍子長長的，頭髮長長的，啊，好像現在這個美國這個嬉皮差不多。那麼這樣子啊，在那修行，這個宮娥、嫖女就認為這個人是個怪人，是個奇怪的人；就啊，去到他面前呢，就問他，說你在這個地方幹什麼呢？這個老比丘就說，我在這用功修道啊，行持佛法。

這些宮娥、嫖女從來也就沒聽過什麼叫佛法？連一個佛字也沒有聽過，根本就不懂的。不懂，於是乎啊，每一個人都好奇，這個人也來看，那個人也來看，這個一些個宮娥，這個妃嬪呢，就把這個老修行給圍上了。

圍上，這時候歌利王打圍，周圍一看，哦，他帶的一些個美女都沒有了；沒有了，就於是乎，就找啊，這麼各處一找啊，就找到了；找到一看，這一個長長鬍子、長長頭髮的一個人在這地方坐著，他這一些個美女，啊，都和這一個老比丘親親密密的這樣子圍著他，哦，周圍把他圍上了。歌利王啊，一看這個樣子，就生出一種妒嫉心！啊，生出一種妒嫉心，哦，我這個美女現在都被你給引誘來了，我說怎麼她不跟著我了？原來是被你給引誘來了！

啊，他說這個老修行把他美女啊，都給引誘來了。

啊，他就問，說你是個幹什麼的？這個老修行說，我是個修忍辱的。什麼叫忍辱啊？忍辱啊，就是你對我怎麼樣的不客氣，你對我怎麼樣子不好，我都忍著。這個歌利王說，這真的嗎？你真能這樣子嗎？啊，我相信你做不到吧！你若真能忍辱，為什麼你引誘我的這些個妃嬪呢？現在她們都來親近你來了，啊，對你都生出一種愛念來，他們一定將來會逃跑的。這個老修行說，不是的，我不會引誘你的妃嬪呢，她們在這，我給她們說法，也教她們學忍辱。

這個歌利王說，你能忍辱？好了，那我現在啊，試一試你，我試一試你，看看你能不能忍辱？怎麼樣試驗呢？先把他耳朵給割下來。說你能不能忍呢？我把你耳朵給割下來了，你生不生瞋恨心？這個老修行說，我不生瞋恨心；把耳朵給割下，然後把鼻子又給割下來；鼻子割下，問你生不生瞋恨心呢？你生不生煩惱啊，你對我？這個老修行說，我不生煩惱，也不瞋恨你；說，你真不瞋恨呢？哦，那好，把你手給剝下一隻來；於是乎把手就又給硬剝下一隻來，就問這個老修行，說你還瞋恨我、不瞋恨我？這個老修行啊，這個老修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，他還對這個歌利王說我不瞋恨你。啊，你不瞋恨，把你這一隻手也給剝下來；這一隻手也給剝下來，還問他，你生瞋恨心、不生瞋恨心？這就故意，啊，來令他發火呢！但是老修行說我還不生瞋恨心。

哦，你這個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？你現在我把你腿也給剝下，把腳也給剝下，腳也給剝下來，問，剝下一隻腳，問你生不生瞋恨心？不生瞋恨心。把那隻腳也給剝下來；把那兩隻腳也給剝下來，兩隻手都給剝下了，問你還生不生瞋恨心呢？這老修行說我不生瞋恨心。歌利王說你盡打妄語！我把你手足四肢都給你剝下，你還不生瞋恨心，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呢，我不相信呢？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子？

等這個釋迦牟尼佛當時啊，就發願，說我如果要不生瞋恨心的話，我這個四肢啊，還能完全長好了，又能長出來；我如果生瞋恨心了呢？我這個手足啊，就不會長出來，耳朵、鼻子都不會長出來的。說完了這話，啊，這個手啊，腳啊，剝去了，本來剝去了，現在又都長出。這個歌利王剛要，啊，說這是個什麼怪物啊？啊，這麼樣子，手給剝去又長出來，腳給剝去又長出來，這真是怪物了！大約是妖怪吧！這回遇著魔，妖魔了吧！

正在這麼一想的時候，這個天，這個護法善神就大怒了，下的冰雹大雨啊，就打這個歌利王。等釋迦牟尼佛啊，在這個時候又就發願了，說啊，請護法

善神不要惱怒，我原諒他！說我將來啊，成佛，我最先要度你成佛的，我成佛的時候，我就要度你成佛！他發這麼願呢，所以在釋迦牟尼佛成佛，就先度這五比丘。這五比丘啊，這個憍陳如，憍陳如比丘啊，就是這個歌利王，就是在以前呢，割截他身體那個人。所以現在他成佛了，因為他有這個願力，他即刻呀，走到鹿野苑去，先度這五比丘。

所以我們人呢，發願是有關係的。你發願呢，要對人好，要度人，你切記不要發願去殺人。你若發願去殺人呢，那個人將來也發願要殺你，啊，這殺殺不已，這循環呢，始終都不會完的。你若發願度他成佛呢，兩個一起成佛，這大家都得到這個常寂光淨土那種快樂，這有多好呢！

所以我們人呢，切記不要發願去害人，要發願利益人，要對人好；他就對我不好，我也要對他好。啊，你看，釋迦牟尼佛在因地，這個歌利王割截他身體，他都不瞋恨，然後啊，又來度他成佛。啊，你說這種的精神多麼偉大，我們學佛的人呢，就要學這種精神。

皆是無漏大阿羅漢，佛子住持，善超諸有，能於國土，成就威儀，

這些個大比丘啊，不只是大比丘的，都是啊，菩薩示現的比丘身，所謂：「**內祕菩薩行，外現聲聞身**」，內裏頭啊，都是菩薩心腸，外邊呢，他所行的是小乘法，他心裏所存的，都是大乘的根性。

這些個大比丘啊，有的「皆是大阿羅漢」：都是啊，大的阿羅漢。這大比丘，也就是大阿羅漢；大阿羅漢，也就是大比丘。所以呀，這是啊，讚歎呢，這一些個大比丘，說皆是無漏大阿羅漢。

這些個無漏，怎麼叫無漏呢？無漏，在前幾天呢，我曾經講過。無漏，就是沒有漏了。沒有漏，沒有什麼漏呢？沒有欲漏，欲desire，沒有有漏，沒有這個無明漏。這無漏，就是啊，不漏落到三界上來了。三界：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什麼叫欲界呢？我們這個人呢，現在所有這個人，就是在欲界，這叫欲界天。我們可是在地上生活著，但是啊，我們這也叫天，屬於欲界天的一部份，這叫欲。

這個欲，怎麼叫欲界呢？因為這個人人都有一種欲念，有一種欲望，這個欲望啊，不能停止的。那麼這個欲啊，有物欲、有色欲兩種。這物欲呢，就是貪圖一切的物質的享受。譬如沒有房子的想買一個房子，有房子的又想買一個好房子，這是一種房子的欲。有車的，以前人歡喜騎馬，沒有汽車的時候想騎馬，買一匹好馬；現在有汽車了，就要買一個車。買一個車，這個壞車，

先買一個壞車，啊，駕來駕去這個車，唉，人家也都看不起，這個車駕出去，這個人也都看不起我。

啊，又買一個好的車，買一個不壞的車，不壞的車，本來但不是新的。那麼又和人一比較，人家都是這個一九六八年的車了，啊，我這個還是一九六五年，啊，差了好多年。這又和人家要比賽，再買一個一九六八年的車，這是車的物欲。那麼甚至於說，啊，有車了，又想買一個飛機；買個飛機，又想要買個輪船。這種物欲啊，是不能停止的，幾時也不能說，哦，我夠了，我再也不貪了，不貪其它東西了。這個欲，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就從那個無明那來的。

色欲，這色欲啊，啊，大約我不必講，你們每一個人也都懂了，懂中文的會懂了，這個色欲，啊，盡貪圖美色。

（弟子問：物欲的物是什麼）？

物欲，物，是物質的物、物質東西、物質，不是有無的無，是物質的物，物品，有這個東西，貪這個東西，東西懂了吧，東西的欲。貪東西，貪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住好房子，這一切都是物欲，物件的物。那麼這物欲啊，人人都沒有滿足的。還有這色欲，這個色欲也人人都不能滿足，啊，一個太太他也不夠，想要娶兩個；兩個又不夠，又要三個。

好像中國的人，有的十幾個、二十幾個都有的。啊，你說一個人怎麼能應付的這麼多？好像那皇帝，喔，幾百幾千收到宮裏頭，你說這太不平等了，是不是啊，太不平等了。現在啊，這個民主國家說是一妻，不准重婚；但是他偷偷摸摸出去也是亂來的也多的很，男人、女人呢，出去亂七八糟的亂來，也不守規矩，也多的很。這都是啊，被這個色欲所搖動，這個欲界。你被這個色欲所搖動，和這個物欲所搖動，這都叫這個欲，欲漏，這都叫漏。

那麼又有有漏，有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我們這是欲界。那個色界呢，色界天，色界天呢，也是叫有漏。這有，什麼都有，因為這個有，它也就有漏了，多了就漏。那個無明漏，這個有漏，也可以說是啊，你貪圖有，就有這一個有的這個漏。漏洞，漏，就是漏洞，漏出去，你保持不住，啊，多了，就漏。無明漏，這個無明，無明啊，就是這煩惱的根本。這無明是煩惱的根本，這也是一個漏，這是一個最大的漏。你若有無明漏啊，那你就有有漏，就有欲漏；你若無明漏沒有了，那個有漏也沒有了，欲漏也斷了。所以呀，這叫這個漏有三種。

那麼這是無漏了，這一些個大阿羅漢都是證果了，證果的人呢，就無漏，不漏。不漏到什麼地方呢？不漏到三界上來了、不漏到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這一些個皆是無漏大阿羅漢。這個小阿羅漢呢，譬如證初果的，這阿羅漢，叫小阿羅漢；證四果的這個羅漢，這叫大阿羅漢。證四果這個羅漢，如果他要不往前去再研究了，不往前去再修了，這叫**定性的聲聞**。

定性，他有一定在那，他就站到那個地方，他知足了，得少為足，得到的不多，他就認為夠了，不向前再去進取了，這叫啊，這個定性的聲聞。如果要是再往前去研究修行，再往前去修行，他就可以證果，可以證到菩薩的果位上。這一些個大阿羅漢，都是啊，證果的，證大果的大阿羅漢。

這阿羅漢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這個「**應供、無生、殺賊**」這三種。

怎麼叫「**應供**」呢？這個小的阿羅漢，只可以呀，應人天的供養，受人天的供養；國王啊、天王啊，來供養。跟這個大阿羅漢，他呀，他可以應受世、出世間，一切人天的供養，在世間呢，和出世，超出啊，這個六欲諸天了，這個境界。這個超出六欲天這個天人供養他，他也可以受，所以這叫大阿羅漢。

那比丘，只可以啊，受人間的供養，而不能受天上的供養。這個小阿羅漢呢，可以受天人的供養，而不能啊，受這個菩薩的供養。這個大阿羅漢呢，也可以受菩薩的供養，他因為啊，他斷了**界外的煩惱**。這個小阿羅漢呢，是斷**三界內的煩惱**；這個大阿羅漢，就斷界外的煩惱。所以大阿羅漢呢，他也就可以說是啊，菩薩了；不過他啊，現比丘身，而沒有行菩薩道，但是他心裏頭啊，也是存著菩薩心腸，也就是啊，一點一點的就可以做到菩薩的這種的程度了，所以這叫大阿羅漢，那麼他已經得到**無生法忍**了。

又有一個翻譯，叫什麼？叫「**殺賊**」，殺這個無明賊，把這個無明啊，都殺盡了，這叫殺無明的賊。這個大阿羅漢，都是證果大阿羅漢，這一些個阿羅漢呢，和這個普通的阿羅漢不同的。這些個阿羅漢在過去生中啊，已經都成佛了；因為啊，要來幫著釋迦牟尼佛弘揚佛法，所以呀，又現比丘身來呀，做這個阿羅漢。所以這些阿羅漢呢，他的根本都是大菩薩，都是菩薩境界，所以叫大阿羅漢。

「佛子住持，善超諸有，能於國土，成就威儀」：這個佛子，並不是啊，羅睺羅，所以你看經不要把這個經文看的誤會了。**佛的兒子叫羅睺羅**，也叫佛子。那麼這個佛子呢，並不是羅睺羅。這是誰呢？這就是所說的前邊這些個大比丘、大阿羅漢，那麼這些個人都是佛子。

為什麼說他都是佛子呢？這是啊，這在戒經上說，說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」，眾生啊，受了佛戒，就是啊，有成佛的這種的資格了，即入諸佛位。「位同大覺已」，這個他等到啊，也開悟了，「是名真佛子」，這就是佛的兒子。

那麼在這個《法華經》上又說，說是「從佛口出，從法化生，故名佛子」，因為啊，是從佛口出，怎麼叫從佛口出呢？是佛教化出來這些個人，都開悟了，這叫從佛口出；從法化生，是從這個佛法裏頭啊，另生出來的。好像你們皈依三寶，在皈依那個時候，我說你們現在啊，是一個新的生日，一個新的生命，這也就是這個意思。你們既然皈依三寶了，這就可以也稱的佛子，佛的弟子。這佛子，就佛的弟子。

「住持」：怎麼叫住持呢？住啊，就是住到這個佛法上；持呢，就是依照佛法去修行，那麼這個叫住持。又在這個本經上，這個《楞嚴經》，住到如來藏性上啊，這叫住；持究竟堅固的定，這叫持。你守持住啊，這個堅固的定，而不散失，這叫持。

這佛子住持，就是啊，這一些個佛子啊，都可以住持佛法，住持佛法。說是啊，在這個廟裏邊，這個方丈和尚，為什麼叫住持呢？就是這兩個字，就是從這來的，這個住持佛法。

住持佛法呢，就令這個佛法呀，接續不斷，總啊，延長下去，這就叫住持。那麼說Abbot，Abbot這兩個字就翻譯住持，這兩個字翻譯成Abbot。這就是住持佛法的人，續佛慧命的人，接續佛的慧命，令這個佛法不斷滅，這就叫住持。那麼這一些個大阿羅漢，和大比丘，他們都是能令這個佛法不斷滅的人，所以呀，這叫佛子住持。

「善超諸有」：怎麼叫善超呢？善超諸有啊，他已經啊，超出這個三界二十五有了。這二十五有啊，你若想明白，可以找一找那個《教乘法數》，或者那個《佛學大辭典》都有的。現在不能詳細講，講，太多了。那麼三界二十五有，善超這三界二十五有，也就是啊，不在這個三界之內了，這叫啊，善超諸有。

「能於國土」：這個本來是個土(去乂∨)字，但是讀這個去聲，讀去聲，所以這個土字，讀成一個土(勿乂\ )字，國土，淨佛國土。能於國土，能啊，就是他有這個能力。有什麼能力呢？能在所有一切的國土，這個國土啊，不是單單娑婆世界這國土，是所有十方啊，這個國土，他們都可以去的。因為

啊，他們都是證果阿羅漢，都有神通。

這個神通啊，飛行變化呀，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到的。啊，那麼說，他什麼地方都可以到的，啊，我怎麼沒有看見他到我們這美國來呢？他到美國來呀，你也不會看見，因為那時候在這個佛住世的時候，我們這一些個人呢，還都沒有出世呢！所以呀，那時候他到過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？

「成就威儀」：成就，這成就兩個字大約都可以懂了，就是什麼事情成功而就緒了，都成就了，這個事情成功了，這就叫成就。成就什麼呢？成就威儀。什麼叫威儀？這個威啊，就是有威可畏，謂之威。什麼叫儀呢？有儀可象，謂之儀。就是看見這個人呢，啊，令人很恭敬的！這個人呢，一舉一動，都與人不同。

這一些大阿羅漢呢，都是一舉一動與人不同，人人見著啊，都生一種恭敬心！啊，這個人真好，這個人呢，真值得人欽佩啊！這個人呢，真值得人恭敬啊！這普通世間人，他做了好一點，都值得人恭敬。那麼這個呢，這個大比丘、大阿羅漢呢，走到什麼地方，都威威儀儀的，目不斜視啊；不是啊，這個眼睛睜開，像個偷牛的眼睛似的，東望望、西望望，不是這樣子。

他總是啊，**眼觀鼻，鼻觀口，口問心；走路啊，這個眼睛不看出三尺以外的東西**，總這麼迴光返照，這威威儀儀的，啊，絕對不和你打打鬧鬧，蹦蹦跳跳的，嘻嘻哈哈的，沒有這個時候，所以這就叫威儀，他自己很莊嚴的，這就叫威儀。

## 008. 卷一

從佛轉輪，妙堪遺囑，嚴淨毗尼，弘範三界，應身無量，度脫眾生。拔濟未來，越諸塵累。

這八句經文，是說各位阿羅漢德行，讚歎這阿羅漢這個四種美德。

這四種的美德，在前兩句，就讚歎阿羅漢**智慧的德**。

那麼第三句和第四句，就是讚歎持**戒律的德**。

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讚歎這個**慈德**。

第七句和第八句這是讚歎呢，**悲德**。

所以呀，讚歎這個智慧、和戒律、慈、和悲這四種的德。

什麼叫「從佛轉輪呢」：從，就是隨從。這一些個阿羅漢，是常常隨從啊，於佛。隨從於佛，不是僅僅呢，就來啊，侍候佛，或者給佛拿著佛所應用的

東西啊，或者給佛預備一個手巾呢，或者給佛送一杯茶呀，來啊，孝順佛啊，不是單單這樣子。

怎麼呢？轉輪，這個轉輪呢，不是說是啊，那個六道輪迴那個輪，這個是轉大法輪的。就是啊，幫助佛啊，來轉法輪。那麼為什麼又稱這個「輪」呢？這個輪呢，是有摧碾，以**摧碾為義**。摧，就是把它摧破了；碾，碾呢，就是好像那個米啊，那穀，用這個碾，一碾它，碾成米了。

那麼這個輪呢，它能啊，摧碾這一切的旁門外道，摧破這個旁門外道，把旁門外道那個不正確那個邪說啊，都給摧毀了，所以呀，這叫轉法輪。又者，這個輪呢，是**運載為義**。運載，就是從那個地方把它運到這個地方來；載，就好像那個船呢，裝很多貨，從歐洲那邊可以把它運到這個美洲這邊來，這就叫運載。

那麼這個**轉法輪**呢，就是把這個眾生啊，從這個生死的此岸，運到涅槃的彼岸。這個說的法呀，就好像那個輪船似的，那個輪船呢，把人從這個地方運到那個地方，這叫轉法輪，助佛轉法輪。

「妙堪遺囑」：他們呢，都是有一種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所以叫妙。堪呢，是堪可，就是可以了。他們這種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，都可以呀，接受佛的遺囑。**遺囑**啊，就是佛入涅槃了之後，告訴你們大家，誰做什麼，誰做什麼，這就叫遺囑。

就好像啊，這個一般的世俗人，父親呢，要臨死的時候，就告訴啊，所有的兒女啊，說你呀，要做什麼，你將來怎麼樣去去做去，就吩咐啊，這個子女怎麼樣去修行啊，怎麼樣去做什麼！這佛呀，也就吩咐弟子，你用什麼功，你應該到什麼地方去轉法輪呢，教化眾生啊，這叫遺囑。

妙堪遺囑，他們都有這個接受佛這個遺囑的這種資格了，這種的程度了。啊，怎麼樣呢？所以他們都是有智慧的，有這個不可思議的智慧，所以既可以轉法輪，又可以呀，自利利他了；自己有了智慧，教化他人呢，令他人也有智了慧，所以這兩句就是讚歎呢，這個阿羅漢的智慧的德。

「嚴淨毗尼」：**嚴**：就是嚴謹，很莊嚴的；這個嚴，就是啊，鄭重其事的，一點都不馬虎的，很尊嚴的，很威嚴的。這個嚴呢，就是啊，很尊嚴的。你在他面前也不敢笑，也不敢調皮，也不敢不守規矩，你也不敢東望西望的，因為他太嚴了。因為什麼你們常常笑啊？就因為我這個做師父的不太嚴，所以你見到這個師父講起來什麼，你們就嘻嘻哈哈的。要嚴，就不敢嘻嘻哈哈

的了，啊，很嚴的。

淨：就是啊，清淨；這個清淨，怎麼樣能清淨呢？就是把這個惡斷了，斷一切惡，這就叫淨。也就是啊，沒有毛病了，什麼毛病都沒有，一切的習氣毛病都沒有了，這淨了。也可以說把這個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都斷了，無明啊，也沒有了，啊，這叫淨。乾淨了，清淨了，沒有污濁了，也就是沒有惡了。

這沒有惡，怎麼樣沒有的？說斷惡，現在呀，這個淨，連那個斷惡那個斷呢，都要忘了。你要是啊，還記得我怎麼樣斷惡，那還是沒淨呢！你記得，啊，我某一天我斷了多少惡，啊，某一個時候我斷了多少惡，你還記得這個，那還是沒淨。為什麼呢？還有遺漏東西在你那個心裏頭呢。你若淨了呢？那個都忘了，根本就沒有了，這樣子，淨了。

淨什麼呢？淨毗尼。這毗尼呢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叫「善治」。就是善能啊，治你這個毛病。這嚴淨毗尼，就是對這個治毛病這個法呀，是做到最高處了，做到極點了。所以嚴淨毗尼，對於善治這個法門呢，是特別有實行了。

「弘範三界」：這弘，是個弘大，是當個「大」字講。範，範就是啊，師範、規範、模範，都是這個範。這個師範，現在這是一個大師範，大師範在什麼地方呢？在三界。三界：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。在這個三界，弘範三界，就可以做天人的師，做天人的一個領導者，所以這叫弘範三界。這兩句呢，這是讚歎呢，他的戒德，持戒律的德行。

「應身無量」：這應身呢，又叫化身，也叫應身。應、化身是一樣的。那麼應身呢，本來他沒有這個身體，那麼他變出來一個身體，變化出來一個身體，去啊，教化所應該度的那種的眾生。所以呀，這應身有多少呢？無量。沒有數量那麼多，或者啊，有的時候，有三千個應身；或者有的時候又五千，或者有的時候又一萬，或者有的時候又十萬、百萬、千萬、萬萬，這無量，應身無量，沒有數量這麼多，應身無量。

「度脫眾生」：幹什麼去應身呢？是不是應身到那顯個神通，令人呢，知道他有沒有神通呢？不是的，這就是到那個地方去教化那個眾生。這個眾生應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現佛身而為說法；應以辟支佛身得度，他就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；應以梵王啊，或者帝釋身得度，他就現這個應身去度去；或者應該以比丘、比丘尼身得度的，他就現比丘、比丘尼身去給說法。

就好像觀音菩薩那個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一樣的，所以這叫啊，應身無量。度脫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都離苦得樂，得到度脫了，得到啊，一種啊，安

樂了，得到一種啊，自己所歡喜的那種的快樂。這兩句啊，就是啊，歎他的慈德，因為他太慈悲了，慈能予樂，給眾生的樂，所以叫讚歎慈德。

「拔濟未來」：拔，使這個人呢，好像在泥土裏把腳陷住了，他把這個腳啊，抬起來，那個腳陷到泥裏頭去了；那個腳拔出來，這個腳又陷進去了，沒有法子往前邁一步。那麼你這時候，用手，去把他拿就把他拔出來了，把他從那個淤泥裏啊，拔出來了。濟，濟啊，就是他在那個水裏頭出不來，在那個澤裏邊呢，那個澤裏邊邁步也邁不上來岸，你能啊，把他救上來了，這叫拔濟未來。

這由這個拔濟未來啊，所以我們現在都有希望，我們都是未來的。我們現在這個人呢，只要你肯相信這阿羅漢他講的法給你聽，你就可以呀，得到救了，得到救度了。拔濟未來，你我現在都在這個未來數目裏頭呢！

「越諸塵累」：越，是超越；諸啊，是個語助詞。超越這所有的這個塵累。塵，我們現在啊，為什麼也不能飛，也不能到虛空裏邊去？就因為有這個塵呢，累住了！累得我們在這個地方身體很重的。啊，這個說，有地心吸力嘛！這個地心雖然有吸力，但是你若沒有塵呢，它就吸不住你。

因為你有這個塵呢，這客塵呢，太多了！這客塵太多了，所以就把你，妳本來可以飛的，但是這個客塵拉一把，那個客塵把你這個衣服都給抓住了，你就飛不動了，這塵累，客塵把你累了。

那麼客塵把你累了，所以你就不能得到自由了；那麼但是啊，這一些個大阿羅漢呢，他們呢，都能想辦法令你們所有的眾生啊，把這個塵累都超過去了，它累不住了，不能再來令你往下墜了，地心吸力也吸不住你了；你就可以像一個氣球似的，飄飄搖搖到虛空裏頭去，你若沒有塵累的話；你有塵累，那就不行了。

你若沒有塵累，你願意到月球就月球，願意到這個星球就到星球，願意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的，很方便的，不用買飛機票，不用買那個到月宮裏去的票啊，都可以到的。你能以到那個地方，那就叫越諸塵累了。後頭這兩句拔濟未來，越諸塵累，這是讚歎呢，悲德的。這因為悲能拔苦，因為你有悲德，所以把眾生的苦，都可以拔出來。

其名曰：大智舍利弗、摩訶目犍連、摩訶拘絺羅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、須菩提、優婆尼沙陀等，而為上首。

「其名曰，大智舍利弗」：這舍利弗啊，相信和每一個人都是很熟的，每一個人呢，心裏都很記得這個舍利弗，因為他有一段呢，令人都忘不了的這種的因緣。怎麼忘不了呢？

舍利弗的舅舅啊，叫摩訶拘絺羅，那麼和他的妹妹啊，和他的是他姊姊，和他的姊姊，兩個人常常辯論。可是啊，每逢辯論呢，他這個姊姊一定要輸的，一定啊，辯論不能勝利；每一次辯論呢，都是這個摩訶拘絺羅勝利。可是他這個姊姊，這個驚子，他姊姊叫驚子。懷孕了之後，啊，可就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！

什麼奇怪的事情呢？他再和他姊姊去辯論呢，每一辯論呢，這回他輸了，他姊姊勝利了。所以呀，這個拘絺羅就知道了，說，哦，他姊姊這個肚子裏邊呢，一定是有一個有智慧的小孩子，在肚子裏邊呢，幫著他媽媽來辯論。他的媽媽以前不是這麼聰明來著，現在這麼聰明，一定是有一個智子啊，在他姊姊的肚裏。

那麼這樣他一想啊，哦，我現在要學啊，本領去了，如果不學本領，將來這個外甥生出世的時候，生出來之後，我做舅舅的，這是個老前輩啊，如果被外甥給辯論輸了，這多倒架子啊！太丟人了，於是乎啊，就到南印度啊，去學法。

學法，你說學的怎麼樣子啊？白天晚間呢，都讀書、學法；學的，啊，頭髮也不剃，鬍子也不剃，手指甲也不剪，手指甲長出幾寸長也不剪。為什麼他不剪？不是故意不剪，不是說現在像現在有某某一般青年人也長頭髮、長鬍子，也不修邊幅，但是他不讀書。他這個啊，所以不同的地方，就因為沒有時間來修飾，沒有這麼多的時間，剪手指甲的這個時間都沒有。

幹什麼呢？就是讀書，白天晚間都是讀書。啊，你說這才叫一個真真正正的讀書者。因為讀書啊，把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，沒有時間去啊，剪指甲，沒有時間去剃鬍子，沒有時間去剪頭髮，沒有，沒有那麼多的時間。所以一般的人呢，就都稱他叫長爪梵志，長指甲的梵志。

那麼他學啊，把這個南印度這所有的一切醫卜星象、一切的辯論，這一些個學問都學熟悉了。學熟悉了，回來，就去見他姊姊去了。見他姊姊就問了，說我這個外甥哪兒去了？啊，他姊姊說，你的外甥啊，你的外甥去跟佛出家去囉！哦，他一聽說跟佛出家，就生大驕慢，哈，我的外甥八歲登座說法，就聲震五天，這五印度啊，通通都轟動了，所有啊，幾百個論師啊，都被他給戰敗了，八歲登座說法。

這個他這麼樣聰明的小孩子，怎麼能去跟著這麼一個沙門出家呢？這可太，啊，太可惜了！生出一種大我慢，驕傲，生出一種驕傲心。生出一種驕傲心呢，就去見佛去，去見佛！我去看看這個沙門他有什麼本事，啊，他把我這麼聰明一個外甥給我騙去，啊，給他做徒弟了。

到那看見佛，啊，想盡方法，想這個來攻擊佛，可是沒有什麼方法，想不出來一個什麼方法。讀了這麼多年書，讀了十多年書，指甲都不顧的剪，回來想就是預備和他這個外甥來辯論的，誰不知回來都用不著了，啊，外甥又跟佛出家了。現在見到佛，也不知用什麼所學的哪一種書來和佛來辯論好？想來想去，他想出來一個宗了，就和佛立出一個宗。立什麼宗呢？佛就問他，你以什麼為宗啊？

他說，我以不受為宗。不受，你無論講什麼，我也不接受你的；你說什麼，我也不理，啊，我就是不受你所說的道理，我看看你有什麼辦法？你講什麼，我都不接受，以這個為宗，你講了！佛說，啊，好，你以不受為宗，那你還受不受這個，你不受為宗這個見呢？佛這一問他，把他問的，如果說受這個見吧，這又是受了；如果說不受啊，不受這個見，根本就沒有宗了；你說以不受為宗，這個就是個見呢！就是你這種知見呢！如果說受，自己也立不住了；說不受，自己更自語相違，自己根本就沒有道理了，立出來一個好像一棵樹啊，沒有根了；如果說自己受他這個見，這根本就自己的立這個宗立不住了。

在沒有辯論以前呢，他和佛打賭擊掌，說我若辯論輸了，我就把頭割下來給你；你要是輸了呢，你就要把你這個徒弟，把我的外甥還給我。那麼這一回一敗塗地，就跑了！啊，一想，自己這個頭割下來，這不就完了嘛，這怎麼可以的，於是乎就跑了。跑了，跑出大約有五、六英哩，五、六mile，自己一想，哎，我是個男人呢！我怎麼講了話可以不算呢？我說要如果辯論輸了，就要斬我自己的頭，那我現在跑了，怎麼可以呢？自己這麼一想，唉！回去自己把自己頭砍下來算了！就跑回來，跑回來幹什麼呢？就和佛要刀，說，你把你的戒刀給我，你給我一把刀。

佛說，你要刀幹什麼？他說，我已經和你立這個辯論呢，我已經輸了；輸了我要砍下我的頭給你。佛說，在我佛法裏頭，沒有這種方法，你輸了就算了，何必又斬頭呢？佛於是乎就給他說法，一說法，他當堂就得到法眼淨，就開了法眼了，法眼就開了。所以法眼一開，知道佛法是奧妙無窮的！原來我學了這麼多年外道法呀，啊，連佛這個法，萬分之一都不如的！所以呀，也就跟著佛出家了。不單沒有搶回去自己的外甥，啊，自己也跟著佛出家了。這

是這個舍利弗的舅舅啊，有這麼一個因緣，所以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認識這個舍利弗。

舍利弗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就叫「鶩子」，又叫「珠子」，又叫「身子」。他的智慧第一，他的神通啊，也非常之大；並不是說智慧第一，神通就第二了，不是的，他神通啊，也很大的。怎麼叫鶩子？因為啊，他的母親叫鶩。他的母親怎麼叫鶩呢？他母親因為啊，那個眼睛就和那個鶩鶩鳥那個眼睛啊，一樣的，生的那個眼睛啊，非常的美麗，非常好看，所以呀就叫鶩。

又叫珠子，怎麼叫珠子呢？這個珠，就是啊，因為這個眼睛像個珠似的，所以他母親又叫珠。那麼又叫身子，就是啊，由他母親身上啊，分出來的，這個身的一個兒子，這個子。舍利弗，這個「弗」啊，就是個「子」，就是鶩鶩之子，他啊，智慧第一。

可是啊，有一次啊，摩訶目犍連呢，和他較量神通，怎麼較量神通呢？釋迦牟尼佛，到這個另外一個地方去說法。佛所說法呢，這一切的弟子啊，一定都去跟著聽法，為什麼呢？如果不聽法，那麼佛說過去這個法，以後再就不能聽了。那時候啊，不像現在有個錄音機，可以把它錄下來，這一次沒有聽，可以留著第二次慢慢聽，那時候還沒有這種方法，所以這佛的弟子，都要去跟著聽法的。唯獨這時候啊，舍利弗就入了定了；摩訶目犍連，一看舍利弗入定，就叫他；叫他，他也不出定；啊，目犍連說，妳不出定，好我用神通來呀，使令你出定。

這個目犍連就用盡他所有的神通，來呀，想把這個舍利弗啊，拖起來；可是不單拖不起來舍利弗啊，連舍利弗這個衣服的角啊，也不能動分毫，也動不了分毫，這衣服的角都不能動，妳說這個舍利弗這個神通多大。本來目連是神通第一呀，但是他和舍利弗兩個鬥法，他鬥不過舍利弗，所以這個足見舍利弗這個神通啊，更大，這是舍利弗。

「摩訶目犍連」：目犍連，翻譯成中文叫這個「萊菔根」，又叫「采菽氏」；他的名字呢，叫「拘利陀」。拘利陀，也是一個樹的名字，也和啊，這個大迦葉這種的因緣呢，相同。**大迦葉**，也是他父親、母親呢，向樹去祈禱，去求，生了他。目犍連呢，也是這樣子。他父母向這個拘利樹啊，去求子，生了他，所以就叫拘利陀，以這個樹做名字。

在這個目連呢，他的母親呢，雖然去求神，但是不信佛、不信法、不信僧、不恭敬三寶，並且還毀謗三寶。說三寶如何不好，如何不可以信，破壞。所以在這個目連的母親呢，死了，就墮地獄去。等到這個目連證得六通的時候，

得到證羅漢果。證羅漢果，他就徧觀這個世界找他母親，一看他母親呢，墮了地獄了！他因為啊，開了佛眼、法眼、慧眼呢，這得到五眼六通。

看他母親在地獄裏受苦，也沒有飯吃，於是乎啊，他就托著一鉢飯，拿著一鉢飯，去給他母親送飯去。到了地獄裏了，把這一鉢飯給他母親，他母親呢，在生的時候，貪心很厲害，作惡鬼呀，仍然還是這個貪心。怎麼樣呢？她用一個手啊，拿著這個鉢呀，那個手啊，用這個袖子就把這個鉢呀，來蓋上，來擋住；擋住，趕快的跑，跑到那個沒有鬼壓，沒有什麼人的，沒有一切惡鬼地方，她拿出這個鉢裏頭的飯，自己偷者吃。為什麼她遮者呢？她怕被其他的惡鬼來搶。她這個吃，這個飯到到她口裏頭啊，就變成火。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啊，她的業障太重了，罪業太深了，所以呀，就是再好吃的東西，她也不能吃。

啊，目連呢，雖然神通第一，現在也沒有咒念了，也沒有神通，沒有法子了。沒有法子，去找師父去囉，啊，這個徒弟所學這一些個本領到那也都用不上了。於是乎就回去啊，到祇桓精舍，找釋迦牟尼佛。說我母親墮地獄了，我給她送飯去，啊，她一吃這個飯就變成火，這怎麼辦呢？啊，求這個世尊慈悲啊，救一救我母親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就給他出一個方法。什麼方法呢？就說啊，妳母親呢，因為毀謗三寶罪業太重了，現在呀，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呀，救得了妳母親。想救妳母親呢，應該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佛歡喜日，僧自恣時，在這一天，你呀，設上盂蘭盆供。盂蘭盆供啊，就是「解倒懸」的供。

解倒懸的供啊，你先供十方僧，在這個十方僧啊，沒有吃這個東西的時候，你自己不可以吃的；你先要供佛、法、僧，然後啊，再可以用這個東西。這一天呢，你來供養三寶，你的母親呢，就會離苦得樂。所以呢，目連呢，就依照這個方法來呀，設這個盂蘭法會、盂蘭盆供。

所以呀，在這一天呢，每一年到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那麼每一個寺廟裏頭啊，都有這盂蘭法會，超度啊，過去七世的父母，和現生的這個父母。說，有的人說，我父親母親還沒有死呢，那我怎麼辦呢？父親母親沒有死，你超度啊，過去七世的父母；超度過去的父母，現在的父母也會增福延壽。所以呀，這個目連呢，他的神通第一。

目連的這種的神通啊，也大的不得了。有一次釋迦牟尼佛呀，就到忉利天去說法，經過這須彌山，在路上啊，就遇到一條毒龍。這一條毒龍啊，就妒忌佛！啊，你這個沙門，到天上去說法，我單不叫你去，就在口裏啊，吐這個

毒沙，想來啊，把佛給毒死。可是目連呢，用他的神通啊，把這個毒沙就都給變成啊，細軟的棉花了，根本就不能發生作用。

這個毒龍一看，你這個沙門有神通，把我的毒沙都給變化了。啊，於是乎牠就現大身，現了一個大身，有多大呢？牠把這個須彌山呢，蟠了三匝，牠現了一個，這個龍現了一個大身呢，把這個須彌山呢，繞了三轉，哈，你看厲害不厲害！須彌山究竟有多大？哈，那須彌山，那說不出來那麼大。我們這四大部洲，都在須彌山的四邊。啊，這個時候，目連呢，也現大身，比牠這身更大！牠繞三匝，目連呢，現了一個大身，繞了九匝，繞了九轉。

哈，這個毒龍，一看，哦，你都比我厲害。啊，但是牠還不肯認輸，這時候目連呢，又變成一個小蟲。變成小蟲啊，就鑽到這個毒龍的肚子裏邊去，在這個牠肚裏頭咬牠，把這個毒龍的腸子給咬的非常之痛！這個毒龍一看，自己是沒有這麼大的神通了，於是乎啊，也就皈依佛了。所以目連的神通啊，非常之大的。

目連是哪一位呢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那個「大願地藏王菩薩」，就是地藏王菩薩。因為啊，他看見他母親受苦了，他啊，不忍他母親受苦，不單不忍他自己母親受苦，不忍一切眾生的母親受苦，所以呀，他發願去做地藏王，到地獄裏去啊，管地獄這個事情去，這是目連他的因緣。

「摩訶拘絺羅」：這個拘絺羅啊，是舍利弗的舅父。舍利弗的舅父，善能辯論，他因為很好面子啊，到各處去學這個外道的法，預備回來啊，和他外甥來辯論。誰不知啊，啊，反而辯論輸了，他也出家了，這就是這個舍利弗的舅父，他叫大膝氏。那麼因為啊，有的說，他的祖父啊，他祖上啊，這個膝蓋很大的，有的這樣講。有的又說啊，他本人也是膝蓋很大的，所以叫大膝氏。這個膝，就是膝蓋，這個膝。那麼詳細講沒有什麼講的，這是這個拘絺羅，他叫大膝氏。

「富樓那」：拘絺羅啊，是舍利弗的舅父。那麼這個富樓那呢，彌多羅尼子：富樓那，富樓那啊，也是印度的話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滿願」，這是他父親的名字；彌多羅尼，是他母親的名字，那麼合起來呀，他母親這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就叫「慈女」。慈啊，就是慈悲的慈，那麼慈氏，滿慈子，滿慈氏，就是這個富樓那、彌多羅尼他們兩個人的兒子，合起來叫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」，這是以父母做他的名字。這是啊，這個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滿慈子」，他父親叫滿願，他母親就叫慈女，所以呀，叫滿慈子。

那麼這個滿慈子他有什麼本領呢？這個滿慈子啊，他是說法第一。說，那不

「舍智」，舍利弗啊，是智慧第一。「目通」，目犍連呢，是神通第一，目犍連這個神通啊，是在諸大弟子之中啊，他是最高了，那舍利弗智慧最大。這個富樓那呢，他說法最說的妙。啊，一樣的經典，旁人說啊，就沒有那麼生動，講的就沒有那麼好聽。

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他一講怎麼樣啊？喔，那你所講的真是講的把那個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呢，天上天女啊，終日來聽他講經，就給散花，地下也生出金蓮來。啊，這個他是善說諸法，善說諸法的那個微細微細那個相，所以呀，在諸大弟子之中啊，他是一個說法最為第一的。

你呀，誰若想說法第一呀，你就念「南無富樓那尊者」。你念來念去的，他把他這個這種智慧辯才呀，啊，就加被你，你說法也就會令人呢，聽的動聽了。啊，怎麼樣動聽法呢？你想要睡覺啊，他睡不著覺了。好像有的人，我這一講經，他就闔眼上了，闔眼上，充盹了。那麼這富樓那若來給你說法呀，你就睡不著覺，你就不會睡覺了。所以呀，這富樓那是說法第一，善說諸法相，啊，所謂啊，哦，他這個辯才無礙，啊，你說的法呀，說的那再沒有那麼好的了。總而言之，是比我講的好；我今天講的，絕對不如富樓那說法說的好，那麼這是富樓那。

「須菩提」：這個須菩提呀，他啊，也是十大弟子之中的一個，他是解空第一。解啊，就是明白，他明白空理呀，是第一位，第一個明白空理的。那麼這個須菩提呀，在出生的時候，他啊，叫「空生」。怎麼叫空生呢？很奇怪的，他一出世的時候啊，他家裏所有的財寶都沒有了，都空了；這個倉庫裏邊呢，所有的金銀財寶啊，也都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也都空起，空了；所以呢，就叫啊，空生啊，叫空生。

那麼他等過了七天之後啊，這個財寶又都現出來了；本來都沒有了，這回又都有了，所以呀，又叫「善現」，又叫善現。（現，就是發現的現）；又現出來了。又現出來了，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善現，善現。

等到他父親、母親生了他之後，就要去問一問呢，這個小孩子是好啊，是不好？就去問這個算卦的先生。算卦的，你們差不離有什麼事情都問，看爻卦，問易經。易經，這它印度大約沒有易經啊，也有這個算卦的書，這叫卜筮（尸、丷）的書。就去啊，請這個算命的，給算一算這小孩子好不好啊？那麼一算，得到的既善且吉，又好、是又吉祥。（這個吉，就吉祥的吉）。

所以嘛，他的名字又叫「善吉」，又叫善吉。啊，所以他有這麼三個名字，這是須菩提，翻譯成啊，有這三個意思。一個叫「空生」，一個叫「善現」，

又叫「善吉」，這是須菩提呀，他這個名字的來源。他啊，是解空第一，所以在《金剛經》上啊，他是一個當機眾，當機者。他啊，請示釋迦牟尼佛這個般若這個道理。所以呢，這是這個須菩提呀，的名字的來源。

「優婆尼沙陀等，而為上首」：這個優婆尼沙陀，也是啊，這個梵語，是印度話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塵性」。這個怎麼叫塵性呢？他因為啊，他看這一切的塵性是本空的，因為他看見塵性本空，他覺悟這個塵性啊，啊，這種無常的道理，所以他悟道了；悟道，所以就叫塵性，這是啊，這個優婆尼沙陀，叫塵性。

等：等啊，有這個等字，就不是單單他們六位啊，這個比丘，而且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比丘，最低限度也有一千二百五十個大比丘，不過不能把他們的名字全都提出來，只提出啊，這六個人呢，的名字。這個等呢，就等於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，一千二百五十五個弟子，都包括在內，不是單單呢，他們六個。

而為上首：不過他們六個人呢，是為上首。怎麼叫上首呢？上首，也就是上座；上座，也就是啊，這個資格老了；這個老資格要坐在前邊，這叫上首，坐在前邊。所以呀，前邊，這是啊，舉出來這個大阿羅漢呢，大比丘啊，那麼幾個人的名字，來代表啊，所有的大阿羅漢、大比丘，所以用個「等」字。

## 009. 卷一

復有無量辟支無學，

「復有啊」：就是又有。又有多少呢？「無量」：無量什麼呢？「辟支無學」：什麼叫辟支？辟支，就是辟支佛。前邊是大阿羅漢，是聲聞乘；這辟支迦羅，是這個緣覺，這叫二乘；聲聞、緣覺，這是二乘。這個二乘的辟支迦羅，就這個緣覺啊，啊，有很多，無量無邊的那麼多。無量無邊這麼多辟支，無學；無學啊，就是到無學位上，證到這個四果阿羅漢，這叫無學位，證到無學位上。

這個本來這個辟支佛呀，是在無佛出世的；有這個有佛出世就叫「緣覺」；無佛出世的呢，就叫「獨覺」，這辟支佛。怎麼有佛出世叫緣覺呢？因為他啊，跟著佛修行，修行十二因緣而悟道的，這叫啊，緣覺。

十二因緣呢，就是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，這是十二因緣。

無名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緣老死滅，這是還滅門。

這個緣覺啊，他在有佛出世的時候啊，叫緣覺；那麼現在來這一般的辟支佛呀，是有沒有獨覺呢？有。說是那麼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怎麼還有獨覺呢？這一些個獨覺啊，不是在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修道的；這些個獨覺，是在釋迦牟尼佛沒有成佛以前，他們就修道了。他們修道啊，修，在山裏頭啊，修這個十二因緣法而悟道了。所以呀，在沒有佛出世，他們是「春觀百花開，秋睹黃葉落」。看這個萬物自生自落啊，這種道理呀，他們開悟了，所以呀，這就叫「獨覺」。

這種的獨覺啊，等到釋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後啊，他們也都從這個深山穹谷裏邊呢，巖穴之內啊，也都出來啊，來幫著釋迦牟尼佛弘揚佛法，助佛揚化，來啊，做這個影響眾。這所以呀，這些個又有無量；無量，就沒有數量那麼多。什麼呢？辟支無學，就是啊，已經證了辟支佛果位，到這個無學的程度上了，有這麼多人。

並其初心，同來佛所，屬諸比丘，休夏自恣。

那麼這麼多人呢，啊，「並其初心」：不單說這些個無學辟支佛，還有啊，這個初發心的辟支佛，初發心的大阿羅漢，初發心的比丘，那麼還都沒有成熟呢，所以叫並其初心，並其啊，他那個初發心的這種的聲聞、緣覺。所以呀，這一些個人幹什麼呢？「同來佛所呀」：都一起呀，跟著這個無量辟支無學啊，一起到佛所住的地方。到佛所住的地方幹什麼呢？「屬諸比丘啊」：怎麼叫屬諸比丘呢？屬，是附屬；諸啊，就是一切大比丘。附屬啊，這一切的大比丘，幹什麼呢？「休夏自恣」：在佛教裏頭啊，有叫結夏安居這個規矩。

怎麼叫結夏呢？結夏，是從四月十五，到七月十五，這個三個月的期間，這叫九旬安居，這叫安居。怎麼安居呢？安居，就是啊，住到那個地方，什麼地方也不去，也不旅行，也不去holiday（渡假），到處都不去。為什麼呢？

第一的、這個天氣很熱的，若各處走啊，也很熱；這個四月到七月在印度更熱，我們這個地方是沒有那麼熱，這天氣熱。

第二呢，避免呢，踏死這個蟲類。因為啊，養成自己這種慈悲愛護眾生的心，

所以呀，在四月十五，到七月十五這個期間呢，腳不踏生蟲；這個腳啊，不想把這個蟲子啊，給踩死，所以呀，這叫結夏安居；又叫結制。那麼結，就是結果那個結；這個頭一個結。

還有一個，等完了呢，又叫「解制」；解制啊，就是(解釋的那個解了；最後，這是解釋的那個解；就是須菩提解空第一，就是那個解)。那麼在最初啊，就叫結果的結；就是結夏，結夏安居。在這九十天之中啊，這個出家人呢，就是比丘啊、比丘尼啊，和佛啊，都住到一個地方，什麼地方都不去的。因為這時候蟲子很多，在路上你若一跑路，就會把蟲子啊，這一切的生物啊，會給踩死。尤其印度那個地方，我相信那個蟲更多，所以呀，佛在這個時候就結夏，這叫結夏安居。

休夏：休夏，就是把這個結夏圓滿了，休息了，休止了，就是這個夏，已經啊，滿了，已經圓滿了，所以這叫休夏。在這個解夏，這個時候休息了，停止了，這叫休夏。自恣：怎麼叫自恣呢？這自恣僧啊，是在這個三個月的期間，或者呀，也不知道誰有什麼過錯，也不知道誰啊，犯什麼毛病了，在這個結夏完了之後啊，大家都要共同檢舉。共同檢舉，也就是啊，大家你若知道你的過錯，就要坦白；你若不知道你的過錯，就要旁人要檢舉。

這個檢舉呀，也就是現在共產黨，所謂鬥爭，要鬥爭你。怎麼這個鬥爭啊，和共產黨的鬥爭不同；共產黨鬥爭，有的時候就拿去槍斃了，有的時候就很不講道理的。那麼這個呢，就是要你啊，大家悔過自新，改過自新。

自恣啊，就是恣汝所問，你願意怎麼樣講都可以的。在這時候我說你的過錯，你也不能就不滿意，你要互相啊，來說過，你說我的過錯，我說你的過錯；你說我有什麼不對了，我說你有什麼不對，這大家互相勸勉，這叫互相警惕。你呀，就把我的毛病都找出了，我把你的毛病也給你找出了，這互相都沒有毛病了，這叫啊，互相啊，勸善規過。勸你啊，往好的地方去做，規諫你呀，不要再犯過。

這個休夏自恣呢，就是有這種的作用，令人呢，改過遷善，改過自新。所以呢，這個「以前的種種，猶如昨日死」，以前的一切，好像昨天死了一樣。「以後的希望啊，猶如今日生」，就啊，做這一些個有益的身心的事情，不要做一些個沒有益身心的事情，所以這叫「休夏自恣」。

十方菩薩，咨決心疑，欽奉慈嚴，將求密義。

不單有這個緣覺、聲聞這二乘人，還有「十方菩薩」：十方，什麼叫十方呢？

這東、西、南、北，這是四方；再加東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東北，這叫八方；再加上、下，這叫十方。那麼說，東、南、西、北，再加上東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東北，這是八方；還有上方，這有菩薩來，這可以；下方也有菩薩嗎？在我們下邊也有菩薩嗎？有的。**地藏菩薩，就是專管我們下邊的事情**，所以這有十方的菩薩。

「菩薩」，在這個菩薩兩個字啊，在前邊本來已經講過，在前邊那個講經題的時候已經講過，所以呀，在此地呢，再把它略略的講一講。**菩薩**也是梵語，梵語呀，叫 Bodhisattva。Bodhi，是覺，菩提是覺；Sattva，是情；就是啊，覺悟有情。覺悟有情，他啊，自己已經覺悟了，而又去覺悟這個有情。

又可以說是啊，有情裏邊的一個覺悟者；他原來也是和我們一樣來著，不過他覺悟了，就叫Bodhisattva；我們現在沒覺悟，就叫人。所以呀，他就是我們人覺悟的，所以呀，叫Bodhisattva，那麼這是啊，菩薩兩個字。菩薩能自覺，又能覺他，能自利又能利他，所謂：自利利他的，可是啊，他沒有圓滿，所以叫菩薩。

這菩薩，什麼地方的菩薩？十方來的菩薩。多少呢？也是不知道數目。來幹什麼呢？是不是來湊熱鬧呢？是不是來好像看戲似的？到這地方來看熱鬧來了？不是的。他們都有不明白的事情，來「咨決心疑」：咨啊，就是咨詢、就是咨問，就是請問。請問什麼呢？請問呢，他不能決定的這個道理，心裏呀，不能明白這個道理。

什麼道理呢？就是這個密義的道理。這個密義，密義，也就是本經的這個密因，也就是這個密因。「將求密意」：他們對這個密因的道理都不懂，所以呀，在十方啊，聽見釋迦牟尼佛說這個〈楞嚴咒〉了，啊，然後他們都來了，都來到這啊，要聽這個密因了義這個法門。他們，為什麼他們要聽呢？他不懂啊！所以呀，你說，唉，這個菩薩都不懂這個道理，都要來呀，咨決心疑。

所以我們現在呀，**講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這是菩薩所不明白的經典**，我們現在呀，想要明白它。你說如果我們若明白，一開了悟了，也就是菩薩！你不要自暴自棄，說是啊，哦，這是菩薩都不明白的道理，我怎麼能懂呢？啊，我趕快的要走了，那麼退席了，不要耽誤這個時間；菩薩都不懂的事情，我怎麼能懂呢？就因為菩薩不懂的事情，現在就是叫你懂。

因為啊，我們現在都是這個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，我們和釋迦牟尼佛有緣呢！所以釋迦牟尼佛說出這個法，流到世界上來。在以前呢，菩薩不懂的事情，我們現在就可以懂了，你說，我們現在能明白這個密因，明白這個了義法門，

你說我們是不是多便宜！啊，我們真是啊，生在這個釋迦牟尼佛說法之後，這個時候啊，這比那些個菩薩，啊，都得到這好處，很快，得的快。

啊，那些個菩薩，你看，從十方來的，來的，那個不知道經過多遠的路呢？啊，有的從天上來的，有從東方來，西方來的，那不是說就我們這個東方、西方啊，這個無量世界，其它的世界來的。所以呢，我們現在這是啊，有大善根，有大因緣，才能啊，聽到這個教菩薩法。你切記不要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以為菩薩不明白，我不要去學了，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。

即時如來，敷座宴安，為諸會中，宣示深奧，法筵清眾，得未曾有。

「即時啊」：就是說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這個時候，這叫啊，「師資道合」的時候，也就是啊，要說這個《楞嚴經》和〈楞嚴咒〉這個時候。「如來敷座啊」：如來，以前講過囉，就是佛十號之一。敷座：敷啊，就是把這個臥具啊，就是這個臥具打開，打開呀，坐到這個臥具上邊。

「宴安」：這個宴呢，宴如，也就是清淨的意思，也就是啊，在這個地方坐著那麼參禪的樣子，靜慮的樣子，清淨；安呢，還很安詳的；這個安呢，是安祥。坐那地方不是像一般人有的時候打坐，把眉頭一皺這麼樣子；不是這樣子，要很慈祥的，坐到那個地方，啊，笑咪咪的，這個好像啊，不知和誰笑呢？啊，總而言之，誰見著誰歡喜，啊，誰見著誰呀，就歡喜佛這個樣子，所以呀，這叫宴安。

宴安呢，這種表現呢，就令很慈祥的，很平安而又很慈祥，所以呀，這種的樣子啊，也是令人呢，見相就發心，就生一種啊，歡喜心。「為諸會中」：為什麼要敷座宴安呢？就因為要沈靜沈靜啊，入定觀察觀察！這個宴安呢，也就是入定啊，觀察一切眾生的根性了。

啊，為諸會中啊：這個諸啊，也可以說當語助詞。怎麼語助詞呢？幫助這句話的，說為諸會中，這會呀，就是當時這個法會裏頭這些個人；法會裏頭有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，又有這個無量辟支無學，又有十方菩薩，這麼多人。啊，和我們這個今天這個法會啊，比較，可就相差太遠了！我們這個有二、三十人呢，哦，釋迦牟尼佛那個法會啊，哦，無量百千萬億眾生，啊，圍繞佛。

我們這啊，你說二、三十個人呢，人是二、三十個；但是神呢，鬼呀，啊，也是無量無邊的，這有很多很多的鬼在外邊那都聽法呢！有很多神也在外邊那守護著呢！啊，你若不信，你看看，那你數不過來的！

所以呀，這個為諸會中，「宣示深奧啊」：宣呢，就宣布出來，把它說明了；啊，示啊，就指示你；深，深呢，也就是這個密因呢，就是謂之深，這個深密的因；奧，奧妙啊，也就是了義，就給你說這個密因了義這個法門。這個密因，啊，如果佛不說啊，你沒有法子知道的；這個了義，佛若不指示你，你也不能明白。所以呀，這個為諸會中，宣示深奧；奧，就是奧妙的，很奧妙的。

怎麼叫奧妙呢？就是你不知道那個事情，就是你不知道那個事情；你不知道那個事情，所以就奧妙；你若知道啊，你認為很平常了。啊，你沒吃過東西啊，你看見了，啊，無論如何要嚐一嚐，試一試；你若吃過了之後怎麼樣？啊，我知道，那就，咦，就是這個味道嘛！就是這個滋味嘛！

好像上個禮拜說是那個胡度，胡度，問這個walnut（核桃），walnut，他說前生他吃過；啊，因為他前生吃過，所以今生啊，吃，啊，也就是以前吃過的東西。那麼若如果沒吃過的呢？啊，就總想要試一試。這個菩薩為什麼他要來咨決心疑？也就因為他不懂這個道理，他就想要啊，想要明白多一點道理。那麼所以呀，這釋迦牟尼佛知道法會這眾生的心理，於是乎啊，就宣示深奧。

「法筵清眾」：法啊，就說法這個法；筵呢，就是好像啊，這個筵席似的；但是這是說法的筵席，不是啊，不是這一般吃酒啊，擺慶賀宴呢，慶功宴呢，那一種的宴，這是法筵！法筵呢，是用這個法呀，法味來給你吃；你若吃飽了，啊，吃飽了法味，那你就成佛，所以這叫法筵清眾。

怎麼叫清眾呢？到法筵裏邊來的，沒有一個是這個不清淨的，都是清淨的，都願意清淨其心，清淨其身，啊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因為他沒有一種的不正當、不好的行為，所以都叫清眾。這一些個人呢，這些個大眾都是清淨的。啊，那個心裏也不污濁，這個身上也不污濁。污濁，就是污濁邈邈；邈邈，周身呢，就是都不乾淨。這心裏也乾淨，身上也乾淨，這叫法筵清眾。

「得未曾有」：這個曾(ㄇㄥˊ)字啊，讀(ㄘㄥˊ)，讀這個入聲，(ㄘㄥˋ)；曾，往回來，這個入聲；這得未曾有；曾，這個氣往回來。這個怎麼叫未曾有呢？就是從來也沒有聽見的；這一次啊，這就是頭一次啊，聽見這個妙法！所以呀，這叫未曾有法，也就是啊，屬於未曾有部。

迦陵仙音，徧十方界，恆沙菩薩，來聚道場，文殊師利，而為上首。

迦陵，迦陵啊，是個鳥的名字，叫迦陵頻伽。這種鳥啊，牠沒有出這個蛋的時候，牠在蛋裏邊呢，牠就叫啊，叫的很遠就可以聽得見的；那麼出了出蛋了，牠叫的聲音更大了！那麼這個「迦陵仙音呢」：這不是說的這個鳥的聲，是說佛呀，這個聲音，好像那個迦陵頻伽那個鳥啊，那種音呢，啊，婉轉和鳴啊，這個叫的非常是美耳中聽，人人都歡喜聽的，這是啊，這個迦陵仙音。

好像啊，這迦陵頻伽鳥這種仙音。仙呢，這釋迦牟尼佛，他是過去是修忍辱仙，那麼現在成大覺金仙；佛呢，叫大覺金仙，所以說迦陵仙音。**迦陵仙音，就是佛的音。**

講起這個佛的音聲啊，那是啊，什麼地方都可以聽得見的。佛在印度說話，我們在美國這都可以聽得見的；可是**要有緣的**，沒有緣的，你聽不見的。比這個用這個無線電呢，啊，廣播啊，聽的都清楚，比打無線電報都快。

有一次啊，這個目連，就有一種好奇的心，就是這神通第一這個目連呢，他啊，好奇心，說這個佛的音聲，我看看多遠佛的聲音可以聽不見！他就用他的神通就，這個經上說向西方走，不是向西方走，**向東方走**！這個目連呢，向東方走，用他的神通啊，走到無量、無量、無量那麼多，不知道多少個國土了，百千萬億佛土，到那個地方。

到那個地方，還是聽見佛那個聲音，像在他耳朵旁邊那麼說法一樣，還是那麼響亮！啊，好像這個誰呀？易象乾，在以前打那個八天禪七的時候，人家打七天，我們打八天，我問他有什麼感覺？他說他就聽這個Joe Miller唱歌這個聲音呢，總在腦子裏頭；他這是在腦子裏頭，不是在耳朵裏頭。那麼目連呢，這是在耳朵裏頭，他聽著；聽見呢，走多遠也聽見佛這個聲音呢，清清楚楚的他在說法。

到了東方啊，一個那個國家，那個人呢，東方那個人呢，哦，都高得不得了！大約最矮的也有幾十丈那麼高。摩訶目連到那個地方，人家用那個鉢呀，那個鉢呀，大約都有我們這個房子這麼大，吃飯這個鉢啊；吃多少飯，那是更不要講了，當然比我們都吃得多。那個地方啊，用這個鉢，就是這個鉢啊，那個圓的那個鉢，目連到那個地方，站到這個鉢的緣上啊，就這個鉢的邊緣，邊上，在那看人家吃那個飯。

這地方的人說，哇！什麼地方來這麼一個人頭蟲啊？從什麼地方來這麼一個人頭蟲？說這個人頭蟲，說是一個蟲子，啊，因為他太小了，所以就叫他叫人頭蟲。跟這佛就說了，說，你不能這樣講，這個是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摩訶目連呢，他的神通第一呀，你不要把他看的看不起他，他不

是人頭蟲啊！

那麼這個弟子啊，才知道，喔！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他這麼小啊，啊，像個小蟲子似的！啊，所以呢，這個目連用他的神通，用盡他的神通，啊，這個還找不著佛的聲音邊際。所以呀，迦陵仙音呢，他這種聲音呢，是到處皆有的。所以才說「遍十方界」：十方啊，也就方才我們這個十方菩薩那個十方；界，就是界限；到每一個國土啊，都到得了。

「恆沙菩薩」：恆沙，就是印度有一條恆河。這個恆河啊，有四十里這麼寬。這個恆河裏邊的沙呀，就像啊，這個麵粉呢，就像我們吃那個麵粉呢，那麼細，那個沙非常之細的。所以為什麼舉出它來呀，做比喻？就因為它數目多，這個數目啊，數不盡那麼多。所以說印度有十四個大數目，這個恆河沙、那由他、不可思議、無量數、阿僧祇呀，這都是這個大數目之一，這恆河沙也是大數目之一。

這個大數目，是什麼有這麼多數目呢？菩薩，這些菩薩。這些菩薩有多少？有恆河沙那麼多。恆河沙有多少？恆河沙，就是恆河沙那麼多。你問我多少，我也不知道？啊，你說恆河沙有多少，你也不知道？所以呀，就是恆河沙那麼多。總而言之，數不盡那麼多，數不盡，你數不過來了，這個數目太大了。

所以呢，幹什麼呢？「來聚道場啊」：這個這些個菩薩都來到這啊，擁護這個道場來了。好像你們現在來聽經的，這都是擁護這個法會的，這也都叫來聚道場。這是啊，無量眾生來聚道場。啊，我們這也是啊，菩薩也有的，你不要小看我們這個這間屋子這麼小啊，這間屋子這麼小，這個大菩薩多的不得了！大菩薩也在這聽經聞法呢！不是他聽經聞法，他來幫助擁護這個道場，令這個道場啊，一天比一天盛，這叫來聚道場。來聚道場，來聚會啊，到這個道場裏邊來了。我們這個法會，這就叫道場。

那麼這一個道場呢，就是釋迦牟尼佛說《楞嚴經》這個道場；也是我現在說《楞嚴經》這個道場，以前那一些個菩薩都會來的。你想見一見這些個菩薩，我就告訴你，都是誰呢？有文殊師利菩薩。「文殊師利而為上首」：這菩薩裏誰最高呢？哪一個菩薩資格最老呢？哪一個菩薩道行最深呢？我告訴你，文殊師利。

這個文殊師利啊，是在中國五臺山；五臺山，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。這文殊，他啊，也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，他的菩薩裏邊呢，他智慧第一。那麼在羅漢裏邊呢，舍利弗是智慧第一。要是到菩薩裏邊呢，那他又比不了了，他又小的不得了了。菩薩裏邊誰是智慧第一呢？就是這個文殊師利。

文殊師利也是印度話，翻譯呀，到中文呢，叫「妙德」，有微妙的德行，他這種啊，德行，是微妙不可思議；又叫「妙吉祥」，啊，他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吉祥。所以呀，今生他到我們這來呀，我們這也吉祥了。這文殊師利菩薩，是妙吉祥；那麼這個迦陵頻伽鳥的聲音呢，這個迦陵頻伽也是印度的話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妙聲」，說牠這個聲音最妙了。

究竟妙到什麼程度呢？啊，你去聽一聽啊，這迦陵頻伽鳥的聲音你就知道了，就是那麼妙法。所以呀，這個文殊師利菩薩，他在這個十方恆河沙數菩薩裏邊，他是一個資格最老的，而為上首，他做的上座，為菩薩之首，所以呀，而為上首，上首，就是菩薩之首。

時波斯匿(ㄉㄨㄛˋ)王，為其父王，諱(ㄉㄨㄛˋ)日營齋，請佛宮掖，自迎如來，廣設珍饈，無上妙味，兼復親延諸大菩薩。

「時」：就是當時。「波斯匿王」：這個波斯匿王啊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月光」，因為啊，他父親生他的時候，也趕上佛出世。這個佛出世啊，當時就有一種光；那麼這種光啊，是徧照在這個國家，所以這個波斯匿王他的父親呢，就以為是波斯匿王啊，降生放的光，所以就叫月光，他的名字叫月光。

「為其父王諱日營齋」：這個波斯匿王啊，是印度一個國家的王子。因為這一天呢，就是七月十五這一天。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叫休夏自恣。休夏自恣，有三天；十四、十五、十六這三天。這是啊，這一切的出家人呢，要互相啊，檢過；互相啊，檢討他的過錯，有三天的時間，所以叫自恣。自恣啊，就是隨便你問，隨便你呀，說我的過錯，也不生煩惱，不發脾氣。

那麼這個時候啊，這個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波斯匿王啊，就是這個月光王啊；這個月光王啊，恰巧他的父親也就是那一天死的，所以呀，這叫諱日。怎麼叫諱日呢？諱，就是避諱，就是不講；這個諱呀，就說「諱莫如深」，就是不講；不講這一天是個什麼日子。因為啊，避諱他父親死的這一天；因為如果一談，提起來的時候，他就會悲痛的。

在這個父母的死亡這一天呢，如果你有一種孝心的，提起來父母死亡這一天呢，就很，心裏覺得很難過；啊，想起父親、母親對自己那麼好，自己也沒能孝順父母，這真是一種啊，遺憾！所以呀，就不講它。可是不講，但是人人都知道，他父親、母親死這一天呢，不講，是不講啊，諱日，是諱日，可是啊，人人都知道。

知道呢，又想在那一天呢，來供養三寶，來做種種的善事；供養三寶做種種的善事在這一天。為什麼在這一天做種種的善事呢？好超度自己的父母，令父母啊，由這個地獄裏而升到天堂上去。那麼尤其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這是啊，結夏安居也圓滿了。

結夏安居，今天一頭，我說過，就是從四月十五，到七月十五這期間呢，就叫結夏，出家人呢，在這個時候，什麼地方也不去，也不走動。行步防傷螻蟻命啊，走這個路啊，就怕傷這一切的很微細的這個生命，所以呀，就哪個地方也不去了。這九十天呢，這叫結夏；等這個圓滿了，這叫解制，就把這個制度啊，解除了。（解除的，那個就是解釋的解，解釋）。

（弟子問結夏）

初初啊，叫結夏；結夏呀，就是，這是一個法呀，這是佛教裏一個法呀，在七月十五是最後一天；四月十五，是開始這一天。出家人在這個期間呢，什麼地方也不去的。為什麼不去呢？因為夏天蟲蟻很多的，就怕這個踩死這個蟲蟻，所以什麼地方也都不去。那麼到七月十五啊，解除這個制，解除這個制度。在這個一開始呢，這叫結夏。（結，就是結果的那個結；開花結果那個結）。這個就結成了，結成這個夏；等圓滿呢，就叫解制了，這就叫休夏，休夏自恣。前邊上一段文，講休夏自恣。

所以呀，這一天呢，尤其是這個盂蘭法會。是盂蘭法會呀，怎麼叫盂蘭法會呢？我現在講一講這盂蘭法會。盂蘭法會，怎麼來源呢？就是啊，因為這個摩訶目犍連呢，他啊，最初得到這個六種神通；得六種神通啊，他就先觀察他的母親在什麼地方？他用這個六種神通一來觀察他的母親呢，他母親墮落到地獄裏去了。怎麼墮落到地獄呢？因為他母親在生的時候啊，專門歡喜吃這個魚鱉蝦蟹；吃這個魚鱉蝦蟹還不要緊，她專歡喜吃這個魚子！啊，你說這個魚子，她一吃，就有多少生命？這個生命太多了！因為他不信三寶，也不信佛，也不信法，也不恭敬僧；因為有這不信三寶這個罪過，再加殺生的過錯，於是乎嘛，就墮落地獄裏去了。雖然摩訶目犍連證得六通了，但是也還度不了她。

那麼目犍連一看他母親在這個地獄裏受苦，啊，他也著了急了，這個定力呀，也就不定了。不定，怎麼？他就用這個神通啊，就到地獄去啊，拿著一鉢飯，餵他母親，拿著一鉢飯餵他母親，給他母親吃。他母親在生的時候，就孤寒的不得了。怎麼叫孤寒呢？就捨不得，什麼也捨不得，很孤寒的。你叫她，哦，說是布施幾個錢呢，她心也痛，肝也痛，肉也痛！說，「捨錢如割肉」，

這就這個道理，她不捨得。

不捨得，這回啊，她兒子拿了一鉢飯呢，拿了一鉢飯給她送來，她，啊，你說怎麼樣？這個用左手啊，她拿著這個鉢，右手就搗上，這麼搗上這個鉢，就把這個鉢搗著，這麼蓋上它。為什麼蓋上它呢？她怕旁人呢，搶她的來吃！她就自己呀，拿到那個沒有鬼的地方啊，自己這個鬼鬼，這真是鬼鬼崇崇的！鬼鬼索索的，啊，就偷著來吃。誰不知啊，拿起這個飯往口裏一放，就變成火炭了！不能吃，吃不下去。

這什麼道理呢？我以前講過，那個餓鬼呀，肚子大，像鼓那麼大！那個咽喉啊，細如針鋒，就像那個針的那個尖呢，那麼細！所以呀，他吃東西，也吃不下去。況且，她無論什麼好吃的東西，一放到她口裏，就變成火炭了。因為這樣子，這目連雖然有六通，也沒有法子了，也沒有咒念了。你聽的懂嗎？說，沒咒念了！沒有咒念了！啊，不知道念什麼咒了？沒有咒念。沒有咒念，自己有神通也沒有用了！這個時候啊，他就著急了！一著急，啊，回去找師父去囉！

於是乎又用神通跑到佛的面前，跪到佛前說，我的母親墮地獄了，求佛慈悲，你幫忙我把她救出來囉！等佛呀，就對他講，說，你呀，你母親因為毀謗三寶，不恭敬三寶，不信仰三寶，所以就墮地獄了。你若想救你母親呢，不是你目連一個人可以救的，你要啊，用這個十方的僧，來呀，超度你母親。

你怎麼樣用十方僧來超度你母親呢？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你要做點好的齋菜，啊，做點好的飲食，在這個你沒有供佛、沒有供僧之前，你自己呀，不要先嚐，不要先，啊，嚐一嚐什麼味道，不要先嚐的。你要啊，辦這個齋，來供佛、及僧；仗著十方大德的，這高僧的這種的道業，可以超度你母親；不然的時候，你沒有法子能救得了你母親。那麼目連呢，聽佛這樣的教導他，於是乎他也就在這一天，請十方大德高僧，來超度他母親。他預備的上等最好的那個珍饈妙味，來供養佛！於是乎呢，他的母親也就升天了，就藉著十方大德的力量，也就升天了。

因為這種關係，所以呀，傳至到現在，七月十五這盂蘭法會，還仍然呢，流行：仍然呢，每年都有這種法會，使每一個人呢，都超度過去七世的父母，那麼這是啊，佛教的一個紀念。因為這種紀念日，所以呢，現在這個波斯匿王，也就在這一天呢，來請佛、供齋，來呀，供養三寶。

那麼這「盂蘭」，盂蘭兩個字，究竟怎麼講呢？盂蘭兩個字啊，這是這個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解倒懸」。那個也可以說結倒懸，就是倒著掛起

來這個東西，你把它解開了。言其這個鬼呀，在地獄裏頭，就好像倒著掛上這個人一樣的，啊，非常辛苦。所以呢，這個盂蘭法會，就專門解決這個餓鬼的痛苦，所以呀，可以升天。因為這個，傳流到現在，都仍然有這個法會。

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又叫**佛歡喜日**，這一天叫佛歡喜日。僧自恣時，就是僧人呢，自恣的一個時候。這一天，供養三寶的功德，比平時啊，大百千萬倍！

那麼所以這個波斯匿王，也正遇著啊，這個結夏安居圓滿這一天，所以呀，他就設齋供佛，為他父親呢，來這個供養三寶。營齋，怎麼叫營呢？就是，營，營就是營辦，就是啊，做很多齋菜。什麼叫**齋**呢？齋，就是沒有肉，也沒有蔥、韭、薤(丁一廿)、蒜，沒有肉的菜，也沒有這一切的五葷。這個蔥、韭、薤、蒜呢、山裏混，這叫五葷，第五葷。那麼肉呢，這是更是葷的了。那麼他營齋，沒有肉，沒有一切的肉，在這天。

「請佛宮掖」：請啊，佛，到他宮裏邊去供齋。這個掖，掖，就是啊，偏殿，不是正殿；在這個偏殿，就是旁邊呢，那個有正殿呢，是國王處理這一切的政務的地方，那麼在偏殿呢，請齋。那麼這國王請齋為什麼不在正殿呢？因為這個正殿呢，是出納號令啊，行這個政的一個地方，發政施仁呢，這一個地方：那麼不適宜啊，來擺齋啊，吃東西；所以呀，在這個掖，在旁邊這個殿裏，請佛啊，去赴供。

請佛赴供啊，他等佛要來呀，到這宮殿門口啊，他自己親，「自迎如來啊」：自己呀，親身呢，去迎接。這個迎啊，就是迎接、歡迎；如來，歡迎佛。「廣設珍饈啊」：啊，廣設呀，這一切的珍；珍，是最好的這種飲食，最好的珍饈，最好的這個菜，菜蔬；饈，饈就是把它做熟了。做熟了，啊，這是非常好吃的，味道啊，是特別香。

我現在呀，講這個經的時候，已經都流口水了！我不知道你們每一個人呢，有沒有覺得這麼好吃？我是流口水了，啊，**饑欲流涎**。那麼因為什麼呢？我也想吃這個齋，就吃不著，所以就流口水現在。啊，流口水，我不叫它流出來，我把這口水吞到肚裏頭去，啊，這拿口水呀，就當這個珍饈妙味，也當也就以為吃到這個齋了。你們誰要是啊，想吃這個齋，也就學我這個辦法。

「無上妙味呀」：啊，你聽聽這個，這個經上說的，無上妙味呀！再沒有比這個好的了！啊，這個妙味，哦，英文叫什麼？wonderful，這個味道啊，啊，真是太好吃了！「兼復親延」：那麼不單請佛一個人，又並兼著嘛，延請，這延呢，就是延請他們來，也就是啊，親延；自己呀，或者寫個帖子啊，或者自己親到那去叫他，說，你，我那供齋啊，請大菩薩你去應供啊！

哎，「諸大菩薩」：有多少個菩薩？就前邊那諸大菩薩，前邊那恆河沙數的菩薩，他都請。你說這個要預備多少供啊？要預備多少齋菜呀？啊，這個要用很多錢。波斯匿王啊，大約他不像目犍連這個媽媽，那麼樣的孤寒，所以呀，就大設供養。哎，這裏頭本來呀，有這個六種的意思，你可以自己呀，去研究這六種的意思。

## 010. 卷一

城中復有長者、居士，同時飯僧，佇(出义、)佛來應。

這個城中啊，不是單單國王，還有長者、居士。什麼叫長者？什麼又叫居士？這個長者呀，有十種的德行。這十種的德行，都是什麼呢？就是第一，他的姓要貴，是貴族。好像，啊，這皇族，這叫貴族，第一叫「姓貴」。第二呢，「位高」，他的位置，位置啊，就是爵祿了，他的這個做的官了，他的身份了，高，這第二。

第三呢，是「大富」，(大，就是大小的大；富，就是富貴的富)。啊，說他很有錢的，very rich，這第三。第四呢，是「威猛」，啊，他這個威風啊，威風凜凜，哦，殺氣騰騰，像一個武官的，一個統帥那麼樣子，哦，很威猛的，有威可畏，這很勇猛，他做什麼事情，都很慷慨、果斷，說做就做，不會啊，拖泥帶水的，不會拖泥帶水的。

白居士，懂拖泥帶水吧！拖泥帶水呀，言其這個人就是，哦，仁柔寡斷，想要做嘛，啊，又等一等；啊，等一等又想要做去，再，啊，我等一等！就這麼樣子，往前後這麼推車；想往前走又往後退，想往後退又想往前走，也沒有主意，這就叫沒有威猛了，第四是威猛。

第五呢，叫「智深」，不單呢，他威猛，他智慧也很大的，智慧很深的，第五叫智深。第六呢，叫「年耆(耆一)」，年耆，這個年耆，怎麼叫年耆呢？就是很大年紀的。很大年紀的，譬如五、六十歲啊，六、七十歲啊，這都叫年耆，這叫年耆。

第七種呢，叫什麼呢？「行淨」，他的行為呀，是特別的乾淨的，特別的沒有染汙，沒有污點。他這個為人呢，是什麼事情都很乾脆，很清高的，這叫行淨；行淨，就是清高，他的品行啊，非常之清高。第八呢，「禮備」，他對任何人呢，啊，都禮儀周周的，絕對啊，沒有是貢高我慢，看不起人的這種情形。他可是威猛，威猛，但是他不欺負人，對任何人都有禮貌。見到人

呢，或者他先鞠個躬，先問問，說，你好嗎？How are you？他總要有這種禮貌，不會很野蠻的，這第八這個禮備。

第九，是「上歎」，在他上邊的人呢，就讚歎他；讚歎他，啊，說，某某你做的事情啊，真好！什麼事情都讚歎他。第十呢，是「下歸」，下邊的人呢，所謂：「眾望所歸」。一般人都仰望他，都希望他做大官，希望他發大財，希望他一切的事情都順利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啊，能幫助人，他啊，歡喜布施，所以一般人就歡喜他錢愈多愈好，多多錢他好做布施；他做大官呢，好給老百姓謀幸福，所以呀，這叫下歸。下歸，就是眾望所歸，一般人呢，都歡迎他，這叫長者。這個居士呢，居士，就在家的這個居家修行之士，在家修行之士，居家修行之士，修道。

「同時飯僧」：這個長者，和這個居士啊，也都知道這一天呢，供養三寶這個功德大，所以呢，也在這個佛歡喜日、僧自恣時啊，在這一天呢，也預備了很多齋菜。大約這個齋菜，不如國王那個齋菜，相差太遠了，所以也沒有珍饈，也沒有妙味，啊，我也不需要流口水，你也不需要學我這流口水，哈，所以呢，這個我們大家都省了很多事。

同時飯僧，「佇佛來應」：佇佛，在那站著，門口站著等著，站著等著佛來應供，啊，盼著說，如來呀，今天會來我們這應供呢！那個也說，哦，佛會來我們這應供呢！這就在門口等著，等著佛呀，來應供了。佇啊，就佇立，站到門口等著佛來應供！不單等著佛，也等著這一切的大德高僧都來應供！你說這多誠心呢？

但是啊，現在這個在暹羅、緬甸呢，他供僧都跪在那個地方，等著這個僧人來了，他給添上這個鉢，然後叩頭，然後這個這和尚啊，拿回去吃的。現在暹羅、緬甸都是這個樣子，錫蘭呢，差不多都是這樣子。

佛教文殊，分領菩薩，及阿羅漢，應諸齋主。

「佛」：就是釋迦牟尼佛。「敕文殊」：敕啊，就是敕令；敕令，就是叫他去。那麼這國王，也有敕令，這個法王也一樣有敕令；所以說佛教文殊，佛呀，就敕令這個文殊師利菩薩。「分領菩薩」：分領啊，就是分開，把這個菩薩，分開他。究竟一隊分多少呢？那是看當時有多少菩薩，分有多少隊；或者一個人一隊，二個人一隊，三個人一隊，劃出很多隊去。「及阿羅漢」：不是單單呢，領著菩薩，也領著這一些個大羅漢、大比丘。

「應諸齋主啊」：就是啊，到這個長者、居士家裏去應供去，應諸齋主，應

啊，這一切齋主的這個供養。所以呢，這是啊，這個因為佛雖然有千百億萬化身，但是他為吃一餐飯，不會啊，就顯一個神通，到其他的齋主家裏，每一個門口化一個佛去化緣去，不會這麼樣子的。若這麼樣子啊，這神通啊，比豆腐都不值錢了。所以呢，這個他叫文殊菩薩，你分配這個菩薩和羅漢呢，到每一個齋主家裏啊，去應供去。

唯有阿難，先受別請，遠遊未還，不違僧次。既無上座，及阿闍黎，途中獨歸，

「唯有阿難呢」：就是單單阿難他一個人，單單阿難，單獨的這阿難。這個阿難呢，這回所以呀，遇著困難的問題呀，也就因為他一個人。阿難怎麼樣呢？阿難呢，「先受別請」：阿難呢，他在早早的；先，就是早早的，啊，大約或者一個月以前，就有人預約了，就有人把他定下了；定下說啊，七月十五你一定要到，在這個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你一定要到我們這來應供。那麼所以他就去了，早早就去了。那麼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人家都去吃齋，他就「遠遊未還呢」：先受別請。

這和尚，本來不應該受別請的；譬如，這有十個和尚，你若單請一個和尚，去到你那吃飯去，這就叫「別請」，特別的你請這一個人這就叫。這一個人呢，他根本就不應該去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大家，十個都是僧人呢，他請，就應該請十個；若單請一個人呢，就不應該去的。

那麼在佛教裏規矩是這個樣子，但是有的時候，這個人好吃啊，哎，好像我這麼樣子，講經講到那個吃的，都流口水，這麼沒有出息怎麼一個人，啊，所以有人說，我要供養你，他也就答應了，不管別請、不別請，他想這樣子；啊，我管你們大家呢，我一個人吃飽了算！有人請我，這是就是我的福德，這是我的感應，啊，他就不管旁人了。

所以呀，這阿難就大約也有多少好吃好東西這麼個心，所以他就先受別請了。先受別請，就是在這個七月十五以前，他就受別請。你想，在結夏安居，根本不許可走出去，那麼他受別請，他到外邊去應供去，去吃飯去，所以這已經就不合規矩了，已經就犯過了。

那麼他要在七月十五，大約人家請他是七月十四這一天，我這麼想啊；七月十四這一天呢，所以他早去了一天，大約在七月十三就去了；七月十三去了，吃完了東西啊，啊，他還在人家那住下了，預備第二天一早就回來，十五這天回來。

他回來了，啊，所以遠遊未還；這個時候，在什麼時候遠遊未還呢？就在這個文殊菩薩分領這個諸菩薩去應供這個時候啊，這阿難沒回來。阿難呢，在這個時候，還沒趕回來，所以他也就啊，啊，所以這說遠遊未還呢，沒回來呢！

「不遑僧次」：不遑啊，就是來不及了，就是趕不到了。好像，啊，我們現在要到旁的地方去吃齋去，啊，某一個人呢，昨天就走了，沒有回來，我們想要等他也沒有時間了，不等他了，我們就先走了，先去吃飯去了。先去吃飯，等這個人回來了一看，空空如也，什麼也沒有了，家裏也沒有做飯，外頭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吃飯好？所以這叫不遑僧次。不遑僧次，就是這個講法，就是啊，沒有機會呀，等到他回來。

啊，「既無上座」：這個和尚啊，出家人呢，出門，或者要兩個，或者三個在一起。三個是怎麼樣呢？一個上座，上座，就是要受戒二十年，這叫上座，上座師父。或者要有「阿闍黎」：這阿闍黎呢，就叫「規範師」。(規，就守規矩的那規；範，就是模範的範)。要守規矩，要懂得規矩的這個師父，這叫阿闍黎。

這阿闍黎呢，有五種。

有「出家阿闍黎」：就是你跟著他出家受沙彌戒，這叫出家阿闍黎。

有「教授阿闍黎」：教授阿闍黎呀，是教你受戒的時候，怎麼樣去求戒，到那怎麼樣講，教授你，問你呀，這個遮難。遮，就是你做過什麼罪，犯過什麼戒啊，以前你在家的時候有什麼罪業？都要講的，這教授阿闍黎。

「羯磨阿闍黎」：羯磨阿闍黎呀，是給你懺罪的，懺悔你的這個過去的罪業。

又有這個「依止阿闍黎」：依止阿闍黎呀，就是你總跟著他，親近他，親近而跟著他學習佛法，這叫依止阿闍黎。

那麼又有「讀經阿闍黎」：他教你呀，念這個經。

好像我教你們念〈楞嚴咒〉啊，這我就是你們的阿闍黎，你明白了吧？我教你們，現在這個講這個《楞嚴經》，這就是講經的阿闍黎。現在你們都天天和我在一起，這又可以說是「依止阿闍黎」。我又教你們規矩，我天天呢，給你們在佛前迴向，說，令他們罪業都消除了，善根增長，這又是羯磨阿闍黎。我現在教你們一切的佛法，這也教授阿闍黎。但是你們沒有出家，現在不是出家阿闍黎，這就相差，這有四個阿闍黎了，還差一個出家阿闍黎；如

果誰若出家了，我就又變成出家阿闍黎了。

那麼這阿闍黎，就是啊，來幫忙你成道的，幫助你呀，修道，教你，在旁邊看著你，就監視著你，叫你不要犯過，這叫阿闍黎。

但是阿難現在沒有，也沒有上座，也沒有阿闍黎，所以他就出了毛病了。所以呀，最壞的地方就是他一個人。本來出家人應該兩個人，一起的。你如果要是真有定力了，那你就一個人怎麼樣都沒關係了。但是你定力沒有充足呢？就很容易受到這個魔障，所以呀，很容易呀，被外境所轉。

因為這個呢，出家人要啊，「防心離過」，所以要有上座，又有阿闍黎，出門都要有兩、三個人，一個人不可以的。那麼你要是真正有定性了，有了定力了，那你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的；你上天呢，下地呀，你隨便你去了；你若沒有定力呀，就哪個地方也不可以去，一個人不可以去的。所以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小和尚一個人周圍跑，這很危險的，很危險的一件事。你看，這阿難也就是一個小和尚，啊，周圍一跑，就跑出毛病來。

可是啊，我們大家都要多謝，要感謝這個阿難呢，如果他若不出毛病，我們怎麼能懂得這個《楞嚴經》呢？我們現在就沒有機會明白這個《楞嚴經》了。釋迦牟尼佛也不會講了，不會講《楞嚴經》，也不會教我們怎麼樣修定了，所以這還是阿難呢，對我們是最有好處的一個人。「途中獨歸」：在這個道上啊，他自己回來了。自己回來，最壞的就是這途中獨歸，只有一個人，沒有旁人來陪著他，沒有人來幫忙他，所以他自己呀，就遇到魔了。

其日無供，即時阿難，執持應器，於所遊城，次第循乞，

這阿難呢，他自己一個人受別請，由外邊回來了。回來，沒有趕上這個僧次，就沒有被分配到某一個齋主的家裏去應供。所以呀，這阿難這一天呢，就「其日無供」：沒有人供養他。沒有人供養，「即時阿難呢」：阿難呢，即刻。「執持應器」：執啊，就是拿著，托著這個鉢；執持應器，托這個鉢。這個鉢啊，叫應量器。（應，就是應當的應；量啊，就是這個數量的量）。應量器，言其呀，你吃多少，就去化齋，化多少回來，吃多少；不要太多了。那麼執持應器，這叫應器。

「於所遊城」在這個，就是這個室羅筏城。「次第循乞」：次第，就是挨著門呢，一家一家的去托鉢乞食。那麼有的就供養多一點，有的就供養少一點，那麼所以呀，要去乞多幾家。可是啊，這個按照啊，規矩，說是啊，不超過七家。要是如果七家沒有人供養的話，這一天呢，就不要吃東西，所以呀，

這叫次第循乞。循，就是順著；順著每一家的門口，去化齋去。這是啊，這個阿難呢，因為不違僧次，所以就自己呀，又自己出去，也沒有上座，也沒有阿闍黎，出去化齋供去。

心中初求，最後檀越，以為齋主，無問淨穢，剎利尊姓，及旃(出弓)陀羅，方行等慈，不擇微賤，發意圓成，一切眾生，無量功德。

阿難去化緣去，去托鉢乞食；那麼他心裏啊，也就有一種想，所以呀，他說，「心中初求啊」：心中啊，就想了，想什麼呢？最初啊，他這個動這一個念；動念，就怎麼樣呢？他說，「最後檀越，以為齋主」：說啊，我呀，化齋呀，化到最後啊，誰給我這個齋；檀越，檀，就是布施，誰布施給我，夠我吃的了，那就是我最後的齋主；越，就是超越，超越生死；這個布施啊，能超越生死，所以呀，這個在家的，做布施的；出家人，叫在家人呢，就叫檀越；檀，就是布施；越，就是超越。啊，以為齋主啊，做他一個齋主。

「無問淨穢」：他呀，這個齋主，他也不管他是乾淨啊，是不乾淨？也不管他是窮啊、是富？「剎利尊姓」：剎利呀，就是印度的一個貴族，就王族。印度有，這個種族啊，它分出來，有貴賤的。跟這個「旃陀羅」：旃陀羅是什麼呢？旃陀羅，是這個屠戶啊，就是殺豬的，屠戶。殺豬啊，印度不准殺牛的，都是殺豬的，這叫屠戶。這屠戶呢，他一般人呢，就都認為他這個行業，是一個很沒有價值的，很微賤的一種行業。

所以呀，這個旃陀羅在街上走道啊，那一般人都不能和他走一條路，他要啊，另外自己走一條路。在街上呢，他要吹著一種那個哨子，吹著響；他走到街上，這表示啊，他是一種微賤的，和旁人不同。可是呢，也有這種的種姓，也有這種的種姓，這叫旃陀羅，是很微賤的一種種族。

「方行等慈啊」：他啊，現在就正在行這個平等而慈悲的這種的乞食的方法。「不擇微賤呢」：他也不選擇說這是貴族的，他就去化緣；也不選擇這是微賤的，他專去化這個微賤的人，人的緣。「發意圓成，一切眾生啊」：他的意思呢，就是給一切眾生來種福，他因為啊，這個檀越，一般的在家人，如果供養出家人呢，這都是種福。出家人呢，叫福田僧；叫福田僧，所以你誰要沒有福啊，就應該供養三寶的。

你覺得自己沒有福報，這個福報啊，福，就是，啊，這個人什麼都具足，都有這種福，福報。如果覺得自己福報不夠，就應該啊，供養三寶。那麼供養三寶，這啊，叫種福，所以呀，出家人叫福田僧。福田僧啊，也就是在家人呢，你要求福，必須要來供養三寶，所以這叫福田僧。

那麼他呀，發意圓成一切的眾生。發意，這個意，也就是啊，他有這種思想啊，意念呢；圓成，令一切眾生啊，都遂心滿願，他們求什麼就有什麼，啊，求什麼得什麼。啊，「無量功德呀」：這個眾生所求的這種的功德呀，啊，無量無邊的，他都圓成他們，令他們成就這一切眾生的無量功德。這種功德啊，既然是無量，包括很多很多的，這所以叫無量功德。

阿難已知，如來世尊，訶須菩提，及大迦葉，為阿羅漢，心不均平。欽仰如來，開闡無遮，度諸疑謗。

這個阿難為什麼他要方行等慈呢？因為他啊，在以前，聽釋迦牟尼佛，訶斥過須菩提，訶斥過大迦葉。訶斥，就是鬧他，就是罵他們兩個人。罵他們兩個人是什麼呢？說他是阿羅漢，小阿羅漢，不是大阿羅漢。那麼怎麼樣子呢？這個須菩提呀，他，有他的一個見解。他見解怎麼樣？他專門化有錢的人。他說這有錢的人呢，他應該啊，做多一點福，做多一點好事，他來生啊，才能繼續的有錢呢；如果他若不布施啊，來生就沒有錢了。我應該呀，幫助他，所以呀，我要化這有錢的人，專門化富人，這是須菩提啊，捨貧而從富。

大迦葉呢，專門化窮的人，他的思想啊，和這個須菩提正相反。他是這樣講，他說這沒有錢的人呢，應該種福，應該做好事，等到來生啊，他就富貴了；如果我要不幫助他，我不向他化緣的話，那麼他來生還是窮的，將來他還是窮。所以兩個這個羅漢呢，一個人，就專化有錢的；一個人，就專化窮人。

我相信呢，這又有一個意思在裏邊，一定啊，這須菩提也歡喜吃好東西。這個大迦葉呢，是個頭陀，行頭陀的，他頭陀第一嘛，他行頭陀行。這行頭陀行啊，就是吃人所不能吃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，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讓人所不能讓的，他大約對吃東西上啊，不怎麼樣注意，所以呀，他就化了窮人。窮人布施的這個飲食啊，沒有那有錢的那麼好。有錢的人呢，就是扔那個東西，掉到街上的東西，也會比這個窮人呢，好。但是大迦葉，他因為不注重這飲食，所以他到那個窮人家裏啊，去化緣，給窮人種福。

所以呀，那麼釋迦牟尼佛知道這兩個弟子啊，這不行平等，沒有啊，平等去化緣，不是啊，方行等慈，那麼他有所分別；所以呢，就鬧他們兩個人呢，說是小乘的阿羅漢心，他的心呢，是阿羅漢的心，不是大乘菩薩心。「心不均平啊」：他的心裏啊，啊，還有窮富的分別，不能啊，普遍，不能普遍呢，來行這個慈悲，行這個平等慈悲。

因為他這樣一講啊，這個阿難就「欽仰如來呀」：他就非常的恭敬，啊，很

仰慕如來所說這種平等法門；說，不應該呀，越貧而從富，越賤而從貴，不應該有所選擇；應該呀，平等乞食，平等啊，去到各處去化緣去，不應該呀，這樣子分別。所以呀，他有這種分別心，就不是大乘法，是一種啊，阿羅漢，自了漢。所以呀，這個釋迦牟尼佛，就鬧他們兩個人。

因為阿難聽說釋迦牟尼佛鬧他們兩個人了，所以他就不那樣子做囉，所以就方行等慈，就平等啊，去乞食去。啊，「開闢無遮呀」：這個釋迦牟尼佛這個法門呢，是大開方便門呢，一點遮障也沒有，一點呢，限制都沒有。「度諸疑謗啊」：把這個或者專門化富的，專門化窮的，這就容易遭人家疑惑和毀謗，遭人家的懷疑和毀謗，所以現在度諸疑謗，就把這個疑謗啊，消除了，沒有疑謗了，令一切的人呢，心裏都很歡喜的，種福啊，也很，也遂心滿願。所以呢，這叫度諸疑謗，把這疑謗啊，度沒有了，不要人有一種疑謗的心，來對佛教啊，不生信仰。

經彼城隍，徐步郭門，嚴整威儀，肅恭齋法。

經啊，就是經歷。經歷什麼地方呢？就經歷這室羅筏城這個城隍。隍，什麼叫隍呢？就是那個城的外邊呢，有這種的城壕，就是外邊這個，這壕溝，叫城壕。你到中國，現在都有那個大城市，那古城啊，外邊都有那麼水圍著；那個壕啊，就是這個隍；隍裏邊呢，要時時都有水的，這叫護城河；護城壕，又叫；這就叫隍。

「經彼城隍」：就到這個舍衛國啊，這個大城裏頭啊，室羅筏城啊，到這個城裏邊。「徐步郭門」：徐啊，徐步，是慢慢的走。他啊，端端嚴嚴的，恭恭敬敬的，這個眼睛啊，也不向遠了看，這叫啊，徐步郭門，走路啊，很慢的，走的很慢的。郭門，就是這個城的外邊這個城的門。

外邊這個城的門，「嚴整威儀啊」：這時候啊，哦，他目不斜視，耳不旁聽，啊，這嚴整威儀呀，很嚴謹的而整頓這種威儀，有威可畏，有儀可象；這樣子啊，「肅恭齋法呀」：他托這個鉢，也時時都必恭必敬的。那麼肅，肅，就是很嚴肅、很整肅，這樣子啊；肅恭，恭恭敬敬的；對於這個化齋呀，托鉢乞食這種的法，一點也不敢馬虎，一點也不敢放逸，就是啊，那麼必恭必敬的，肅恭齋法，在這個路上啊，他這樣子。

爾時阿難，因乞食次，經歷婬室，遭大幻術，摩登伽女，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，攝入婬席，

婬躬撫摩，將毀戒體。

「爾時啊」：在阿難呢，這個嚴整威儀、肅恭齋法這個時候。他「因乞食次啊」：因為他啊，在乞食這個期間，就在乞食這個時候。次第，什麼叫次呢？就是次第，那麼一家一家的乞。乞，到怎麼樣啊？啊，「經歷婬室啊」：在乞食的時候，因為他既不分淨穢，於是乎啊，就經過這個婬室。這婬室啊，就是這個女人呢，賣婬這個地方。賣婬這個地方啊，就很不乾淨的地方囉，經歷婬室。

「遭大幻術啊」：遇著這個婬室，經歷婬室了，就遭大幻術；遭，是遭遇。怎麼叫大幻術呢？這個幻術啊，不是普通的一種幻術，是很有力量的，很大的一種幻術。蛇麼叫幻術呢？幻術，就是不真的，它所做出來的東西啊，都是假的。它可以呀，用一種咒，把梵天的天人呢，啊，咒，降落人間，但是這都是假的，都是虛妄，所以叫幻術。

「摩登伽女」：這個摩登伽啊，是梵語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小家種」，小家種。又叫什麼呢？又叫「賤種」、「下賤種」。就說你這個人，真是賤種；就言其啊，他的不尊貴。這摩登伽呢，就是叫小家種。摩登伽女，是這摩登伽的女。啊，摩登伽的女啊，「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」：娑毗迦羅啊，也是梵語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黃髮外道」。這種啊，以前傳給她這幻術啊，是一個黃髮外道，傳給這個摩登伽的，所以啊，就有這種的邪咒，這種外道的咒術。這種外道的咒術啊，她啊，假稱的，她本來不是這個梵天傳下來的，她就啊，冒充說是啊，梵天的天人傳給她的，傳給她這個先梵天咒，好令人呢，一般人相信。

那麼這個時候啊，以這個先梵天咒啊，一念這個咒，把這個阿難呢，這個念呢，念的神魂顛倒了，神魂不清楚了，好像睡著覺似的，又好像做夢似的，又好像喝醉酒似的，有這種種的情形，啊，不知不覺就到這個婬室了，到這個賣婬的女人呢，這個家裏。為什麼他不知不覺呢？就因為啊，被這種先梵天咒給迷住了，迷住他的自性。那麼阿難呢，本來是證初果的聖人，為什麼這先梵天咒都可以迷住他呢？

因為阿難呢，一向都是注重多聞，而不啊，注重這個定力，所以雖然證了初果，他是定力啊，還不足，定力不充足。因為定力不充足，所以呀，就遇到這種的魔；遇到這種的魔，就被魔啊，給給迷住了，所以攝入淫室，就被她，啊，用這個咒，一念咒，就給念到那個家裏去了，那個賣婬的女人呢，的家裏。

這個阿難的相貌啊，生的非常美麗，非常圓滿。佛有三十二種相好，阿難呢，

比佛啊，相差不太多，所以他相貌，生的非常的美貌。可以說是中國有這個美男子啊，叫宋玉、潘安呢，大約和這個宋玉、潘安都差不多的。那麼他這個皮膚啊，好像那個銀子那麼白，非常的白，好像銀子，「賽霜欺雪」。

這阿難呢，本來印度的人都是黑的皮膚的，啊，印度的人；可是阿難那個皮膚啊，非常的細膩，非常的柔軟，又非常的華美，啊，又生的特別白，所以呀，這個摩登伽女一看見呢，哦，就，就迷住了；被阿難先把她這個女給迷住了。迷住啊，她就和她媽媽要阿難；啊，她媽媽，說人家是佛的弟子，你怎麼能要呢？那是和尚，他都不結婚的，你要他不可以的。摩登伽這個女就說，我不管，妳總而言之要把阿難給我弄來；如果我沒有阿難，我就不活著了。就這樣子緊張啊，說，除非你把阿難給我，給我，和我結婚；如果不結婚呢，我這一生我就不活著了；啊，就要死要活的這樣子。

這個摩登伽，這個媽媽，摩登伽女的媽媽，就是摩登伽；摩登伽一想，啊，這個女這麼樣愛他，啊，我無論如何都想個法子，來不做都要做一做囉！所以把她這個梵天咒，這種外道的這叫邪法；邪，就是不正當的那個邪，邪法，這個外道的咒。她一念，一念把阿難呢，就給念糊塗了，念的迷迷糊糊啊，跟著她，就是像中了蒙汗藥酒了，喝著酒喝醉了，也不知道東西南北了，就跟著她到她床上去了，到她家裏去了。啊，「攝入姪席」：到她那個摩登伽女呀，那個房子裏邊呢，那個床上了。

「姪躬撫摩，將毀戒體呀」：你看這個地方，這是危險的地方啊！啊，這姪躬啊，就是這摩登伽女，啊，自己呀，到阿難的身邊，就甚至於把阿難的衣服也都給脫除去了，就用這個手啊，摸這個阿難的身體，周身上下就這麼摸阿難這個身體。啊，這個時候，將毀戒體，將毀，還沒有毀；這個「將」字啊，是並沒有毀呢，在將要毀，而沒毀，將毀戒體。這個戒，受戒的時候有一種戒體，那麼若毀了這個戒體呢，就好像啊，這個生命也斷了一樣。

所以呢，在出家人若是破戒，這是最重要的，不能破戒的；一破戒就應該死的，所以將毀戒體而沒毀。那麼這個阿難呢，相貌生的這樣的美滿，摩登伽女一見著他，就生了一愛欲，對他生了一種愛心了。愛，甚至於啊，把生命都不要了，也要愛阿難。你說，這個愛的厲害不厲害？現在，就好像現在這個，啊，為情自殺的，大約都是從摩登伽那留下的，摩登伽女那留下的。

那麼為什麼這個摩登伽女，對阿難有這樣好感呢？有這樣的好感呢？因為啊，在過去生中，五百世啊，這阿難和摩登伽女都做夫婦來著。因為生在五百世以前就做夫婦，所以現在她一見著啊，這以前的這種習氣，這種的習；習，就是過去生的這所習學的，所習學的這些個這個氣，那麼又發生了。又

發生，所以呀，她對阿難是特別愛，特別生一種愛心。因為以前就阿難，就是她的丈夫來著，所以她無論如何也要他做丈夫。那麼這都是啊，因為根據宿生的這種，種子來的，所以呢，現在她對阿難就這樣子的犧牲生命都不要了，也一定要嫁給阿難的。

如來知彼姪術所加，齋畢旋歸。王及大臣，長者居士，俱來隨佛，願聞法要。

在佛應供完了之後，就是啊，到每一個齋主家裏去吃完了飯，一定要給齋主說法的，說法然後才回到祇桓精舍去，可是這一次就很特別了。「如來知彼」：如來啊，佛，知道彼；彼，就是阿難，這個彼，就是指的阿難。知道阿難什麼呢？知道阿難被「姪術所加呀」：就這是說是姪術，其實啊，也就是那個先梵天咒，那種咒術；所加，加，就把他，這個加，就好像把他綁住了似的，用那個咒啊，把這個阿難呢，就給纏縛起來，就給綁住了。「齋畢旋歸呀」：所以佛知道阿難遭了難了，正在那將毀戒體的時候，所以他趕快就吃齋；這個齋吃完了之後，旋歸；這個旋呢，就立刻就回到這個祇桓精舍去了，旋歸。

「王及大臣」：這時候，這個王啊，和這一切的大臣。「長者居士」：和這個長者、居士等。「俱來隨佛呀」：就都同著佛一起，跟著佛啊，回到祇桓精舍來。「願聞法要」：這一般的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啊，也知道佛啊，趕的這麼快的就回到祇桓精舍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呀，才沒有給這個齋主說法就回去了。

那麼這回去呢，一定要有所發表的，有事情，於是乎啊，大家，這個國王、和大臣、和這個長者、居士，就都跟著佛到祇桓精舍去了。幹什麼呢？願聞法要啊！大家都什麼都忘了，就是一心想要明白這個佛法的這種重要的道理，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呢？啊，這是很特殊的，所以大家一起跟來，願聞法要，大家一起就想要聽佛說法；也不知道說什麼法呢？所以都跟著來。

弟子：姪術所加，加是什麼？

加呢，就是這個姪術加到阿難身上了，加到阿難身上，這就好像用那繩子啊，把這阿難綁上一樣，所以這叫加。

於時世尊，頂放百寶，無畏光明，光中出生，千葉寶蓮，有佛化身，結跏趺坐，宣說神咒。

「於時」：就是在這個時候，就是大家跟著佛一起回到祇桓精舍這個時候。「世尊，頂放百寶，無畏光明」：這個世尊呢，釋迦牟尼佛啊，頂上，在這

頭頂上，放出百寶無畏光明；這個百寶啊，也可以說表示百界；那麼千葉寶蓮呢，就表示千如；這個不過，慢慢的研究它都可以，現在你把這個意思明白了，這是最要緊的。

這個頂上放出百種的寶光啊，這個每一個寶上都放出這無畏的光明。無畏光明啊，就是這一種有很大威德，什麼也都不怕的，能降伏一切天魔外道。啊，你就什麼先梵天咒，後梵天咒，你什麼咒，也敵不住的。

「光中出生啊」：由這個光中啊，又出生啊，什麼呢？「千葉寶蓮」。千葉，一個蓮花，有一千個葉，那麼寶蓮花。「有佛化生呢」：在這個百寶光明，又生出千葉寶蓮，在這個千葉寶蓮上邊呢，就有釋迦牟尼佛的一個化身。「結跏趺坐」：什麼叫跏趺坐呢？就是啊，這個兩個腿呀，把它扳到上邊，結到跏趺坐；這種跏趺坐的功德呀，是很大的。

啊，「宣說神咒啊」：宣說這個祕密的神咒，就宣說這個〈楞嚴神咒〉。這是啊，這個釋迦牟尼佛呀，由這個化身佛說出來的，所以這個，就表示這個密因的中的密因，這密因裏頭的密因，咒王裏頭的咒王，咒裏頭的之王，所以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是特別重要的。

我們學佛的人呢，若能把〈楞嚴咒〉學會了，那就是，這一生啊，做人也沒有白做；如果學不會〈楞嚴咒〉啊，那就好像什麼呢？如入寶山，空手而回呀。就好像我們到一個那個七寶的山裏頭，到那金呢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瓈、磲磔、赤珠、瑪瑙，這七寶什麼都有的，可是我們到那啊，到這個寶山裏頭，想拿金子，啊，又想拿寶珠；想拿寶珠，又想拿銀子，也不知道拿什麼好了，結果空著兩個手回去了，這叫如入寶山，空手而回。啊，我們做人呢，如果不會〈楞嚴咒〉，也就等於如入寶山，空手而回一樣。

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呢，最低限度把這個〈楞嚴咒〉，要學的能背得出，能以念的出，這就是啊，你們這一趟從西雅圖啊，沒白來的。啊，你就不要說用了幾十天的功夫啊，就幾十年呢，都值得的，都非常有價值的。所以呀，你這一次這個好機會啊，最難得的，這是難遭難遇的。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這就是無上甚深微妙法，沒有再比這高的了，沒有再比這深的了，啊，這個是最微妙的法。什麼呢？〈楞嚴咒〉。你看當初阿難證了初果，都要用這個〈楞嚴咒〉去救他去，我們現在這一切的凡夫，如果不仗著楞嚴咒，怎麼能了生死呢？所以呀，你們每一個人發心，聽我的話，把〈楞嚴咒〉先把它學的能背的出，這是最好的，我最希望。

現在給你們講一講這個結跏趺坐的公案，在以前呢，有一個趕經懺的和尚。怎麼叫趕經懺呢？就是超度亡魂的；有死人呢，就請他去給念經。這叫在出家人裏頭的術語呀，叫噹噹辟，噹噹辟。這趕經懺，專門呢，去給有誰死人了，他就請他去就給念經；念經啊，就給多少多少錢？好像現在在香港，念一天經都要一百塊錢，一百塊錢一天呢！這和尚，你請和尚來念一天經啊，這要給一百塊錢的。

但是你還請不到和尚啊，現在香港念經的和尚啊，哦，那快的不得了；因為人死的也多，很多人都要請和尚給念經。不像美國這，請一個牧師去給怎麼樣啊？叫彌撒，就得了。啊，香港那要請和尚，有的請七個的，有的請五個的，有的請十個的，有的請四、五十個都有的；若錢多的，就請幾十個和尚到家裏去給念經，超度亡魂。

這個趕經懺的人呢，也就是做這個事情。做這個事情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念完經就回廟，回到寺院裏去。可是啊，走到一個家裡邊呢，就有狗咬他；狗咬他，裏邊就有兩夫婦，兩夫婦，這個男人呢，就趴著窗，望是誰啊？這狗咬什麼人呢？那個女人就問，這個太太就問，說誰呀？誰呀？問他的丈夫。

他丈夫說，誰？就是那個趕經懺的鬼嘛！他自己在外邊也聽見了，人家叫他叫趕經懺的鬼。趕經懺鬼，於是乎啊，他就心裏，喔，怎麼叫我趕經懺鬼呢？他不叫我趕經懺佛呢？也不叫我趕經懺的神仙呢？叫我趕經懺的鬼！於是乎走了，往廟裏走，偏偏天上又下雨，下雨他就到一個橋，這個橋底下，（屋崙橋這個橋啊），到那個橋底下，坐到那橋底下避雨，避這個雨。避雨啊，他就想，哦，我打一打坐了！於是乎他就結起雙跏趺坐了。

結起雙跏趺坐，這麼一坐的期間呢，哦，就來兩個鬼。來兩個鬼怎麼樣講呢？這兩個鬼說，哦，這個地方有個金塔，啊，我們快叩頭了！這金塔裏邊呢，有佛的舍利子啊，我們若叩頭啊，給這佛的舍利叩頭，我們的罪孽就很快沒有了。於是乎兩個就叩頭拜。叩頭拜，拜一陣間呢，這個趕經懺鬼，腿痛了，把這個雙跏趺坐，就打開；打開，就結單跏趺坐。這個左腿呀，在上邊，右腿在下邊，這叫單跏趺坐。

他一結這個單跏趺坐，這兩個鬼一看，說是，啊，怎麼這個金塔，變成銀塔了呢？變了呢？那個鬼說，你管它變不變呢，我們銀塔也一樣拜，我們還拜了！兩個就拜，又叩頭，大約叩了有或者半點鐘、一點鐘、二十分鐘，不過那時候，或者也沒有鐘，也沒有地方查去，這是一個公案。那麼就他腿又痛了，又痛，就把兩條腿都伸開了，像我們普通，哦，這個懈懈怠怠的，就這麼往後一靠，這麼伸一下，想要躺下了。這兩個鬼叩頭起身一看，說，哦，

怎麼變成泥巴了呢？趕快打！就要打他。

這兩個鬼一要打他，他又生了恐懼心了，又趕快結起雙跏趺坐。這兩個鬼說，啊，這真是有佛的舍利呀，它一陣間就變金塔，一陣間又變銀塔，一陣間又變泥巴，這我們不要再停止叩頭了，趕快叩頭！一叩，叩到天光。這個經懺鬼一想，哦，我結雙跏趺坐就是金塔，結單跏趺坐就是銀塔，我不坐了，就變成泥巴，變成泥巴了。

哦，這都還要修行哦，從此之後不趕經懺了，於是乎就埋頭苦幹，專門用功苦修，一修就修成了，修成功開悟。開悟，一般人給他送個別號啊，叫什麼名字呢？叫「鬼逼禪師」，這個鬼呀，把他逼迫的修行了。如果沒有鬼想要打他，他還或者又拖拖拉拉的不願意修行，拖延時光。那麼這鬼呢，幫助他，令他開悟了，這叫「鬼逼禪師」。

## 011. 卷一

敕文殊師利，將咒往護，惡咒銷滅，提獎阿難，及摩登伽，歸來佛所。

敕啊，怎麼叫敕呢？敕，就是救命，就是命令啊，這個人去。命令誰呢？這要有大智慧的人，才能救度這個愚癡的人。阿難雖然證到初果阿羅漢，然而他的定力不健全，定力不夠，所以呀，就被這個先梵天咒這種的幻術所迷。那麼姪躬撫摩，將毀戒體，最危險的就是將毀戒體。這個「將」字啊，還是沒有毀戒體呢，沒有破戒呢；若說已毀戒體，那就完了，那阿難呢，就墮落了，哎，那將來就會很麻煩再修的成功了。所以呢，幸而啊，將毀戒體，哎，將破沒破的期間，佛就知道了。

佛在那啊，大約應供啊，也，我相信沒有吃的太飽。因為什麼呢？佛這麼愛的一個弟子，這又是堂弟，又是他的侍者。怎麼侍者呢？就是啊，他講經啊，說法，總在兩邊那麼服侍他。好像現在這個黃文慈啊，和這個李錦山這兩個人，這就是侍者，這叫侍者，又叫護法。

這個時候，佛，啊，我這個侍者被魔給抓了去了，被魔給抓去了，這還了得！啊，於是乎啊，大約吃飯吃的八分飽，就趕快就回自己的祇桓精舍去。所以這些個王公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都在後邊呢，跟著一大溜，哦，不知道有多少？那麼到祇桓精舍，釋迦牟尼佛就放光現瑞，現的這個百寶光明，光中湧出，千葉寶蓮，有化如來，坐寶花中，結跏趺坐，啊，宣說神咒，就說這個神咒。

說這個神咒，光說這個神咒，也離得遠呢，那麼總要命令一個僧人呢，**拿著這個咒啊，去救阿難去**；那麼於是乎啊，就派這個，就救命啊，文殊師利菩薩。文殊師利，就是前邊講過，他是大智慧的，所以就叫他去。叫他去幹什麼呢？「將咒往護啊」：將啊，就是拿著這個咒；就拿著這個咒啊，往護，就到這個婬室去，也就到這個摩登伽女的家裏；往護，去啊，救護這個阿難。

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其中，我對你們有講過，有幾句啊，專門破外道法的。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這個破外道這個咒術啊，是最靈驗不過的。所以呢，文殊師利菩薩就用這個咒去救護阿難。

那麼到那個地方，一念這個咒，「惡咒就銷滅了」：這個惡咒啊，就是那先梵天咒，不靈了，啊，阿難就醒悟了。阿難醒悟啊，啊，所以「提獎阿難及摩登伽，歸來佛所」：怎麼叫「提」呢？因為阿難呢，被這個咒迷惑的；迷惑的剛才明白過來呀，還不知道東南西北呢？也不知道我現在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就好像啊，做了一場夢，這個夢，方才醒這個樣子；所以呢，哦，這個文殊師利菩薩，就用手來提著他，用手來攙扶著他，這叫提。

獎啊，獎，就是獎勵；獎勵誰呢？獎勵這個摩登伽女。獎勵摩登伽女，摩登伽女這個時候啊，如果他不獎勵呀，我告訴你啊，摩登伽女和他拼命都有份的，和這個文殊菩薩拼命啊，殺文殊師利菩薩都有份的。為什麼呢？你看她這麼樣一個愛人，被人給帶走了，啊，相信呢，如果若不給她，不和她說好話的話，她那個眼睛也紅了，真不知道想要做什麼了？

所以呢，這個文殊師利菩薩，就安慰她，說是啊，妳呀，妳真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姐，你是一個很良善的女人，現在妳跟著我去，到那我和佛商量啊，看看妳這個願力能不能成功？我去給你說一點好話，或者可以辦得到。那麼這樣子一講，連方便語，帶向這個摩登伽女說好話，這叫獎，獎勵她。獎勵她，用一種啊，就用一種委曲婉轉的語言呢，令她不發脾氣了，令她不自殺，不要去尋死去，令這個摩登伽女。

啊，及摩登伽呀，那麼阿難，提獎阿難，及摩登伽，和這個摩登伽的女，歸來佛所，就回來了。回來到什麼地方呢？就到祇桓精舍，佛所住的地方。

那麼這一段文呢，乃至到前邊，如是我聞，到此地，這叫一個「**序分**」。這個序分呢，有這個證信序，又有發起序，又叫發起序。怎麼叫序分呢？就是啊，在經前邊呢，敘述敘述，把它有這種證據。前邊那個六種成就，那叫啊，證信序。由六種成就「如是我聞」，到這個「歸來佛所」這一段文，這通通啊，名叫「序」。

這個序呢，又叫「**經前序**」。怎麼叫經前序呢？在經的前邊，因為它，所以呀，叫經前序，在這一部經的前邊，所以叫經前序。又叫「**經後序**」。說，這個講的簡直矛盾到極點了，怎麼又是前邊，又是後邊，究竟是前邊、是後邊？究竟啊，也是前邊，也是後邊。怎麼說呢？因為在說經以前呢，在說經的時候，沒有這一段文，沒有的。這一段文呢，是這個阿難結集經藏的時候啊，寫下去的，所以這叫經後序；因為在說經之後，阿難寫下這一段文，寫下這一段文，所以叫經後序。那麼這一段文又叫「**通序**」，差不離的經典呢，都有這個序，所以又叫通序。

**經前序**：因為它在經的前邊，不是說經那時候前邊，在這一部經啊，這一段文，列在這經的前邊，所以叫經前序。

又叫**經後序**：就是啊，說經的時候沒有這一段序文，是阿難呢，加上去的，阿難呢，加這段文，所以呀，這叫經後序，又叫。

又叫嘛，「**證信序**」：證信序呀，就是證明這個經啊，是可相信的，所以這叫證信序。

又叫「**發起序**」：發起序呀，是因為阿難呢，受摩登伽女這種的因緣，而發起呀，這一部經的這個因緣，所以又叫發起序。

這是啊，關於「序」這一點，我們學佛法的人呢，都應該；雖然這是名相，就是講不講，都無關重要，但是你要明白它這個道理。如果你不明白它這個道理，那麼連個序，也分別不出來，那你就不是個明白佛法的了。

明白佛法呢，就是哪一段文，是什麼意思，要啊，深入經藏，要鑽到它裏邊去；鑽到它裏邊去啊，你的智慧才能如海呢！就以為，你要這樣子想，你們明白經，**就是這個經就是我說的**，我說的這一部經，這個道理呀，都是從我心裏發出來的。你能以這個樣子，這個經，和你自己本身合成一個了。這個時候，也沒有深，也沒有淺了，你拿它就當很平常的事情了，啊，就不覺得為難了。

這一部啊，這個《楞嚴經》這個文呢，是最好，再好都沒有了。中國這古文釋義、古文觀止啊、四書五經、四書孟子啊，都沒有這個文章寫的好；這個文章，我這個一生最愛這個文章。

我在香港啊，有個徒弟，這個易果容知道，那個徒弟叫**恆定**，他能啊，把這

一部經啊，從前邊一字不錯的背到後邊，不用這個經的本子。所以為什麼我叫他讀呢？本來我想讀來著，我想把它讀，背的出來啊，連這個《楞嚴經》，和《法華經》，都把它裝到肚皮裏頭，啊，永遠都不會丟了。

可是我的時間呢，就tight（緊），不等我，所以呀，始終都沒有完成我這個心願。

等我那個徒弟呢，在香港那個恆定，他叫果一。那麼他呢，《法華經》他也可以背的出，《楞嚴經》他也可以背的出。他不是一年、兩年的功夫了，用了五年的功夫，背這兩部經，用了五年的功夫。所以呢，這個《楞嚴經》，這個文章；這個文章再好都沒有了，啊，我認為啊，這是妙到極點，這個文章。所以呀，願意學中文的人呢，不要錯過這個機會，能把這個《楞嚴經》，這個文法，通了，那就中文可以說是啊，完全都可以通了。

阿難見佛，頂禮悲泣，恨無始來，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。殷勤啟請，十方如來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(去ㄨㄛ)、三摩禪那(ㄋㄨㄛ)，最初方便。

文殊師利菩薩，用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把阿難呢，救回來了。救回來了，經過一段的路途的時間，大約有這個惠風徐來呀，有這種啊，清風拂面，把阿難呢，這個夢也給吹醒了。把阿難的夢給吹醒了，回來見著佛，他就哭起來了。啊，「阿難見佛，頂禮呀」：頂禮，就叩頭啊；叩頭頂禮之後，然後你說怎麼樣啊？就哭起來了。這個阿難呢，大約平時哭沒哭，這是經上沒有講，不過這個時候哭了。

「悲泣呀」：這個悲就到極點，啊，而泣不成聲；悲從中來，啊，泣不成聲，就哭起來。哭起，為什麼哭起來呢？他就恨怨自己呀，恨怨自己，他就是啊，最好的就是這一個「恨」字，這個「恨」字啊，哈，就是他覺悟的一個表現。如果他若不恨，回來呀，還不坦白，回來到佛的住的地方，還像沒有事似的，這麼自己裝模作樣的，這就是假面具了。那麼阿難呢，最好還是這一點，他沒有假面具；啊，回來就向佛叩頭啊，啊，不做假面具。

他就「恨無始來」：這個無始啊，就是在多生多劫以前，不是一生一世，而是啊，生生世世。無始，就是沒有頭；這個始，就是一個開始啊，就是個頭。這個地方沒有頭，沒有頭，你說在什麼地方？就是在最初做人的那個時候。那個時候，你說什麼時候？誰也說不出來，所以叫無始，那個時候叫無始。

無始怎麼樣啊？啊，恨無始來，「一向多聞呢」：這個生生世世啊，就注重了多聞，而啊，忽略了這個定力。因為注重多聞，所以他就啊，記憶力非常

好，博聞強記；因為他啊，忽定力，所以呀，就「未全道力」：這個道力，就是定力；未全定力，就是啊，定力呀，很薄弱的；定力呀，非常幼稚。那麼現在，他幸虧釋迦牟尼佛把他救回來了，所以呀，他就五體投地，身心恭敬啊。

「殷勤啟請啊」：殷勤啟請，這個殷勤呢，就是叩了一次頭，又叩一次；叩了一次頭，又叩一次；啊，就是拜很多，拜釋迦牟尼佛，這就殷勤，一點也不懶惰；殷勤呢，就是不懶惰。啟請，啟呀，就是啟白，向釋迦牟尼佛說。請求，請求什麼呢？請求「十方如來」：這個十方如來，並不是你看這個經文呢，不要解錯了。這是啟請釋迦牟尼佛呀，那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的那個道理：不是說，啟請十方如來，啟請十方諸佛，所以這個文呢，要把它分析清楚了。

你要如果說，阿難啟請十方諸佛，那麼要釋迦牟尼佛在那幹什麼的？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為什麼他要捨近求遠，去求十方如來呢？沒有這個道理的。這個呢，就是他向釋迦牟尼佛請求，說一說十方如來呀，「得成菩提」：得成佛的這個道理。

什麼道理呢？他也不知道用什麼功才能成佛，所以呀，就在平時啊，所聽到的這三種的定，提出來這三種的名稱。這三種名稱什麼呢？就是妙奢摩他、妙三摩、妙禪那，最初的方便；這三種啊，他都加上一個「妙」字，就叫妙奢摩他、妙三摩、妙禪那這三種的定啊，他都加上一個「妙」字。

本來平時釋迦牟尼佛講啊，就是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，沒有一個「妙」字；現在呀，他加上一個「妙」字，那麼這請問呢，這種的十方如來成佛的這種的妙定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一聽他這樣講，就知道他是一個外行了。怎麼叫「外行」？就不懂；就知道他不懂成佛這個定啊；成佛定，什麼定呢？就是這個楞嚴定。本經這個楞嚴定，就是成佛的。所以知道他不懂這個楞嚴的法門呢，啊，所以在後邊，他又種種的請問。

「最初方便」：最啊，最初，就是開始的那個方便法門，開始那個容易修的，容易行的那個法門。所以呀，這個阿難一回來，就向釋迦牟尼佛這樣啟請。這是啊，他知道改悔了，知道錯誤了，啊，知道恨，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了；恨無始來，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。你看，他所以後邊他能得證果，就因為他啊，有這個「恨」字。這「恨」，就是改悔了，就是改悔的意思，知道以前錯了，那麼求佛啊，指示他新的路線，新的路線。

有的人，若生出一種偏見，什麼偏見呢？他說，哦，阿難呢，一向多聞，就將要墮落。這學多聞呢，是沒有用了，我啊，就專門去修定，不學這個多聞了。這也叫做偏見。這偏見，就不是合乎中道。合乎中道這個道理，就要啊，不偏不倚，也不向左，也不向右，也不向前，也不向後，這就合乎中道。因為阿難呢，他一向多聞呢，他就注重多聞，所以呀，他也叫偏見，忽這個定力。

那麼你要是啊，專注重啊，定力，而忽這個多聞，那也是啊，不會生智慧。所以呢，你又要學解，又要學行，這叫行解相應。

最初啊，你們都到這佛教講堂來，我不說，我們在此地，**研究一個時間經典**，就開始打坐，**把這個萬緣呢，都放下**；也不要東想，也不要西想，也不要南想，也不要北想，這一心一意呀，放到這個學佛法的這個上；不要把這光陰呢，這最寶貴的光陰呢，都空過去了。所以呀，不要說一些個雜話，不要做一些個沒有益處的事情。要怎麼樣呢？這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」。

我今天呢，聽到有好幾個人，在這個敲了三槌魚子之後呢，還講話。這是禪堂的規矩，敲過魚子之後，打三槌魚子，這叫止靜。止靜，就任何人也不能講話的，不可以講話的。再一講話呢，那韋陀菩薩就會拿寶杵打你的。說，那我現在韋陀菩薩沒有打我呢？他還沒有發脾氣呢！你等韋陀菩薩發脾氣，那就不得了了！所以呢，我們切記要遵守這個規矩。

規矩，要有規矩，才能有相當的成就，所以呢，不要太隨便了。那麼本來人都很守規矩的，不過我恐怕人忘了，那麼我再把它重複提一提。

所以呢，我們在修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就是一心一意，專一其心來學經，專一其心來坐禪。這麼樣子呢，我保證你一定會相應的，一定會有所成就的；不開大悟啊，一定也開一個小悟，絕對不會耽誤的，不會誤你的功的，不會有那個錯誤那個「錯(誤)」。前幾天我不是講那個「物欲」？白文天以為是錯誤那個「誤」呢。

那麼現在呀，我這講開悟的「悟」，不是錯誤那個「誤」，不是耽誤那個「誤」。不開大悟，一定開小悟的，你只要在這個期間呢，你誠心誠意的來連學帶實行，這一定會有好處的，我不騙你的。

你如果你不守規矩，那可就是啊，「**老韃子看戲白搭功**」了。老韃子看戲白搭功，這是中國的一個名詞。中國叫蒙古人叫老韃子，老韃子看戲呀，就是

go to see movie，他看中國的戲，他不知道是講的什麼？這叫白搭功。

那麼我們在這個楞嚴法會這個期間呢，每一個人都不要白搭功。你看，這麼千里迢迢為法而來呀，這不是為的旁的，這是為要學佛法，所以我特別歡喜。我就是辛苦到什麼樣子上，我都不怕辛苦的。所以在這個法會，我一定要盡量啊，我也研究經典、看經典呢，盡我的所能啊，來和盤托出給你們講，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得到這個佛法的這個好處，這是我的意思。

你們，不過我這樣講，聽不聽還是在你，你實在不聽，我也沒有法子。因為我不是你，你也不是我；也可以說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怎麼說呢？我們現在呀，大家互相，這個尼克前幾年聽我講過這個道理了，**互相喘氣呀**，這都通著的，沒有什麼分別；大家都是一體的，一個的。所以呀，你也不要障礙我，我也不要障礙你，大家我們共同來研究佛法，共同大家都開悟，有一個不開悟啊，這也是我也沒盡到責任。

這是這個法會呀，很重要的，大家要專心來研究佛法的，研究這個經典；不管它深淺，懂我也要研究，不懂我更要研究。我懂一點，就是比不懂好的多。我就懂一個字，現在，哦，這個法師講經，這個字啊，以前我不知道怎麼講，現在我知道了，那已經就夠了。你懂得一個字已經是得到好處了，不要說不止一個字，啊，這個價值啊，那個代價是太高了，沒有法子可說的。

這個阿難呢，他為什麼不能對抗這個先梵天咒呢？他證了初果；因為啊，他過去所修的，用他這個**心識**啊，來修這個定。這個心識啊，是一個生滅的，有生有滅的，不是徹底的。以這個心識啊，這種思想啊，來修這種定，這就是啊，天臺修的那個**止觀**，那種定。

這種定啊，是屬於這個八識的，而不是啊，這個不生不滅性的。**以這個不生滅性，修這個不生滅的定，這才是啊，真正的定**，不會被這個外境界所搖動。所以呢，這阿難他盡用這個心了，啊，無論什麼事情他也用心；啊，聽經，也是用心他來記的；啊，這個佛講的什麼道理，他用那個強記的這種記憶力來記；這都是一種識，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。所以呢，他才遇著這個魔的境界，就認不清楚了。

你，我們修道的人呢，最要緊的，是能認識這環境，能認識啊，這個境界。境界來了，你若認識它了，就不被境界所轉，這個境界它不能搖動你；而你呀，這個定力，能把這個境界勝過去；境界，把這境界勝過去。就是善的境界、惡的境界；順境、逆境來了，你都可以呀，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，這就是真正定力。

啊，你要如果遇到喜事，你就歡喜了；遇著這個憂愁的事情，你又發了憂愁了，這都叫被境界轉。喜怒哀樂，你隨便呢，用到這個地方，這都叫被境界轉。不被境界轉，像什麼似了呢？像那個鏡子似的。那個鏡子啊，「**事來則映，事去則淨**」。你那個鏡子裏，你有人一照，它有個影，在裏邊；你人走了，沒有了，這叫啊，這個不被外境所轉。那個鏡子本體，始終是光明的，不會受染污的。所以呀，我們人若有了定力，啊，不動了，就像那個鏡子似的，有真正的智慧，徹底明瞭了，這是啊，最要緊的。

那麼現在講這個「**奢摩他**」：這個妙奢摩他，奢摩他是印度話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寂靜」。(寂呀，就是寂然不動那個寂；淨啊，就是清淨的淨)。這個意思呢，就是寂然而淨；但是這個淨啊，寂然而淨，是強制這個心呢，使之它有這種定力，不打妄想，不是啊，徹底的定。所以呀，這是小乘修的一種方便法門，一種啊，不是徹底的定。這是最初啊，釋迦牟尼佛對著二乘人所講的。

「**三摩**」：三摩呀，叫「觀照」。觀照什麼呢？啊，觀照十二因緣，觀照四諦法。

這個「**禪那**」：禪那呢，就是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思惟修」；思惟修，又叫「靜慮」。思惟修啊，就是用這個心呢，總想它，總這麼思惟，常常這麼想，想來想去。好像這個**修正觀**的，**天臺三止三觀**，講「**空、假、中**」；啊，這三止三觀，哦。觀空、觀假、觀中，那麼這天臺所講的。本來是不錯的，但是要是比較這個楞嚴定啊，那相差是太遠了。

所以呢，這個禪那，就是靜慮。我們現在坐這個坐禪，meditation，這也叫禪那。雖然禪那呀，可有徹底的，有不徹底的。那麼小乘人所修這個就是用識心，所分別的，就是用識心。這個識心，是有生滅，是生滅的。以生滅這個識心，來用功修定啊，這是不能徹底得到這個真正的**佛定**。

那麼要修什麼？就要修楞嚴定。這個楞嚴定，怎麼樣修法呢？向下邊那個經文裏邊呢，那麼一點一點都會告訴你。你把這一部經聽明白了，就知道楞嚴定怎麼定了，就不會發愣了。現在還不知道，哦，怎麼，從什麼地方下手啊？現在因為你就好像人在這一個山上啊，啊，這個山是什麼樣子的？人在這個山裏頭，樹木是根林的很深很深的，你在這山裏頭，不知道這山的面目。

啊，說那個李太白說啊，「**人不知道廬山的真面目，只緣身在廬山中**」，你不知道廬山是什麼樣子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因為你身在那個廬山裏邊，所以你

看不見；你若走遠了，那個廬山什麼樣子你就看見了，往遠一點看看，就看見了。

所以呢，我們現在呀，在這個《楞嚴經》裏邊，我們現在鑽到《楞嚴經》裏邊來了，啊，往前走，慢慢看看《楞嚴經》裏邊都什麼樣子。啊，你看清楚了，那時候，哦，你說，這回我可得到寶物囉！這回可入了寶山囉！把這個金銀珠寶，啊，抓了兩大把，又揣了一懷，帶回家裏去啊，那你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用不完的用，你一生都受用，都不了的，夠你一生的受用，受用不完。啊，那麼將來就證到這個楞嚴的佛果，啊，那將來你又該教化眾生去了。

於時復有恆沙菩薩，及諸十方大阿羅漢、辟支佛等，俱願樂聞，退坐默然，承受聖旨。

「於時」：於時啊，就是在這個時候；在什麼時候呢？就是在阿難啟請釋迦牟尼佛，詢問十方如來得成菩提，得成啊，這個正覺，妙奢摩他、妙三摩、妙禪那，最初方便這個時候，這叫於時。那麼這個時候啊，又有「恆沙菩薩」：前邊已經有了恆沙菩薩了，啊，現在又增加了，又增加恆河沙數菩薩。這恆河呀，我本來講過，現在呀，因為以前有人沒有來聽過的，再把它重講一遍。

印度啊，有一個恆河，這個恆河呀，有四十里那麼寬；恆河裏邊的沙呀，好像麵粉那麼細，非常的柔細，比那個，甚至於就和微塵一樣。不過它微塵呢，是有動向，微塵呢，它是在空中啊，飛來飛去的，忽上忽下，忽高忽低。那麼這個沙呢？是在那恆河裏邊呢，不起來。如果若颳大風，也會吹起來的；啊，吹的飛沙走石，哦，在那個沙漠的地帶，你若遇到狂風啊，也很危險的。

那麼這個沙這樣細，那麼四十里這麼寬，你說有多少沙？多少粒沙？你能算過來，算不過來？你用現在最高的那個算學家，算一算那恆河裏有多少沙？算不過來。這就表示啊，這個沒有數目，沒有數那麼多。

啊，有恆河沙數這麼多的菩薩，「菩薩」：就是具足叫Bodhisattva。那麼中國人呢，願意省文，願意簡略，所以就叫菩薩。這菩提Bodhi，是覺，就是覺悟眾生；Sattva呢，就是有情；這就是一個覺悟的有情，覺悟的有情。什麼叫有情呢？一切眾生都叫有情，就是覺悟的有情。也可以說是啊，他已經覺悟了，再去覺悟有情，再去啊，令其他的眾生覺悟了，這也是菩薩。

又可以有一個說法，說是啊，這是眾生裏邊一個有情，而得到覺悟了，這也叫Bodhisattva。那麼又有一個名稱呢，叫「**大道心的眾生**」，他的道心最大，

啊，你誰呀，對他怎麼樣的不好，他也不怨恨他，所以才大道心，他道心非常大，絕對不生煩惱，絕對沒有脾氣，這是啊，大道心。他道心最堅固、最大，這種的眾生，就叫Bodhisattva。又叫「開士」，開呀，就是開開了；(我們開門那個開)，開士。他開開什麼了呢？開開他這個這種的菩薩心了，開開他這個菩提心了，菩提心開了，那麼打開了，所以呢，這個叫菩薩。

「及諸十方」：又有啊，諸，是語助詞；就是啊，所有十方。十方：就四維上下，這是六方；再加東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東北，這是四方。東、西、南、北，這叫四維，加一個上、下，這叫六方。《彌陀經》上有六方諸佛，沒有講十方。那麼十方呢，就加上東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東北這四個角落，這合起來叫十方。

本來讓我講啊，你說怎麼講？我說一方都沒有，是圓的！地球是圓的，那有個方呢？但是啊，這佛經上說是方啊，我們就講方了！但是我講這個圓的，還不成立的，你不要依照我這個講，不要依照我這個說。我認為這個世界，都是一圓化，都在這個大光明藏裏邊，在這個如來藏裏邊，哪有一個南北東西、四維上下？沒有的。這是我這個見解，或者不對的。

這十方，十方什麼呢？「大阿羅漢」：我講的好好笑啊，大阿羅漢，不是小阿羅漢；這個大阿羅漢呢，什麼大啊？他的道大，並不是說他長的大，身量高，這叫大阿羅漢。這是啊，他這個法性大，他這個法力大，修道德也大，所以呀，這叫大阿羅漢。

什麼叫阿羅漢呢？我記得這個阿羅漢前邊呢，我好像沒講似的，所以現在在這，也再講一講。阿羅漢也是梵語，有三個意思，你們有人知道阿羅漢這三個意思是什麼嗎？記得嗎？要不記得，我大約就是沒有講？

第一個意思、「應供」：應什麼供呢？應天上的人供，應人間的人供，這叫應供，第一。在這個比丘啊，這個乞士為因；在這阿羅漢，應供，這就是個果，就是果。在因的時候叫乞士，果地的時候啊，就叫應供，這是第一。

第二、是什麼呢？啊，妳記得嗎？有人記得嗎？我忘了。(弟子答：殺賊。)

哦，那你想起來，這真還有一個好徒弟幫我想著，要不然的時候，你說多倒架子，講不出來了。「殺賊」：哦，那麼殺賊不犯戒了嗎？佛教講的不殺生嗎？那麼他這個把賊若殺了，這不是犯戒嗎？不是。這個賊呀，不是外邊的賊，是你裏邊的賊。

裏邊什麼賊呢？裏邊呢，你那個無明賊、煩惱賊。啊，這個煩惱就是賊；甚至於你眼耳鼻舌身意，這都叫六賊；它盜你的東西，你還不知道呢？你的眼睛一看東西，你這精神散出去，散一點。本來你精神呢，很充足的，你看東西看多了，眼睛被這個眼睛的賊呀，把你的寶貝給偷去了；你聽東西聽的多了，把你這個聞性也都散了，這也給盜去你的精神，消耗你的精神；眼耳鼻舌身意，這都叫六賊。

你不要以為這個眼睛是我的好朋友，耳朵也是幫忙我的，這個鼻子嗅香，舌頭能嚐味，啊，這都是幫助我的，不是！眼耳鼻舌身意，這叫六賊，偷你的無上珍寶啊，偷你的家裏的法財呀，你不知道？哎，你以為呀，這個賊和你做鄰居你不知道，你說，啊，那個東西呀，不怪得被人偷去囉！

不怪得，這個地方要緊要緊的，你不要忽略，以為我講笑話！啊，如果你不丟這個東西的話，你早成佛囉！所以這個很要緊的，你們要往裏頭參一參，想一想，**究竟偷你什麼東西**？你覺得沒丟東西啊，但是我知道你把東西丟的，那個錢買不來的那個寶貝呀，你都丟了，你還以為好得意呢！以為，哦，這你看我多好啊，我眼睛看的多遠，比旁人的眼睛都看得清楚！你以為是好啊，但是**你越看的清楚，你散的精神越多**！

唉，說你這個法師講這個經啊，我一聽就夠了，簡直的，說的都一點理由沒有！你等你明白了，你就知道我講的**真真有理由**；現在你沒明白，當然你說我沒有理由。所以呢，這個大阿羅漢，就殺煩惱賊的，殺這個六根門頭，這個眼耳鼻舌身意這種的賊的。

還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哦，這回不要你想，我現在想起來了。什麼呢？叫「無生」。無生，就是沒有滅，不生不滅，叫無生。他啊，也不生、也不死了，這叫證到無生法忍上，證到這個再不受生死了。所謂啊：「**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**」。所作已辦，他所應該辦的事情，已經都辦好了；不受後有，再，就不受生死了；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，就不墮落到三界來了。

那麼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裏頭啊，佛告訴這個我們人呢，說，「**慎勿信汝意**」，說，你不要信你自己這個意思。「**汝意不可信呢**」，你的那個意思啊，不可信。你那個意思為什麼不可信？那就是個妄想。因為是妄想，你若信妄想，那你就有了妄行為了；有了妄行為，就要受這妄生死了。

因為你不要信那個妄想，不要信你那個意，你就不會受妄生死了。要到什麼時候你才可以信你自己的意思呢？說啊，你「**證四果阿羅漢，方可信汝意**」，你證到四果阿羅漢的時候，那個時你才啊，可以信你自己的意思。沒有證到

四果阿羅漢呢，你不要盡聽自己的話，啊，不聽善知識的話；要啊，聽善知識的教導，這才啊，可以的。所以這大阿羅漢呢，就是應供、殺賊、無生，有這三種的意思，這大阿羅漢。

「辟支佛」：就是辟支迦羅，是這個緣覺，又名獨覺。「等」：等啊，就是很多，不是一個、兩個。「俱願樂聞呢」：這個字，有的讀樂(ㄉㄨㄥˋ)，在這，在此地，讀樂(ㄉㄨㄥˋ)，好樂，就是歡喜；不錯，是歡喜；但是不讀樂(ㄉㄨㄥˋ)，讀樂(ㄉㄨㄥˋ)。俱願樂聞，都想要聽一聽。好樂，就是當個(ㄉㄨㄥˋ)字講；好樂，就是很歡喜聽的。

「退坐默然」：退啊，就是好像現在這個Nick坐在這，這就叫退，退坐到一邊了；默然，就是不講話了；不講話，聽著我講。啊，這個退坐默然呢，不是聽著我講，聽釋迦牟尼佛講。「承受聖旨」：就都想接受、承接佛所說的這種法音，這種啊，聖人呢，這種的妙旨，這個宗旨，聖人呢，所說這個道理。所以呢，這個是這個大菩薩，和這個阿羅漢，都來想要聽法來。

爾時世尊，在大眾中，舒金色臂，摩阿難頂，告示阿難，及諸大眾；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頂首楞嚴王，具足萬行，十方如來，一門超出妙莊嚴路，汝今諦聽！阿難頂禮，伏受慈旨。

這一段文呢，本來在後邊，這一段文。在後邊呢，這個圓瑛老法師啊，看這一段文，在後邊這個文呢，前後不相合，所以呀，把這一段文移到此地來。那麼我也啊，研究了很多次，那麼這一段文呢，移到此地來呀，也是相應。因為在後邊呢，它那個前後的文意，不貫穿，前後不相同。

那麼把這一段文呢，移到這一段來，比較上下文呢，貫穿；上下文呢，就接連起來這個氣。好像就做文章啊，在這個這一段文，和前邊、後邊有連帶的關係。所以這圓瑛老法師把這一段文呢，移到此地來，我都很同意。

「爾時世尊，在大眾中，舒金色臂」：爾時啊，就是當爾之時。什麼時候呢？就是這十方的大阿羅漢和大恆河沙菩薩，這大家聚會到一起，要承受聖旨的時候。承受聖旨的時候，也就是阿難呢，啟請釋迦牟尼佛呀，說一說這十方的佛，最初成佛這妙奢摩他、妙三摩、妙禪那，這種的修行的方便法門。

那麼所以這個世尊呢，當爾之時，世尊，在大眾中，那麼在這個法會大眾裏邊。舒金色臂，世尊呢，伸出來他那個金手臂；他這個佛的臂，是金色的；不是說貼上金，才是金色；他本來就是金色的。舒金色臂，舒，就是伸開；伸開他這個金色臂幹什麼呢？「摩阿難頂啊」：摩阿難呢，這個頭頂。

在佛教裏頭啊，這**摩頂**，表示一種什麼呢？表示一種慈悲呀，愛護眾生。佛啊，也講愛護，也講愛；可是這個愛，與一般的愛不同；這個愛呀，是慈悲而愛護眾生，是啊，保護著眾生，令眾生啊，一切的魔障啊，都沒有了，不是啊，像一般人所講的這個情愛。所以這個地方呢，我們人要特別用一番功，來研究啊，這個道理。

你不要，啊，說佛也講愛啊，佛那個愛呀，不是我們這個私愛，不是我們這個情愛，是很普遍的對一切眾生都如自己的子女一樣。佛啊，世界上，最愛，就是父母愛子女，這可以說是最愛惜了。你看，那父親、母親生出一個兒子，這個兒子啊，對父親、母親怎麼樣不好，這父親、母親呢，都原諒他；說，哦，啊，他小孩子不懂事情，都很原諒他。

甚至於啊，那小孩子小的時候，打父親、罵母親，這父母啊，看的哈哈笑，也不覺得是他不對。為什麼這樣子呢？就因為這對他太愛了，愛的太厲害了。這父母對子女這種的愛，比這個夫婦間的愛，更甚、更厲害！

那麼在這個美國人呢，這一樣還我很佩服的，子女十八歲，就自己呀，去獨立去了。父母啊，有的時候就不管他了，這個是很好的，養成子女啊，沒有依賴性，沒有一種依賴父母啊，這個性。好像這個白文天，十五歲就跑到臺灣去，闖世界去，到台灣，這都是啊，獨立，有一種獨立的精神。

所以呢，可是獨立的精神呢，未免年紀太輕啊，有的時候見事情啊，見的不圓滿，因為經驗少，所以有的時候，就很容易誤入歧途的，很容易呀，就被這個被這些個不正當的朋友啊，拖到水裏去；拖到水裏，就不容易自拔的。幸虧啊，這個白文天還有善根，所以現在又學佛了。

啊，那麼這種的事情啊，我本來很同意這美國這種的這個家庭啊，子女到十八歲就自立了。但是啊，也未免他沒有經驗，有的時候到外邊呢，就容易被這個世風啊，吹倒了。世風，這世界社會這個風潮啊，很容易吹倒的。所以現在美國很多青年人，也不知道什麼叫一個國？也不知道什麼叫個家？甚至於連他自己的本身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？

一天到晚吃這個LSD（迷幻藥），或者吃這個marijuana（大麻菸），或者用還有很多種的這個麻醉品呢；麻醉的頭腦什麼也不清楚了，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，啊，過一天算一天。你問他，說你對國家怎麼樣？哼，我管它去。你問他，你對家庭觀念怎麼樣？這我，沒有家了。你說他是個出家人嗎？又不是。啊，你說他不是出家人嗎？他又沒有家了。你說這個未免呢，在這個，

這叫做**半天吊**，在這個半天上，上不上、下不下，啊，你看這樣，這我看得很可憐的！

那麼佛呀，愛護一切眾生，他對一切眾生啊，比這父母愛護子女更厲害，所以呀，他這個摩頂，就表示他一種深愛的這種意思。所以呀，佛講摩頂，這在佛教裏頭的這個摩頂啊，就表示對你有一種愛護啊，的意思。這個摩頂，又可以說是啊，他用這個佛光來注照你；這個手給你摩頂，就好像給你打這個注射清血藥針似的。

啊，給你，這打什麼針？他用這個手，一摩你這個頂啊，那**佛手上就放光；放光啊，就把你呀，內裏邊的黑暗都給照除了**。照除你的黑暗，就令你呀，諸惡消滅，善根增長；諸惡，什麼惡都消滅了，善根增長。

啊，說，啊，哎呀，那我可錯過機會了；我若生到佛的時候，給叫佛摩一摩我的頂，我也諸惡消滅了，善根增長了。誰不叫你生在佛的出世的時候來著？誰叫你生在現在的時候來著？這不能怨人家，也不能啊，說是後悔；也不要後悔，也不要怨人，也不要怨天，也不要怨佛。

這是我們現在生在這個時候啊，就學這個時候，在這個時候學佛法。我們現在如果誠心了，感動啊，佛也會來摩我們的頂，啊，也是這樣愛護我們。佛雖然入涅槃了，還是啊，**佛還在啊，一切處啊，清淨法身徧一切處**。你不要認為佛啊，離開我們了。

佛，時時都和我們同在的；佛，時時都和我們在一起的；不過我們看不見佛。**我們這是啊，一天是行住坐臥、吃飯、穿衣服，都在佛這個法身裏邊，沒有超出佛法身之外的**。所以我們和佛啊，是常常在一起，不過自己看不見佛，這個肉眼沒有那麼大神通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

摩阿難頂，「告示阿難呢」：就啊，佛啊，指示阿難，不單指示阿難，「及諸大眾」：還啊，在這個法會一切的大眾。大眾，都有什麼人呢？都有大比丘、大菩薩、長者、居士，以及這國王，這都在這一起了。啊，什麼呢？告訴大眾說啊，「有三摩提」：有這個一個定的名字；三摩提，就是定。

有這一個定的名字啊，叫什麼呢？「名大佛頂啊」：它這個名字就叫大佛頂。「大佛頂首楞嚴王」：大佛頂首楞嚴王，它的定的名字就叫楞嚴王定，啊，這個就是究竟堅固定的一個王。「具足萬行啊」：它啊，包括；具足，就是包括的意思；包括啊，萬行，萬種的行門呢，它都包括了；就是啊，包括無量無邊萬行這麼多的三昧，這麼多定，定的，這一些個定都包括在內了。

「十方如來呀」：所有的十方這個佛。「一門超出啊」：都是從這個首楞嚴王定，這個一門超出去的。這是「妙莊嚴路啊」：這個路啊，真是一個妙莊嚴路啊，這個路，是特別的莊嚴而微妙的。

「汝今諦聽啊」：說是啊，你現在啊，審諦而聽啊；諦聽，就是你注意，啊，你不要馬馬虎虎的聽我講經啊，啊，我講經啊，我現在講經你要注意聽啊，你要審諦而聽啊，要啊，把你那個精神呢，貫注到耳朵上啊，聽啊，就是，啊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在這聽經，跑到街上去看東西，就這樣子，這叫啊，諦聽。

「阿難頂禮，伏受慈旨」：阿難聽說佛這樣的一講，於是乎就又起身頂禮叩頭，向佛來叩頭！伏受聖旨啊，就趴到地下那啊，聽著佛講經，聽著佛啊，講這種的楞嚴王的定。這向下邊呢，這個文呢，就都講快要到正文裏。這個正文呢，就是正宗分，現在啊，這還在這個別序裏邊。

## 012. 卷一

佛告阿難：汝我同氣，情均天倫，當初發心，於我法中，見何勝相，頓捨世間，深重恩愛？

阿難呢，伏承聖旨，就等著佛給他說法；佛啊，就先徵問他，徵問他出家的原因。「佛告阿難呢」：佛啊，釋迦牟尼佛，告訴阿難；這個告訴他什麼呢？說「汝我同氣呀」：怎麼叫同氣呢？汝，就是阿難；我，就是佛自稱。同氣，怎麼叫同氣呢？因為阿難呢，和佛是堂兄弟。是堂兄弟，所以呀，這有一種親戚的關係，有一種血統的關係；有一種血統的關係，所以呀，叫同氣。「情均天倫呢」：這個情，就是這一種啊，情份，就是這種親情；均，均呢，是平均；天倫，就是啊，說，你我好像親兄弟一樣。

天倫呢，中國不是說有天倫之樂，敘天倫之樂事。怎麼叫天倫呢？就是天然的倫常。天然的倫常，就是啊，這個世間呢，按著世間法來講啊，這是一種啊，最應該的一件事，這就是天；天以自然為義；天，就是自自然然的。說啊，這個自自然然的有這麼一種倫常。倫呢，這個倫呢，也就是啊，可以當這個輪迴那個「輪」講。

這個兄弟父母祖，總這麼輪，有兄弟，有父母，有祖父，又有子女，再有孫，這啊，輪著。你做完了子女，將來又做父親；做父親，又做祖父、祖母，嗯，這輪著來的，所以呀，互相啊，遞償。那麼所以在中國人講孝道，講孝道，

也就是啊，你現在若孝順父母，將來你的子女啊，也孝順你；如果你不孝順父母，你的子女也不孝順你。

所以在中國啊，講這孝道。尤其最重要這個孝道，在中國有一句俗語說啊，「百行孝為先，萬惡姪為首」，百行孝為先，一百種的善事啊，這以孝順父母這是最根本的善，根本的這種道理。

所以在中國講有二十四孝，那二十四孝啊，有「唐湘哭瓜」，唐湘啊，是個人的名字，姓唐，叫唐湘。他父親、母親呢，有病，想要吃瓜；就這個瓜是甜瓜，很甜的，在北方，中國北方有那種甜的瓜。他父親、母親想這個東西吃，在冬天根本就沒有的。冬天下雪，怎麼會有瓜？所以他就啊，用一粒瓜籽，種到地下，他就趴在那個地方搗著瓜，就在那個地方哭！

啊，說，我怎麼，這瓜快點生出來，要結了瓜，給我父親、母親好吃啊！他這麼一哭，你說很奇怪的，哈！這也不知道是菩薩的感應啊，是佛的感應啊，也不知道是鬼神的感應；總而言之啊，這個瓜就生出來，就開花，就結果，就結個瓜；啊，他拿回去就給他父親、母親吃了。這個呢，就是因為他一念的孝心，為他父親、母親這一點的真心，就有這種的感應。

還有那個「孟宗哭竹生筍」，孟宗，也是個人的名字，他父親、母親想要吃竹筍；竹筍呢，這個竹有這個筍呢，想吃這個東西。他也在那，啊，一哭，這個竹子就生筍了。所以這個事情啊，啊，很奇怪的，你不能以這個思想來了解它。

還有那個「王祥臥魚」，王祥啊，他父親、母親想魚吃；想魚吃，你說怎麼辦呢？他也沒有錢買魚，這又是冬天。他就把衣服都打開來，趴到那個冰上。冬天那個北方，那個冰都凍得很厚啊，他不穿衣服在那個，躺到冰上，來臥這個冰。臥冰幹什麼呢？求鯉，想得到一條鯉魚。在這個時候呢，啊，這就有鯉魚從這個，把冰晒化了，果然就得到鯉魚。

得到鯉魚啊，等他回去，到了家裏給他父親、母親一講這個道理，他父親、母親說啊，那不要吃這個魚囉！這個魚大約是龍王送出來的，這是龍子龍孫呢！啊，於是乎他父親、母親沒有吃這個魚，病也就好了。這就說啊，孝順父母啊，有這種感應，孝感動天。

大舜因為孝順，所以呀，感的「象為之耕，鳥為之耘」，有這種感應。在這個為人子的，一定要對這個孝道，特別注意的，所以這天倫；天倫呢，就講，最注重的就是孝道。

「當初發心」：說你呀，在最初你發心的時候，當初，你出家的時候，你發心出家的時候。「於我法中啊」：你在我這個佛法的裏邊，佛法的裏邊，「見何勝相」：你見到什麼這種的殊勝的這種相好呢？就是你見到什麼好的境界，你才發心呢？啊，「頓捨世間呢」：你即刻呀，就把這個世間的恩愛，啊，都捨離了，究竟你是為的什麼呢？這問阿難。世間，就是這個世上啊，所有的這個世上。

「深重恩愛」：這個世間呢，父親、母親的恩就非常的深，這夫婦間呢，這個愛呀，就特別重，特別重。要是能以呀，你把夫婦間這種的愛心呢，用這種的愛心來愛惜佛法，來學習佛法，哎，那可就沒有不成佛的！可惜呀，就不能把這種的思想，愛護夫婦相愛這種的心，轉換呢，來研究聽經啊，來研究佛法，能變過來；能轉變呢，轉變過來愛惜這個佛法，啊，那可就不可思議了！

那麼這個阿難呢，他最初啊，就把這個思想轉變了，能以呀，也不愛他的太太了，也不愛他的父母了；父母的深恩也不管了，這個太太的情愛也不管了，什麼都不管了，就去跟著佛出家去了。所以現在佛就問他，你最初你見到什麼好的勝相了？勝相啊，就是不同的，啊，就是非常殊勝；（那個文殊師利菩薩那個殊；勝，勝就是和平時不同的）。所以這就是勝過平時那種相好。

這一段文呢，是佛問阿難呢，他為什麼出的家？你為什麼能就捨下了，就把一切都放下了呢？就問阿難。下邊這段文呢，就是阿難答覆他。

阿難白佛：我見如來三十二相，勝妙殊絕，形體映徹，猶如琉璃，

佛問阿難，你為什麼這個深重恩愛你都能捨了呢？並且你能頓捨世間深重恩愛呢？你看見我，你就把這個家裏的太太也不要了，啊，父母也不管了，這你到底為什麼？啊，就這麼問他。你快告訴我，快講啊，**不要想，你就直心答我**，不要你，想啊，是怎麼回事啊？現在你最初怎麼樣發心，就怎麼樣對我講。

所以阿難就說了，「阿難白佛」：阿難對佛也就說了，這就要坦白囉！坦白怎麼樣講呢？說「我見如來呀」：最初我一看見佛你呀，「三十二相啊」：你有三十二種啊，這個相好莊嚴呢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隨形好。這個三十二相，**頭上有無見頂相，腳下有平滿相**。這個三十二相啊，若想要知道啊，看看《佛教大辭典》，那個說的很詳細，可以大家共同研究一下。現在我若講啊，這三十二相，講的時間更久了。

「勝妙殊絕」：這個三十二種的相好啊，太好了，啊，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這樣子相好的。勝妙，勝，就殊勝了；妙，就妙好了；絕，絕就是任何人也不能比了，這世間呢，沒有再和佛啊，能比你的相好莊嚴了。「形體映徹」：你這個形啊，形體，就是這個身體，這個身形，這個體；體，這都是佛的報身了。

這佛的報身呢，映徹，映啊，就是透明的，啊，就，好像在外邊就能看到裏邊似的，這個光明皎潔，「猶如琉璃呀」：像什麼樣子呢？哦，就好像琉璃體那麼樣好，那麼樣的美滿。這是啊，阿難答覆佛，說見到佛的相好是這樣子。

常自思惟：此相非是欲愛所生。何以故？欲氣麤濁，腥臊交邁，膿血雜亂，不能發生勝淨妙明，紫金光聚，是以渴仰，從佛剃落。

因為我見著啊，佛的身體，好像青色琉璃那樣子的美滿妙好，所以呀，我就很多的時候，常常自己思惟呀：我自己就想啊，用心裏就想。這個想，就是個識心，就是個識心；他見到佛這個相好莊嚴，這也是個識，也是個心識，都是個生滅心，也就是生滅的。他就思惟，「此相非是欲愛所生」：說是啊，佛這種三十二相啊，我相信呢，這不是由這個情欲，和一種愛念所生出來的。

為什麼我這樣想呢？啊，「何以故呢」：何以故，就是我為什麼這樣想呢？「欲氣麤濁啊」：這個欲氣，這就言其呀，男女這種的淫欲了，這種淫欲的這種的氣氛呢，這種的情形啊，麤濁啊，這是很不潔淨的。麤，就是很粗的；濁呢，就是不乾淨；總而言之啊，這種的情形啊，是很不潔淨的這是。

怎麼說不潔淨呢？因為它腥，這個男女呀，這種的問題有一股腥味，有一股臊味。「交邁」：啊，男女交媾的時候啊，啊，以為是好啊，其實啊，是一種這個氣味非常之腥臊臭的。「膿血雜亂」：這個裏邊呢，又有膿，又有血，雜亂而不潔淨；不潔淨，就是污濁。「不能發生啊」：要是以這種愛欲，父精母血所造成的身體呀，不能發生；不能發生「勝淨妙明啊」：不能發生啊，這樣殊勝啊，而妙好、而清淨，啊，光明的，不能發生這種的形相。

「紫金光聚啊」：這個身上啊，總有一種紫金光啊，好像那個山似的，聚到一起。這紫金光啊，這光非常之大，啊，常常聚到佛的身上。「是以渴仰」：是以啊，是，是因為；是，當因為；以，是所以。因為這個，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上邊所說這個相好，和這個父母交邁這種的情形，啊，我啊，看見這個紫金光聚這種的好處，是以渴仰，因為這個，所以我就啊，好像啊，要喝

水那麼渴呀，渴仰，仰慕佛啊，這種相好。

這種的仰慕呢，也是一種愛心，也是一種愛心，這叫啊，捨愛從愛，捨去了一個愛，又拿起一個愛，捨愛捨愛。把這個愛放下了，把那個愛又拿起來了。愛什麼呢？愛這個佛的相好。「從佛剃落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我就渴仰佛，我就啊，跟著佛就剃髮出家了，剃呀，就把這個髮，鬚髮都剃落，啊，就出家了，我就因為這個出家的。

其實啊，阿難也就因為這個地方啊，是錯了。為什麼錯了呢？他不是真正想要修佛法而出家的，不是啊，想要修道，所以他出家之後，只注重多聞，也就是啊，因為這一點，錯了！啊，他就歡喜佛這個相好；歡喜佛這個，也就啊，把他愛這個家庭這種愛的心呢，啊，拿來愛佛，愛佛這個相好。

這雖然呢，不屬於那種情欲，但是還有一種愛心。我方才說啊，你要把這個愛夫婦這個愛，變成愛佛法，這個你不是單單愛，就可以了生死了。你要怎麼樣呢？你要真正實行去，就念茲在茲的，念念不忘的，這麼總要行持佛法，不能啊，說是一時一刻也不要忘了它，念茲在茲的。

你朝於斯，夕於斯，早晨也是參禪打坐，研究《楞嚴經》；晚間也是參禪打坐，研究《楞嚴經》，聽講《楞嚴經》，不要啊，打其它的妄想，也不要盡說一些個用不著的話。你說一些個用不著的話，你對這個研究經典，和這個坐禪上啊，都不會有幫助的。我們修行啊，在這幾十天呢，要拼命用功，要啊，犧牲一切來研究這個佛學。我們把佛學研究明白了，那個時候啊，我們才是真正有了智慧了，是真正聰明了。

所以呢，現在這個阿難呢，就是因為他啊，單知道愛佛，而不知道去修定。他仗著什麼呢？他以為佛是我的哥哥，我不要修行，到時候佛就給我定力了，你後邊就講了；以為啊，如來能惠他三昧，能給他定力。誰不知**身心本不相代**，這個身心呢，誰也不能替代誰，所以呢，他就這是錯誤啊，你阿難很聰明的，阿難比你我現在的人大約都聰明，但是他聰明反被聰明誤。

啊，為什麼？就注重多聞了，不注重定力；不去實行去，單呢，學口頭禪。啊，你看，說，他什麼都會說的，佛所說的法他都記得，怎麼樣說，一字都不錯的；但是可就沒有定力，所以就受這個摩登伽女的這先梵天咒的這種束縛了。

阿難雖然把家庭之愛放下了，對佛又生出一種愛心，這還是和愛家庭那種愛心呢，是一樣的。他看見佛相好莊嚴出家了，他啊，看不見佛的這種智慧，

這種的覺悟，這種的道德；他不學啊，佛這個道德，和這個覺悟的這種智慧。而學啊，就想學佛這個相好。

那麼為什麼他想學佛這個相好呢？因為阿難呢，大約在過去生中啊，盡著相了；盡著相，所以呀，啊，專門在這個皮毛上用功夫；一看見佛，他不管佛的智慧，他雖然說是記得佛所講的經啊，但是他不太注意的，就這麼看佛這個相好。認為啊，一天能看見佛呀，這就滿足他這種的欲望了，滿足他這種心了。所以這種心呢，和愛家庭那個愛，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，所以他沒有定力。

為什麼沒有定力？就因為愛欲心太重了，愛欲心太重了。你們誰呀，若想得到定啊，真正的定啊，把這個愛心呢，要先放下。愛心放下，那麼你憎了，啊，說是我不愛一切，我討厭一切，見到誰我都討厭，啊，你離我遠遠的，我要一個人，我要自己呀，修行，這又錯了！

你討厭人呢，這又錯了，也不能得定的。你要啊，還不懂人、也不愛人，這樣子；對人呢，都是好像人呢，和我是一樣的，大家平等平等的。既然平等，人、我是一個了，你又愛誰呀？又憎誰呀？對誰能會生出一個愛心？對於哪一個又會生出一個討厭的心呢？沒有。

說是，這樣我辦不到！啊，這個是啊，有人對我講，講英文，說，hard work（難做）！hard work，你要work（做），才能得到真的東西嘛！你如果不work了，hard work，你就不work了，那你就得不到的。你若想得嗎？想得就要照著我所說的去做，不要聽著你自己的思想去做去。也無憎、又無愛，這就是啊，平常心是道，這個心，就是合乎道了。

佛言：善哉！阿難！汝等當知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

阿難因為歡喜佛的相好莊嚴，於是乎就捨離這個世間的深重恩愛，而把鬚髮都剃去，落髮出家了，所以從佛剃落。當時佛住世的時候，這個所有的這個比丘落髮呀，不要用刀子這麼落髮，佛只要說啊，「善男子！汝今捨俗出家，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」，佛只有這麼講幾句，那麼這個出家的人呢，這鬚髮就落了。為什麼呢？這佛的神通啊，給他落髮。所以也不要像現在啊，這去受戒去。因為佛一給他說幾句話，這樣子他就有了戒體了，也就啊，袈裟著身，就有了袈裟了，袈裟。

以後，佛啊，入涅槃了，我們人再要出家，就要用剃刀子來剃落這鬚髮了，

要到戒壇上去受戒去，去受戒。那麼中國的戒壇呢，本來以前呢，是三年，受戒要三年的期間。那麼三年呢，因為時間太久了，這也就啊，想出一種科學的辦法，也要啊，快一點；於是乎這受戒就五十三天，五十三天受戒。那麼以後到現在呢，有的地方受戒，不是五十三天，是多少呢？十八天，就受戒了。那麼又有更快的地方，有的地方呢，一個禮拜就受戒了。

又有那個很普通啊，很化學的，很化學；這個科學完了，就接著化學了，什麼都變成化學了。怎麼樣？三天就受戒了，就有這個地方啊。在香港大嶼山，有的地方傳戒，就是三天，這也傳一次戒。其實呢，三天這個戒法，不如法的。這是啊，佛入涅槃之後，出家人要受戒的。

那麼佛呀，聽阿難說他出家的這種因緣，是因為看見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種隨形好，才出家了；啊，佛就很讚歎！「佛言」：善哉！善哉！這個善哉呀，就是讚歎之辭，就說你真好啊！啊，你真好啊！怎麼樣好法呢？你真是個大丈夫，真是個大丈夫，你能以呀，捨俗出家，你真是最好了。

可是好是好啊，我現在我還要問一問你！所以前邊那說情均天倫呢，那個意思就是說我呀，你問我，我本來立刻就應該答覆你；不要說我們這是自己家裏人，就是其他的人來請問我，我也都啊，應該，我也都歡喜答覆他的問題。

那麼現在呀，我先要徵詢你呀，出家的因緣是怎麼回事？所以阿難呢，也就說啊，我就因為看見佛的相好光明，所以我就啊，啊，發生了一種的愛慕而渴仰的心。所以常自思惟，說這個身呢，佛的身不是欲愛所成。啊，想了，大約想了好多次啊，於是乎他也決心出家了；決心出家，這一出家，啊，就盡學了多聞了。

可是，「汝等」：他說善哉阿難呢，說阿難呢，你真好啊！你是一個很好的發心的一個比丘。汝等，這個汝等啊，汝，就是你們，就是你們大眾；這個大眾等啊，就包括當時大比丘、大羅漢、大菩薩，這一切的，在法會這一切的人。所以呢，汝等怎麼樣呢？「當知啊」：你應該知道，你應當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「一切眾生啊」：一切眾生，「從無始來」：從那個最初做人的那個時候，到現在。

「生死相續啊」：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死死生，啊，脫白骨如山呢，脫那骨頭啊，有山那麼高了。你每一個人脫的骨頭啊，都有山那麼高。所以生死相續呀，就是接連不斷，啊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；啊，今生，又有來生；來生，又有來生；所以呀，這相續不斷，接接連連的總也不能斷。

這個什麼呢？生死。就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。啊，從什麼地方生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不知道。這被你的業緣所牽，啊，業障所牽。你生到什麼地方？啊，你從什麼地方來的？生從何來不知道？死從何去又不知道？

為什麼有這個生死呢？我現在告訴你，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呢」：因為什麼有這生死啊？就因為不明白、不知道。啊，什麼呢？常住真心。這個常住的真心，它是不動不搖的，不生不滅的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的。這個常住真心，因為它不動搖，所以叫常住；啊，所以不增減，所以叫真心。

這個真心，「性淨明體呀」：光知道這個真心了還不算，況且沒知道；還有性淨明體，這個性啊，就是你自性。自性啊，這個，你這個自性是清清淨淨的、光明遍照的這個體呀。啊，你這個法性啊，你這個自性啊，是一個光明遍照的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啊，你把它忘了。

忘了，猶如什麼呢？好像衣裏的明珠。在這個《法華經》上說啊，說這個有一個很有錢的這個人，他有個兒子，他這個兒子呢，不歡喜在家裏，跑出去了。跑到外邊去啊，在他臨走的時候啊，他父親、母親呢，恐怕他到外邊流落街頭啊，沒有錢用啊，於是乎就把一粒啊，這個如意珠，給他藏到衣裏邊了，衣服裏邊了；用線給縫上。

可是也沒有告訴他這個兒子，他兒子就跑出外邊去囉，啊，到處去流浪啊，過這個流浪的生活，他也不知道衣裏邊呢，有一個無價寶珠。啊，所以呀，雖有無價寶珠，那麼他自己不知道，也不能利用這個無價寶珠。我們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，也就等於這個無價寶珠是一樣的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就沒有能利用它。

所以呢，哎，用什麼呢？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呢」：你所用的就是這個生滅心，不是那個不生滅的真心。這個生滅的心，就是一種識；你那一種識啊，把你支配的顛顛倒倒，昏昏迷迷的。因為你盡用這個妄想來用事，這個妄想不真，所以也就故有輪轉，也在這個生死輪迴裏頭轉來轉去而不休息。這個輪轉呢，這轉來轉去，轉過來轉過去，轉過來轉過去，總在這裏邊轉。在什麼裏轉呢？就在這個生死輪迴裏頭轉，轉來轉去，轉來轉去，哦，不知道轉到什麼時候去是為止？

所以呀，因為什麼你有這個輪迴呢？就因為有妄想；你妄想如果去盡了，你不生妄想，啊，你的生死也就停止了。因為我們生死輪迴沒有停止，就因為啊，用這個妄想，妄想用事；妄想，就是這個識，心意識。啊，用這個心意

識，所以就把自己呀，啊，陷住了；陷住了，陷到這個泥濘的泥土裏了，在這不能自拔，不能自己呀，拔不出腿去了。

這是這個佛呀，向阿難呢，說這個，所以受生死的原因呢，就不認識這個真心；如果你認識真心了，生死就很容易了了。

汝今欲研無上菩提，真發明性，應當直心，酬我所問。十方如來，同一道故，出離生死，皆以直心；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終始地位，中間永無諸委曲相。

「汝今欲研無上菩提」：這佛呀，又問這個阿難，說你現在是想要追求明白這無上菩提嗎？「真發明性」：他啊，真正的這個發明那個根源，就是發明了這個菩提性啊，發明的那個來源，怎麼成的菩提就是。啊，你想要知道嗎？啊，你若真想知道啊，「應當直心，酬我所問」：你應該呀，用直心，不要用彎彎心，不要用那個委曲的心，要直心。

在這個《維摩詰(〈一〉)經》上啊，說，「直心是道場」，所以現在啊，就要用這個直心來酬我所問。酬，就是酬答，就是啊，你答覆我這個問題。我問你什麼，你要直心來答我，不要你想，不要用一種啊，再用這個妄想，想一想，咦，是怎麼回事啊？我要怎麼答才對啊？

我要好像這個兩個人作戰似的，我要用一手什麼功夫，才能把你勝了？像那武術家，啊，你來一拳，我應該是用一腳啊，是怎麼樣啊？你這樣一想，就不對了。你要用你的直心，我問你什麼，你就照直著來答覆我，這叫應當直心，酬我所問。

這個直心呢，啊，就是道心，直心是道場。因為什麼直心是道場啊？你這個一念沒動，這個時候啊，就是你的真心；你若一動念了，一打妄想，那就不是真心了。你在沒想，這叫第一念；第一念呢，那就是真心所發出來的。你等你落第二念，第二義了；你沒有說話，你就想什麼說什麼，不要想太多，我想到這，就說到這，這就是用你真心說話。

你要是一想，啊，我得不要這麼講，這麼講啊，是不對的，我要那麼樣講；那麼樣講，一想，啊，又轉一個方針，又要變；這就是第二念，就是人心了。第一念，就是個道心，就是道場，你用第一念；所以第一念，也叫第一義諦。第一義諦，是沒有講話那時候就是第一義諦；你等你講出來了，啊，那就落第二念了。

這個直心道場，就是啊，不要你用這種人心來思想，答覆我；你要用你這個

直心；我問你什麼，即刻就說，不要想的，不要思前想後；你這個思前想後就不是直心了，所以現在啊，你要用直心來答覆我。

為什麼我叫你用直心來答覆我呢？因為啊，「十方如來呀」：所有的這一切的十方如來呀，「同一道故啊」：都是由這個用直心才能成佛的，你不要用彎彎心，不要像那個「心」字似的；那個「心」字啊，就是最不好的一個東西。

你看中國這個「心」字，「**三點如星佈**」，三點呢，就好像星星在天上啊，那麼排布著似的；「**彎鉤似月牙**」，那個心字，這一彎鉤啊，像個月牙似的，像那個月亮啊，那個初三那個月，一個月牙，啊，就像那個心那一筆似的，彎鉤似月牙。「**披毛從此起**呀」，披毛戴角啊，做畜生啊，都是由你心造成的。

所以我早不講，十法界不出一念心嘛，這個「**作佛也由它**」，你若成佛，也由你這一念心，作佛也由它。不是說做畜生啊，就由你心造成的，作佛也是由心造成的。不單作佛，你就做鬼也是由心造成的，啊，做畜生也是由心造成的，你生到天上也是由心造成的，你證阿羅漢果也是從你心去造的，你行菩薩道也是從心造的。

好像你們現在要學佛法，研究這個《楞嚴經》，這都是啊，由你那個先天裏邊一念心呢，你那個先天種下這個金剛種子了，所以現在呀，才，我一定要去學這個《楞嚴經》！我不怕有任何的困苦艱難，啊，怎麼樣我都到那去學去！這就是啊，你無量劫啊，種的這個金剛種子啊，這種菩提種，種下了。

所以呢，今天來學這個佛法，來學《楞嚴經》。這都是啊，由這一念真心所成就的。啊，也有的呢，就由這個識心呢，來幫助的。啊，想來想去，是去啊？是不去啊？啊，這麼來回拉鋸；來回拉鋸，推過來又推過去，來回拉鋸；阿，拉距拉了一個時期，把這個東西割斷了，哦，還是去！這是這個到這來聽經這個問題呀，和這個是一樣的。

所以你啊，要用直心來答覆我。為什麼要用直心？就因為十方如來呀，他成佛，都是用直心成的，都是用直心成的，沒有用彎曲心成的。十方的如來同一道故啊，都是用這個直心這個道。因為這個，所以才能「出離生死啊」：才能啊，了生脫死，把這個生死相續，這個輪轉的問題呀，截斷了。「皆以直心」：皆，就當個「全」字講；通通的完全都是用這個直心成的佛呀！

「心言直故」：因為這個心呢，說他要用直心的緣故。啊，「如是」：如是

是什麼呢？如是，就說這個直心，指的這個直心。啊，你不要又以為「如是我聞」那個「如是」了。這個「如是」和那個「如是」，是一樣的字，一樣的音，但是意思啊，就不是前邊那個意思。

這是單單指的這個直心，如是，像這樣子啊，「乃至終始地位」：怎麼叫終呢？終，就是妙覺；始呢，從這個乾慧地，這個始地啊，從乾慧地的開始。啊，乾慧地，(乾呢，就是乾坤那個乾字；慧，就是智慧的慧；乾坤那個乾字呢，在這讀乾(ㄍㄨㄛ)慧地。這是十地的一個初地；初地呀，到後邊呢，都有講，所以現在在這啊，就是你知道這個開始，是由那個乾慧地那開始；終，就是到這個妙覺，到佛的果位上，這叫終。

地位，他這個由這個初地到這個妙覺的位置上啊，這叫地位；從初地到妙覺這個位上，啊，「中間永無諸委曲相」：中間，由這個乾慧地呀，到佛的果位上，那經過很長的時間，修行也很長；那個果位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到十地，十地然後，就等覺；等覺，再來妙覺，那麼相距啊，一個很長的時間。

這個很長的時間，也一點委曲相都沒有，中間呢，永無諸委曲相，那麼一點的委曲相都沒有，完全是用這個直心，所以呀，他成佛了。

這是啊，釋迦牟尼佛恐怕他問阿難呢，他不用直心答覆他，亂講亂說的，就研究不出真理來了。所以呢，他先呢，要和他講清楚了，要用直心來答覆我，你不要馬馬虎虎的。我現在同你講正經的法門，講這個成佛的真發明性，那個最初的那個成佛的道理，所以你不能隨隨便便，馬馬虎虎的，想來想去這麼答覆我，你一定要用你那個直心來答覆我。

**阿難！我今問汝：當汝發心，緣於如來三十二相，將何所見？誰為愛樂？**

這個字啊，一般不懂學問的人呢，就讀成一個樂(ㄌㄛˋ)，愛樂。本來這個字啊，應該讀成一個樂(ㄌㄞˋ)字，這個樂，就是好樂。好樂，就很歡喜的樣子，也有這個樂(ㄌㄛˋ)的成份在裏頭，但是還讀(ㄌㄞˋ)，應該讀這個去聲。

那麼佛啊，這又問阿難，說「阿難，我今問汝」：我現在，我再問一問你。問你什麼呢？「當汝發心」：就當著，當啊，就是當在那個時候；我現在慢一點講啊；當汝發心呢，當你發心那個時候，「緣於如來」：你是攀緣；這個緣，就是一種攀緣心，就是他那個識心呢，想著佛的相好，這都是啊，屬於攀緣，一種攀緣的識心。

緣於如來「三十二相」：你攀緣如來這三十二相。「將何所見」：你用什麼見的呢？你用什麼看見的？「誰為愛樂」：誰愛這個如來這個三十二相呢？誰好這個呢？啊，你現在要答覆，你現在要答覆我！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是愛樂，用我心目；由目觀見，如來勝相，心生愛樂，故我發心，願捨生死。

阿難呢，就對著佛說了，說「世尊呢，如是愛樂啊」：啊，像我這種愛樂的這種的情形啊，你不問誰為愛樂嗎？我現在用直心呢，來告訴佛！「用我心目」：我是啊，用我這個心，和目，啊，這兩種看見的。這個是照著一般人所說這是對的，用心和目，啊，看見佛，啊，這是對了；可是後邊文呢，這個經上就，你就會知道他這是錯誤。

「由目觀見」：我用我這個眼睛啊，看見的。看見什麼呢？看見「如來勝相」：我看見佛啊，這種相好莊嚴，這種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我是用我眼睛看見的。「心生愛樂」：我眼睛看見了，我心裏就生出一種愛的心了，愛樂。嗯，心生出一種愛樂，愛樂什麼呢？我看這個佛相，佛的相好莊嚴呢，太清淨了！

不像那個欲愛所生的那個身體那麼污濁呀，啊，所以我那個有一種染污的性。我現在啊，歡喜佛這種清淨的身體，「故我發心」：因為這個，這故啊，當所以；所以啊，我才發心；我發我的心呢，「願捨生死」：我才願意呀，從佛出家，跟著佛出家修道呢！我這種出家的來源呢，就是這樣子，這是他答覆釋迦牟尼佛的所問。

佛告阿難：如汝所說，真所愛樂，因於心目；若不識知心目所在，則不能得降伏塵勞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那麼阿難呢，說他所見佛相好，是用眼睛看見的，心裏啊，就生出一種愛樂的心了，這答覆佛，這樣子答覆。因為這個，所以他就願意啊，捨離這個生死，發心出家。說完了這話之後，佛就告訴他了，又對他講話了。

佛告阿難，「如汝所說呀」：像你所說的，「真所愛樂」：你呀，是用這個心呢，和目，來呀，有一種真心愛樂啊，如來這個相好；你真真的愛，和這個好樂，「因於心目啊」：因為你的心，和你的眼睛。

可是有一樣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心在什麼地方？你知不知道你眼睛能不能看

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眼睛又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你說，這話問的簡直沒有道理了！眼睛就在面上長著呢，心在這個腔子裏邊，誰都知道的。

可是，這不是你的真心，也不是你真正那個見。

所以呀，「若不識知啊」：你假如你不知道，你不真正認識，啊，你不啊，明白，什麼呢？不明白「心」，和「目」所在，它們兩個在什麼地方？你的眼睛在什麼地方？你的心在什麼地方？啊，這突然聽起來啊，這個問法，簡直就是不講道理了！但是啊，在後邊那啊，那個佛所問他的，有佛的這種智慧，所以我們一般人呢，不能有佛這種的智慧，現在呀，看這個文，就覺得，啊，這佛是橫不講道理的。

「則不能得降伏塵勞」：你若是如果不知道你心和目的所在呀，你就不能有這種的力量來降伏塵勞。這個塵呢，就是以染污為義，很不潔淨；勞呢，就是擾亂的意思；擾亂你的心，擾亂你的性。這個塵呢，也就是染污你的心性，你不能降伏，就是不能把它變化過來。

變化怎麼樣呢？不能把它這個妄想變成真心，不能降伏。怎麼叫降伏？好像這個兩軍作戰，這個一方面打敗仗，投降了，這叫降伏了。那麼你不能降伏這個塵勞，也就是塵勞勝了，你敗了；那麼你降伏了呢，就塵勞敗了，你勝了，所以這叫降伏。

這個是佛啊，來問阿難呢，這個心目在什麼地方？

譬如國王，為賊所侵，發兵討除，是兵要當知賊所在；

釋迦牟尼佛啊，說完了上邊這一段經文，說是啊，你如果不知道這心目所在的地方啊，你這生死啊，就不能了的。降伏塵勞，也就是了生死，也就是把這生死路斷了；如果你不能降伏塵勞，你就雖然出家也不能了生死。因為這個，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心、目在什麼地方？

啊，「譬如」：舉出一個比喻。譬如啊，有這麼一個國王，「為賊所侵」：這個國家呀，就被賊來給侵佔了。那麼侵佔你的疆土，侵佔國家的這種的領土，你就要「發兵去討除啊」：要去啊，發兵討除這個賊，使令他不能再侵佔你的領土。「是兵要當知賊所在啊」：你就這個兵啊，應該知道這個賊在什麼地方，你才可以討除他；你若不知道這個賊在什麼地方呢？你就不能討除這個賊。

所以呀，現在無始劫以來的生死啊，不能了，就因為你不知道你的心、目所在呀；你若想了生死，所以必須要先把這個心、目的問題研究清楚了，你這個生死才能了呢！

使汝流轉，心目為咎。吾今問汝，唯心與目，今何所在？

這佛，越講越不講道理了。我今再問你，「使汝流轉呢」：我再對你講，你為什麼有生死？你為什麼生死不了？使汝流轉，就是流轉這個生死；流轉生死，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頭，流來流去，這麼輾轉不以，輾轉呢，不停止。為什麼呢？「心目為咎啊」：都是因為你這個心，和你這個目啊，它們的過錯啊！你這個心和目的過錯，所以就令你受生死，令你不能得到解脫，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

因為你心、目的過錯，所以我現在要再問你，「吾今問汝啊」：我問問你，「唯心與目」：你這個心，和你這個目，「今何所在」：在什麼地方？快點講！這是啊，佛啊，來問他的心，和他目，到底在什麼地方？

### 013. 卷一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一切世間十種異生，同將識心，居在身內；縱觀如來，青蓮華眼，亦在佛面。

啊，阿難呢，這一段文就不是直心答出來的，這是彎曲心。怎麼說呢？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呢，被佛這麼一問，說心在什麼地方？眼睛在什麼地方？哦，他手足無措，這時候，他就不知怎麼答好了？但是不知怎麼答好了也就講吧！照著這個現在狀況來講囉！

於是就說啊，阿難白佛言：對佛說了，說「世尊，一切世間呢」：這個相信這時候啊，這個阿難說話，這聲音是很小的，不會很大的。為什麼呢？他沒有把握，自己沒有把握，他不知道是對不對？不過他就知道這麼樣子，照這麼樣子答，啊，好像又想要說，又不敢說的這樣子。你想想這個情景，當時一定這樣子。

他說啊，那說話這個聲音很小的，說世尊呢，這世界一切世間呢，「十種異生」：這十種異生啊，啊，在後邊都講，有講的，現在先不要管它；就是胎、卵、溼、化、有想、無想、非有想、非無想啊，這《金剛經》上說的。這個地方本來十二類的眾生，它這有一個無想，有一個無情，非有想、非無想。那麼現在呀，就單單講這個十類異生，十類不同的，不同的眾生呢，在後邊

那分析的很清楚，所以呢，現在就這麼講一講。因為現在要是在此地把它講啊，到了後邊那個文上，就沒有話講了。

識心，「同將識心」：一起呀，用的這個識心。這個識心，什麼叫識心？就是生滅心，就是分別心；分別計度(ㄉㄨㄛˋㄛˋ)，這是一種識心。啊，「居在身內」：說啊，這十類的異生，十種的眾生，它的心都在它身裏邊。

這是他不說他自己，說十類眾生，他說他自己，恐怕那個和其他的眾生若不同呢？他說這十類的眾生都是這樣子嘛，不是單單我阿難一個人。這裏邊呢，就包藏著一種狡辯的性質，狡辯，說，那這誰都不知道啊，這個心就在身內嘛！

「縱觀如來」：我現在呀，詳細看一看，縱觀呢，我就把頭伸起來望一望，這叫縱觀。縱觀呢，就是縱目遠眺，往遠了看一看。我現在看看世尊你啊，縱觀如來「青蓮華眼」：你的眼睛是青蓮華眼呢！佛的眼睛好像青蓮華那麼光明啊，修廣，生的光明修廣，很長的，這個眼睛的地方，好像青蓮華似的，所以叫青蓮華眼。

縱觀如來青蓮華眼，「亦在佛面」：也在佛的臉上啊，你這個眼睛啊，這怎麼你還要問我呢？啊，這無形中就是駁嘴呢！就是要說，你這都現成在這，你怎麼還問我呢？但是他沒敢正式公開這麼講，就說，縱觀如來青蓮華眼，亦在佛面，在佛的臉上呢！這眼睛在這個臉上嘛！心就在這個身裏邊嘛！這是阿難答覆的。

我今觀此浮根四塵，祇在我面；如是識心，實居身內。

阿難說是世尊，你的青蓮華眼，也在你的面上，啊，我現在啊，觀此浮根四塵，「我今觀此」：我現在，阿難說啊，我阿難現在觀看，此，就是這個，這個什麼呢？浮根四塵。怎麼叫浮根呢？浮根四塵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這四種。浮根，是在外邊的，在這個面上，很顯明的可以看見，所以叫浮根四塵。「祇在我面」：這四種東西啊，都是在我面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。

「如是識心呢」：我現在再想一想，我這個分別的識心呢，能知道好醜善惡這個識心呢，「實居身內」：實實在在的它住在我身的裏邊。這是阿難呢，答覆佛所問，這樣子答覆。

佛告阿難！汝今現坐如來講堂，觀祇陀林，今何所在？世尊！此大重閣清淨講堂，在給孤園；今祇陀林，實在堂外。

佛啊，聽阿難說是他的心在身裏邊，眼睛就在面上，佛呀，先不答覆他這個問題；佛又告訴阿難，又問他了，問他什麼呢？「佛告阿難！汝今現坐」：你現在坐的，「如來講堂啊」：你在這個地方坐著，坐到佛的講堂裏邊，「觀祇陀林」：你看一看這個戰勝的太子這個樹林子，「今何所在啊」：現在在什麼地方啊？

他不答覆他這個心的在內在外這對不對？又來徵問他，這佛啊，設的問難呢，來兜正這個阿難他的思想。今何所在，現在在什麼地方？

阿難呢，聽佛這樣問他，就答覆了，說「世尊呢，此大重閣呀」：說是這個大的重閣。怎麼叫重閣呢？重樓，重樓曰閣，就是在一個房裏頭啊，再加上一層。廣東話叫閣仔，這個叫正式的文言就叫重樓、重閣。此大重閣呀，這佛的這個大講堂啊，「清淨講堂啊」：這麼乾淨的這個大講堂。

「在給孤園呢」：在這個給孤獨長者這個園裏邊。「今祇陀林」：現在你所說這個祇陀太子這個樹林子，「實在堂外」：在這個講堂外邊呢；佛問他，說，這個祇陀林在什麼地方？你在這個講堂裏邊坐著，那麼這個祇陀林，你看一看祇陀林在什麼地方啊？阿難就答覆他，說啊，這個清淨講堂，我們大家住的這個地方，在給孤獨園裏邊，這個祇陀太子這個林呢，是在這個講堂外邊。

阿難！汝今堂中，先何所見？世尊！我在堂中，先見如來，次觀大眾，如外望，方矚林園。

釋迦牟尼佛聽見阿難說他的浮根四塵，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這個根生出啊，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這個四塵，由這個浮根，在這個外邊呢，浮的這個根，生出這個塵，啊，證明啊，他這個識心在身裏邊。

佛呀，就問他，說你現在，坐在這個講堂裏邊，你先看見什麼？這個祇陀林在什麼地方？那麼阿難呢，就告訴他，說是在這個講堂裏邊呢，他能看見這個林園，看見外邊這個，這個祇陀林在講堂外邊。

佛呀，就又對他講，說，「阿難，汝今堂中」：你現在在這個堂裏邊，啊，「先何所見」：你首先看見什麼，在這個講堂裏邊？這是問他。因為他說啊，心在身內，然後啊，佛就問他這個堂裏邊先看見什麼？

這個阿難呢，就答覆佛，說了，說，「世尊呢，我在堂中，先見如來」：我

在這個講堂裏邊呢，我首先看見的就是佛，就世尊你；「次觀大眾啊」：我其次啊，又看見這個大菩薩、大阿羅漢這些個聽眾，我看見這個。

「如是外望」：我像這樣子看呢，我先看裏邊，然後再向外邊一看，「方矚林園」：這個矚啊，就是望；我現才呀，看見呢，也就是看見，看見外邊這個祇陀林，和這個給孤獨園。這阿難呢，是這樣答佛的所問。

佛呀，又說了，說，

阿難！汝矚林園，因何有見？世尊！此大講堂，戶牖(一又V)開豁(厂又乙、)在堂，得遠瞻見。

佛問阿難，說你呀，你矚園林，你看見這個祇陀林，和這個給孤獨園，「因何有見」：你怎麼看見的？你因為什麼你看見的？問這個阿難。你說這個佛，一趟比一趟好像不講道理似的；但是這裏頭有深意啊，我們若往深的一研究就知道了。因何有見呢？

「世尊」：阿難呢，又答覆佛，說了，「此大講堂」：這個大講堂啊，「戶牖開豁」：這個有窗戶、有門；戶，就是門戶；牖，就是窗；開，就是開開了；豁，豁就是豁然通達了，通達，豁然通達。因為戶牖開豁呀，我在這個堂裏邊，這門也開著，窗戶也開著，「故我在堂，得遠瞻見呢」：所以我在這個堂裏邊，也就看見外邊的東西，看見這個祇陀林，和這個給孤獨園。

佛告阿難：如汝所言，身在講堂，戶牖開豁，遠矚園林。亦有眾生，在此堂中，不見如來，見堂外者？阿難答言：世尊！在堂不見如來，能見林泉，無有是處。

這一段呢，就是佛阿，來設一個問答，來反問阿難。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說阿，「如汝所言」：說，你說的很對的，你說的這話，如汝所言，假如就像你所說的話，這樣子，「身在講堂」：這個身子在講堂裏邊，「戶牖開豁，遠矚林園」：啊，你身在裏邊才能看見這個祇陀林，和給孤獨園。

「亦有眾生」：亦有啊，就是也有；也有一種的眾生，「在此堂中」：他在這個講堂裏邊，「不見如來」：他看不見如來，「見堂外者」：單單就見到堂外邊這個林園，啊，有沒有這麼個道理呢？問阿難！

「阿難答言」：阿難就說了，說，「世尊啊，在堂不見如來，能見林泉，無有是處」：說這個如果有人在這個堂裏邊呢，而不見如來，看不見世尊，而

單單見呢，這個堂外邊這個林泉，樹林子和這個泉井；無有是處，沒有這樣子的，不會的。他若身在這個裏邊呢，一定就會看見佛的；看不見佛，而看外邊，這個是不對的，沒有這個道理；啊，很決定的這個答覆了。

阿難！汝亦如是，汝之心靈，一切明了，若汝現前，所明了心，實在身內，爾時，先合了知內身。頗有眾生，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？

這個阿難這樣答，說這不對的；佛就告訴他了，說阿難你呀，你就是像這個眾生似的，在這個堂裏邊看不見佛，只看到外邊，「汝亦如是」：你就是這樣子，你就是這樣子，汝亦如是。

「汝之心靈，一切明了」：你的心靈，一切明了；你心呢，你這個心為萬物之靈；說人為萬物之靈，這心為呀，人的萬物之靈；一切明了，汝之心靈啊，你心靈，這個靈啊，心，還是那個識心，一切明了。

「若汝現前，所明了心」：你現在呀，所明了的這個心；假如你現在所明了這個心，「實在身內」：實實在在的你說它在身內的話，「爾時，先合了知內身呢」：你先應該啊，知道你身子裏邊的都怎麼樣呢！你先合了知內身，你身子裏邊；內身，就是身內。

「頗有眾生，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」：可有這樣的眾生，頗有啊，就是能不能有這樣的眾生呢？能不能有這樣的眾生，什麼樣呢？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，先呢，看身裏邊的東西，然後啊，再看外邊的東西，有沒有這樣的眾生呢？這又問阿難了。

因為這個佛呀，說，汝亦如是，知道阿難呢，還沒領會到，還沒有知道這個真心的本體是什麼樣子？還是在這個妄想心呢，這個識心上用功夫呢！所以佛就又說這一段文。

縱不能見心肝脾胃，爪生、髮長、筋轉、脈搖，誠合明了，如何不知？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？

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。

「縱不能見，心肝脾胃」：你說你這個心在身內，見也在身內，你見在眼睛上。這麼你在身內，你應該啊，眼睛看見，心裏就知道，你心在身內，就應該知道你的心肝脾胃是怎麼樣，你應該看得見！你既然看不見，裏邊的東西你看不見，心肝脾胃你看不見。

那麼外邊這個「爪生」：爪，就是這個指甲，指爪；生，它啊，每一秒鐘生多少，你應該看的見的。「髮長」：這個頭髮每一秒鐘啊，長多少，你也應該知道的。甚至於「筋轉」：你這個筋，它轉動。

「脈搖」：這個脈動彈，你都應該明白。「誠合明了」：你都應該知道的。「如何不知」：為什麼不知道呢？啊，為什麼你裏邊也看不見？外邊你也看不見？啊，你為什麼不知呢？

「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」：你一定說是啊，裏邊不知道，那麼你這個人在裏邊，你心在裏邊，你裏邊的事情都不知道，你怎麼又知道這外邊的事情呢？「是故應知啊」：因為這個，這是啊，就是因為這個；故啊，是所以。因為這個，所以應知啊，你應該呀，知道。

知道什麼呢？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」：你說啊，能覺察、分別、思量、能知這個心呢，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阿」：你說這個心在裏邊呢，是不對的，你這個理論是立不住的。就給他，現在才正式答覆他這個心在內，是不對的。這用種種的比喻、種種的理論，來呀，形容阿，然後再說出他這個心是不對的，在內。

阿難稽首而白佛言：我聞如來如是法音，悟知我心實居身外。

啊，這個阿難所立的心在身內這個理論不成立了，被釋迦牟尼佛給一個當頭棒喝，把他所立的這個見解，這個宗旨，給破了，不能成立，心在身內這個理論呢，不成立了。阿難呢，也很明理的，於是乎啊，就「稽首」：稽首啊，也就是叩頭，也就是叩頭。

「而白佛言呢」：就向佛又說了，說啊，「我聞如來，如是法音呢」：說我現在呀，聽見如來像上邊所說這個理論呢，這種的道理，如是法音，這種的法的音聲啊，「悟知我心」：我呀，明白了。明白什麼呢？明白啊，我的心，知道我的心呢，「實居身外」：我這個心呢，不在身裏邊了，跑到外邊去了，一定是在外邊呢！他心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到外邊去了？他現在突然就說到外邊去了。

所以者何？譬如燈光然於室中，是燈必能先照室內，從其室門，後及庭際。一切眾生，不見身中，獨見身外，亦如燈光，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。

「所以者何呢」：什麼道理，我說我的心跑到外邊去了呢？「譬如燈光啊，

然於室中」：好像啊，這個燈光，點著啊，然於室中，就啊，在這個房子裏邊呢，點著了。「是燈必能，先照室內」：這個燈如果在裏邊呢，一定先能啊，這個房子裏邊會光明的，先照室內。「從其室門，後及庭際」：從這個房的門口阿，然後才能照到院子裏邊。

「一切眾生，不見身中，獨見身外，亦如燈光」：這一切的眾生啊，自己看不見身中的情形，就好像啊，獨見身外，就單單能看見身的外邊的東西；亦如燈光，就好像那個燈光似的。「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」：它在這個外邊呢，這個燈光啊，若在這個室外邊呢，不能照這個房子裏邊。

所以呀，佛說這個看不見自己心肝脾胃，這個心呢，在外邊，就好像這個燈啊，在外邊一樣；在外邊呢，它就不能看見裏邊的東西。

是義必明，將無所惑，同佛了義，得無妄耶？

「是義必明，將無所惑呀」：我說這個道理呀，這個義，就是義理；我說這個理論呢，這個道理呀，必明，一定是對的。將無所惑呀，這個絕對沒有什麼疑問的。他自己下決定詞，先下一個判辭。

「同佛了義，得無妄耶」：和這個佛所說這個了義的道理，得無妄耶，大約是不會錯的；我說這個道理是和佛的這個了義是一樣的，得無妄耶；妄，就是不會錯了吧！不會假了吧！這個不會不對的吧！一定是對的。

我現在講，立這個理論呢，一定是我相信佛是同意我這個說法了。得無妄耶，這還是有一個詢問辭，這相信是不會不對了吧！

佛告阿難：是諸比丘，適來從我室羅筏城，循乞搏(去义弓ノ)食，歸祇陀林，我已宿齋。汝觀比丘，一人食時，諸人飽不？阿難答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是諸比丘，雖阿羅漢，軀命不同，云何一人，能令眾飽？

阿難啊，以為他心跑到外邊去，用這個燈光來做比喻，這次佛一定是印可的了！佛一定說他這回這一次是對了！熟不知佛也不講他這個。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阿難說，「是諸比丘啊」：說現在，在這講堂裏這一切的大比丘，「適來從我」：方才呀，跟著我。「室羅筏城啊」：在室羅筏城。

「循乞搏食」：循呢，就是去乞食去。這循呢，就當「順」字講，順著一家一家的次第呀，這就叫循；循乞。搏食，在印度，這個吃飯用手這麼抓著吃的，這叫搏食，用手抓著吃。現在呀，緬甸吃飯呢，用那個鉢，出家人還是

用手抓著吃，也不用調羹，是也不用筷子，就這用手啊，抓著吃，把手抓著這個飯，這麼轉一轉，然後就吃。他說這樣子吃的嘛，香，有飯味，究竟是不是有飯味呀？我是沒有試過；因為啊，沒有這種習慣。所以呢，他這叫搏食。就佛當初回來也是用這個手來抓著吃飯的，菜呀，飯都用手抓著吃的，沒有筷子，沒有調羹的，No chopstick, no spoon；搏食。

「歸祇陀林」：回來了，回到什麼地方呢？啊，去化緣呢，化回來了；回來阿，到這個祇陀林，就到這個祇陀太子布施這個樹林子。「我已宿齋呀」：我呢，已經不吃了，現在我已經停止了。宿齋，就是停止了，就已經吃飽了；現在我已經吃飽了。

「汝觀比丘」：你看一看這一切的人，現在還有沒吃完的呢！「一人食時」：一個人呢，這吃飯的時候，「諸人飽不」：諸人呢，那一個人吃飯，這大家飽不飽呢？大家是不是會飽呢？問阿難。你若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明天可以我一個人吃飯，你們大家都看著我，試試飽不飽？試試你們飽不飽？那就證明經典這個意思了，哈！

「阿難答言」：阿難聽佛這樣問他，阿難就說了，「不也」：這個「不」字啊，讀個不(ㄉㄨˋ)，不也；也就是當「ㄉㄨˋ」字講，說不也；就是不會飽的。怎麼說呢？「世尊，何以故」：阿難恐怕佛不明白，他又給佛下了一個註解，說，世尊，何以故？為什麼緣故呢？我說他不會飽呢？

「是諸比丘啊」：這一切的大比丘啊，「雖阿羅漢」：雖然都是證果成阿羅漢了，都有了神通了。但是，「軀命不同啊」：他這個身體都不一樣的，面貌都不一樣的，各有各人的軀命，各人有各人的這個身體，不同，不是一個的；如果是一個，一個人吃飯，這一切的人就都飽了；但是他不是一個，有分別的。有分別的，所以呀，「云何一人，能令眾飽」：怎麼說，有什麼理由可以說，一個人吃飯，這大家都飽了呢？所以我說這個是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佛告阿難：若汝覺了知見之心，實在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，則心所知，身不能覺，覺在身際，心不能知。

釋迦牟尼佛聽見阿難說是一人吃飯眾人不能飽，這樣回答。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，又說了，「若汝覺了知見之心」：假如你這個覺察、分別、這個知見這個心，「實在身外」：實實在在的它在身外。「身心相外」：身是身，心是心；啊，「自不相干」：這互相它沒有一種連帶的關係。

你身，是你的身；你心，在身的外邊；互不相干的。你也不管我的事，我也

不管你的事，已經分開家了，身和心呢，不在一起了。「則心所知，身不能覺」：你心所知道的，你這個身呢，就不能覺，不能啊，有所感覺。這個覺，就是感覺；這個就是身不能覺察到，沒有感覺。「覺在身際」：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覺啊，在你身上。「心不能知」：你心也不知道；互相啊，離開了，分家了，身和心分開家了。

我今示汝兜羅綿手，汝眼見時，心分別不(ㄟ又ㄨ)？阿難答言：如是，世尊！

「我今示汝」：我現在啊，告訴你；告訴你什麼呢？「兜羅綿手」：我呀，舉起我這個兜羅綿手。佛的手啊，非常的細軟；細軟呢，又滑又軟呢，啊，像那個棉花似的，手軟如綿呢！

我現在我告訴你們一個相法，就相人的法；你誰的手啊，你摸他這手好像棉花那麼軟，這個人呢，將來會出貴的，這個人是有貴相的。「手軟如綿，富貴已攀」。普通的人手都很硬的，我自己知道我手好像木頭那麼硬，不像棉花那麼軟。誰的手，好像棉花那麼軟呢，這個人將來還會有一點辦法。

不過你又要看，不單手軟，妳看看他啊，若單因為手軟，你說他將來做大事，會做轟轟烈烈的事，這也不一定。你還要看看這個相；這個相啊，是不是一個英雄？是不是一個豪傑？是不是一個大丈夫相？如果他手軟軟的，有一些個女人手軟軟的；那女人的手啊，多數比男人軟得多，你若不相信，有的時候你同女人握手，你會覺得出來的。

這個所以呀，男人，我以前遇著兩個，遇著兩個他手非常軟的。但是這兩個人呢，在我知道的時候，都沒有什麼大的發達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相貌啊，不配，相貌，其貌不揚。所以我有一個皈依弟子，叫王盼，他手非常軟，一生啊，他沒有做什麼辛苦的工；可是啊，但是也很平常的。

還有我一個同學，也是親戚，手啊，也非常軟的，但是在我沒有到內地以前呢，我知道他沒有做什麼事情；我到香港和美國之後，也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想要反共，哈，是不是想做什麼，我也不知道了？總而言之啊，人這個手軟呢，也就是一個貴相，手軟。佛這個手啊，是兜羅綿手。

佛告訴阿難，說我今示汝啊，我現在指示你、告訴你，兜羅綿手，我這個兜羅綿手，「汝眼見時，心分別不」：你這個眼睛看見我這個兜羅綿手的時候，心分別不？你心裏呀，分別、不分別我這個手是兜羅綿手呢？「阿難答言呢」：阿難呢，答覆就說了，「如是」：他說是的！我眼睛看見，我心裏就分別，世尊！

佛告阿難：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？

說你呀，阿難說是啊，我知道我眼睛看見，心裏就分別，是這樣子。如是，就是是這樣子。是什麼樣子？就是佛所說的這個道理。這個如是，也就是對了，對了。世尊！隨著他又叫了一聲佛。

那麼這個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又告訴阿難了，說啊，「若相知者」：你這個心，知道你眼見，「云何在外呢」：你怎麼說它，你這個心是在外邊呢？但是佛也沒有說他心在裏邊。前邊不已經說，說他心在裏邊是不對的。那麼現在阿難的心又跑到外邊去了，佛說它在外邊也是不對的。

因為你若心在外邊，你眼所見的，心裏就不應該知道；它在外邊嘛，你怎麼會知道呢？所以說，現在說，我示你這個兜羅綿手，你眼睛看見，你心裏不生分別？阿難說，我生分別。對的，我眼睛看見這兜羅綿手，心裏就想啊，啊，這佛這兜羅綿手是最好，這也是啊，三十二相之一。這是我心裏生出一種分別心，生這一種愛樂的心，是這樣的，世尊。

佛告阿難呢，說你，若相知者，假設你眼睛看，心裏就知道，你怎麼說這個心在身外邊呢？云何在外，怎麼說的？你有什麼理由可以說你的心在外邊呢？快講！有這麼個語氣。

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無有是處。

上邊呢，這個阿難既然說心在身裏邊，這個理論立不住了，不能成立了；於是乎就又轉計，轉計呀，就說這個心在身的外邊。心在身的外邊呢，那麼世尊就再用種種的比喻，來呀，開導他。可惜阿難呢，只知道用這個生滅的這個識心，來推測佛法；而不知道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。

所以呢，佛又用這個兜羅綿手，說你這個眼睛看見的時候，心裏分別不分別呢？阿難說，啊，是，我心裏分別。於是那麼佛又告阿難，說是啊，若相知者，他說啊，你若身心相知，這個心，就不應該在外邊。所以呀，這後邊又給他批，他這個是錯誤了。

說，因為這個，你就應該知道；知道什麼呢？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」：你所說的，你能以呀，覺察而明白這種的心呢，啊，能知之心，「住在身外」：在這個你的身外邊，是不對的，你明白嗎？現在是你的不對啊，你那個是錯了！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所言，不見內故，不居身內；身心相知，不相離故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思惟，知在一處。

他又思惟，就是用這個思惟呀，就弄錯了！所以他常用這個思惟，「常自思惟」，現在又我今思惟。

那麼「阿難白佛言呢」：阿難對佛說了，說，世尊啊，「如佛所言呢」：說，我跟著佛出家，是聽佛教化；現在好像佛你所說的這個道理呀，這種的法音呢，就是上邊那個法音，所言呢，也就是那個法音。

「不見內故」：因為啊，如果心在裏邊，就應該呀，看見心肝脾肺腎這個五臟的臟腑。因為它不在內了；不在內，所以呢，啊，「故不居身內」：它因為看不見裏邊這個五臟六腑，所以呢，它就不在身內，故不居身內。

「身心相知」：因為什麼呢？這個身和心呢，心和這個身呢，這互相知道的，「不相離故」：為什麼它互相知呢？因為身和心不能分家。所以呢，啊，現在佛說不在外邊，啊，那麼也不在身外。

「我今思惟」：我現在又想了，哦，外邊也不對，內邊又不對，裏外都不對；我現在想了，哦，想，在一個地方啊！在一個地方，他說在一個地方，「知在一處」：我知道它在有一個地方；總而言之啊，你不是在內，不是在外，大約是有一個地方它在的。

佛言：處今何在？阿難言：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內，而能見外，如我思忖(ㄅㄨˇ)，潛伏根裏。

他說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「佛言，處今何在」：佛就問了，啊，你說在一個地方，你在什麼地方啊？啊，你這個心在什麼地方啊？處今何在，你那個地方，現在在什麼地方？你這個地方現在在什麼地方？就這麼問他。啊，你說有個地方啊？有個地方在什麼地方？快講了！

「阿難言，此了知心呢」：說我這個能明了這個心，能分別明了這個心呢，「既不知內」：我不知道內，啊，看不見心肝脾肺腎，這證明啊，是不在內了。啊，「而能見外」：我能看見外邊。

「如我思忖」：像我想啊，他，你看，前邊又說是啊，我今思惟；這個地方嘛，又說如我思惟，如我思忖；忖，就是這麼想一想；還是那個識心，思惟

和思忖，都是用識心，那個生滅心。所以呀，我今思忖！

怎麼樣啊？哦，這個心呢，它潛伏著，在這個根裏邊呢！根，就是這個眼根呢，或者耳根呢，它潛伏在這個地方，它藏到這個地方。這個潛伏啊，就是中國的俗話叫密起來，就密到那個地方，就是不叫人看見，所以呀，這叫潛伏；潛伏到那個地方了。潛伏到什麼地方？潛伏到那根裏邊。那根，什麼根呢？就眼根。哦，這個心呢，潛伏在眼根裏邊。

這現在都是不能答覆的，往後這個經文呢，這麼就叫你不知道？說是啊，我今天聽這個Grace，說是她不懂？不要說妳，阿難都不懂呢，妳現在要聽了，才能懂呢！沒有聽了(ㄉ一么V)，怎麼會懂的呢？當然不懂了。所以呀，你現在為什麼要聽經？就因為不懂，我才要聽的。不是說，哦，我聽不懂就不聽了，聽不懂才要聽呢！

猶如有人，取琉璃碗，合其兩眼，雖有物合，而不留礙，彼根隨見，隨即分別。

阿難說呀，這個心呢，潛伏在這根裏邊，好像什麼似的呢？我舉出一個比喻來，舉出一個例子。「猶如有人呢」：就假設有這麼一個人，這個人呢，本來是沒有的，他說有這麼一個人。有這麼一個人怎麼樣啊？「取琉璃碗」：這個琉璃碗呢，那時候叫琉璃碗，現在叫眼鏡，就眼鏡；就是啊，戴上眼鏡。

啊，「合其兩眼」：把眼睛閉上；把眼睛閉上，「雖有物合呀」：這個一閉上眼睛啊，雖然有這麼一個物在這個眼睛外邊，雖有物合，和這個物是相合，「而不留礙」：也啊，互相沒有一種障礙，也不留痕跡。

「彼根隨見呢」：彼，這個根呢，啊，合這個眼鏡；這個眼根呢，眼根，就比方啊，戴上眼鏡這樣；這個眼鏡，還有個眼鏡，那個心呢，就潛伏在這眼根裏邊。所以呢，彼根隨見，那個根呢，隨著，那個見，而有的，「隨即分別」：你看見，啊，它就有分別了；這是啊，在這根裏邊。所以呀，你一見，心裏也就知道了。

我想啊，這是阿難說，我想啊，我說這個道理是這回沒有錯了，啊，這回是一定對的！這還自己認為，哦，你看我多聰明！佛問我，我一定會答的出的。阿難一定，為什麼他，為什麼盡弄錯了，阿難？

這我們人呢，聽經要知道這一點，就因為他用這個生滅心。什麼事情啊，盡用他那個思想啊，去想、思惟；左思惟、右思惟，啊，現在這一部經這個前

邊已經有三、四個思惟了。

那麼他這思惟，這就是一種識；用識啊，去想，認這個識，就是這個真心了。他啊，不知道這個真心，是無在、無不在的；這個真心，也就是個「性」。但是啊，阿難當時就是不明白；不明白這個道理呀，他越跑越遠，越跑越遠。好像走錯路了，越走越遠，越走越有岔路，啊，越岔路，他越岔，他以為這條路是對的，走來走去越走越遠。所以現在他舉出這麼一個比喻，來請佛給判斷。

然我覺了能知之心，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；分明矚外，無障礙者，潛根內故。

「然我覺了能知之心」：然呢，他又反過來說了；然，像上邊呢，這個我所說這個道理。心不見內，能知之心，「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啊」：我為什麼看不見裏邊呢？就因為這個心呢，在這個眼根那。「分明矚外」：能看見外邊，外邊的可以看的見。

「無障礙者，潛根內故啊」：啊，為什麼看不見裏邊，而能看見外邊呢？就因為我這個心呢，也就是這個見呢，潛在這個根裏邊，眼根裏邊。所以我就啊，往裏看，看不見；往外看呢，我看的清楚，向外沒有障礙，無障礙。

啊，所以我說啊，它潛在內故啊，這個潛根內故；我所以說這個心呢，和這個見，是藏到這個眼根這個地方。我現在答覆佛的，佛問他在什麼地方？他說在眼根，在根裏，這個心。究竟對不對啊？下文便知。

佛告阿難：如汝所言，潛根內者，猶如琉璃；彼人當以琉璃籠眼，當見山河，見琉璃不？如是，世尊！是人當以琉璃籠眼，實見琉璃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呀，聽阿難這樣講，說是好像戴個眼鏡就能看見外邊，也沒有障礙，這個比喻。啊，佛就又告訴阿難，「如汝所言」：說，像你這樣講，好像你這樣說，如汝所言。「潛根內者」：這個心呢，潛在根內，「猶如琉璃」：好像這個戴上了眼鏡這樣子。

可是，「彼人當以琉璃籠眼，當見山河」：那麼這個人呢，他用這個戴上眼鏡看東西，他看這個山河大地，「見琉璃不」：他看見這個眼鏡、看不見這個眼鏡呢？「如是」：阿難說，是這樣子。這個人呢，「世尊，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呢」：這個人呢，他用這個眼鏡的時候啊，「實見琉璃」：他看山河大地，也看見這個眼鏡了。

這是佛啊，問阿難。

佛告阿難：汝心若同琉璃合者，當見山河，何不見眼？

說是啊，你戴上眼鏡，能看見山河大地，也看見這個眼鏡了。那麼你這個心在這根裏頭，妳那個眼鏡，就好像眼睛似的；那麼你這個心，看見山河大地你都看見了，你為什麼自己看不見自己的眼睛是什麼樣子啊？

有的人說，我看見我眼睛；啊，我也看見我眼睛；但那要照鏡子才看的見。啊，沒有照鏡子時候，你能迴光返照，自己看見自己的眼睛？那佛問阿難這個道理也不成立了。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這個肉眼呢，不能反觀其目，不能自己看自己的眼睛。所以呀，阿難也是這樣子。阿難雖然證了初果，還是啊，他這個肉眼也是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睛。

所以佛啊，告訴阿難，「汝心若同琉璃合」：妳那個心好像個琉璃似的，在那個琉璃合者，就是和那個琉璃，合成一個了，合一樣的。你拿琉璃做比喻嘛，你那個心好像琉璃似的，在眼根那藏著。

那麼你「當見山河，何不見眼」：你這個心像琉璃似的，那個琉璃，你可以看的見，眼可以看的見；那麼你現在怎麼看不見你自己的眼睛呢？這是啊，佛問他。

「若見眼者」：假設你若看見你自己的眼睛的話，「眼即同境」。

若見眼者，眼即同境，不得成隨，若不能見，云何說言，此了知心，潛在根內，如琉璃合？

啊，釋迦牟尼佛又問他，說你「若見眼者」：你若看見這個眼睛，好像你若能自己看見眼睛，能看見自己的眼睛，「眼即同境」：你這個眼睛啊，就是外邊的一種境界了，不是你自己身上的了。

他前邊說不能見眼，佛又恐怕阿難呢，他亂講亂說，啊，說他能看見眼睛。所以又說，說妳假如你若說你能看見你自己的眼睛，眼即同境，你那個眼睛就到外邊去了，不是你自己的了；眼即同境，啊，這是個境了。

「不得成隨」：你又不能說是啊，隨見，隨就有分別了；隨見，隨就有分別了。你若說隨時都見著，隨時就分別，這也不對了，又錯了！

「若不能見」：假設你若不能見眼，看見自己的眼睛，「云何說言，此了知心，潛在根內」：你怎麼樣講啊，云何說言，你為什麼你要說，此了知心，這個心呢，潛在根內，藏到這個眼根這個地方了呢？「如琉璃合」：好像戴上一個眼鏡這樣子呢？

啊，你說戴眼鏡，你能看見山河大地，還能看見這個眼鏡。那麼你這個心，能看見外邊山河大地，為什麼你自己不能看見眼睛？所以你用這個琉璃的比喻啊，這也是不成立的，也是不對的。

所以呢，在後邊這一段文就說，

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潛伏根裏，如琉璃合，無有是處。

所以呀，你就應該知道啊，「是故啊」：因為上邊這個道理呀，你就應該知道。你所說的，「覺了能知之心呢，潛伏根裏呀」：藏到眼根這個地方啊，「如琉璃合」：好像和琉璃合這個樣子，「無有是處」：你這個道理不對的，你又錯了！

#### 014. 卷一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又作如是思惟：是眾生身，腑臟在中，竅穴居外，有藏則暗，有竅則明。

阿難被佛給批，他又做一種理論了，來答覆佛的問難。「阿難白佛言呢」：對佛又講話了，說世尊呢！「我今又作如是思惟」：我現在啊，又有這樣的一個想法，哈，我現在又有這樣一個想法。什麼想法呢？說是這個眾生的身呢，怎麼叫眾生呢？前邊呢，講了好多，我又覺得沒有講。

這個**眾生**，就是眾緣和合而生的。眾緣和合而生，也就是啊；眾緣，也就是眾業和合而生的。你每一個人呢，不是一種業，有好多種業，很多種這個業，很多種啊，這個緣，生啊，成的這一個人。

你就好像我們種田吧，種到地裏頭，不是啊，單單有這麼一個種籽就生出；又要有泥土，又要太陽曬，又要有天上下雨來灌溉滋潤它，才能生的。我們人呢，也是有種種的因緣，才能生這一個人，所以叫眾緣和合而生，故名眾生。

眾生怎麼樣啊？啊，「腑臟在中」：腑臟啊，就是我們身上這個五腑六臟。

這個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呢，這是**五腑**；**六臟**，有這個大腸啊、小腸啊、三焦啊、膀胱啊，這個這叫腑。這個腑啊，就是藏這個臟的，這不要細講它，總而言之是肚裏頭這些個東西。肚裏頭，腸子啊，什麼東西都有了，這叫腑臟。

腑臟在中，這個臟啊，這個臟字，又可以說當個「髒」字講，又可以說當個「藏」字講；(藏起來的藏)。因為在裏邊我們看不見，所以這叫藏起來。又可以說「髒」字講，怎麼髒呢？啊，就是不乾淨的。因為肚裏頭啊，不是屎就是尿，所以這些個東西都是不乾淨的，這個所以叫這個髒，也可以這麼講，在中。

「竅穴居外」：這個身上啊，有竅。什麼又叫竅呢？什麼叫穴？好像這個眼睛，啊，這就是眼竅；耳朵，這有耳竅；耳朵，又有耳朵窟窿，這叫耳穴；鼻子，叫鼻竅；這鼻子呢，也有兩個窟窿，所以這又叫穴，就好像洞似的。這個眼穴，這個穴，也就是中國這個洞穴；這個穴，就是一個窟窿；言其呀，眼睛也有窟窿，耳朵有窟窿，鼻子有窟窿。

尤其嘴，這個窟窿，總也填不滿，嘴這個窟窿啊，永遠填不滿；啊，你吃一天，吃下去，飽了！明天又餓了；吃下去，給它填上一些個東西，啊，到明天它又餓了，又搬出去了。啊，它裏邊總有這個新陳代謝，總搬家，啊，所以呀，給人添了不知幾多麻煩！就是這個吃東西，添麻煩了。

你看，一天如果我們要不是吃三餐，佔去三個鐘頭，我們就可以多講，或者講經，或者是坐禪呢，這三個鐘頭都可以的。就因為吃這三餐呢，啊，一天忙忙喝喝的，為這個為給填這個窟窿，填這個穴；但是也填不滿，啊，始終也填不滿的，所以這就叫穴。竅穴居外呀，這個竅穴在外邊。

「有藏則暗」：因為啊，在裏邊有臟腑，它啊，潛伏在這裏邊呢，所以就暗；因為這裏邊呢，沒有光明，所以就暗。「有竅則明」：因為啊，外邊東西怎麼知道呢？就因為它有個竅，則明。現在他又不用那眼鏡來做比喻了，用竅！所以這個阿難呢，真聰明，啊，聰明絕頂了，哈！

今我對佛，開眼見明，名為見外；閉眼見暗，名為見內。是義云何？

啊，你說，我說阿難聰明啊，他是比我們都聰明。我們現在都想不出來這麼多的辦法來答覆，你說他想出來多少辦法！左一條見解，右一條見解；啊，佛問他這麼多，他都有講的，有話講。恐怕要是問我們現在這些個人呢，佛問我們，我們都不一定能有這麼巧妙的答覆，不一定有這麼巧妙的答覆。

「今我對佛呀」：阿難呢，哦，他這個辯論呢，理論呢，很多。他自己因為博聞呢，多聞第一嘛，所以他這種知見呢，是很廣博的。什麼知見呢？就是思惟，就是想，能想東西；啊，沒有這個理的，他都想出個理由。我相信阿難如果要是做律師的話，那是第一流的律師。為什麼呢？沒有道理他會講出道理來。

今我對佛呀，「開眼見明」：我睜開眼睛就看見明了，「名為見外」：我看見明了，這就是見了外邊。「閉眼見暗」：我閉上眼睛呢，就看見黑暗，看見黑暗了，「名為見內」：我這個就叫見內。我看見外邊，就是見外；看見這個明的，就是見外；暗的，我就是見內了；啊，「是義云何」：這個道理你說怎麼樣啊？

佛告阿難：汝當閉眼見暗之時，此暗境界，為與眼對？為不對眼？若與眼對，暗在眼前，何成在內？

佛告阿難呢，佛啊，他問佛這個道理你說怎麼樣子啊？你說這個道理對不對呢？這是請問佛！佛也不答他對不對？啊，現在說，佛告阿難，啊，「汝當閉眼，見暗之時」：當你呀，汝當，就是當你閉著眼睛，你看見暗了，你說你看見暗了，啊，這個時候，「此暗境界」：這個暗的這個情形、這個暗呢，這個境界，「為與眼對」：是和眼對著呢？「為不對眼」：是和眼不對著呢？

啊，你說啊，現在你告訴我啊，啊，「若與眼對」：假設你若說這個暗和眼對著，「暗在眼前呢」：這個暗在眼前呢，啊，暗在眼的前邊，「何成在內」：你怎麼說這個暗在，名為見內呢？啊，你講一講我聽聽！

若成內者，居暗室中，無日、月燈，此室暗中，皆汝焦腑。

若不對者，云何成見？

假如你要是「在內」：這個理由成立了。「居暗室中」：你在這個暗室的裏邊呢，「無日月燈」：沒有啊，這個日月燈。「此室暗中啊」：這間房子啊，沒有日月的燈光，這個暗室裏邊呢，「皆汝焦腑啊」：這個都成你的三焦啊，和這個臟腑了；這個房子裏邊呢，都變成你的臟腑了。為什麼？你看不見嘛，看不見，都是裝屎尿這些個東西了。

三焦啊，有上焦、有中焦、有下焦。這個人這個三焦啊，是很重要的；如果三焦有了病啊，就不容易治的。

「若不對者」：假設你這個說是，不是在眼前邊，「云何成見呢」：你不是在眼前面，你又怎麼看見的呢？你看，都要看眼前的東西啊；眼睛後邊的東西你怎麼能看見呢？啊，啊，所以啊，這個你說怎麼辦？這阿難下文不知又用什麼理由來和佛講了，等一等我們講到下邊就知道了。

若離外見，內對所成，合眼見暗，名為身中，開眼見明，何不見面？

你說，這個佛又問他，說，「若離外見」：你呀，你，離開這個外見，「你內對所成」：你能以看見內，和內裏邊對，這成了一個見，內對所成。「合眼見暗」：你合起來眼睛就可以看見暗，「名為身中」：這是啊，看見身中了。而且，你「開眼見明」：你睜開眼睛啊，就見明了；啊，「何不見面」：你怎麼自己看不見你自己的臉呢？你睜開眼睛，自己看不見自己的臉呢？

好像我方才說，說那個比喻，啊，有人說我看見了我的眼睛，啊，那你要照鏡子；這個你看見你的面，相貌什麼樣子，也要照鏡子。那時候大約沒有鏡子，所以呀，也就阿難也沒有說，啊，我看見我臉了，我照照鏡子就看見了嘛，沒有這麼樣來答覆佛。

所以現在佛就問，你閉上眼睛見暗，這你叫在身中了，你可以見到裏邊了；那麼你睜開眼睛見到外邊了，你為什麼又不能這個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臉是什麼樣子呢？為何不見面呢？

若不見面，內對不成。

「若不見面」：假如你若不看，看不見自己的面，「內對不成」。

啊，「見面若成，此了知心，及與眼根，乃在虛空，何成在內？」

「若不見面」：你，我現在問你，睜開眼睛不能自己看見自己面，這是你沒有話講了。假如真是看不見自己的面，你內對就不成了。那麼你自己看不見自己的面，你怎麼能閉上眼睛看見裏邊呢？

你能看見裏邊，又看見外邊，你外邊為什麼又不能看見裏邊呢？又不能迴光返照看看自己的面呢？你既然能看裏邊，為什麼你面都看不見？你看不見面，就內對不成；你說是我這個見，對著內，能有所見，這也不成立了。

「見面若成」：假設你若說，哦，我可以看見我自己的臉。「此了知心呢」：

這個，你這個分別了知這個心呢，「及與眼根」：和你的眼根呢，「乃在虛空」：是在虛空裏頭，不是在你的面上了；要在你面上，你就看不見你的面。你能看見你面，你這個眼睛，和你這個心在虛空裏呢！啊，「何成在內」：那你怎麼能說你這個心，和這個見，在裏邊呢？這又來問他。

若在虛空，自非汝體，即應如來，今見汝面，亦是汝身，

啊，「若在虛空」：假如你這個眼根，和這個心，在虛空裏邊，「自非汝體」：虛空不是你的身體，和你沒關係。「即應如來」：假如要是和你有關係的話，即應如來，今見汝面，亦是汝身：你現在啊，看見這個如來，看見我，也看見你自己的面了。

這個如來呀，也就是你的身；我呀，也就變成你了，為什麼呢？你能看見我，也和看見你自己一樣嘛，自非汝體，即應如來呀，今見汝面，我看見你的面，我現在看見你的面；如來，如來我，現在我，看見你的面，亦是汝身，你就是啊，如來、和你呀，變成沒有什麼分別了。

亦是汝身，我現在今見汝面，亦是汝身呢，我看見你的面，也就是你的身體。假如你若說這個眼，和心在虛空裏頭，和你自己的身體就不是一個了，自非汝體；如果你若說是你的話，那麼即應如來，今見汝面，我現在呀，看見你的面，亦是汝身，我也就是你了，我變成是你了。有這個道理嗎？

汝眼已知，身合非覺。必汝執言，

「汝眼已知，身合非覺」：你這個眼睛可知道了，但是你身有沒有感覺呢？啊，有沒有感覺呢？「必汝執言」：假如你固執，你一定說，

身眼兩覺，應有二知，即汝一身，應成兩佛。

你一定要說，啊，固執你的理由成立，你說啊，身也有一種覺，這個眼也有一種覺，有兩種的感覺，有兩種的，它是啊，相合的。「應有二知啊」：你就應該有兩個知：你眼也有知，身也有知。「即汝一身，應成兩佛」：就現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啊，就應該成兩個佛。為什麼呢？成佛只有一個知見，沒有兩個；現在你有兩個知見，那就應該成兩個佛。你一個人可以成兩個佛嗎？這麼問他。

是故應知，汝言見暗，名見內者，無有是處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在上邊這種種的道理呀，你應該知道啊，你所說的「見暗，名見內者」：你看見暗的時候，說是就是看見內裏了，「無有是處」：這也不對的。

阿難言：我常聞佛，開示四眾：由心生故，種種法生；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。

阿難又向佛啊，啟請於佛，說了，說「我常聞佛，開示四眾」：他說啊，以前都是阿難用他自己的意思，來想這個心，和見在什麼地方，被佛啊，都給他破了。那麼現在啊，他不說他自己說的了，他說是佛說的。

他說啊，我常聞佛，開示四眾，他說我呀，我阿難常常啊，在過去聽見佛啊，開示四眾；四眾啊，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比丘啊，這是出家的二眾，出家的兩種人；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是在家的兩種人。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就是在家受過五戒的，這叫居士。居士，男的呢，就叫優婆塞；女的呢，就叫優婆夷；合起來呢，這叫四眾，所以說開示四眾。

「由心生故」：他說啊，因為你有這個心，他所說這個心，還是識心。「種種法生」：這個種種法呀，就是在這個識裏邊呢，所現的這一切的境界。所以呀，說啊，種種的法生。因為你有這個心生了，所以就有法生。這法，沒有自性；法，因緣起，因為這個緣呢，才有這個法，種種法生。

「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」：因為有這個因緣法生出來了，就種種的心也生出來了。這是以前佛你講的啊，說世尊講的這個道理，大約不會錯的。我現在啊，根據世尊這個道理呀，我有一個見解。什麼見解呢？我今思惟呀，他現在又想了；又想，想什麼呢？

我今思惟：即思惟體，實我心性，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亦非內、外、中間三處。

說啊，我因為聽見世尊所說的這個法，因心生，而法生；因法生，而心生；我現在啊，又往深了一層想。「即思惟體啊」：我就是這個想的這個思想這個體呀，思想的體；「實我心性」：這就是我的覺了能知之心，這個就是我那個心性。他這個性，也不是那個自性那個性，這是這個還是一種識性；所以實我心性。

「隨所合處」：這個心呢，它遇著什麼因緣，隨著這個因緣合起來了；啊，「心則隨有啊」：有所合，就有了心了；若無所合呢，就沒有心了，心則隨有。「亦非內外中間三處啊」：這個也不是內、也不是外、也不是中間這三

個地方。就是在任何地方啊，它啊，遇著因緣能合起來，就有心了；若沒有緣，就大約就沒有心了。他這個，講的還是似是而非，還是沒認清楚。

所以這個佛告阿難：汝今說言，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，隨所合處，心隨有者，是心無體，則無所合。若無有體而能合者，則十九界因七塵合，是義不然。

佛聽阿難這樣子講了，隨所合處，就是他就有心了。啊，所以呀，「佛告阿難呢」：告阿難說，「汝今說言呢」：你現在所說的，「由法生故」：因為啊，由這個法生的緣故，而種種啊，心也就生出來了。「隨所合處」：因為你這有所合了，「心隨有者」：你有所合處，心就有；若無所合呢，心當然就沒有了，你這個是這樣的講的了？

可是，「是心無體」：你所說這個心，究竟有體、沒有體啊？如果沒有體，「則無所合」：你這個心，若沒有一個體，沒有一個體相，也沒有一個形相，則無所合；你沒有形相，都沒有，你和誰合呢？則無所合。

「若無有體，而能合者」：假設沒有體，你又說它能合，你硬說啊，拿不是當理講，沒有體你說它也可以能合。「則十九界」：這個十八界，啊，會變成十九界了，多出來一界；多出來一界，多出來你這個心，這一界是怎麼樣生出來的？

什麼叫十八界呢？十八界，在後邊呢，文裏頭都會講的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身香味觸法。眼耳鼻舌身意，這是六根；色身香味觸法，這就叫六塵；六根對著六塵，中間就生出來一種分別心；生出一種分別心呢，這就叫六識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合起來呀，這叫十八界；單單六根對著六塵呢，這叫十二處，又叫十二入。那麼加上六識，六識就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這加上六識，這合起來叫十八界。

說你要是啊，這個心沒有體妳又能合，這應該是十九界了，應該是十九界，啊，即十九界；而能合者，即十九界，應該有十九界。「因七塵合，是義不然」：那個本來是六塵呢，六塵；眼耳鼻舌身意，這是六塵呢，你現在又有一個心隨所合處啊，這應該又有一個塵，應該啊，就有七塵了。你這個沒有這個道理的，是義不然，你所說這個道理呀，這又是不對的。

若有體者，如汝以手自捏其體，汝所知心，為復內出？為從外入？若復內出，還見身中；若從外來，先合見面。

佛啊，又對阿難呢，說，為什麼我說你說這個道理不對呢？假設你這個心有

個身體，你心有個心的身體。你心有心的身體，「如汝以手，自捏其體」：你呀，用你自己的手，比方說，這個比如，如啊，以如你自己以妳自己的手，捏你自己的身體，捏，這個捏，就是捏，用手來捏自己的身體；你捏，它知道痛了！「汝所知心」：你知道啊，怎麼樣捏的，這是用心知道的，你這個心知道的，「為復內出」：這個是不是又從裏邊出來的？這個心呢，從裏邊出來的？「為從外入呢」：妳是這個心又從外邊進來的呢？

「若復內出」：假設你要說呀，它又是從裏邊出來的；以前因為你說你那個心在裏邊呢，現在你說裏邊也不在，外邊也不在，中間也不在，三處都不在了，現在呀，究竟你這個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

你知道，你一捏你這個身體，你就知道了；你這個知道的心，是從外邊來的？是從裏邊出來的？若復內出，假如你若說它是，哦，我一捏它就知道了，它是從裏邊出來的。從裏邊的出來的，啊，「還見身中」：它既然從你身裏邊出來的，它應該先看見你身裏邊的東西。

「若從外來，先合見面」：你說你不在三個地方，隨所合處而有你這個心了。現在我叫你捏你這個身體，這是合了。那麼合，你說是從裏邊出來？是從外邊出來的？從外邊來的，它就應該先合見面，就應該先看見你自己的臉面。那你這個心，有沒有看見你自己的臉面呢？

阿難呢，這回也有點發火了，啊，對佛發火了。

阿難言呢：見是其眼呢，心知非眼，為見非義呀。

阿難這回，啊，心裡想著佛說的太沒有道理了！所以他就即刻就駁嘴了；駁嘴，和佛正式辯論起來！說，阿難言呢，「見是其眼」：這個見，是眼睛看見的，「心知非眼」：心是知道啊，啊，「為見非義」：你說這個見呢，是心見到啊，這就不對了，這也不合道理的！

這個佛說他是啊，這個前邊那是，是義不然呢，他現在也說佛說的這個為見非義了；說你說這個心，若從外邊來的，就見到面；心只是知道，它看不見的。他意思是這樣，能看見的是眼睛。

越越跑越遠了，你看，他說能看見的是眼睛，能知道的才是心；所以他說，佛說的這個道理不對了。

佛言：若眼能見，汝在室中，門能見不？

啊，佛啊，聽他這樣講，就說了，「若眼能見」：假設你說你的眼睛能看見的話，啊，「汝在室中啊」：你在這個房子裏邊，「門能見不」：你這個門呢，這個房子門能不能看見東西呢？門能見不？

則諸已死，尚有眼存，應皆見物；若見物者，云何名死？

「則諸已死，尚有眼存呢」：說是啊，你這個身體呀，則諸，則諸啊，妳這個身體已經死了，尚有眼存，這眼睛還在的，「應皆見物啊」：你這個眼睛啊，既然在的，你說眼睛能見嗎？人死了，眼睛還存在著，這也還應該能看見物。「若見物者」：假設這個眼睛還能看見東西的話，「云何名死啊」：怎麼叫一個死呢？

啊，妳死，你這個眼睛能看；那死了，你眼睛怎麼不能看東西了呢？你假設你若說，死了，那眼睛還可以看東西，那又怎麼叫死呢？所以這個經典上啊，現在講這個道理，說是**眼睛不能見**。

我們現在呀，有把這個，這個人死了，把這個眼睛存到眼庫，還能啊，可以用的。這個呢，現在證明這個眼睛可以見的。不過眼睛可以見呢 是可以見；**還要藉著你那個自性，那種靈性，才能見**。

如果單單那個眼睛啊，它就能見，它是沒有知覺的，也不能見的。你**必須要假借人這種的靈明覺性啊，才能看見的**。不過那個眼睛啊，就好像一個窗門似的，它是透明體呀，做為一個窗戶啊，在那才能看見東西。

啊，所以你若說眼睛能見，那人死了，眼睛它怎麼又不能見了呢？啊，又假如你要說，人死了還能看見東西，那就不叫死了。

阿難！又汝覺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體，為復一體？為有多體？今在汝身，為復徧體？為不徧體？

佛啊，講前邊那個道理講完了，又叫了一聲阿難！「又汝覺了能知之心」：就你這個能覺察到，了知一切，啊，這個心呢，「若必有體」：你若一定說它有體的話，「為復一體，為有多體」：你這個心，是一個身體啊，還是有多個身體呢？

「今在汝身」：現在在你身上這個心呢，「為復徧體，為不徧體」：你還是啊，周徧你這個身體上啊？是不周徧你這個身體上呢？你講啊！

「若一體者」：假設你若說這個心呢，是一體，

若一體者，則汝以手捏一支時，四支應覺；若咸覺者，捏應無在；若捏有所，則汝一體。自不能成。

那麼假設你若說這個心是一體的話，你要這樣講，說，啊，這個心是一體；「則汝以手，捏一支時」：你用手啊，你捏你一個四肢啊；四肢，就是兩個腿，兩肢胳膊，這叫四肢。

四肢，你用手捏一枝時，你捏捏你那個一個肢的時候，「四支應覺」：你那四肢啊，都應該有所感覺。因為它什麼呢？它是一個體嘛！一個體，你捏一個肢的時候，為什麼只有一個肢這個地方痛，其餘的那三肢就不痛，它就沒有覺察得到？

「若咸覺者」：假如你要說啊，啊，你捏一條腿，那兩個胳膊，和那個腿呀，也都有所感覺，都知道的。「捏應無在」：你這個捏的地方啊，就不應該是一個地方了。你就捏這一個地方啊，就等於捏這四肢一樣的；你捏這個地方，就不存在了。

「若捏有所」：假如你說呀，這捏的有一個所在，有一個地方，「則汝一體，自不能成」：你這個一體呀，也就不能成立了。

若多體者，則成多人，啊，何體為汝？

你若是說這個心呢，有多體；所以呀，這四肢，他捏一枝啊，那其餘那三肢都不知道，因為它有多體。「若多體者，則成多人」：你要是這個心有多體的話，很多的心身體，啊，這就應該成多人，不是一個人。

既然成多人，「何體為汝」：哪一個心的體是你的心的體呢？問阿難！

若徧體者，同前所捏。若不徧者，當汝觸頭，亦觸其足，頭有所覺，足應無知，今汝不然。

「若徧體者」：假如你說啊，這個心的體呀，它是周徧的，它是一體，但是啊，周徧的，「同前所捏」：你若周徧的，你捏這一個地方啊，就是周身都應該痛的，周身都應該痛的。

「若不徧者」：假設你要說啊，這個心的體呀，它不是個周徧的，「當汝觸頭」：你呀，碰頭的時候，啊，「亦觸其足」：你碰頭的時候，那個足啊，也就有所感觸了，有所感觸。

「頭有所覺，足應無知」：你碰頭的時候，腳也就有所感覺；那麼你，啊，頭啊，有所覺；你說這個不徧；不徧，你頭有所覺，你「足應無知」：你足啊，就不應該知道啊，這頭有所觸，現在你也知道。「今汝不然呢」：現在你，啊，你是頭上觸碰到任何的境界，足也有所感覺。所以你若說它是不徧的，你這個道理也是不對。

是故應知，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無有是處。

「是故應知，隨所合處啊」：因為這個，你說你這隨所合處就是這個心呢，隨所合處，「心則隨有，無有是處啊」：你隨所合處就有你的心，你這個也是不對的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，世尊亦言：心不在內，亦不在外。

現在啊，他就想把佛的所說的話拿來做憑據，做證據；這證明啊，他自己這個見解是不錯的。這是你講的，不是我說的，你說這樣子嘛！阿難這個膽子也算不小的！

「阿難白佛言呢，世尊，我亦聞佛呀」：我啊，在以前，我聽見佛你說過；哈，這一口咬定就把佛給鎮住了。啊，「與文殊等」：文殊，就是這個妙吉祥菩薩了，就是這個妙德的菩薩了。

等，還有啊，其他觀世音、大勢至啊，這一些個大菩薩。「諸法王子啊」：這個菩薩，佛為法王，菩薩叫法王之子；菩薩，就是法王的子。「談實相時」：講這個實相的時候。

什麼叫實相呢？「實相者，無相也」，什麼也沒有，這就是實相。「無所不相也」，你說它什麼也沒有嗎？又什麼都有，什麼都在這個實相裏頭生出來的。實相者，無相也，無所不相也。實相，什麼叫實相？沒有相。

但是無所不相，還沒有不是在這裏邊生出來的。啊，這也就是啊，所說那個真空啊，妙有啊，真如啊，都是這個，也就是實相。真空，裏邊又有妙有；妙有，裏邊又有真空；所以說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；空到極處就該

有了；有的極處又該沒有了；所以呀，這實相。

談實相時啊，和這個法王之子談這個實相的時候，「世尊亦言呢」：世尊你呀，你說過，「心不在內，亦不在外」：這個心呢，這是世尊你以前說的，怎麼現在我說的，你又說不對呢？意思間就是在這，有這麼意思。

如我思惟：內無所見，外不相知；內無知故，在內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義。今相知故，復內無見，當在中間。

「如我思惟」：像現在啊，我這麼又想一想。「內無所見」：你若說它在裏邊呢，它看不見東西，「外不相知」：你外邊和裏邊呢，互不相知；外邊也不知道裏邊，裏邊也不知道外邊。「內無知故」：因為啊，裏邊不知道，「在內不成」：在內不成了，這個心在內也不成了。

「身心相知」：我們這個身，和這個心呢，它互相知道的；好像佛說，你觸頭，腳就知道。「在外非義」：你要是這個心在身外邊，這它互不相知了。

身心相知，在外非義，因為身和心呢，互相知道；所以若說心在這個身外邊，這也不對了，非義。

「今相知故啊」：現在我知道這個身心它互相知道，「復內無見」：在裏邊又不見，「當在中間」：這個心呢，我知道了，在中間，在中間！

這個中間，究竟也不知道是哪個中間？是身裏邊的中間呢，是身外邊的中間？所以後邊呢，佛又來問他。

佛言：汝言中間，中必不迷呀，非無所在。今汝推中，中何為在？為復在處？為當在身？

他說在中間，「佛言，汝言中間」：你現在，阿難，你說是中間，在中間。

「中必不迷」：在這個中啊，這不能迷亂，不能啊，是沒有一定的；這個迷，就是不能沒有一定，一定要有一定；這個中啊，一定要，究竟哪個地方是中呢？中必不迷呀。

「非無所在」：你中一定有一個地方了，究竟在什麼地方？「今汝推中啊」：現在你推求你這個中，你所說的中間，「中何為在」：這個中在什麼地方？又問他。「為復在處，為當在身」：你這個中，是在外邊處所呀，是在你身上呢？在什麼地方啊？

若在身者，在邊非中，在中同內。若在處者，為有所表？為無所表？無表同無，表則無定。

「若在身者」：你說你這個中，在你身上，「在邊非中」：你說在你這個皮毛上，在你外邊，這個邊，在你身上邊上；在邊非中，這就不是中了。你在身上，在什麼地方？「在中同內」：你若說你在你身的中間，那就是在裏邊呢！還是你以前說那個在內呀，同內。

「若在處者」：假設你說它另外有一個地方是中，「為有所表，為無所表」：你能不能把它指出來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它有什麼表現沒有呢？有什麼一定的表法嗎？「無表同無」：你若沒有所表現，不能啊，說出一定的處所來，不能表現出來；無表同無，你不能表現就是沒有啊，還是沒有中。「表則無定」：你若有所表現，你這個中，就沒有一定，沒有一定的。

怎麼說沒有一定呢？何以故呢？

何以故？如人以表，表為中時，東看則西，南觀成北。表體既混，心應雜亂

怎麼說呢？啊，何以故呢？「如人以表啊」：假如有一個人呢，就用這麼一個標誌；這個表，就是個標誌，釘一個樁子，說這個地方是個中。「表為中時啊」：你這個標誌啊，做這麼一個記號啊，說這個地方就是個中。「東看則西」：你這個地方是中，在這個中的東邊看呢，你這個中就變成西了，就不中了。「南觀成北」：在這個中的南邊妳看呢，這個中就變成北了；變成北，也不中了，不是中了。

就好像我前幾天講不說十方；**根本沒有個十方**。你說這是南邊，你到這個南邊的南邊，這又變成北邊了；你說這是北邊，你再走到北邊的北邊，那個又變成南邊了。所以你說哪個？沒有什麼一定的，這也就是這道理。

啊，南觀成北，「表體既混呢」：這個表體根本就表達不出來的，沒有一定的，你說哪個是中啊？啊，「心應雜亂」：你既然沒有所表這個中間，你這個心就應該雜亂了，啊，究竟哪個地方是中？沒有啊？沒有一個中的地方啊？所以這個，你說這個中間呢，大約也是個錯誤。

阿難言：我所說中，非此二種。如世尊言：眼色為緣，生於眼識，眼有分別，色塵無知，識生其中，則為心在。

在前邊這一段文，阿難立出一個中來，那麼世尊呢，佛就把他這個中也給破了；問他究竟這個中是在什麼地方？中要不迷，才可以算個中，要有一定。那麼現在舉出這種種的道理，來問他這個中在什麼地方？阿難聽世尊這樣問他，隨著就答覆世尊。

說世尊，「我所說中啊」：我所說的那個中間呢，「非此二種啊」：不是世尊你說的這個是裏邊呢，或者外邊，不是這兩種。那麼是什麼呢？「如世尊言呢」：就像世尊你以前所講過的。開始他拿出這個世尊以前所說的話來做證據。

「眼色為緣」：世尊你說的什麼呢？你說啊，這個眼根，對這個色塵，中間呢，啊，「生於眼識」：眼和這個色，互相，眼看色，這是一種緣呢，可是在這種緣裏邊呢，又生出一種眼識，生出眼識來了。「眼有分別」：為什麼眼睛和這個色塵有一種緣呢？因為這個眼呢，有分別。

「色塵無知」：這個色塵呢，它自己本身沒有知覺的。可是在這個眼接觸到這個色上，中間有一種分別心生出來了，這就所以說「識生其中啊」：識啊，就在這個地方生出來了，在這中間生出來了。「則為心在呀」：這個識生在其中，這個識大約就是個心吧？就是這個心，在這個地方啊！我說這個中啊，是眼和色塵相接觸為緣，而生出這個識，這就是個心。

佛言：汝心若在根塵之中，此之心體，為復兼二？為不兼二？

佛呀，聽到阿難這樣來辨別，來辨別他這種理論呢，佛對阿難就說了，「汝心若在根塵之中」：說你這個心呢，假如在這根，就是眼根；塵，就是色塵；之中，在它中間；你認為這是中間了，這就是你的心。「此之心體」：這個心的體呀，心的體，「為復兼二，為不兼二」：是兩個，還是一個呢？它是兩個，是一個？這樣問。

若兼二者。物體雜亂，物非體知，成敵兩立，云何為中？兼二不成，非知不知，即無體性，中何為相？

「若兼二者」：假設你這個心呢，你說在中間這個心呢，要是兩個的話，兩個心，有兩個體，你一個心有兩個體。「物體雜亂呢」：究竟你這個心呢，哪個是你心的體呀？哪個又是物的體呢？你能不能分別出來呢？心體、物體，如果你分別不出，這就叫啊，物體雜亂；物的體，和你心的體呀，就亂了，雜亂而無章了。「物非體知啊」：那個物啊，它不知道，物的體呀，它不會知道的，它沒有知覺的。

「成敵兩立」：你這個心的體，又在根這有一個心體，在那物那有個心體；啊，究竟啊，這個要一比較起來了，成敵兩立呀，一個是有知的，一個無知的，這個比較相比對之下，這變成一個敵對了，敵對，成敵兩立。

「云何為中」：那麼這個兩立，和這個你這個心，和這個物體，也變成兩立；你這個心是知道的，那麼物的體它不知道；究竟啊，你這個中在什麼地方？到底呀，你這個心，和這個根這是中啊，還是和那個色塵那是中呢？成敵兩立。

「兼二不成」：如果你這個心不是兩個的話，「非知不知啊」：那個物體呀，它不會知道的，不會有所知的。「即無體性」：既然無所知道，它也沒有一個知覺性，沒有一個體性。「中何為相」：究竟你這個中到底在什麼地方？你這個中究竟在什麼地方？

是故應知，當在中間，無有是處啊。

阿難呢，因為這個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說這個心，「當在中間呢，無有是處啊」：你這個理論也是立不住的，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昔見佛與大目連、須菩提、富樓那、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，常言覺知分別心性，既不在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俱無所在，一切無著，名之為心。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？

阿難呢，聽見釋迦牟尼佛把他這種的理論都給破了，於是乎啊，他啊，也真大約著急了，也是智窮力盡！這時候啊，逃也沒有地方逃，跑也沒有地方跑了；於是乎啊，又把佛以前所講這個道理搬出來呀，救他自己這種的失敗。

「阿難白佛言呢」：對佛又講了，說世尊呢，「我昔見佛」：我阿難呢，在以前見著佛啊，同這個大目連，和這個采菽氏，和這個空生須菩提，和這個滿慈子富樓那，和這個舍利子，「四大弟子」：這是啊，和四個人呢，這四大弟子，「共轉法輪呢」：共啊，就是一起，大家在一起呀，轉法輪。

怎麼叫轉法輪呢？就是佛說法，就是轉法輪。這個轉法輪呢，就是說法教化眾生，說過來說過去，說過來說過去。好像我們像在講《楞嚴經》這個理呀，講過來講過去，講過來講過去，這就叫輪著，顯它這個理呀；這個輪，就是啊，摧滅天魔外道的，一切的外道啊，遇著這個輪呢，就會摧毀了；摧毀，就是沒有了，就給它破了，所以共轉法輪。

「常言」：常常的說，說了好多次。在這個《阿含經》上、《方等經》上，說了好多次。說什麼呢？說，「覺知分別心性啊」：那個覺悟，能覺察、知道、分別的這個心性，「既不在內」：既然不在裏邊，「亦不在外」：可也不在外邊，外邊呢，也不在。

那麼裏邊不在，外邊不在，應該在這個裏外的中間吧？也不是，也不在這個裏外的中間；啊，「俱無所在」：什麼地方都不在。「一切無著」：這個覺知的心呢，是一切無著；不著住，什麼地方都不著，沒有著落，沒有落腳處；「名之為心呢」：這個因為沒有落腳處，沒有著落的地方，這個就叫一個心。

「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」：現在我也無著，我所說的這個心呢，也是無著；但是不知道這個名字叫、不叫心呢？他以為這回一問呢，佛一定印可他，他這一定是心了；因為佛當初都這麼講嘛！

佛當初這麼講啊，是為的隨順世法呀，隨順這一般的人講的。小乘人呢，他不懂大乘的法，你若即刻給他講出真心呢，他不相信的，所以呀，就講這個識心，那是隨順世間法。

那麼現在阿難呢，也要拿這個世間一般人呢，這個識心，做他的心了；那麼做他的心，這對不對呢？本來照一般人說是，也可以的；但是佛所說這個心，不是這個心，是那個常住真心，不是這個妄想心。所以呀他現在又認賊做子了，又以為這個妄想心就是他的真心。

佛告阿難：汝言覺知分別心性，俱無在者，世間虛空、水陸飛行，諸所物象，名為一切，汝不著者，為在為無？

佛啊，聽見阿難這樣講，佛就告訴阿難說了，又問他，啊，「汝言覺知分別心性」：你現在說這個覺知分別心性，這個分別，有分別的這個心性，「俱無在者」：什麼地方也不在，無著嘛！無著，就是無在，沒有著落，沒有落腳處。可是啊，這個「世間」：世間呢，有有情世間、有器世間，有這兩種世間。這個眾生啊，就是有情世間；一切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這叫器世間。

那麼「虛空」：和這個虛空。「水」：有水的地方，「陸」：就是陸地。「飛行」：飛的東西，就是禽鳥；行，就是一切的有情啊，在陸地上行走的。「諸所物象啊」：這個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、虛空萬物，這是啊，叫諸所物象。這一切的依報、正報，這都叫物象。

什麼叫**依報**呢？就是這個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這都叫依報。  
什麼叫**正報**呢？我們這個身體，這就叫正報。

這個世界，就是依、正二報所成就的。「名為一切」：這所有的我說這些個有情的這個東西，和虛空，這都叫一切。「汝不著者」：你現在你說你不著住的，「為在為無」：妳是在什麼地方啊？你不著到什麼地方啊？為有所在，為無所在呢？是有個地方不著，是沒有一個地方不著呢？

**無則同於龜毛兔角，云何不著？**

你要是啊，沒有，沒有一個所在；沒有所在，根本就沒有，就好像龜毛兔角似的。這龜，幾時你看見龜生過毛？你幾時你看見兔子生過犄角？這根本就是沒有的，「無則同於龜毛兔角」。

「云何不著」：你既然沒有，你又著個什麼？根本就沒有，你怎麼說出個「著」字來呢？你著，到底著什麼？你怎麼能這樣講呢？怎麼能說不著呢？

**有不著者，不可名無。無相則無，非無則相，相有則在，云何無著？**

「有不著者」：你若說有一個「不著」在這個地方，你無著。「不可名無」：這就不能說沒有，你還是有個東西，你才說不著呢！若沒有，你為什麼要給它起個名出來叫無著呢？不著呢？啊，這真是啊，哎，頭上安頭，你有個頭，你又安出一個頭來；騎驢覓驢，你騎在毛驢子在身上去找驢去。

啊，你說無著，你若有一個無著，有不著者，不可名無，你就不能說是沒有。

「無相則無」：你要是啊，沒有所著了，這就是沒有。「非無則相」：如果不是沒有的話，這就有相，有個形相了，有個形相。「相有則在」：你若有個形相的話，你這個心若有形相，則在，就有所在。「云何無著」：你怎麼又說出又可以說無著呢？

**是故應知，一切無著，名覺知心，無有是處。**

因為這個，你上邊所講這個道理，所以你應該知道，你說的「一切無著啊，名覺知心」：這個叫做一個覺知的心呢，「無有是處」：這個又是不對了，你這又錯。

**爾時阿難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**

就在這個世尊和阿難這個問答的時候，阿難呢，轉了這麼多的圈子，也跑不出去這個圈子去。轉來轉去，也找不著一個正經的路，所以還是在這個地方來亂跑，用他這種分別的識心，以為是真實，所以始終也不能入選，始終也不合格，也沒考上。

於是乎啊，阿難在大眾中啊！本來當時在法會有大比丘、大阿羅漢、大菩薩，啊，「即從座起啊」：阿難在那地方坐著，他即刻就站起來了。站起來幹什麼呢？「偏袒右肩」：偏袒，怎麼叫袒呢？袒，就是露出來；把這個這邊這個肩呢，露出來。

好像現在呀，我著這個袍，搭這個衣，這麼樣搭，這也就表示啊，偏袒右肩，偏袒這個右肩。這是在中國的風俗呢，露出來這個肩，這是不恭敬。在印度的風俗呢，偏袒右肩呢，這是一種恭敬。那麼尤其在佛教裏頭，偏袒右肩，就是最恭敬的一種禮貌。

所以阿難呢，就偏袒右肩，「右膝著地」：右膝呀，跪到地下。這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這叫啊，**身業的清淨**；身業清淨，身，不會造業了。

「合掌恭敬」：這是啊，一種**意業清淨**；意業清淨，(意念那個意)，清淨。

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講話，這叫**口業清淨**。這表示啊，三業清淨啊，向佛來請法，所以呀，而白佛言。

我是如來最小之弟，蒙佛慈愛，雖今出家，猶恃憍憐，所以多聞，未得無漏，不能折伏娑毘羅咒，為彼所轉，溺於婬舍，

現在阿難呢，就自己回憶，這個出家到現在這一些個經過，所以呀，他啊，說是我呀，我阿難，這是阿難自稱啊。「我是如來，最小之弟」：那麼在釋迦牟尼佛啊，有**四王八子**。他的父親呢，兄弟四位；每一個人呢，他有兩個兒子，這叫四王八子。

阿難呢，就是這個其中的最小的一個，還有一個叫**孫陀羅難陀**，那個難陀，這個也叫難陀；**阿難又叫難陀**。那個難陀呢，是孫陀羅的難陀；孫陀羅，是他太太的名字。

講起這個孫陀羅啊，今天這個時間呢，不知夠不夠？等以後有機會再講這個孫陀羅。最小之弟，是最小的一個堂兄弟。「蒙佛慈愛呀」：我承蒙啊，佛

你慈悲而愛護我，對我啊，是很愛護。「雖今出家」：現在雖然我出家，從佛出家了。

**這出家**：有出無明家、出三界家、出煩惱家、出世俗家，這出家也有好多種。出世俗家，就是把這個世間這個家庭呢，出去了。又出無明家，這個無明啊，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家，好像家一樣。又出煩惱家，又出三界家。三界；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家，出家有出這麼多種家。

這個阿難出了世俗家，那麼可是啊，還這個這種情感心還沒有斷，還沒有這出無明啊，和這個煩惱家，也沒有出這三界家。他證到初果阿羅漢呢，還沒有一定能超出三界。

「由恃憍憐呢」：我因為是最小的一個佛的小弟弟，所以我在佛的面前呢，還有所仗侍。仗侍什麼呢？仗侍我是一個小弟弟，啊，於是乎啊，有的時候也不守規矩，有的時候啊，啊，就和佛好像就撒嬌似的，好像小孩子，故意頑皮，啊，故意不守規矩，叫佛好憐愛他、憐憫他。

「所以多聞」：所以呀，我只知道學這個多聞，而忽略這個定力。「未得無漏」：我沒得到這個無漏。啊，證初果呀，還沒有到無漏，到四果就無漏了；四果，就是把這個生死了了，就不漏到三界上來了；初果，還談不到無漏。

「不能折伏啊」：我沒有本領啊，折服這「娑毘羅咒啊」：我沒有辦法來啊，對治這黃髮外道這先梵天咒啊，這種旁門外道這種邪法，我沒有力量來對治它。「為彼所轉呢」：我啊，哈，竟被這個先梵天咒把我迷住了。「溺於婬舍呀」：啊，就好像被水泡上了。這個溺，就是淹溺，也就是啊，被水淹上的樣子。也可說是好像這個人呢，跳到海裏去淹死了；淹死，這也可以說是溺死；溺死，也就是淹死。又有一個解法，這個我們這個小便呢，在中國叫尿；這個尿，也叫溺，叫便溺。

言其呀，就是受一種迷糊啊，不潔淨了。溺於婬舍，就是在那個不乾淨的屋子裏邊，那個婬舍，那個賣婬的女人呢，這個家裏，房舍裏，在那個地方，好像在那個泥啊，和水呀，這個陷住了，拔不出腿來了，這就叫溺，溺於婬舍。

如果不是佛用這個〈楞嚴咒〉去把他救回來，哎，那這個阿難就不用希望有結集經藏這個機會了。大約佛的經藏，就結集，也其他人結集了，阿難也沒有份。幸虧釋迦牟尼佛用這個〈楞嚴咒〉把他救回來，所以他才能啊，又結集這個《楞嚴經》，說出這以往的這種因緣。

當由不知實際所詣(一、)。

「當由不知實際所詣」：為什麼我溺於這個婬舍呢？就因為啊，我不知道這個真心，當由不知實際所詣，就因為這種的過失啊，也就是啊，從我這個不知道實際所詣；實際，這個根本的真心；所詣，到什麼地方；這個真心在什麼地方也就是。我不知道真心呢，在什麼地方？

他到現在還要找地方，還要問究竟真心在什麼地方？你說，啊，這個阿難呢，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這麼聰明的一個人，就是在這打轉轉，轉來轉去，入了迷魂陣了，不知道出去？。

惟願世尊，大慈哀愍，開示我等奢摩他路，令諸闍提，隳(尸义入)彌戾車。

「惟願世尊」：現在呀，我只有一個希望，我願意世尊呢，大發慈悲，大慈大悲，救我的苦，給我的樂，「哀愍」：又啊，憐憫；哀愍，也就是哀憐而愍念，哀憐我們。「開示我等」：你呀，世尊！開示，指示我，不單我阿難，而且這個在會的大眾啊，都得法獲益呀！

開示我什麼呢？開示我等「奢摩他路」：這個修定的這個道路，修這個寂靜的這個法門這個道路，開示我，我現在不明白，請佛呀，來指示我。「令諸闍提」：令啊，就是使令；闍提，什麼叫闍提呢？這個闍提呀，是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信不具」。什麼叫信不具？就是沒有信心，信心不完具；信心不完全，就是沒有信心。

又有一個翻譯，叫什麼呢？叫「焚燒善根」，焚呢，就用火把他焚了，用火把它燒了。燒了什麼呢？善根。他的善根燒了，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呢？剩下的就是惡根了，所以信不具。

這個闍提呀，在《涅槃經》上啊，有個道生法師；道生法師啊，以前講這個《涅槃經》，那時候《涅槃經》還不全，他講這個《涅槃經》的前半部，後半部還沒有來。他講前半部那個經上講啊，是闍提無佛性，闍提不能成佛的，闍提不能成佛。這一般的法師講啊，都說闍提不能成佛。

等在後半部呢，就說闍提也可以成佛；但是他那時候沒有後半部這個經，他講經的時候，他就不依照這個經文講；那個經文上啊，說闍提不能成佛，他啊，講經，就說闍提也可以成佛。

因為這樣子講，一般的法師就都反對他，就都妒忌他；因為啊，說他別開生面，認為他這個講法是與人不同的，這個道生法師。啊，遭人妒忌啊，也就沒有人聽他經了；他再講經就沒有人聽，人人都不聽他講經。為什麼呢？他講，說他講的不對，與經旨不相合，違背經義。

這個經上說是闡提不能成佛，他啊，硬說這個闡提可以成佛。啊，佛所說的經典，他都認為佛說的不對了。其實啊，他並不是說的不對，也不是說佛說的不對，他明白那種道理了，所以雖然沒有見到後半部經啊，他已經悟出啊，這個佛不會這樣說法的。

那麼沒人聽經了，他就跑到蘇州啊，中國的蘇州，上海有蘇州，他在蘇州那有一個**虎丘山**；虎丘山呢，到那山上對著那一些個石頭講，給這些個石頭啊，講《涅槃經》。講講，講到這個闡提無佛性這，他就問這個石頭，說是，我說這個闡提也有佛性，你們說對不對？

這山上這一些個石頭啊，就都點頭。所以說，「**道生說法，頑石點頭**」，也就在這個地方來的。那個石頭本來是不會動彈的，都同意他這個說法，同意他這個講法，所以說啊，頑石點頭。中國就說頑石點頭，這石頭本來無知的東西，啊，他講經講到這個地方呢，那個頑石都向他點頭了，說他講的對。

那麼這裏邊呢，又有一個道理，因為當時啊，道生法師講《涅槃經》啊，為什麼頑石點頭啊？我相信呢，這個頑石的上邊呢，都有鬼神在那，頑石裏邊呢，聽經呢！或者坐到那個石頭上，或者是啊，躺到那個石頭上，躺不會躺，他因為聽經要坐著，不會躺著的。

那麼等到啊，道生法師一問，這時候，這一些鬼神呢，就都同意他，所以呀，令那個石頭搖動起來了，這石頭也點頭了，這是一個意思。那麼或者呀，這一些個石頭啊，在過去生的時候，也都有靈性，在這個石頭上附著，所以呀，他也就同意道生法師這個講法，這叫「**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**」，這闡提。

闡提是最不容易度的，怎麼不容易度呢？你和他講道理，他總有一種不信心：哎，這個簡直的，哪有這個道理呢？他也不相信。你講的怎麼好，他也不信，就好像那個俱絺羅，他不受，他以不受為宗，你講什麼他也不聽，他也不接受，這就叫闡提。

「墮彌戾車」：怎麼叫墮呢？墮啊，就是墮落到那裏邊去。彌戾車，彌戾車叫什麼呢？叫「樂垢穢」。樂垢穢，怎麼叫樂？他歡喜。這個樂，也可以讀樂(ㄌㄞˋ)，樂垢穢。他就歡喜這個不潔淨的地方。什麼人到這個不潔淨地

方呢？垢穢，就是非常的骯髒，非常的不乾淨地方，他歡喜，歡喜這個不乾淨。所以我們人呢，一定要清潔一點，不要專門歡喜這個骯髒。那麼這個他這種墮彌戾車呀，他歡喜這個不乾淨的地方。什麼樣人墮落到這呢？就是這個闍提。這個闍提呀，啊，令諸闍提，墮彌戾車，令這一切的闍提呀，墮落到這不乾淨的地方，免得有這樣子的毛病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及諸大眾，傾渴翹佇(出义、)，欽聞示誨。

阿難說完了這個話，「作是語已」：就是說完了以上所說這個話。說的什麼話呢？就說啊，不要令這個闍提呀，墮到這個彌戾車的地方，彌戾車的地方。彌戾車呀，也叫樂垢穢，就歡喜啊，這不乾淨的地方。又有一個翻譯的法，叫什麼呢？叫「惡知見」。他的知見呢，人家都知見是善的，他這種知見呢，是個惡知見。專門呢，出壞主意，專門呢，流毒水，流這種毒水呀。流毒水，不單對他自己不好，而且啊，影響啊，意思，就是影響啊，其他的人也都不好了。

說是語已，說完了上邊這個話之後，「五體投地」：怎麼叫**五體**呢？五體，就是兩個手，再加兩個足，再加一個頭，這叫五體。五體投地呀，就是這五體呀，都接觸到地上，這叫五體投地。在佛教裏，這五體投地，這是一種最恭敬的禮貌，最恭敬。所以呀，阿難是最恭敬佛的，所以就五體投地。「及諸大眾」：不單阿難這麼拜釋迦牟尼佛，這一切的大眾啊，也有隨著拜的。

拜，然後啊，「傾渴翹佇」：傾，就是啊，這麼傾耳靜聽，啊，注意用這個耳朵啊，來聽著佛啊，講話，就等著聽佛給這開示，就等著呢。所謂：摘著耳朵聽，就是這個耳朵注意這麼聽，這叫傾，傾聽。

渴，又好像啊，人呢，沒有飲水呀，非常的乾渴、枯燥，渴的不得了！這個對什麼渴呢？對於這個法，對釋迦牟尼佛呀，所說的法。阿難所請的這個定的道理，等著釋迦牟尼佛呀，給說這個法，就好像啊，口渴，口乾的不得了，啊，正要需要水來飲；這一些個人呢，的慧命啊，法身慧命，也都乾枯的不得了，等著佛呀，用這個法水來給灌溉，灌呢，用法水來給灌一灌，滋潤呢，他的法身慧命。

翹，怎麼叫翹呢？這都是一種表示，這是啊，這個結集經藏的人呢，用這個字樣啊，來表示這個人呢，都歡喜聽。翹啊，本來是啊，在後邊呢，坐著恐怕聽不見，就站起來，把這個腳，翹起來，站的這麼樣子，來等著聽。佇，佇也就是起來，大約離佛遠的地方啊，也望不見佛，所以就啊，把腳翹起來這麼看著，連等著佛說法都這麼看著佛。

為什麼他看佛呢？因為啊，人人都歡喜佛這個相好莊嚴。佛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啊，人人都歡喜見佛這個相好。啊，我相信呢，當時在這個法會裏邊呢，有一些個大菩薩，啊，大阿羅漢、大比丘，那麼也有在家的人呢，都歡喜看佛這個相好；和這個阿難呢，這個見解都差不多的。

阿難因為佛三十二相而出家，啊，這一些個人呢，大約因為佛三十二相而來聽法。這王公大臣呢、長者居士啊，啊，都站著來聽佛要講這種的定的道理，佇。「欽聞示誨」：欽呢，就很恭敬的。這都是形容啊，這聽法的人這種恭敬。欽聞，你看，很恭恭敬敬的要聽佛啊，來指示，來開導，來呀，教誨。這誨，是教誨，令佛啊，來教誨他們。

## 015. 卷一

爾時世尊，從其面門放種種光，其光晃耀，如百千日，

「爾時啊」：當爾之時，當什麼時候？就是阿難呢，五體投地，大眾啊，都傾渴翹佇，欽聞示誨這個時候，當爾之時。啊，「世尊」，爾時世尊，「從其面門呢」：什麼叫面門呢？就是這個面上，這個面上就叫面門，你不要在面上啊，再找門，這個面上啊，就叫面門。

一般普通的中國的字樣說面門，這個就是這個臉，就叫面門。你不要到佛的臉上再去另找一個門，說，哦，佛的臉上還有個門吧！佛臉上沒有門，有窗戶；哈，眼睛，就是窗戶；這個鼻子孔，是兩個洞，是個洞，大約有人可以在裏修行打坐都可以的。不但佛的鼻孔可以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的。若說是門呢，這口可以說是門，但是啊，這個不必這樣子鑽這個字義去；面門，就是面，就是了。

「放種種光」：在這個面上啊，佛啊，在這個面上放種種的光。這種種光啊，就不是一種了，而多種了。多種，有多少種呢？啊，總而言之啊，有五色的光；那五色裏邊呢，又分別出啊，很多的顏色。總而言之，就很多顏色這種光。這光啊，啊，「其光晃耀」：這光啊，比那個下雨天呢，打閃呢，打閃的光都大，比我們這個電的光啊，都大。

晃耀啊，晃來晃去的，這個比就好像什麼呢？「如百千日」：如百千個太陽這麼大的光。你看，現在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，這個太陽的光是很大了，但是佛放出這光啊，比這個一百個一千個太陽的光啊，都強，那個光度都強。好像我們這個電燈，氬呢，有一百度、兩百度，又有一千度的，比那一百度

就光的多。啊，這個佛的光啊，比這個太陽啊，加過有一千倍那麼樣子，所以你說這個光有多光呢？在當時的人呢，這也是阿難呢，結集經藏的時候，這樣的講，這是他身歷其境，他見過的，所以他這樣講。

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，如是十方微塵國土，一時開現，

「普佛世界」：怎麼叫普佛世界呢？就所有啊，普遍百千萬世界，**凡是有佛的地方，這都叫普佛世界**。「六種震動啊」：不是單單一個娑婆世界有這六種震動，到什麼地方都有這個六種震動。

講起這個六種震動，怎麼叫六種震動呢？這叫有三種是形，三種是屬於聲的。屬於形的，就是**動、湧、起**。動，好像我們這個地動了、地震了，這地動。湧，湧啊，這個地湧，就是來回晃，湧。起，啊，地往上飄浮了，往上起了。這是啊，三種屬於形的。它這個，動也是屬於形。湧，這個湧啊，它這個經上註解是寫那個「衝」字，那個衝，不是那個衝；是那個三點水，搞個勇猛精進的那個勇字；就是勇敢的那個勇字，加上三點水。湧，往上湧了，猶如湧泉，好像那個水在井裏呀，往上冒水，這叫湧泉。

這個中國鼓山有湧泉寺，就是那個湧。這個湧，言其這個地呀，就往上湧了，往上湧。起，這個湧啊，它是這麼往上起，又有一點落；又往上起，又往下落，不是一起，往上起。等這個起呢，起，就是我們站起來這個起，這個起是往上起，它不停的往上起。所以我們這個地呀，有的時候會拔高，有的時候又會降低。現在我們這個地球啊，轉變了，這是啊，都屬於六種震動的關係。這是動、湧、起，屬於形的。

跟**震、吼、擊**；震呢，就震動的震，那個地震了。那個地動啊，和這個震不同；地動啊，它是單單那麼動彈；這個地震呢，震，他說，哦，這個地，震盪！震盪啊，有一種好像這個地就像破了，將要破了樣子，裂開。有的時候地震呢，就這個地都爆裂開了，這叫震。

好像那個炸彈一爆炸，說啊，把這個房子都震動，這是震。吼，吼就是怎麼樣？吼叫，它有一種吼叫的聲音，在這地裏頭就出一種啊，不知道是什麼叫的聲，沒有這個世界沒有這麼一種聲，所以呀，這個地，它有這種聲，叫。擊，擊呀，這兩個這個地呀，和地的方面，它爆開了，又互相衝擊；擊，這麼互相衝擊。這叫震、吼、擊、動、湧、起，這是大地六變震動的樣子。

那麼這個地震呢，講起地震，我以前在我們打禪七的時候，大略講過這個地震的道理。這個地震為什麼有六種震動呢？因為啊，這個世界有人成佛了，

這也會有六種震動；或者有人開悟了，開悟而沒成佛，證果了，這也會有六種震動。又有一種是什麼呢？是魔王啊，他想來擾亂這個世界的人心，他也把這個地呀，可以使令這個地呀，有六種震動。所以呢，這個地震呢，也有好的，還有不好的。

好的時候啊，在佛成道，和這個有修道的人證果，這雖然有六種震動啊，但是它對人不會有害處的，不會有大的震盪；就是震盪怎麼大，也不會傷人的，也不會損壞於我們這個世間人的。等要魔王啊，他來想實行他這種的魔力，擾亂世界人心呢，它就會啊，傷人呢，損害財產呢，好像有某一個國家，啊，地震，死了多少人；又某一個地方地震，死了多少人，這都是魔王啊，他想擴張啊，他的勢力，魔王啊，他想伸張他的勢力，向這個世界人來示威。

他也示威，現在到處講示威嗎？這個魔王啊，也向我們人間的人來示威，啊，他說，你看我這個魔力多大，我可以令大地天翻地覆，啊，這樣子；所以這魔王也有這種的力量。因為這個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在這個所有一切一切的境界上啊，你都要分別出來是好的境界，是不好的境界；是善的境界，是惡的境界，所以這個種種不同的。

說起這個地震，我記得我母親死了之後，我在我母親墳上守孝的時候，那時候經過一次地震。在晚間，晚間我正在那坐禪呢！坐禪，就在這坐禪，正在這個無人無我，啊，什麼都空了，啊，忽然間就覺得這個動了，怎麼？這樣晃悠悠的晃起來！我自己就想，哦，這是什麼魔？他可以把我這個身體都搖動起來了，這個魔的力量是不小！就這樣子，也不知道是地震？

等第二天有人來告訴我，說，哦，這是地震了！我才知道是地震。那麼那個地震呢，很奇怪的，哈，這井裏本來是應該往上是有水的，那次地震呢，這我那地面有一個井裏，這個井裏就往上出火的，井裏會冒火的。說火山會冒火，這個井也並不是火山，它也冒火，冒火。所以呀，這世界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的。我相信有人想，哦，那一定是那個井底下有琉璜，也是火山的脈，所以往外冒火；或者也許是這樣子。

「如是十方，微塵國土，一時開現」：像這個樣子啊，有六種震動。這個六種震動了之後啊，這十方微塵，有微塵微塵那麼多，微塵是有多呢？這個沒有數量。可是啊，微塵雖然沒有數量，這個國土現出來的，和微塵那麼多，就有微塵那麼多的國土。一時開現，在這個同時啊，就這一個時候啊，都顯現出來了，這些個大阿羅漢，和這菩薩、大比丘、和長者、居士、國王、大臣，同時啊，都看見有這麼多的國土。你說這是一種什麼境界呢？

佛之威神，令諸世界合成一界。

釋迦牟尼佛呀，以他這種的威神的力量，以他這種神通的力量，使令這所有微塵國土，微塵微塵那麼多的國土，這麼多的世界，「令諸世界」。「合成一界」：都合成啊，到這一界了。雖然有這麼多的國土，但是啊，都合成到一起了。哈，就好像啊，我們現在影相，這影相，影一個很小的相片，又可以放的很大。你說這是不是神通啊？那個很大的相片又可以縮小，所以呀，我們現在影像又可以放大，又可以縮小，都有這個本領。

釋迦牟尼佛呀，把這整個三千大千世界，微塵國土都縮到一起，合成一界，合成一個。可是啊，雖然合成一個，而每一個國家，每一個國土裏邊呢，它的那個情景宛然，還不參雜。我想啊，這大約就是好像用那個縮小相片呢，那種的辦法，把它縮小成，遠的地方能縮到近的地方。這是以釋迦牟尼佛啊，這種神力，而成就這樣子的境界。

其世界中，所有一切諸大菩薩，皆住本國，合掌承聽。

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把這麼多的國土世界，都縮成到一起了？因為啊，他想啊，叫每一個人都聽啊，這個楞嚴大定；叫每一個的菩薩都能明白這種道理。所以呀，他在面門上放大光明，其光晃耀，如百千日，像百千個太陽，所以照到每一個國土都照見，照見了。

所以「其世界中啊」：每一個國土啊，每一個世界裏邊，「所有一切，諸大菩薩」：這個每一個世界都有菩薩，所有一切；這一切，就是很多很多的諸大菩薩，「皆住本國呀」：他呀，都住在他自己原來住的那國土裏邊，「合掌承聽啊」：在那合起掌來呀，聽著釋迦牟尼佛來講經說法，來說這個《楞嚴經》。

佛告阿難：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業種自然，如惡又聚。

佛把所有的微塵微塵這麼多的世界，都縮成一個世界，縮到一個世界；但是啊，縮到一個世界，還不相混雜；不相混雜，啊，有條不紊的，還是每一個國家在它每一個國家那個位置上。縮到一起，應該雜亂了，它也不雜亂，還是這樣子。就是啊，意思就是把這個這麼多的世界，縮小啊，成一個世界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都能看的見的，每一個人都可以看的見似的。

那麼然後這一切大菩薩，啊，渴仰啊，都是好像阿難呢，那麼渴的不得了，想要啊，飲這個法的水來滋潤，想要藉著釋迦牟尼佛的法水來滋潤。

啊，你呀，你們每一個人或者都會有這種經驗，我們人餓了，可以呀，還可以維持一個時期呀，覺得不太嚴重；如果要是渴了，你吃東西吃鹹了，然後渴了，沒有水喝，那才真難受的！

這個十方這個諸大菩薩也都渴的不得了，怎麼他這麼渴呢？他們都吃這個煩惱的鹽呢，啊，這個煩惱的鹽吃的太多了！這個煩惱，就比方啊，這個鹽。啊，也就是啊，好像阿難呢，只知道學多聞，而忽略這個定力；也可以說啊，吃這個多聞的鹽呢，吃的太多了！啊，那麼就要啊，得到這個定的水呀，這種定的水呀，來滋潤一下，所以都這麼渴仰，都渴，啊，真是乾渴的不得了！

我現在呀，講話，喉嚨都覺得乾了；我這個乾呢，是說話說的。這一些個大菩薩乾呢，這是因為沒有得到這個法，這種定水，來呀，培植他們，來灌溉他們，所以現在啊，都要聽釋迦牟尼佛說這個楞嚴大定這種妙法，這種妙不可言的這種道理。

所以你們有的不明白，說是啊，我聽了不懂啊？你能知道你不懂，那就是懂了；你若真不懂啊，連你不懂都不知道？連你不懂都不知道啊？在這啊，啊，也不知道是懂、沒懂？你現在知道，說我現在聽這個經，聽的不太懂？那你就是懂了，你就有懂的希望，你就是有懂的那一天，有明白的那一天。

你現在要是就明白了，那得了！那我這個法師沒有飯吃了我告訴你。我一講，你就懂了，那將來還要我幹什麼？要我都沒有用了嘛！啊，不要等講完，你就懂了這個經；你說，那你還來聽法，又要叩頭，又要聽這個法師講，坐這個地方兩個鐘頭，這也知道坐的很辛苦的！

啊，你如果那麼快就懂了，那沒有那個道理的，世間的事情啊，沒有說我這一天就把什麼都學會了，我這一天，有一天的時間把什麼都懂了的，沒有的。你一定要啊，要有一個時間，你聽的多了，自然就懂了。你聽，為什麼不懂？聽的少；聽的少，就不懂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聽著！這佛告阿難，也就是我現在告訴你們，但是我不是佛，你們也不是阿難，不過我們講這個阿難呢，這個公案給你聽。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」：一切眾生，就是啊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溼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、非無想，啊，這一切的眾生。

這一切的眾生啊，從無始來，你看，佛說話，佛講經啊，也是不能啊，把這個道理講、講，完全都講出來，他說從無始來；無始，無始沒有頭；無始就

是沒有頭，這叫無始。那個始，是開始啊；這個是無始，你說是個什麼時候？啊，這講的，要是你研究道理，說這是糊塗，講的糊塗！

其實我們人呢，沒有法子你講出個頭來，你說哪個是頭？就拿我們一家的人來講，你說，哦，我是我父親的兒子。你父親是誰的兒子？你父親是你祖父的兒子。你祖父又是誰的兒子？往上追、追、追，追來追去，追的，追不出來了？啊，說是我家裏有族譜，有這個我的最初的始祖是誰！你始祖，他的始祖又是誰？啊？你追了，你去找去！找不出來的？

啊，我們人說是人是猴子變的！猴子是什麼變的？那猴子可以變人，你焉知道人不能變猴子呢？你又怎麼知道這個人就完全都是猴子變的呢？就不會有豬變的？狗變的？牛變的？猴子既然會變人，那麼其它這一切的眾生都可以變了嘛！都可以互相，互相來transfer了嘛！所以你追，追來追去沒有始，追不出來的。

說是啊，這現在科學發明啊，哲學又發明，知道啊，多少千年以前的事情，多少萬年以前的事情，又是哪個地方刨出人骨頭幾萬年、幾百萬年以前的。那又能怎麼樣呢？確實你說這就是個證據嗎？談不到的，這個不足為憑的！

所以呀，那麼不足為憑，為什麼這國家用了錢，又要研究，又要考察？這就是胡鬧了嘛！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事情來幹了，來找事情幹嘛！他若沒有，不幹這些個糊塗事，那麼這個世界怎麼能有一些個消耗者呢？這個世界的東西怎麼會消耗？這些金錢怎麼會消耗？

人呢，你若真明白了，這個世界，你說哪個是真的？什麼東西是真的？你找出一樣真的來我看看！都是這醉生夢死啊！說是，哦，治理國家，又是怎麼怎麼樣子的！啊，這些都是，啊，糊塗人做糊塗事，他自己是以為聰明，實際上啊，啊，都是自己騙自己呢，**自己騙自己呢！**

啊，這一切的眾生從無始來呀，這個始呀，找不著哪個是個始？找不著。你不要說這個我們這個人的生命沒有一個開始，沒有一個末終，就這個家庭裏頭，沒有開始末終，找不出來的。你就我們這個生命，說是啊，你說哪個是個開始？說我今生這是開始。你若就是這麼長一段時間呢，那沒有什麼問題的，就怕不是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的問題，所以這個就有了問題了。

啊，無始來怎麼樣呢？「種種顛倒」：方才我說，這胡鬧，就是顛倒；這顛倒，就是胡鬧，就是胡鬧；醉生夢死。說是給這個身體吃點好東西，穿件好

衣服，又怎麼樣呢？究竟怎麼樣？這都是顛倒，我告訴你。我前幾天不講，就等於用那個美麗的衣服，給那個廁所穿上一樣的，有什麼不得了的呢？

種種的顛倒，這種種的顛倒啊，就是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。啊，在這個自己清淨本體他不認識，在這個妄想上用功夫；啊，說，某一個人呢，真好！真好，又怎麼樣？說，某一個人真壞！真壞，又怎麼樣？你若往深了研究一層啊，**這些事情都沒有的嘛！哪有一個好、一個壞？**這在眾生這個眼睛上看呢，分好分壞，分善分惡，分是分非。

你在那個**如來藏裏邊呢，沒有這些個問題，什麼都沒有的**。如來藏裏邊，啊，是乾乾淨淨的。我們這個人呢，眼看這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啊，所有的東西，這都是一種**識**，唯識所現；如果你真明白那個不生滅的法；不生滅的法，這個根本什麼都沒有的。不過這個道理啊，講出來是不容易領會得到，要慢慢的體驗。

「業種自然」：他啊，種種的顛倒，啊，造出種種的業，因為啊，他顛倒；這個顛倒，就是那個無明造成的，造成的種種顛倒。因為種種顛倒有了無明，又造出種種的業；種種業，就受種種的報。這個造業、受報，業種自然，「如惡又聚啊」：這個起惑，我前幾天不寫到黑板上，這個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這三種啊，受報，又可以說受苦；起惑，起惑就是這個無明。

由這個無明啊，因為什麼這個人造惡？就因為他有無明，他不明白了；不明白了，就去造種種的惡業；造了惡業，然後就受這個苦報，所以這又叫惑業苦，惑業苦都是它。如惡又聚，這個惑業苦像什麼呢？就像個惡又聚，這種果實一樣。這種果實啊，是，我不知道這個尾巴怎麼講，這個尾巴，就在這個巴上啊，生了三個果，這叫啊，惡又聚。

在印度有這種果，我也沒看見，不過這個看見、不看見，你一看這個經，相信這也就明白了，不會呀，don't understand的，這個這叫惡又聚，這一個蒂上啊，生了三個果。那麼這個三個果，就表示啊，這惑、業、苦，這惑、和業、和苦，這是輪轉的；它輪轉呢，都在這一個蒂上結的。那麼這造種種業，受種種報，由無明生出來這個，就都像這個惡又聚似的，都像這種果一樣的，它都有連帶的關係的。

由這個，所以我說這個無始，你說什麼地方是個始？沒有個始，它是輪轉的。這個六道輪迴呀，在裏輪來輪去。我們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啊，可以有一個比喻。比喻一個什麼呢？在這個世界，就像一粒微塵似的，我們在這個世界像一粒微塵似的，啊，這麼忽高忽低，忽上忽下。你做善功德的事情，就往上

升了，就高了；你造罪孽過的事情，又往下降了。所因為這個，我們人呢，才應該做善事，做善功德的事情，不要造罪孽過的事情。因為啊，這個世界有一種因果，有一種業；這個業，業種自然呢！這種業，就是行(丁一ㄥ)業；這種行業，你就造什麼業，受什麼果報。

這個「業」，和那個「因」又不同。那個因，說種什麼因，結什麼果。這個業，是你呀，天天造的。那個因呢，是你偶爾暫時間呢，你做這麼一次，這種因了，將來結這果。好像春天裏下種子，下到地裏頭，不是啊，說這個種子種到地下，它就成了，要等一年的時間。由種上，到這個結果這個期間呢，這叫種因結果。

你這個業呢，業，就是從春天到秋天呢，這麼長的一個時間，這就叫中間經過的時間，這叫業。那麼你種什麼因就結什麼果，種善因就結善果，種惡因就結惡果。你這個業呢，你平時你做的什麼業多，將來呀，也就種善業就善業多，種惡業就惡業多，這個業。

所以現在呀，這個業，就像這個惡又聚似的。這個業由什麼造出來？由最初那一念的無明，造出來這種業；造了業，然後就受了報了。這是三種這像惡又聚似的。這是也是講明了這種的業感的關係啊，先告訴阿難。

這個業呀，業是一種常常有的；因呢，就是暫時的。好像你做什麼生意，這叫商業；你做什麼事情，這叫職業。這個業，就是你所做什麼，這就叫業。所以它也有善的、有惡的。好像你若做這個屠戶，就是個殺業；你若作賊，這就叫盜業；你若盡做這個男女不正當的事情，這就又是一個姪業；你盡說假話，這又叫一個妄語業，這妄語業。

這個業，就是啊，你做什麼，常常做什麼，這就叫一個業。做生意的，說商業，他就那個做生意買賣東西呀，做那個事情，那就是商業。所以這個業，和這個因呢，是不同的。因，是暫時的；業，是啊，你總做這件事，你總做這件事情，這就叫業。那麼你總做什麼事？你做善，啊，就是善業；做惡，就是惡業。

說，那可以說做因，不可以說做因的，你那因，是種因的，不是做因。因為什麼？那個因，就是一時的，不是天天的；這個業，是天天的。這個因呢，你是說種因，不是說做因；這個業呢，是做業，你做這個業，做善業，做惡業。它這個業，沒有說果；所以和那個因又不同了。這個業，你隨時做隨時啊，可能就受報的，可能啊，就有這種的報的。所以呀，這個業，和這個因呢，有這樣的分別。

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無上菩提，乃至別成聲聞緣覺，及成外道，諸天魔王，及魔眷屬，

前邊說這個種種的業，起惑、造業、受苦，好像惡又聚這樣子。現在又說這個一切的修行的人，「諸修行人」：諸修行人呢，包括這所有的外道，和佛教的人，都包括在裡邊，「不能得成無上菩提」：這一切修道的人，本來他都希望得道，希望有所成就。成什麼？得個什麼？希望成就這個無上的覺道，希望得到無上這種覺果。這個菩提，就是佛果，佛果菩提。

有上的呢，就是菩薩，菩薩叫有上士。在他上邊還有佛，這個佛呀，叫無上士；這無上菩提，就是佛的果位。那麼既然不能成佛了，可以成其它的果位了？「乃至啊，別成聲聞緣覺」：不單成佛不能成佛，就是啊，別，其它；別，是特別了，那麼就與佛果有分別了。乃至啊，別成聲聞；聲聞呢，就是聞佛聲音而悟道的，他是修四諦法。這個十二因緣呢，就是這個緣覺。緣覺和聲聞這種的果位，他也不能成。

「及成外道」：那麼在佛的這果位他不能成了，他可以能成外道的果位嗎？外道啊，什麼叫外道？講了很多次外道，說是外道外道，到底什麼叫外道？我現在告訴你，心外求法，名曰外道。在這個心外邊呢，去找法，心外求法，這故名外道。這所有的人呢，也都可以說是啊，在道外邊，因為啊，沒有證果，沒有成佛，這都在道外邊。

「諸天」：諸天呢，這個天有很多種，有四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；這是我們最接近的這個天，就叫四天王天。四天王天呢，在這個須彌山的四邊。四邊，東、南、西、北這四面。這須彌山呢，四王天在這個須彌山的半山，住在半山區他們，是半山區；最接近呢，我們這個地面。

有增長天王、多聞天王、廣目天王、持國天王，這是四大天王的字。在這四王天的天人呢，壽命是五百歲。他這五百歲呀，以人間五十年，做為四王天一晝夜；我們人間的五十年呢，就是四王天一晝夜，這是四王天。

跟忉利天呢，忉利天，就是在四王天上邊。他那個天上的天人呢，壽命有多長呢？一千歲，一千年，他有一千歲的壽命。以人間呢，一百年做為忉利天的一晝夜。這忉利天呢，忉利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就叫「三十三」，就是三十三天。這個忉利天呢，它也在東有八天，西有八天，南有八天，北有八天，這四、八，三十二天，加上一個忉利天，這是三十三天。

那麼這三十三天的天主啊，講這個天上，這個三十三天的天主，天的主人。他最初啊，是個女人，是個女人呢，她看見一個佛像，在一個廟裏頭啊，有這麼一個佛像。這個廟漏雨了；漏雨呀，她就發心呢，做一個發起人，來把這個廟啊，重給修起來；把這個佛像啊，不叫祂有雨來漏雨，來淋溼了祂。

那麼她這個女人呢，本來也是沒有什麼錢的，沒有什麼錢呢，也是一個很普通的窮人。可是啊，她認識很多人，就啊，她一聯合呀，就有了三十二個這個人，同她一起呀，來修這個廟，令這個佛像啊，不被雨淋。她以修廟來保護這個佛像的功德，這三十三個人呢，就生到天上去，做三十三天的天主，她們做天上的皇帝。

現在我們這個〈楞嚴咒〉裏頭有一句，說「南無因陀囉耶」，那個因陀囉耶呢，就是這個三十三天的這個天主。那麼她以三十三個人這造廟修佛像這種的功德，等臨終的時候啊，就生到這三十三天，做為三十三天的天主。

那麼這個諸天呢，要說起來也太多了，現在就說這個大略說這個意思，這是諸天。在諸天呢，又有「魔王」：這魔王啊，是住在六欲天，六欲天這個天上啊，住的是魔王。魔王，不是單單呢，就是魔王，還有魔民，又有魔女，又有魔子魔孫，啊，他們也有一大堆的這個魔。

魔王的眷屬啊，是很多的，所以呀，這個魔王啊，他也就獨霸一方，在六欲天呢，那個地方他稱王稱帝，在那個地方，這是啊，這個魔王。「及魔眷屬」：魔的眷屬，就是魔的兄弟囉、父母啊，這魔的眷屬，魔也有這個夫妻。那麼這個外道所修這個法，多數啊，就做這個魔王；上等的就做魔王，中等的就做魔民，下等的呢，下等的修道的人呢，這個外道啊，就做這個魔女。

魔女呀，她啊，魔的女呀，都生的很美麗的，所以呀，她有一種誘惑性；有一種誘惑性，無論你是什麼，差不離的人呢，好像阿難這個樣子的，證初果，定力不多的，見到魔女就不得了了！見到魔女啊，大約就躍躍欲試，啊，那個心裏呀，就動彈了。所以這個魔女啊，是很厲害的，你修道的人呢，切記不要被魔把你叨去。

怎麼叫被魔把你叨去了呢？啊，你若是定力不夠，被這個有這種境界來了，你就定不住了，就被這個魔所轉，跟著這個魔女就去了。跟著魔女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到那個魔的窟窿裏去了。哎，她說啊，你說這麼多做什麼？我們這點毛病都被你給講出來了，所以呀，這個魔不要講那麼多。你們總而言之，小心一點，把你們定力呀，修足足的就不怕了。這是我給你們一個最妙的 suggestion（建議）。

皆由不知二種根本，錯亂修習；猶如煮沙，欲成嘉饌，縱經塵劫，終不能得。

為什麼不能成佛，乃至這個魔王也不能成呢？「皆由不知二種根本呢」：為什麼？我告訴你，就因為啊，他們不知道有兩種的根本。這兩種的根本是最要緊的，什麼呢？在後邊會講的，現在不要著急，這兩種根本，我現在要是把這個兩種根本講了，後邊那個文就沒有話講了。所以呀，這也就是好像今天我說那個小說上，下回才能分解，這沒到下回啊，不能解釋的，二種根本。

「錯亂修習」：錯啊，就是錯了，弄錯了。這呢，是修錯了。修錯了，所以就亂修，也不知道怎麼用功，這叫啊，錯亂修習。好像印度那有那個外道，有那種外道。他說修苦行，睡那個釘子床，把那個床啊，釘的都是釘子，他在釘子上睡覺，說這個能受得這種痛，這就有功德。這有什麼功德？你說這有什麼功德？你在釘子上睡覺，你在刀子上睡覺，也不能成功的。

還有那個印度有持這個牛狗戒的，他看那個牛，就學那個牛；看見狗，就學那個狗。為什麼呢？他也就是啊，因為錯亂修習，不懂得。他認為啊，他這個是個真正修道的人，這叫行無益的苦行。無益的苦行啊，是沒有結果的，你怎麼樣修啊，也沒有結果的。

「猶如煮沙呀」：好像什麼似的呢？我現在再給你舉出一個比喻來，就好像啊，煮沙子似的。煮沙子幹什麼呢？「欲成嘉饌啊」：你為什麼要煮沙呢？他以為這個沙可以煮成飯，煮成啊，做好的那個飲食。「縱經塵劫」：這樣子去修啊，雖然就經過塵沙那麼多的劫數，就言其呀，時間久啊，時間長啊；這個塵沙這麼多劫，這個時間是特別長的。

啊，「終不能得」：你就經過塵沙那麼長的時間，也不能煮成飯，這個沙還是沙，不會會變成飯。不懂這兩種的根本，而錯亂修習呀，也就和這個煮沙成飯一樣的。

云何二種？阿難！一者，無始生死根本，則汝今者，與諸眾生，用攀緣心為自性者。

現在是講這個二種的根本，「云何」：什麼叫「二種」啊？這兩種是什麼呢？我現在告訴你，「阿難」：啊，現在要告訴阿難了，這兩種的根本。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想知道這兩種的根本，但是啊，現在我先不講它，我講什麼呢？我講講這個阿難陀他有個哥哥，他哥哥叫誰呢？因為我講這阿難，講了好多了，現在把他哥哥給介紹出來。

他的哥哥叫**孫陀羅難陀**，怎麼叫孫陀羅難陀呢？他這個所以就分別不是這個阿難陀，是另外一個。這個難陀呢，是孫陀羅的。孫陀羅又是誰呢？孫陀羅，就是難陀的太太，說這個難陀，就是啊，孫陀羅的難陀。怎麼叫孫陀羅的難陀呢？因為啊，這孫陀羅難陀和他的太太孫陀羅啊，感情最好，這夫婦啊，簡直的如膠似漆呀，啊，一天到晚都粘到一起，這麼好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佛就到去度這個孫陀羅難陀，佛啊，拿著鉢就到他家裏去乞食。乞食啊，這孫陀羅難陀一看佛來了，就把他太太呀，往一邊一推，說你快，等一等，我去供養佛去。他太太說，你去供養佛，你快點回來啊！你不要去了就不回來；他說，當然我快回來了。

那麼這個孫陀羅呀，就吐了一口這個唾沫；廣東人叫口水，就口裏吐出來這個唾沫，吐到地下。大約當時的地下都是那個泥土的地。說你呀，回來的時候，我不准你等這個，我這個唾沫乾了，你才回來；等它不乾以前你就要回來。這就表示啊，叫他快一點回來；如果你要是這個唾沫若乾了你回來呀，那時候我就不准你上床了；就下這樣的命令給這個孫陀羅難陀。

這孫陀羅難陀就依著命令去做，說我一定快回來，就拿著這個菜呀，和飯呢，就要給佛裝鉢去，往佛這個鉢裏頭啊，給添鉢。添鉢，誰不知這個佛也很古怪，怎麼樣呢？用起來神通了。他給他添，他往前走一步，他就往後，這個阿難陀總跟不上這個佛；佛就往後退，他就往前追；一追，就追到祇樹給孤獨園去了。啊，從他家裏那追到祇樹給孤獨園，大約也都有很遠的路程。

到那地方，釋迦牟尼佛說，你不要回去了，你在我這出家了！這個孫陀羅難陀發了毛了這回，就驚起來了！說，這不行啊，我不能在這啊，啊，孫陀羅等著我呢，我不能在在出家的！佛說，你不能出家，我給你看點東西，你試一試。佛就用神通帶著這個孫陀羅難陀呀，就走到一個地方；看見呢，這個地方有很多這個猴子。

佛就問孫陀羅難陀，說，你看這個猴子啊，長的美麗啊，還是你的太太孫陀羅長的美麗呢？這個孫陀羅難陀說，當然是孫陀羅長的美麗嘛！孫陀羅怎麼能和這個猴子來比呢？啊，佛說，哦，那你這個見解是很對。

於是乎啊，佛又帶他就到天上去。到天上啊，看見這一個天宮裏邊呢，有很多的宮人在那收拾地方，收拾地方。這裏，天宮裏邊呢，有五百個天女；這天女當然生的美麗的不得了！那麼孫陀羅難陀就問這一些個做工的人，說，你們在這做工，是做什麼啊？這些工人就說，因為啊，佛有個兄弟叫孫陀羅

難陀，我們這個地方是給他預備的，等到啊，他修行啊，成了之後，他就到這個天上來呀，享福；將來到天上來享福。

這五百個天女呀，就都是給他做太太的，給孫陀羅難陀做太太的。啊，孫陀羅難陀一聽，高興的不得了，非常高興。完了，佛就問他，說，你看這天女和孫陀羅比較，是哪一個美麗啊？這個孫陀羅難陀說，當然那個天女美麗了嘛！這個天女比孫陀羅，孫陀羅就等於那個猴子那麼醜怪了，這個天女是相貌長的好。啊，那好啊，將來這個地方就是給你預備的。

在這個地方看完了，佛又帶他到地獄裏去。到地獄裏呀，一看，那有兩個鬼，在那燒油鍋呢！燒油鍋，一個就在那睡覺，一個鬼在那睡覺，一個鬼呀，就在那，雖然沒有睡呀，也還睜不開眼睛了。啊，難陀一看，這兩個鬼燒油鍋，一點都不肯實實在在來做工，啊，這鬼也這麼懶惰！他心裏這樣想，這鬼也這麼。

於是乎他就，啊，來多事，問一問，說，你們在這燒油鍋幹什麼？這個睜不開眼睛的這個小鬼呀，啊，把眼睛一睜，一瞪眼睛，說，你問它幹什麼？他說，我問，我想知道嘛！這個孫陀羅難陀說他想知道。啊，你想知道啊，那我告訴你，因為佛呀，有個堂弟，他修人天的福報，生到天上去啊，享五百年的天福，然後又墮落，會墮落，就會又會掉下來；掉下來，就下地獄。下地獄啊，我們就用這個油，燒這油鍋就是給他預備著，將來預備就是把他活炸了，用油鍋把他炸上了。

啊，這個孫陀羅難陀一聽，這毛骨悚然，啊，這回可真知道，啊，生到天上又要墮落，又要到油鍋裏來被油來炸。啊，於是乎一想，哦，這天上女，天女那麼美貌，我在天上五百年之後，還要用油鍋來炸我，啊，沒有什麼意思啣！回去都還跟著佛出家做和尚好了。於是乎啊，也不想孫陀羅難陀了，就跟著佛出家了。這是佛的一個堂弟，有這種的因緣。

那麼這個阿難呢，阿難陀，就是這孫陀羅難陀的一個弟弟。你看，佛度孫陀羅難陀費了這麼大的精神，帶著他到天上，又到地獄裏去，才把他度。現在度這個阿難呢，也更不容易度；啊，左講一個道理，他也不明白；右講一個道理，他也不明白；講來講去，講了這麼多道理，他還不明白。所以現在呀，把這兩種的錯亂修習的根本呢，給指明了；指明這兩種的根本，所以呀，好令這個阿難呢，知道去處，知道他修道的怎麼樣修，將來怎麼樣成佛！

啊，第一者，「一者，無始生死根本」：第一的，就是由無始劫以來呀，這個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這個生死相續這種的根本，這是第一種根本。什麼

叫生死相續的根本呢？前邊我本來跟你講了，說是啊，皆因不知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那麼現在啊，又把這生死的根本給他指破了，說是啊，「則汝今者」：就是你現在呀，「與諸眾生」：和所有的一切眾生，不是單單你一個人，「用攀緣心呢」：這個攀緣心，也就是那個妄想。

什麼叫攀緣呢？攀緣呢，就是盡用這個打妄想。好像，啊，這個攀緣，譬如讀書吧！讀書也有攀緣心。怎麼攀緣呢？啊，我和這個教授啊，要拉攏社會的關係，我要和他，啊，來，中國話叫「拖大腳」。我要儘量啊，諂媚這個教授；這個教授，啊，我恭維他，我和他講好話。

為什麼呢？就希望他給我高一點的分數。他啊，明明給我八十分，我對他好，或者我給他送一點禮囉，啊，或者送一點什麼東西，這個教授呢，就可以給我多兩分，我無形中啊，這就得到好處了，這都叫攀緣心。還有好像這國家要選總統，要選省長，要選議員，這都是一種攀緣心，去拉攏票，叫，你投我一票了！對那個朋友，啊，老友你投我一票了！這都叫攀緣心，都不自然的。若自然的，你應該做總統啊，你不應該去拉攏，叫大家看你是道德夠了，你這種啊，所謂：眾望所歸，你不去拉攏他，你不去攀緣他，他自然推舉你出來做總統，那才叫真的，那不是攀緣心。

在中國，你們學中文的，有這麼一段故事。那個唐堯啊，就是帝堯啊，（堯舜那個堯啊）；帝堯，當時啊，他年紀老了，想要把天下讓賢呢，讓給這個賢而有德的人。現在你看，巴結去想做總統，巴結去想做官，用這個攀緣的心去做去。這個帝堯那時候啊，他做皇帝不願意做了，就願意讓給其他的這個賢人；賢人，就是有德行的人。

他聽說有個巢父、許由，這兩個人是很有道德的。於是乎啊，他就想去把這個天下讓給巢父。啊，巢父，怎麼叫巢父呢？他住的地方啊，很古怪的，像那個雀窩似的，在樹上啊，牠窩那麼一個窩，他就住到那個窩裏頭。他喝水呀，就用這個手捧著水來飲；有人看他沒有東西飲水，就送給他一個瓢，一個喝水的東西。

他掛到那個樹上，這個樹，風吹這個瓢，咚咚咚咚一響，他把這個瓢，啊，拿掉到一邊去，不要了，嫌它麻煩。所以呀，帝堯聽見他這麼清高，想把天下讓給他。到那和他一講，說是啊，我現在年紀老了，你應該出來呀，做皇帝，我把這個皇帝的位置啊，讓給你了。巢父一聽，啊，望望掩耳去，就看看你，你和我講這麼話，真是，我真不願意聽。於是乎啊，你把我耳朵都給我弄髒了，你和我講這種話，把我耳朵都給髒了，於是乎就跑到那個河裏頭

洗耳朵，洗耳朵去。

去洗耳朵，偏偏這有一個許由，這許由牽著牛啊，在這飲牛；飲牛，就問他，說，你洗耳朵幹什麼？他說，你看這個帝堯，啊，真討厭！想把這個國家交給我，叫我做皇帝，把我耳朵都給我聽的污了，污了我耳朵了，所以我要洗乾淨了它。這許由一聽，哦，那你這個洗耳朵的水，我這牛不能飲的，我這個牛不能喝這個污濁水。

於是乎啊，把這個牛牽到上流去飲那個乾淨水。你看，給他皇帝都不做，他說把耳朵給污濁了。現在，說，你舉我做總統；啊，你選我做省長啊，到各處去交際聯絡，哦，又請人吃飯，又叫人家給他拿錢，他也給人家錢，花錢買票，你投一票我，有這種情形，這都是屬於攀緣心。那麼什麼是沒有攀緣心？好像巢父啊，許由這樣，沒有攀緣心；啊，這真是啊，清高到極點了，最清高了，沒有攀緣心。

所以你有這種攀緣心呢，你拿這個攀緣心，你就認「為自性者」：你就認為是自性。因為這樣子，所以你就生死不了的，你沒有認清楚，你認賊作子了。這下文呢，佛直接就說你認賊作子了，你認那個土匪呀，做你兒子，哈，將來你家裏的珍寶都會被它給盜劫去。

這個攀緣心，以攀緣心來修道，以為呀，可以成功，其實這是一種妄想。那麼究竟怎麼樣辦呢？那麼還有一種，這現在說這一種。那一種啊，今天這個時間呢，不夠，講不完那一種；並且那一種也非常有價值，我不想啊，今天一起令你們吃這麼多的這個法味。等到禮拜天，我們再繼續來研究第二種，今天呢，就講這麼多了。

二者，無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，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。

在前邊這一個攀緣心，阿難他認為是自性，這是一個錯誤。那麼第二種是「無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」：那麼這個菩提，在前邊講過很多，涅槃也講過。一般的人，認為這個涅槃呢，就是死後，這叫涅槃；其實啊，這個涅槃不一定是死後，而是證得一種理，證得的一種的道理。

前邊曾經講過這個無始，你說哪一個是開始呢？這開始呀，追究不出來這所以然，所以呢，就說無始，沒有一個開始。那麼沒有開始，在那個時候啊，就是沒有開始那個時候，就是比那個開始啊，還再以前，在那個開始以前，這個就叫做無始。那個開始還沒有來呢！那個時候，叫無始。這無始啊，菩

提涅槃呢，這個菩提，和涅槃；菩提是梵語，涅槃也是梵語。這個菩提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覺道」。(覺悟的覺，道理的道)。就是一個覺悟的道理。

那麼這有三種，三種是什麼呢？第一個是「真性菩提」。這個真性菩提，就是我們本有的那個佛性，每一個人根本就有的，這個佛性，這叫真性菩提。第二呢，叫「實智菩提」。(實，就是實實在在的那個實)。實實在在在這個實啊，的智慧，這也叫菩提；真性也叫菩提，這個實智也叫菩提。第三呢，就叫「方便菩提」。方便菩提呢，就是人成了佛之後，方便權巧而教化眾生，這叫方便菩提。

這三種菩提呢，也可以說是一種，也可以說是三種。所謂：三而一，一而三；分之則三，合之則一；合起來，就是一個真性菩提。那麼在真性菩提又生出來這個實智菩提，言其他這個智慧是真實不虛的智慧；又生出來一個方便菩提，所以呀，這三而一，一而三。

那麼這個菩提，究竟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這個菩提呀，什麼地方也沒有來，它什麼地方也沒有去；我們每一個人，自己都有一份；每一個人是無欠無餘的；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這都是這個菩提。

這涅槃呢，涅槃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不生不滅」，這個涅槃呢，也就是不生不滅。到那個沒有生死的地方上啊，就叫涅槃。不是說啊，佛死了叫涅槃，不是的；佛死了，不過是入了涅槃了，入證到啊，涅槃那個理呀，常樂我淨。這涅槃並不是個死，所以有一些個對佛學呀，沒有研究清楚的，就認為涅槃就是死，這是一種啊，不明白佛理的這樣見解。

那麼這個涅槃既然不生不滅，你到這個涅槃這個境界上就沒有生死，生死就了了。所以呀，這由無始來呀，這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呀，這是元，是當「本來」講；本來呀，是清淨的一個體，也不垢不淨的；本元清淨體，本來呀，它是一個清淨的，也不增也不減的。

「則汝今者」：就是啊，你現在。這個則汝啊，就是說的阿難，阿難你現在，「識精元明啊」：你那個識，這個識啊，不是這八識的識，不是啊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阿賴耶識和這個末那識，不是這八識。

這個識，是「識精」，這個識的精，這個也就是啊，這個菩提涅槃的一個別名。因為啊，在這下一段呢，不能再說菩提涅槃了，所以就說識精元明。這個識精元明，就是啊，這個識的最精妙的處。識的最精妙處啊，啊，元明，它本來是一個，啊，光明徧照的。這個說來說去就是什麼呢？就是那個本有

的那個佛性，也就是那個常住的真心。

「能生諸緣呢」：在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上啊，它又可以生出來一切的諸緣。這個緣呢，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因緣。「緣所遺者」：因為你生出這種，種種的因緣，這個緣所遺者；在這個你生出緣了，好像就你跑路，跑遠了似的，跑遠了，越跑越遠，前邊我不講阿難和佛的問答，越答越遠。那麼現在呀，這個識精元明，識精元明啊，能生諸緣，它啊，這個諸緣，由這個識精元明這裏頭化現出來的；化現出來的，緣所遺者，可是這個緣，久而久之啊，就好像丟了似的，好像丟了似的。

丟了什麼呢？什麼也沒有丟；好像丟了而沒有丟。丟了是什麼？丟了這個識精元明。可是好像丟了，但是沒有丟，這所以說「緣所遺者」，**也就是這一點**，就是啊，啊，這個識精元明、菩提涅槃、元清淨體。這個東西啊，是你自己家裏的珍寶，本來在你這，自己這。可是啊，你不曉得利用它，你不會用它，所以呀，就好像丟了似的。

也就好像啊，我們本來有一種的最寶貴的一種東西，可是啊，藏起來了；把它藏起來，藏的時間久了，這個地方啊，藏的太秘密了，久而久之啊，自己也忘了；忘了，所以也就沒有用它；雖然就窮困呢，也不曉得把它拿出來啊，利用它。這就啊，好像緣所遺者，就好像啊，丟了似的；實際上啊，是沒有丟，**似失非失，似遺非遺**。

那麼在這個期間呢，你不曉得用它，所以也就等於沒有一樣。你曉得用的是什麼呢？曉得用的就是這個妄想、攀緣心。攀緣心，因為你盡用這個攀緣心，就把這個真心也就忘了；忘了，就好像丟了一樣。我們所以不成佛的，就因為沒有找著自己的這個真心；若找著自己的真心呢，就不受生死的束縛了。

由諸眾生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。

阿難！汝今欲知奢摩他路，願出生死，今復問汝。即時如來舉金色臂，屈五輪指，語阿難言：汝今見不？阿難言：見。

「由諸眾生」：因為啊，眾生對於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這種根性啊，「遺此本明啊」：失落去了這本來這種元明，識精元明失去了。實際上啊，沒有失，它啊，在眾生的份上啊，它好像失了似的。「雖終日行啊」：雖**一天到晚都用這種的常住真心這種根性**。

而不自覺，啊，枉入諸趣；而不自覺，雖終日行；我們這個眾生啊，天天都

用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，就是這個妄想心、攀緣心，啊，它的根本，也是啊，由真心呢，這生出來。那麼可是啊，我們這個真心沒有丟，眾生啊，就以為丟了，根本就知道了，所以呀，終日行，一天到晚都是這個真心呢，來幫助你，一切時、一切處都是這個真心的表現，而你不知道，就以為啊，是這個，就知道用這個妄想攀緣心。

什麼是真心呢？這個見、聞、覺、知；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，這種的知啊，這種的性，這就是你真心的表現。說，什麼叫佛性呢？有人問，什麼叫佛性呢？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就答覆這個人說，說什麼叫佛性啊？

在眼曰見：在眼睛啊，就叫見。

在耳曰聞：在耳朵啊，就叫聞性。在眼睛叫個見性；在耳曰聞。

在鼻嗅香：在鼻子啊，就是啊，嗅香這個知。見、聞、嗅。

在舌呢，嚐味：在舌嚐味。

在手指捉：我們這個手怎麼能拿東西呢？啊，它自自然然就能拿東西呢！

在足運奔：在足呢，它就走路。好像你這想要走路，哦，這個足就往前邁步了。這無形中啊，都是受這個真心的這種表現，不過我們人就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這個地方就是真心。

所以呢，阿難還不明白，現在佛呀，又用種種的比喻來給他告訴他。這叫雖終日行，而不自知。啊，而不自知啊，而不自覺，自己不覺悟到，所以就枉入諸趣了。因為你不知道這個真心的本體，而用這個攀緣心去，所以就枉入諸趣了。枉，這個枉，就是冤枉，好冤枉的！啊，枉，就是不直。諸趣，一切的諸趣呀，就是所有的這個六道輪迴裏頭，這叫諸趣。

諸趣，有善趣、有惡趣。善趣呢，就是三善道；惡趣呢，就是四惡趣。這個趣，怎麼叫趣呢？趣，就是趨向，就是向那走去，向前邊去走去。走到什麼地方去？走到天上去，走到阿修羅裏邊去，走到地獄裏邊去，走到餓鬼裏邊去，走到畜生裏邊去，又走到人道裏邊來，這枉入諸趣。你就是啊，造什麼業，就受什麼果報。

所以呀，這枉入諸趣，枉，這個枉字啊，心裏還有點不甘服；不甘服，這叫枉。就心裏呀，不明不白就走到那個道裏去了，不一定是自己願意的，可是啊，就墮落到那個裏邊去了，這叫「枉」。

那麼講起這個惡趣，惡趣呀，就有四種，有地獄、有餓鬼、有畜生，還有阿修羅，這叫四惡趣。這個阿修羅啊，今天把這個阿修羅講一講。這個阿修羅啊，最歡喜就是打架，最歡喜呀，就是和人呢，鬥爭，他鬥爭堅固。這阿修

羅也是梵語，翻到啊，中文叫「無酒」；又有一個名字叫「無端正」。

無酒呢，因為他在天上這種的修羅，他很好喝酒的，但是啊，他沒有酒飲，所以叫無酒。又叫無端正，這個阿修羅呀，的男人呢，生的相貌非常醜陋，哦，豬嘴獠牙，哎，那個樣子啊，是最難看了，最難看。可是修羅女呢，就生的最美貌，生的最美貌。

那麼這個玉帝呀，就看見修羅王這個女呀，生的很美貌，於是乎他就娶她做太太。這個帝釋啊，帝釋就是玉帝。作太太呢，這個帝釋有的時候歡喜去聽經，走到啊，這個世界上來呀，他也變化一個人呢，去聽經。可是他來歡喜聽經，他這個修羅女的太太，就喝醋了。

喝醋，你們懂不懂喝醋？什麼叫喝醋呢？就是妒忌。這修羅女呀，生出一種妒忌心。怎麼妒忌心呢？她說，哦，你天天都去到世間上去，大約和世間不知又是有什麼妖精啊，狐狸精啊，把你迷住了，你呀，去找這個狐狸精去！就是找啊，另外找其他的女人。不光我們人間的女人呢，專門妒忌丈夫去找其他的女人，天上連玉帝他的太太都這樣子。

啊，這個她生出一種妒忌呢，於是乎她就要跟著玉帝去，到查一查他，到好像現在找一個私家偵探去跟著，她大約沒有私家偵探，她自己呀，去探去，自己去啊，看這個玉帝去做什麼？啊，走到這個法會上了，就玉帝到這個法會上，向這個法師叩頭頂禮的，恭敬這個法師，然後啊，大約也就和這個聽眾啊，坐到一起了。

偏偏呢，這天旁邊呢，左邊、右邊呢，都是女人，這個玉帝兩邊都是女人呢，於是乎這個修羅女就受不了了，就現身了，說；哦，難怪你天天呢，都跑這來，這個地方這麼多女人呢，來陪著你呀！她這麼樣一說，這個玉帝也就發火了！說，我到這兒來聽經，你來攪鬧道場，你這真是罪過！於是乎就打她一個耳光。打了一個耳光，啊，這修羅女就哭起來囉，就跑回去見她父親去囉，就和這個玉帝鬧離婚，不回去了。

啊，和玉帝鬧離婚，於是乎啊，她爸爸就給她來做靠山，她爸爸說，好！我去打這個玉帝去，我把玉帝的寶座爭過來，我去做這玉皇大帝，你不要緊的！於是乎啊，這修羅王就和玉帝天天就作戰、鬥爭，去鬥爭這個玉皇大帝去。

玉皇大帝有天兵、天將啊，可是這修羅王啊，也有他的這個修羅的兵將。和玉帝一作戰呢，這個玉帝就屢戰屢敗，啊，節節不利。節節不利，這玉帝是信佛的，於是乎就走到佛的面前去，請佛給他想辦法。等佛呀，就把這個袈

袈給他，說是啊，你把我這個袈裟拿回去，你把它撕成一條一條的；你每一個兵將啊，將官的戴著一條。你念什麼呢？你每一個人，你這天兵、天將啊，就念「**摩訶般若波羅蜜多**」。

這麼樣子，他回去啊，這玉帝就這樣做啊，每一個天兵、天將啊，就都念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。這一個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一念呢，把這個修羅啊，這回一作戰就給打敗了。也不知道這天兵、天將怎麼就來了這麼大的力量，就把這個阿修羅給打敗了。所以呀，這是玉皇大帝和修羅這個關係。

那麼這個修羅叫無端正，他是有天福，沒有天德的，有天人的福報，而沒有天人的德行。這個修羅呀，是天上也有阿修羅，人間也有阿修羅。人間的阿修羅什麼樣子呢？就是那些個當兵的，或者當土匪的，這些都是阿修羅。

不過現在又當別論，現在的國家徵兵，這個徵兵啊，是強迫你去當兵的，這個有的就不是阿修羅。為什麼呢？有的到那地方，你像徵兵，徵兵去這一些個都是小孩子，十八歲就去當兵；當兵，他自己思想啊，還一點定力也沒有，都是啊，一聽說打仗就慌上來，慌上來。

按照這個作戰的兵啊，應該訓練他五年之後，譬如十八歲當兵，訓練五年之後啊，這才二十三歲，那要再拿去打戰，作戰呢，或者有點經驗，有點呢，定力，就是他膽量也夠了。年紀太輕啊，膽量也不夠，勇氣也不足；尤其現在，啊，這個當兵的，那麼我相信不完全是阿修羅了。以前呢，那自己願意當兵的，自己願意去啊，當這個土匪的，這都是阿修羅；不是自己願意的，這其中也有不是阿修羅。

那麼沒有當兵的，有沒有阿修羅？也有。好像你這每一個人，天天呢，這個脾氣很大的，總願和人呢，來鬥爭，啊，總發脾氣，這都是啊，有修羅性。總而言之，這個修羅呀，就是脾氣最壞，這就叫修羅。人間有修羅，那麼畜牲裏邊也有阿修羅；畜牲，好像那個害群之馬，這都是阿修羅。那麼餓鬼裏邊也有阿修羅。

這阿修羅呀，他有的時候，是算三善道，天、人、阿修羅，這叫三善道。有的時候，也把他歸到四惡趣裏頭去，就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阿修羅，這叫啊，四惡趣。

那麼這枉入諸趣，這枉入諸趣呀，多數就入這個四惡趣裏邊去。那麼有的走錯路啊，或者到人道、到天道上去，都叫枉入惡趣。枉入惡趣呢，換一句話說，也就是走錯路了，把這個路啊，路線沒有認清楚，把路走錯了。

## 016. 卷一

「阿難，汝今欲知奢摩他路」：阿難，你現在想要知道這個奢摩他路嗎？「願出生死」：你願意脫離這個生死嗎？你真願意嗎？是不是你真想脫離生死呢？如果你若真想脫離生死的話，我現在再問問你，「今復問汝」：我現在再問問你，問你什麼呢？，我現在給你個題目，出個題目來考試考試你。

什麼題目呢？「即時如來，舉金色臂」：即時，就是在這個時候，說我，再問問你的時候，如來，就舉起他這個臂，不是我這個臂，是如來的臂。如來的臂，是黃金色的；啊，黃金色的，這麼舉起來了。

「屈五輪指啊」：屈，怎麼叫屈啊？這叫屈，這叫伸，屈伸，屈伸，這叫屈伸，屈五輪指。「語阿難言呢」：對阿難就說了。啊，你看佛，拿這阿難真當小孩子，啊，這麼問他，說，「汝今見不」：你現在看見了嗎？這麼樣子，你看見了嗎？啊，屈五輪指；啊，語阿難言：就對阿難就說了。汝今見不？你看見了沒有？看見什麼？看舉金色臂，屈五輪指，你看見了、沒看見？問阿難。

「阿難言見」：阿難說我看見了，啊，阿難說我看見了。這個地方啊，為什麼世尊舉金色臂，屈五輪指？這個想啊，就叫阿難呢，在這個眼根上啊，知道就有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就在這個見性上啊，能表現出來。所以在往後邊呢，就單揀這個「見」，講了很多道理了，現在我不必多講。

那麼想要在這個見性上，令阿難開悟。所以中國的祖師啊，在中國的禪宗大德，有的時候啊，啊，你向他請開示，他伸出一個手指頭來，就這麼伸一個手指頭，叫你呀，也就在你，叫你在這個見性上啊，來開悟的。啊，有的時候呢，你向他請開示，他瞪眼睛，啊，他瞪著眼睛他也不講話，啊，叫你在這個地方來徹悟，來領略，領略啊，這個意思。

所以禪宗啊，啊，豎目揚眉，或者是啊，有一個什麼動作，這個善知識啊，或者有一個什麼動作，那都為這個座下的學人呢，令他開悟的一個表現。那麼你明白了，就開悟了；若不明白呢，就耽誤了，不明白就錯過機會了，錯過機會是耽誤。（耽誤那個誤啊，就是錯誤那個誤了，變成錯誤的誤了）。

你若明白了呢，就開悟那個悟；不明白呢，就錯過機會了，這叫耽誤，錯誤了。所以呀，中國的祖師有很多是這樣子。但是要怎麼樣呢？要那個，那個祖師是個開悟的人，才可以這樣去教化人。不是，哦，那個祖師這麼一伸

指頭，我見著一個人也伸個指頭，我叫你開悟啊！你自己開悟了沒有？你自己本人沒有開悟，你怎麼能會叫人家開悟呢？

所以你自己若沒開悟啊，你不要說，好像方才那Christ講，說去幫助人，不管自己漏、不漏的；不管自己呀，成、沒成道，先去幫助人。所以我給他舉個比喻，那就是「泥菩薩過河，自身難保」。那個泥菩薩，我相信頭先這個果寧易象乾，對他翻譯了，還有很多人沒聽見，我希望啊，你們一陣間再把這個意思啊，再給大家講一講。

怎麼叫泥菩薩過河，自身難保呢？那個菩薩是泥造的；是泥巴造的，你過河，你說他自己想去過河去，一過河，被水一濕，就化了，菩薩也沒有了；啊，菩薩也沒有了。啊，如果要不過河的時候啊，還可以支持一期；一過河，被水一沖，完了。這就是你自己呀，沒有得到無漏，你就去幫助人呢，那也就會把這個社會的世風把你影響了，把你化了，而你化不了人家；你隨著世俗轉了，不能啊，把這個世俗呀，扭轉過來。

所以呢，在沒有證果得到無漏的時候啊，這都很危險、很危險的。我沒講，你自己還沒有明白呢，怎麼能教化人呢！好像這一部經典，如果這個道理我自己還沒有明白呢，我就不能給你們講的；現在我給你們講，因為我不敢說完全明白，總而言之，比你們是明白多一點，這是不客氣的來講；啊，因為我比你們明白多一點，所以我就要把我所知道的，講出來給你們各位聽。不過講只講少少，我知道的完全若講出來啊，那這時間還不充足，只啊，揀這個重要那麼講出來給大家聽一聽。

阿難說我看見了。那麼這個問題，好像舉這個臂舉起來，屈五輪指，怎麼叫五輪呢？因為佛的手啊，有千輻輪相，腳也有千輻輪相；所以這個有千輻輪相，所以叫五輪指，五輪指。也可以說是啊，這個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、五個，這麼輪著來；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、五個；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、五個，這也叫輪；啊，又可以說這千輻輪的相啊，他這是五輪指的相，這叫屈五輪指。

那麼這個好像誰都可以看得見，怎麼如來做這麼簡單的問題來問阿難呢？現在你看這個問題是簡單呢！這個問題不簡單的。這個問題在後邊呢，愈發明愈深，愈發明愈妙！所以呀，就在這個日用倫常你能看的見這個地方啊，啊，這就是啊，認取你自己的那個本有的佛性，就在這個地方，不在旁的地方。所以呀，這個佛性，就是在你每一天所接近的地方，都是佛性的表現。

但是你不知道，就是「非失似失，非忘似忘，非遺似遺」，本來沒有丟，啊，

你好像丟了似的；本來沒有忘了，你也就想不起來了。啊，這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，本地的風光，不容易明白。為什麼不容易明白？因為無始來啊，這個生死的根本，攀緣心太重；若沒有攀緣心呢，即刻你就明白你這個本有的這種佛性了。

佛言：汝何所見？阿難言：我見如來舉臂屈指，為光明拳，耀我心目。佛言：汝將誰見？阿難言：我與大眾，同將眼見。佛告阿難：汝今答我，如來屈指為光明拳，耀汝心目，汝目可見，以何為心，當我拳耀？

「佛言」：佛啊，又說了話了，哈，沒有入定，說什麼呢？說啊，「汝何所見」：你看見什麼了？「阿難言，啊，我見如來」：阿難說啊，我看見呢，世尊你呀，「舉臂屈指」：你把你的臂舉起來了，你屈你這個五輪指啊，我看見這個了。「為光明拳呢」：你那個拳呢，哎，放光，有光明；「耀我心目」：那光啊，照著我眼睛啊，幾幾乎都睜不開了，所以呀，耀我心目，心裏呀，也照到了，耀我心目。

「佛言，汝將誰見」：你和誰見的？啊，汝將誰見，你同哪一個看見的？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就說了，「我與大眾，同將眼見」：他不說他自己，他說我與大眾；啊，他又把旁人都搬出來；這就好像啊，打官司，拉人似的，攀緣似的。說，你看，誰都給我作證明去啊，我沒偷東西啊！把他朋友啊，親戚都拉出來。現在阿難呢，也恐怕自己說自己見著，或者有沒有見著呢，所以他現在呀，下了一個總評，說是啊，我與大眾啊，我和現在法會這個大眾，同將眼見呢，一起都用這個眼睛看見的，啊，一起用這個眼睛看見的。

所以現在他前後的詞句啊，就自己自相矛盾了。前面他說心目，耀我心目，所以佛就問他，啊，汝將誰見呢？阿難說他和大眾呢，又用眼睛來看見。佛說，好，你用眼睛來看見的；我再問你，佛言，阿難，「汝今答我呀」：你現在答覆我，說是啊，「如來屈指啊」：如來我呀，屈這個五輪指，「為光明拳」：做這麼一個光明拳，「耀汝心目」：說這個照耀著你心，和你的眼睛。「汝目可見呢」：不錯，你的眼睛可以看的見。啊，「以何為心，當我拳耀」：你以什麼做你的心，對著我這個拳，來照耀你的心呢？你以什麼為心呢？這又進了一步，又追進了一步。

你看阿難怎麼樣說呢？等等在講那一段。

阿難言：如來現今，徵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窮尋逐，即能推者，我將為心。  
佛言：咄！阿難！此非汝心。

佛問阿難呢，你以什麼做為你的心，來對著我這個拳耀呢？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就說了，說啊，「如來現今，徵心所在」：你如來呀，世尊，現在呀，徵問；徵，就是徵問。徵問我的心的所在，我現在心的所在，心在什麼地方？問我心在什麼地方？「而我以心，推窮尋逐啊」：而我，而字啊，是承上啟下，由上邊這個意思，又接到下邊的意思，這叫承上啟下。因為上邊那個意思還沒有說完，所以呀，就接著向下說啊，用一個「而」字。

而我以心，我現在呀，以我這個心，怎麼樣呢？推窮尋逐。怎麼叫推呢？推，就是推求；推求啊，就是找這個心；窮啊，就是窮盡了；窮盡了，怎麼叫窮盡呢？就是沒有了。我呀，找來找去，找到極點了，推求到極點。尋，尋就是啊，也就是找尋，找尋呢；逐，逐啊，也是追逐；他用這個字樣，這個推，也是求；窮，就是窮盡了，沒有了。

說這個人窮啊，人窮就是沒有錢了；這個窮呢，就是把這個道理呀，窮盡了。我把我這個心呢，找來找去，找的，尋逐，我追，追逐我這個心，「即能推者」：就是現在能推求這個，者；者，就是這個心；我現在能推求這個心呢，啊，能推求，我推，這是有個心呢，我用這個能推求，這大約就是個心，就是心。

「我將為心呢」：我呀，將啊，就是還沒有決定辭；這個將，就是將要。我將可以呀，用它來做我的心吧！用哪一個？就是能推求這個，是我的心。

他說的覺得很有道理的，理直氣壯，這回我可找著心了，以為！誰不知道就被佛罵了。啊，「佛言，咄！」：這是鬧人的一個口氣，咄！鬧人，這不鬧這個阿那律，說，「咄咄胡為昧」這樣子，咄咄，說兩個咄字，這就是鬧人的，佛鬧人的這個語氣，鬧他，這就是責怪之詞；責怪之詞啊，就是你說的不對了。那麼他也不講什麼不對，就咄，這麼鬧了一聲，咄咄！

「阿難」：咄！完了，叫一聲阿難，說阿難！「此非汝心呢」：說這個不是你的心呢！這個不是你的心呢！這是此非汝心。你怎麼將這個認為你的心了，這個不是啊！這麼鬧。佛為什麼要鬧阿難？因為他說的大錯而特錯。以前他啊，認這個識心，已經錯了。現在，還是啊，沒有明白，所以佛呀，豎起拳來，令他以這個見性啊，來明白他這個自性，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。

那麼阿難，因為啊，迷昧太久了，他也不明白，也不懂啊，這是個見性。他說，能看的是眼睛，和心。那麼佛說，給他應呢，說，好，能看的是眼睛，那麼你以何為心？你以什麼做你的心，當我拳耀？這是啊，問他。

啊，阿難又說，他能追求道理的，這個就是他的心。這個還是那個識心，所以佛啊，又要以聲音呢，令他開悟；又以聲音呢，有的時候，這個人呢，或者看見什麼，你那個心專一到極點了，因為佛現在和他問答，很注意凝神的這麼來問答；佛啊，伸手，或者就令他，哦，在這個見性上！但是他也沒有明白，辜負佛啊，一番的心。

那麼佛啊，又要叫他由這個聲音上，由這個聞性上，悟道！所以就鬧他，咄！鬧了他一聲。先鬧了一聲阿，就是叫他聽到這個聲音呢，能開悟的。誰不知這個阿難呢，也沉迷太久；他只知道多聞，而忽這個定力。所以佛呀，這個老婆心切，這個悲心切切，這麼樣來教化他，他也不懂！

不懂啊，所以佛又說，阿難，此非汝心。那下邊呢，又給他下了一個註解，說這不是你的心。那麼先呢，這個咄字這個地方，就好像很嚴厲的樣子！

很嚴厲完了，看看阿難也沒有領會到這個道理；於是乎就又說，阿難呢，這個阿難呢，就沒有那麼大聲了。你若揣測佛啊，當時的這個情形，怎麼樣沒有那麼大聲了呢？他說阿難呢，就好像哄小孩子似的；哄小孩子似的，說此非汝心呢，這個不是你的心呢！先呢，以威德來這個，用這個聲音鬧，然後又用慈悲心來攝受他，啊，說這不是你的心呢！

這個時候！

阿難矍(ㄣㄣㄗ)然，避座合掌，起立白佛：此非我心，當名何等？

阿難呢，也火氣起來，啊，即刻呀，阿難，「矍然避座呀」：立刻就站起來了。矍然，就很驚懼的那個樣子，很驚懼的；驚懼的樣子，說啊，避座，就離開他的座位，這叫避座，就不在那坐著了。和佛講話，若坐那地方呢，未免不恭敬，所以就矍然避座。「合掌」：又合起掌來。「起立」：矍然避坐本來已經起立了；他若不起來，怎麼能避座呢？這兩個「起立」，這兩個字啊，我說是多出來的；就合掌啊，而白佛就可以了，還加；避座，已經就是起立，才能避座呢！所以這「起立」兩個字，只不過以前的人加這麼兩個字，也就隨他去了，我們知道這個意思得了，不要說，一定說古人不對。

「白佛」：對佛就說了，「此非我心，當名何等」：說這個不是我心，那麼它叫一個什麼名稱呢？當名何等？他叫什麼？啊，你給它起個什麼名字呢？

阿難覺得也，啊，他突然間就沒有心了，這還得了！啊，於是乎啊，他也就發了毛了；廣東話叫發毛啊；啊，矍然起立，來問佛來了。你說它是個叫什

麼名字啊？這不是心，你說叫什麼名字？啊，你看！

佛告阿難：此是前塵虛妄相想，惑汝真性；由汝無始至於今生，認賊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輪轉。

這一段經文呢，不單講出阿難的毛病，也把你我現在呀，所有的人的毛病啊，都給講出來。每一個人呢，都應該知道，我們由無始劫以來呀，都是認賊作子囉！啊，所以把這個本性就埋沒而不顯現。

「佛告阿難呢」：佛啊，告訴阿難說了，說阿難呢，你不要著急；阿難呢，你不要慌，你不要發慌。你問這個叫什麼名字不是嗎？我現在詳詳細細的告訴你。「此是前塵呢」：這個叫什麼名字啊？這個就叫前塵。

在這個你這個**一想啊**，這就落於分別一種啊，塵影裏邊了；這是在那個塵影**要起以前**的事情。「虛妄相想」：虛妄相，虛妄啊，就是假的。你說你用這個推求的心呢，這個不是你自性啊，不是你的真心，還是一種分別妄想；不過它啊，是前塵，稍微細一點，而啊，沒有那麼顯著，這是虛妄相，是一種虛妄的。想，然後啊，你虛妄相，你再加上一個「想」字，啊，就是想虛妄相，想那虛妄相。

「惑汝真性啊」：這個，這個惑，當個迷惑講，當個迷惑；不是疑惑；這個迷惑的。迷惑你的真性，你那個常住的真心呢，就被這個前塵這個影事，這個影塵呢，所迷惑住了，迷惑你的真性了。

「由汝無始」：為什麼它能迷惑你的真性呢？啊，由汝無始啊，由，就是啊，從你無始到現在，「至於今生」：到現在；你到現在，你這生。怎麼樣呢？你「認賊為子啊」：你就認呢，這個前塵虛妄相，你想這種虛妄相啊，你認它做兒子了，認賊為子。

啊，你認賊為子，「失汝元常啊」：就把你呀，所有的珍寶、家珍呢，都失去了。你原來呀，那種常住不變的那種真心呢，啊，常住真心呢，失汝本來那個常住的真心，失去了。**這個失去，並不是真失去，好像失了**，就和前邊那個「遺」字啊，是一樣的，好像失了。

「故受輪轉」：因為你不知道你本有的家珍，啊，本有的家珍，你不知道用了，所以就頭出頭沒，輪迴生死啊，故受輪轉呢，所以呀，被這個輪迴來支配。你被這個輪迴呀，來轉；而你呀，沒有能超出這個輪迴去；就因為啊，這麼樣子。你今生，又來生；來生，再來生這麼輪來輪去的；輪的忽高忽低，

忽上忽下；啊，有的時候，啊，就去升天了；有的時候，又入地了。

有這麼幾句話，說啊，「**出馬腹，入牛胎，閻王殿前幾度徊呀**」：出馬腹，啊，有的時候做馬去了；有的時候又做牛去了，入牛胎。閻王殿前幾度徊，啊，在閻羅王殿前呢，走來走去的，來回那麼徘徊，不知多少次？「**始從帝釋殿前過**」：好像昨天晚間我講那個孫陀羅難陀，啊，佛帶他，說是將來他修行啊，升天，有五百天女服侍他，他高興的不得了！這叫始從帝釋殿前過。

「**又到閻君鍋裏來**」：啊，過了天福享盡了的時候，又要墮落啊，到地獄；啊，墮落到地獄，要用那個油鍋炸起來，所以又到閻君鍋裏來。你說，這個輪迴，輪迴路險呢！這個輪迴呀，啊，你一不小心就走錯路了；走錯路了，嗯，那時候啊，就很不容易回來的。所以呀，我們現在得到人身呢，是趕快猛醒啊！快覺悟吧！不要再好像阿難呢，認賊作子了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佛寵弟，心愛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獨供養如來，乃至徧歷恆沙國土，承事諸佛，及善知識，發大勇猛，行諸一切難行法事，皆用此心；縱令謗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發明不是心者，我乃無心，同諸土木，離此覺知，更無所有。云何如來，說此非心？我實驚怖，兼此大眾，無不疑惑！惟垂大悲，開示未悟。

阿難聽見佛這樣講啊，他還是沒有明白，又和佛呀，來做起雄辯來了。說啊，「阿難白佛言，世尊，我佛寵弟呀」：說我呀，是佛一個最寵愛的一個小弟弟，我是最小了，在佛的面前呢，我像一個小孩子似的；佛也最疼愛我，最痛愛我，對我最寵了。寵，就是啊，我願意怎麼樣子怎麼樣子，就寵幸；寵，就是寵著他；寵著他，就是不管，你怎麼樣都好，不管。

「心愛佛故啊」：我是佛的一個最小弟弟，我心裏也愛佛這三十二相，啊，看見佛呀，這麼莊嚴相好，啊，「**佛面猶如淨滿月，亦如千日放光明**」，這麼好的相，所以呀，佛叫我出家，「令我出家」：佛啊，你叫我出家，啊，我就出家了。為什麼我即刻就答應佛出家呢？我就是啊，也是愛佛的相好。啊，他還沒忘了他見佛三十二相而出家的這種的因緣。

所以呀，現在「我心何獨，供養如來」：我的心呢，這個心不是單單獨獨的來供養世尊你，啊，「乃至」：乃至，是超略詞，是啊，有無量無邊這麼多。乃至啊，由世尊你這啊，乃至到「徧歷恆沙國土」：徧呢，就是普徧到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國土。「承事諸佛」：我呀，去承奉諸佛，我去供養諸佛，禮拜諸佛，這都叫承事，來侍奉諸佛。

「及善知識」：和所有的這有最好的這種的知識，最有知識的這種善知識。  
「發大勇猛啊」：我發這個大勇猛心。怎麼叫大勇猛的心呢？「行諸一切，難行法事」：我啊，人家做不到的這個事情啊，我都能做到。

啊，好像人家怕辛苦，我都不怕辛苦；我啊，侍候佛啊，犧牲一切。所謂：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行人所不能行的，行一切難行的法事。「皆用此心」：我呀，所以能做這種種的功德，這一切的供養三寶的功德，皆用此心，我都是啊，用的這個心。

「縱令謗法呀」：縱然你就我用我這個心呢，你就說，我謗法，縱令啊，就縱然你說我啊，這樣講是謗法，「永退善根」：我這善根呢，都斷了，沒有了；永退，退，向後退了。「亦因此心呢」：我就謗法呀，啊，縱令謗法呀！

這個，這兩句經文呢，也可以說，世尊你呀，縱然說我是謗法，我也認為這個是心。又有一個意思說，縱令謗法，縱然呢，我就是謗法，永退善根呢，我把我善根斷了，都是用的這個心，都是用的這個心；亦因此心，也就是因為這個心。

「若此發明」：假設我這個發明啊，我這個說法呀，「不是心者」：這個不是心的話，啊，「我乃無心」：啊，阿難慌上來了，講到這個地方；我乃無心了，我變成一個沒有心的人了。啊，怎麼呢？「同諸土木啊」：和那個土啊，一樣，和那木頭一樣了，沒有心了。「離此覺知」：我離開這個覺知分別的心，「更無所有」：我什麼都沒有了。我現在能以聽經啊，能以聞法，我都是用這個心；啊，更無所有，旁的我沒有的。

「云何如來，說此非心呢」：啊，為什麼如來你說我這個心不是個心呢？「我實驚怖啊」：我現在啊，我真驚了！怖，恐怖了！我心裏驚而又生出一種恐怖。我講來講去，講的我沒有心了，這還得了！啊，沒有心，就是土木了嘛！就和土木金是一樣了嘛！

不單我驚怖啊，「兼此大眾啊」：這所有在會的這些個大眾，「無不疑惑呀」：對這個問題呀，我相信都發生了疑惑了。啊，「惟垂大悲呀」：我們現在都苦的不得了了，痛苦的不得了！為什麼呢，我這樣的驚怖，大眾這樣的疑惑？這個說驚怖的，也是痛苦；說疑惑的，這也更是痛苦。怎麼叫疑惑呢？對於這個道理不明白。

那麼大眾怎麼就疑惑，阿難為什麼就驚怖呢？因為啊，其他大眾是旁觀者；旁觀者呀，他還沒有設身處地說這個是我，沒有扣到他自己身上，就這麼旁

觀呢，啊，說，這個道理不明白了？所以生了疑惑。

阿難呢，阿難他親歷其境，這個釋迦牟尼佛說他沒有心了，說這不是他的心。他自己呀，就覺得這沒有心，還得了！那我這個命恐怕都沒有了！所以就恐怖起來了。佛如果若說你沒有心，也沒有生命了，那不就完了嗎！所以阿難呢，他因為身歷其境，他就驚上來了。

旁人呢，在會的大眾啊，都是旁觀者，聽著阿難呢，和佛互相問答；所以阿難呢，說這一般人呢，都生了疑惑心。

這個說大眾生了疑惑心，這還是阿難用這個識心呢，來揣測，來呀，推測；推測，大約大家都對這個問題都不了解了。誰不知那有這個大菩薩當時啊，不過他沒有講話，已經早就明白了，那個大菩薩。不過阿難呢，他這就叫啊，以這個小乘而推測大乘的思想，說是啊，大家都疑惑了。

那麼我相信其中啊，好像那些個文殊師利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這都不會疑惑的，這是我這樣講。那麼疑惑不疑惑，我們惟願大悲呀，惟願呢，世尊你大悲；悲能拔苦啊，就救我們這個一切人的苦惱。「開示未悟啊」：你啊，開示開示，我們沒明白這個道理，令我們明白了。

爾時世尊，開示阿難及諸大眾，欲令心入無生法忍，

「爾時」：就當爾之時，阿難請佛開示未悟；釋迦牟尼佛在這個時候啊，也就又對這個小弟弟生出一種憐憫而愛護的心了。所以於是乎啊，當爾之時，這個「世尊開示阿難呢」：就開示阿難了，「及諸大眾」：和這個在會的一切的大眾。幹什麼呢？「欲令心入」：這個心入，「無生法忍」：怎麼叫無生法忍？這前幾天呢，講過生忍、法忍、無生法忍。在這個地方，把這無生法忍再略略講一講。

這個無生法忍呢：就沒有生，也沒有法了。沒有什麼生？沒有法生，也沒有法滅。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證得這個無生法忍的人，他呀，覺得這個四聖六凡；四聖的法界，這叫啊，三界之外的法界；六凡的法界，就是三界之內的法界。他看這個十法界呀，沒有最少的那個法生，也沒有啊，最少的那個法滅，這個沒有生滅。

在這個，可是啊，在這個每一個法的本體上，當體如如，它這個法的本體呀，都是如如不動的；所以因為如如不動，所以呀，它就沒有生滅。那麼得到這種的境界，他忍可於心呢，本來你要是不懂的，說，哦，這個世間沒有生滅

了，一切萬法什麼都沒有了；啊，他心裏就生出一種恐慌，就不能忍了；但是他這忍可於心，啊，還是就是這麼回事了，沒有什麼出奇的，他忍可於心。

他這時候證得相應的道，相應，得到好像啊，要證果而沒有證果這個時候，這個時候啊，這叫相應。這個相應啊，這個時候只可以懷之於心，他心裏呀，知道，自己知道；可是知道是知道，不能對任何人講這個道理，也講不出來，說也說不出，這就叫無生法忍，在這個時候。

你能啊，看這個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，什麼也都是啊，自性裏邊的事情；**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**，這一切一切的你證得，啊，都是不生不滅法。在你看見這個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所有的都是個實相，這就叫無生法忍。可是這個時候啊，你還沒有正式證得，要忍，忍可於心，這個心裏要忍受著，所以這叫無生法忍。

現在佛呀，欲令所有的大眾，都啊，得到這無生法忍，得到這種境界。

於師子座摩阿難頂，而告之言：如來常說，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。

佛啊，欲令一切眾生得入這個無生法忍，於是在這個師子座上；佛啊，這個師子座，並不是啊，說佛騎著獅子，或著坐一個獅子，或者雕刻一個獅子來坐，不是的。那怎麼樣叫師子座呢？因為啊，佛說法好像獅子吼，所以呀，佛坐那，也就說是啊，師子座。

「摩阿難頂啊」：佛啊，用手摩這個阿難的頂。在佛教裏頭啊，這個摩頂啊，表示一種啊，最慈愛的這種攝受的力量，摩阿難頂。「而告之言」：對阿難就說了，「如來常說」：說如來呀，我啊，昔日我常常的說。說什麼呢？說，「諸法所生啊」：所有的一切法。這個諸法，就是所有的一切法；包括世、出世間法；所生，所以生出來這種種的法。

「唯心所現」：這是啊，由我們心裏頭所現出來的。「一切因果」：所有這個世界上一切的因因果果，這個「世界微塵」：像微塵那麼多的世界，「因心成體呀」：都是因為啊，我們這個心而成就的。

所以呀，在宗門，中國啊，宗門，古來的人說，說，「**若人識得心**」，說你若認識你自己的心了，「**大地無寸土**」，這個大地呀，連一寸這麼多土都沒有了。你說有什麼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這宗門呢，所講的機鋒轉語。說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可惜我們人呢，就都沒有認識心，所以呀，這個大

地才這麼多的土。

阿難！若諸世界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葉縷(ㄉㄨˇ)結，詰(ㄐ一ㄝˋ)其根元，咸有體性，縱令虛空，亦有名貌，

說啊，佛啊，叫了一聲，說，阿難呢！「若諸世界」：假設這一切的世界，「一切所有」：世間呢，所有的這一切一切的，包括在內。「其中乃至，草葉縷結」：其中啊，就是在這個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這個世界裏頭一切；那最小的草，乃至草葉；縷，這麼一絲，一條絲；結，乃至於啊，這麼一小段落，那麼結成結，這絲。

「詰其根元呢」：你追究，詰，就是詰問。詰其根元，你找它那個根元呢，「咸有體性」：通通的都有它的體性。啊，「縱令虛空啊」：就算這個虛空，這個縱令啊，就算虛空，就乃至這個虛空，「亦有名貌」：這虛空還有個虛空的名字呢！啊，有個虛空的相貌呢！所以，嗯，一切一切的都有形體。

何況清淨妙淨明心，性一切心，而自無體？

「何況」：況且呀，這種「清淨，而妙淨明心」：清淨的妙淨，妙淨明心，這種的心，「性一切心呢」：啊，況且這一切性的心呢，一切性的心；性一切心，就是一切性的心，一切性的心；一切啊，性的心，「而自無體」：它怎麼能會沒有體呢？它一定也有體的。

若汝執吝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為心者，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，諸塵事業，別有全性。

假如你若一定「執吝」：執吝，這個吝啊，就是吝惜；吝惜，你一定啊，固執你那個見解，你那個成見，你那個主觀。「分別覺觀」：你若說是這個分別覺知這個觀察力，「所了知性」：它所能啊，明白的這個性，「必為心者」：你說這個就是你的心，你若一定要這樣講。

「此心即應，離諸一切」：你這個心呢，就應該離開這一切，所有的「色香味觸」：這四種的塵。色香味觸，這是四塵。那麼若再加上色香味觸，一切色香味觸；色呢，就是這種的有形有色的；香，就是香臭這個香；味，就是有這種味；觸，就是一種接觸，觸覺，觸塵。

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個單單說色、香、味、觸，沒有說聲，沒有說這個法。「諸塵事業」：這色香味觸啊，也就包括那個聲，和那個法在裏頭。

「別有全性」：你要是啊，一定說你，說這個是心的話，這就應該呀，它和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沒有關係了，是離開了；離開這一切色、香、味、觸，啊，諸塵事業，另外呀，再有一個心，它啊，和這個色、香、味、觸啊，都不發生關係了。

這個就是說的什麼呢？就說的，如果你說你這個分別這個心，是你的心的話，這個心呢，你這個心呢，就是要應該離開一切的色、香、味、觸；在這一切的六塵的境界裏頭，另外呀，別有全性，另外還有一個心存在。

他因為佛呀，所顯露這個真心，都在這個六根門頭，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在這個六根門頭啊，顯出來這個見性是不動不搖的，這才是一個真心。如果要是阿難他所說那個分別覺觀那個心呢，啊，就和這個六根呢，沒有關係了。

所以呀，佛說啊，若離開這一切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個諸塵事業，離開這一切境界，別有全性，另外呀，再找一個這個心，再有一個心。那麼是不是這樣子呢？本來不是這樣子，不過佛啊，這樣來給開示阿難，這樣對他講。

如汝今者，承聽我法，此則因聲而有分別。

可是啊，你現在不是這樣子，你現在，「如汝今者」：好像你現在，「承聽我法」：你在這來聽我講這個法，承聽我法，「此則因聲，而有分別」：你現在啊，就因為這個聲塵呢，而有生出一種分別心；你並不是離開這個聲塵而另外有一個心。

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

「縱滅一切」：縱然你能暫時息滅了，「見聞覺知」：你都停止了，也沒有見，也沒有聞，也沒有覺，也沒有知了，這是一種空的境界了，這是一種功夫了。「內守幽閒呢」：你把見聞覺知都滅去了，又能啊，內守，內裏邊呢，守住這種的幽閒呢，幽，就是很清幽；閒，什麼事情也沒有，好像什麼事情也都不做了，很空空洞洞的。

啊，這種的，那個外道以為這個境界，就是最高的境界了，坐這個地方，啊，他覺得無人無我，覺得什麼都空了，連自己這個身體都沒有了，他以為這是功夫，啊，這叫「內守幽閒」。實際上呢，這還是前塵分別影事。

「猶為法塵，分別影事」：你就是能以呀，這個稍微得到這種，這個內守幽

聞呢，這在功夫上來講，就稍微得到一點輕安的境界。(輕呢，就是輕重那個輕；安呢，就平安的那個安)。輕安呢，就很少的這種安定。

但是外道呢，他以為這個，就到了極點了，就守著，牢牢的守著，你看，不要叫它丟了，不要叫這個功夫失去了，這是外道啊，修這種的內守幽閒的功夫。可是啊，他覺得這種境界是不錯，實際上呢，猶為法塵：這還是啊，這個第六意識的作用。

在前五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這前五識啊，他滅了，沒有了。眼睛，也不向外跑了，這個見，不向外跑了；這個聞，也不向外聞了；嗅，什麼味，也不隨這個味的境界轉了；身，也不隨這個觸覺所轉了。

可是在這個意裏邊，內守幽閒。這內守幽閒，就是說的第六意識。這第六意識啊，在裏邊呢，它守著；守著這個呢，有第六意識啊，有這個獨頭意識，叫獨頭意識。這個獨頭意識呢，好像我們一般人誰都有作夢了，這個作夢的境界，就是第六意識的作用，這叫第六獨頭意識。

在這個見聞覺知啊，都能滅盡了，這也還是在第六意識上用功夫呢！它在裏邊呢，這麼你覺得是很不錯了，那個外道的功夫。但是啊，在佛教裏來講，這還連一步還沒有走，這叫內守幽閒。

猶為法塵，分別影事：這還在法塵裏頭，不過它很微細微細的，你覺察不到，在這個地方啊，這就叫啊，在意裏邊的這很微細的這種分別；分別影事，還是隱隱藏藏，是一種不真的這種境界。

你不要在這個地方啊，就認為得少為足，說，哦，這就是坐禪呢，坐出功夫來了。這還要啊，往前去進步，不要停止在這個地方；停止在這個地方啊，容易落到頑空上；落到頑空上啊，對功夫上，坐禪上沒有益處。

弟子問頑空。

頑空，頑，就是頑皮的頑；空，空就是空了。頑空啊，就是沒有，他這個見、聞、覺、知都滅了；滅了，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。

這個第六意識啊，就叫獨頭意識，它啊，是很容易呀，在這個地方走錯路；很容易呀，誤入歧途。這個獨頭意識啊，有四種：四種的，頭一樣就是「散位獨頭意識」：就是我們人呢，一天這個散亂心呢，分別種種啊，這個就叫散位獨頭，獨頭意識。散，就散了，分別；(位，就位置那個位；位，座位的

位，位置的位)。

第二呢，就是叫「**狂亂獨頭意識**」：狂亂呢，就是這個人發癲狂了；發癲狂啊，他亂說亂講的，那其中啊，都是那個獨頭意識啊，來支配他，這叫狂亂獨頭意識。

第三呢，是「**夢中獨頭意識**」：夢中啊，在作夢的時候啊，啊，夢見種種色色呀，啊，或者是奇奇怪怪這些個事情，都是獨頭意識在作怪。第四呢，有「**定中獨頭意識**」：就是啊，現在我們所講這個見聞覺知都滅盡了，但是啊，它那獨頭意識在這個它定中啊，它還活著，沒有，那個獨頭意識啊，沒有把它停止了。還是你就覺得呀，這個見聞覺知都沒有了，你還有一個意念在裏頭，這是定中的獨頭意識，這也是要不得。

弟子問狂亂意識。

狂亂，就發癲狂，發癲呢，這個人，瘋狂了，英文叫什麼？crazy。那都是獨頭意識的作用。

**我非教汝執為非心，但汝於心微細揣摩，若離前塵有分別性，即真汝心；**

佛呀，又對阿難講，說我呀，「非教汝」：我不是命令你呀，我不是啊，教令你呀，叫你，啊，「執為非心」：你一定執著，說，你說的這個不是心，執為非心，執著，你執著啊，這個不是心，我不是這樣子。

那怎麼樣呢？「但汝於心呢」：但你，只啊，在你那個心裏邊，「微細揣摩」：你微細微細的詳細呀，揣摩。這個揣摩啊，就是這麼想一想，還是詳細這麼想一想；摩，揣摩。「若離前塵」：假設要離開這個塵，你還有啊，一種分別性，離開塵，你還有一種分別性，「即真汝心」：這個才是你真正你的心。

**若分別性離塵無體，斯則前塵分別影事。**

「若分別性」：假設你這個分別性，「離塵無體」：離開塵呢，你找不著它一個體的話，「斯則前塵，分別影事」：這個，這是在那個前塵呢，那個塵的前邊呢，有一種分別影事，這個不是你的真心。

**塵非常住，若變滅時，此心則同龜毛兔角，則汝法身同於斷滅，其誰修證無生法忍？**

這個地方啊，這一段文就有一點講明白一些了。說是啊，「塵非常住啊」：你因為對著塵而有心，不對著塵你就沒有心了。啊，「若變滅時」：這個塵呢，它會有的時候沒有的，會變滅了。若變滅時，它變滅的時候，「此心則同龜毛兔角」：你說對著塵，就有分別心，這就是你的心；若沒有塵，你就沒有分別了，那就等於龜毛兔角了，你這個心呢，就好像那龜的毛、兔的角。

龜什麼時候身上生毛了？沒有的。兔又幾時生角了？你這樣就等於沒有心一樣的，沒有心。

「則汝法身」：你既然沒有心了，那麼你法身也沒有了，「同於斷滅」：你的法身也沒有了，因為你沒有心；沒有心，你怎麼會有法身呢？「其誰修證」：又是你用哪一個去修行而證果呢？又誰悟這個無生法忍呢？誰能得到這個無生法忍呢？你根本就連心也沒有了，身也沒有了，那麼誰去證這個無生法忍呢？又誰去修行呢？

即時阿難，與諸大眾，默然自失。佛告阿難：世間一切諸修學人，現前雖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盡成阿羅漢，皆由執此生死妄想，誤為真實。是故汝今，雖得多聞，不成聖果。

「即時啊」：在佛說啊，你對著塵而有心，塵變滅了，你的心也變滅了，這就等於龜毛兔角一樣，龜毛兔角根本是沒有的。那麼龜毛兔角既然沒有，你這個心也沒有的；你既然沒有心了，又哪一個是你的法身呢？你又怎麼能修證呢？又怎麼能悟無生法忍呢？根本你連個心都沒有了，你怎麼去修，和證悟無生法忍呢？

這樣一講啊，這些個阿難和這在會的大眾一想，啊，也對啊！對著前塵有分別，離塵就沒有分別了，這心，豈不是沒有心了嗎？於是乎啊，大眾「默然自失啊」：默然，就都沒有話講了，大家都沒有話講了，都是啊，啊，睜著眼睛說不出來話；但是這個期間呢，可不是入定。「佛告阿難呢」：佛看見他們大家這樣子無所措手，這個時候，手忙腳亂不知怎麼樣好了？都把心丟了，都把心丟了。

在孟子上啊，中國孟子上啊，我這一段不講，講中國孟子這個心。孟子說啊，說是，「出入無時」，出去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去？回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？「莫知其向」，也不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？「為心之謂也」，就說啊，大約就是這個心。他這個心說的也是這個妄想心，不是這個真心。真心，又怎麼會有出入呢？沒有出入的，為心之謂也。

又說，他說啊，**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，有放心而不知求**。說這個人呢，有這個雞，和這狗跑了，你說他就知道周圍去找，知道去找這個雞，知道去找這個狗。他自己的心跑了，他不知道去往回找。這就是說這個妄想心呢，啊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跑到東邊去，跑到西邊去，跑來跑去的，他不知道把這個心，把它管一管，叫它不要跑這麼多空路。

雖然說不用買飛機票，不用買火車票，可以跑到紐約去，想一想紐約，啊，紐約那個subway，哦，very fast！又想到什麼地方，哦，這個屋倫橋，世界有名的，這想；想這麼多東西呀，到屋倫橋上去玩，也不用搭巴士；到紐約去也不用坐飛機，這雖然是很便宜的事情啊，但是很費心的，很費心力的。

啊，孟子是這樣講，這個孟子講的也是這個識心。現在講啊，阿難所知道這個也是這個識心。那麼這個識心呢，是個無常的；真心呢，是個常的。

佛告阿難，「世間一切諸修學人呢」：世間呢，就這個我們世間呢，這一切諸修學人呢，「現前雖成，九次第定」：什麼叫**九次第**？九次第，就是四禪，加上四空處。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這四禪天；再加上四空處，四空處啊，是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非想處天；再加一個滅受想定。滅受想定啊，這加上四禪，四空處，這叫九次第定。

「不得漏盡」：沒有得到漏盡通，「成阿羅漢」：成這個阿羅漢果。「皆由執此，生死妄想」：為什麼證到這種修成九次第定，而不能得到漏盡通，證阿羅漢果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執著這生死妄想啊，就因為有這個妄想啊。「誤為真實」：妄想啊，他認為這個妄想就是真的了，啊，誤為真實。

「是故汝今呢」：所以因為這個，是故，因為這個所以呀，「汝今雖得多聞呢」：你現在雖然得到多聞的這個利益呀，「不成聖果」：那麼阿難現在本來證初果了，為什麼還說不成聖果呢？這個不成聖果，就是沒有得到漏盡通，沒有啊，得到那個無漏。沒有得到無漏啊，這在小乘裏呀，初果也算聖果；要在菩薩裏邊，這就不算聖果；所以佛說他不成聖果。

阿難聞已，重復悲淚，五體投地，長跪合掌而白佛言：自我從佛，發心出家，恃佛威神，常自思惟，無勞我修，將謂如來，惠我三昧。不知身心本不相代，失我本心，身雖出家，心不入道；譬如窮子，捨父逃逝。

佛啊，說阿難呢，因為受多聞的障礙，所以就沒成聖果，忽略這個定力，而注重啊，多聞這方面。阿難聽見佛這樣講之後，「阿難聞已」。「重復悲淚」：

阿難呢，又哭起來了。為什麼哭起來了呢？這個阿難呢，自己一想，啊，這個自己把光陰都錯過去了，而沒有證得聖果，這是啊，太可惜的一件事。所以就悲淚。一方面呢，又聽見佛指示他的真心，而生一種殷重感激的心，感激這個佛指示他的真心，所以呀，就悲淚。

「五體投地」：於是乎，阿難呢，又兩手、兩足，加上一個頭，這五體投地。叩了頭之後，然後又「長跪合掌」：怎麼叫長跪呢？長跪，就是在那跪著不起身。叩頭啊，然後起身呢，這個長跪，就是在那跪著。合掌，合起來他的掌。「而白佛言呢」：啊，連哭著、帶講著，這就像那個小孩子啊，在外邊受了委屈，受了人的欺負了，回來啊，對著父母來訴苦了。

這阿難呢，現在也好像受了委屈似的。受了什麼委屈呢？他啊，把他本來的這種思想，令他失望了。他本來什麼思想呢？他就說了，而白佛言：「自我從佛呀」：自從我呀，跟著佛，來侍候佛。侍候佛呀，就是佛啊，陞座說法，他來服侍佛，也幫著佛擦擦這個衣服啊，這就叫**侍者從佛**。

「發心出家」：我啊，發出來我的一種心來出家。這個出家，在前邊已經講過，有出世俗家，有出三界家，有出煩惱家，這三種。那麼這阿難呢，是出的什麼家呢？阿難是出這個世俗家，而啊，還沒有出這個三界，沒有出這個煩惱家。「侍佛威神呢」：我啊，出家可是出家，拜佛做師父了，但是我的思想啊，還沒有改變。

怎麼？我就仗著佛這種威德，我想啊，啊，我有這麼一個佛的哥哥；這個佛的哥哥，啊，你說這個世界上，誰又能有佛的哥哥呢？啊，我有個佛的哥哥！這就覺得，哦，不知幾這個貢高了！貢高啊，就好像啊，有所仗恃似的，那麼侍佛威神呢，侍佛這種威德和神通。

「常自思惟」：現在他又想了，他自己呀，又想了。常常的，我就這樣想，怎麼樣想呢？常常思惟，啊，「無勞我修啊」：他說我有個佛哥哥啊，我不必修行了，無勞我修，我不必啊，再辛辛苦苦去修行了。為什麼？我哥哥都成佛了，我何必再修呢！啊，我就不必修了。

怎麼為什麼我不必修了呢？啊，「將謂如來呀」：我啊，心裏這樣想，啊，我有一個佛的哥哥，我這佛的哥哥啊，「惠我三昧」：他可以賜給我呀，這個定力，他可以賜給我這個定力。惠呀，就是惠賜給他。啊，他以為這個定力呀，不需要自己去修行，佛就可以給他。你看，你想的是不是天真呢？啊，我們現在，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不會這樣想，都知道啊，啊，這個身心本不相代的；啊，惠我三昧。

「不知身心，本不相代呀」：啊，我真是不知道啊，不知，我真是不知道？不道什麼呢？佛的身，是佛的身；我的身，是我的身呢！這身和心，佛的心，是佛的心；我的心，是我的心；不能替代的。啊，佛的身心，也不能替代我的身心；我的身心，佛也不能替代。

啊，所以呀，我不明白這個身心本不相代呀，我不知道這個定力要我自己修啊，我以為佛可以送給我一大堆定力呢！啊，比旁人都多一點，送給我一大堆；一大堆懂吧？哈，比旁人都多。誰不知身心本不能相代呀！「失我本心呢」：令我太失望了！令我啊，太失望了！

「身雖出家」：我的身呢，雖然說是出家了，做了一個出家人，可是啊，「心不入道啊」：我這個心呢，沒有入道啊。入道，就是得到定力，就是得到這個定力，我沒有得到定力。

「譬如窮子，捨父逃逝啊」：好像有一個比喻。有個什麼比喻呢？有一個很有錢的這個大富長者，他有個兒子，啊，他不用他父親這種財產，他跑到外邊去受窮去。這個意思呢，也就是說是啊，啊，佛，我跟著佛出家了，我不修道，沒有定力，就是一個窮子。

本來佛的家業，我可以承擔的，但是我沒有定力，所以對佛的財產呢，哎，我現在還沒有資格承受佛這種的功德法財。為什麼沒有資格呢？就因為自己還沒有定力，定力不具足。所以呀，啊，他又痛哭流涕呀，像個小孩子似的哭起來。

今日乃知，雖有多聞，若不修行，與不聞等；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。

「今日」：我現在，方才知，今日乃知，現在才知道，在早我不知道？我知道什麼呢？「雖有多聞呢」：我啊，雖然知道的東西很多，多聞。「若不修行」：可是啊，假如這個多聞而不修行，知道的東西是多，但是沒有去做去，就好像那個石頭人似的。石頭人呢，石頭人，能說不能行，說，是能說；做，就不會做了。

這就言其呀，他啊，記的東西很多，博聞強記。可是啊，實行的功夫呢，沒有；實實在在去做去，他沒有了。所以若不修行，雖然我多聞，如果不修行，也一點用處都沒有，沒有用處。「與不聞等啊」：還和啊，這個不知道啊，是一樣的；與不聞等。

「如人說食啊」：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這個人呢，盡講這個吃的東西，「終不能飽」：說是啊，好像吃素的人呢，就講，啊，包點素餃子啊，真好吃！或者蒸點包子，也好吃；北方的油餅，更不錯；就數這個吃的東西，這是吃素的人。

吃葷的人呢，啊，說中國的那個飯館子，什麼菜做的最味道最好，我們到那去吃中國菜去。外國人呢，歡喜吃中國菜；大家說起來，就這麼說這個菜的名字。可是啊，單單的說，不去吃去，你說會不會飽呢？這叫說食不能飽的。

有這麼幾句話，說的最好，說是啊，「終日數他(去又己)寶，自無半錢分；於法不修行，其過亦如是」。說是啊，天天呢，給旁人呢，數錢，數他寶啊，數他人的這個財寶。自無半錢分，自己呀，連一個錢都沒有。於法不修行，在這個你知道多少法，你若不修道。其過亦如是，也就像啊，給人家數財寶似的，給人家數他人的財寶一樣的。

你自己呀，不實實在在去修行啊，是沒有受用的。所以才說啊，「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」，好像啊，這個人數菜譜，拿數這個菜單呢，這個是怎麼樣，那個怎麼樣，數來數去，自己一口也沒有吃，你說能不能飽呢？啊，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，好像人呢，這講這個吃的東西，自己始終也不會飽的。

世尊！我等今者，二障所纏，良由不知寂常心性。惟願如來，哀愍窮露，發妙明心，開我道眼。

阿難呢，又稱「世尊」：說世尊呢！「我等今者」：我們呢，這在會的所有的大眾。「二障所纏」：二障，什麼叫二障呢？一個我障，一個法障。也就是一個「我」的這個障，一個所知障。什麼叫所知障呢？什麼叫我障呢？我障，就是這個煩惱障；煩惱，煩惱障著我自性。所知障，我知道多了，這也是障。不是，人說學的東西多了，這就知識多了，知識高了；學的東西一多了，他就被這個知識障住了，又生出一種障礙。

怎麼障呢？所知障，他啊，就生出一種貢高心。你看我，哼！你們都不知道的，我知道；我比你們，你看，高的太多了！我不能和你們比，你們這些個人都是沒有知識的。我呀，哼！我這個學問呢，在世上啊，簡直就是獨一無二的，所謂：「天上少有，地下更找不著」，我這個學問。一生出這種貢高的心來，這就叫所知障。

「我」呢，就有個煩惱障。不論遇著什麼事情，就看不破，也放不下。啊，因為看不破，放不下，什麼事情都生出一種執著；生出一種執著，就煩惱就

隨著來了，這叫煩惱障，這就是二種障礙。

這二種障礙啊，把我們在會的大眾啊，都障住了。為什麼有這種障住呢？這個纏，纏，就是纏住了，被這兩種的障礙纏住。纏住呢，怎麼叫纏住？纏住，就不得到解脫，就得不到自由。為什麼沒有自由呢？就因為有這兩種的障礙，障住了。「良由不知，寂常心性」：為什麼被這個煩惱障住我呢？就因為我呀，不知道這個寂常心性，我這個寂然不動常住的這種心性，不知道。

「惟願如來呀」：我現在啊，因為我不明白這種的道理，惟願如來，「哀愍窮露」：哀愍，哀，就是悲哀；愍，就是憐憫。你呀，就是叫你，佛可憐可憐我們這個大眾。就是啊，啊，你可憐可憐我，中國話有，啊，你可憐可憐我吧！這是這個令人呢，可憐，生出一種可憐心。這還有是一種依賴性，依賴性，沒有獨立的性，叫佛可憐他。

什麼叫窮呢？窮，沒有這個楞嚴的這個定，這就叫窮。什麼叫露呢？沒有得到這個楞嚴定的這種法服，這就叫露。露，就是赤身裸體了。啊，他因為啊，沒有得到這個楞嚴的定，這就是等於窮人一樣；也沒有服這個法服，得到這個楞嚴這種法，所以叫露。

「發妙明心呢」：請如來您呀，憐憫我，發明這個妙明的真心，「開我道眼呢」：令我阿難呢，這個道眼也早一點開，我好啊，能智慧增加，早證這個聖果。這個主要啊，就是要證聖果。

即時如來，從胸卍字，湧出寶光，其光晃昱，有百千色，十方微塵，普佛世界，一時周徧，徧滿十方所有寶剎諸如來頂，旋至阿難，及諸大眾，

這個經典上啊，在前邊，佛呀，在面門上啊，放光，在面門上放出來的光啊，其光晃耀，猶如百千日，好像百千呢，那個日光似的。這是表示什麼呢？表示破妄的，破那個妄想啊，心。現在呀，在這個卍字上，又放光，這是表示啊，顯這個真心。顯真心，所以從啊，胸前卍字放光。以前那個除妄啊，是在面門上放的。

「即時如來」：當時啊，如來，世尊，「從胸卍字」：從這個胸口啊，這有個卍字。佛，你看見這佛像這都有個卍字啊！為什麼這個卍字表示什麼呢？這個卍字啊，就表示啊，萬德莊嚴，佛啊，這種德行圓滿了。「湧出寶光啊」：從這個卍字上啊，湧現出來。湧現出來什麼呢？湧現出來寶光。這寶光啊，啊，「其光晃昱啊」：其光晃昱，那麼晃來晃去，晃昱，「有百千色」：其中啊，這個光的顏色呀，啊，互相夾雜，有百千種那麼多，百千種那麼多的

顏色。

「十方微塵，普佛世界」：這個光啊，不是僅僅在這娑婆世界，佛這種寶光啊，徧至十方啊，到十方微塵那麼多的普佛世界，像微塵那麼多普佛世界。

「一時周徧」：都是在這個同時啊，這光啊，周徧了。周徧什麼地方？「徧滿十方」：佛的光啊，徧滿十方。徧滿十方做什麼呢？啊，「所有寶剎呀」：所有的這有佛的地方，這叫寶剎。

「諸如來頂啊」：就照到啊，所有微塵那麼多的佛國呀，這些個如來，這些個佛的頂，那麼好像啊，互相的交光啊，啊，互相交光。「旋至阿難」：那麼照十方如來完了之後，這個光啊，佛這種光又回來；回來呀，從十方回來呀，旋至阿難呢，到阿難的頂上，「及諸大眾」：和這所有在法會的這個大菩薩、大阿羅漢呢、大比丘啊、國王、大臣呢、長者，這些個人的頂。

這個放這種光啊，表示啊，叫每一個人呢，都明白自己的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，所以佛啊，在胸前卍字上放大光明。

告阿難言：吾今為汝建大法幢，亦令十方一切眾生，獲妙微密性(妙)淨明心，得清淨眼。

這個淨明心呢，應該加一個妙淨明心，和前邊那個意思是一樣的，這個經上沒有這個「妙」字。

「告阿難言呢」：佛啊，告訴阿難就說了。「吾今為汝啊」：我呀，就佛自稱。現在為阿難你呀，建一個大法幢。「亦令十方」：我令這個不單為你建這個大法幢，也為這個十方一切的眾生。「獲妙微密性」：這個這句也可以說是啊，「獲妙微密，性淨明心，得清淨眼」，這個文要是這樣讀呢，這就順下去。它這個圈呢，圈到這個性上啊，這個性可以把要它搬到下邊這句。

令十方一切的眾生，「獲妙微密」：這獲，是得著。得著什麼呢？得著最妙最妙的那個微密的這個因。這個密因嗎，前邊那不在經題講密因，微密的因。這種微密的因呢，是沒有經過佛指示的時候，一般人呢，都不知道。

好像啊，在這個地裏頭啊，有這個金礦啊，沒有經過這個地質學家，去啊，發現呢，這一般人不知道這有金礦。這個微密性呢，也可以說比做金礦，這就容易明白了。那麼今天有人給發明了，這個地質學家一到那一測驗，說，哦，這地方有金礦，我們這才知道開採。這個密因，也就這個樣子。

這個性淨明心，性，是清淨的；這個心，是啊，光明的。這種的性淨明心，啊，得清淨眼。因為你性淨明心，得清淨眼，怎麼叫清淨眼呢？清淨眼，也就是前邊那阿難所問的那個道眼，開我道眼，也叫清淨眼，也叫智慧眼，這叫智慧眼，也叫清淨眼。清淨啊，是一點塵染都沒有；言其呀，這個智慧的眼呢，見理見的清楚，見的真；無論什麼理，有這種智慧眼呢，是不會有障礙的，不會不明白的，所以這叫清淨眼。

阿難！汝先答我見光明拳，此拳光明，因何所有？云何成拳？汝將誰見？阿難言：由佛全體閻浮檀金，赭(丁一、)如寶山清淨所生，故有光明。我實眼觀五輪指端，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。

佛又叫了一聲「阿難」：說阿難呢！「汝先答我」：你現在呀，首先答覆我。答覆我什麼呢？「見光明拳呢」：你見我手這個光明拳。「此拳光明，因何所有」：我這個拳呢，為什麼它有光明？你要答覆我。「云何成拳」：又怎麼樣子成的這個拳？這個拳呢，是怎麼樣子成的一個拳？「汝將誰見呢」：你用什麼來看見我的這個光明拳的這個見？你和誰見的？你和誰見著我這個光明拳？

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就說了。「由佛全體，閻浮檀金」：由佛啊，這個全體，身上啊，都是閻浮檀金。閻浮，這個閻浮啊，就是我們這個南閻浮提，我們閻浮世界。這個檀金，檀金呢，這個金呢，它是深紅。金本來是黃色的，這個金呢，有點金紅色。這個金呢，是有這種檀金樹。

南閻浮提有這麼一種檀金的樹，這個樹的葉子啊，掉到水裏頭，或者呀，這個樹的葉的枝，就變成金子。這種金子呢，比平常的金子啊，特別重。所以呀，佛的身體呢，就好像這種金子。

「赭如寶山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寶山這種的顏色，是赭紅的金色，和紅色的相間的。「清淨所生啊」：你這一種的身相啊，這是由清淨所生的，「故有光明」：所以呀，你的身體上就有光明。「我實眼觀」：我實實在在是我這個眼睛啊，來觀見的。

「五輪指端呢」：在這個五輪指的端，端，就是這個頭上，五輪指的頭上。「屈握示人呢」：你屈，這叫屈；握，這是抓著，屈握成拳；屈握示人，「故有拳相」：所以呀，就有個拳頭的樣子。

佛告阿難：如來今日實言告汝！諸有智者，要以譬喻，而得開悟。

這一段文是十番顯見呢，顯這個見性，現在啊，佛和阿難呢，互相問答。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呀，告訴阿難了。「如來今日啊」：說如來我呀，今日，就是現在，就是今天。「實言告汝」：我實實在在的來告訴你。「諸有智者」：所有一切的有智慧的人，「要以譬喻，而得開悟」：這個有智慧的人呢，也就是說不一定啊，有智慧的。

那麼若真有智慧的人，你不講，他就開悟了，那麼為什麼還要用譬喻呢？用譬喻，就是因為不懂，所以要舉出一個譬喻來啊，令他明白，所以呀，才說諸有智者。佛呢，是看一切眾生，皆當作佛，所以呀，他說諸有智者，一切有智慧的人，就是有知覺的人，有知覺的眾生，要以譬喻而得開悟啊，要用這個比喻，舉出來一個例子，令他那麼開悟。

阿難！譬如我拳，若無我手，不成我拳；若無汝眼，不成汝見。以汝眼根，例我拳理，其義均不？

佛呀，在這個時候就說了，說這個阿難呢！我現在給你舉出譬喻來，是這樣子的。「譬如我拳」：那麼舉出譬喻，就說我這個拳頭，「若無我手」：假如我若沒有手啊，「不成我拳呢」：我就沒有拳頭了，是不是這樣子呢？「若無汝眼呢」：若沒有你的眼睛，「不成汝見」：它也啊，不能成就你這個見性，你也看不見，對不對啊？啊，是不是這樣子啊？「以汝眼根」：用你這個眼根，能見這個眼根，你這個你眼能顯見呢，顯見這個眼根。「例我拳理」：來啊，比方我這個拳。「其義均不」：是不是一樣呢？其義均不，就是不是一樣呢？

阿難言：唯然世尊！既無我眼，不成我見；以我眼根。例如來拳，事義相類。

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就說了。「唯然世尊，既無我眼，不成我見」：要是沒有我的眼睛嘛，就不成我的見性，我就沒有這個見的能力。「以我眼根呢」：用我這個眼睛這個根，「例如來拳呢」：來譬喻啊，如來這個拳。「事義相類啊」：說這個兩樣事情是差不多的一樣，就是都是一樣的！這是佛啊，以這個眼見，和這個手這個拳呢，來比方是不是一樣，叫阿難呢，他自己，看他明白、不明白這個道理，那麼阿難果然呢，就說是一樣的，大約阿難也沒加思索。

佛告阿難：汝言相類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如無手人，拳畢竟滅，彼無眼者，非見全無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了。「汝言相類，是義不然呢」：說，你說這兩個是一樣的，這個意思不是一樣的。為什麼說不是一樣呢？何以故呢？「如無我手人呢」：好像那個沒有手的人，「拳畢竟滅」：他沒有手的人，那個拳就沒有了，那個拳呢，就不能成拳了。「彼無眼者」：可是那個沒有眼睛那個人呢，「非見全無啊」：他這個見還是有的，他沒有眼睛了，可是他見性並沒有虧損，非見全無。

所以者何？汝試於途，詢問盲人，汝何所見？彼諸盲人，必來答汝：我今眼前，唯見黑暗，更無他矚。以是義觀，前塵自暗，見何虧損？

「所以者何呢」：怎麼樣我這麼說呢？「汝試於途啊」：你就在這個路上，「詢問盲人呢」：你去問問那個盲人，那個就沒有眼睛的人。「汝何所見呢」：說你現在能看見什麼呢？「彼諸盲人呢」：那麼這些個盲人呢，不論他是誰呀，「必來答汝啊」：他啊，一定這麼樣答你，啊，答你說什麼呢？

「我今眼前，唯見黑暗」：他說我的眼前呢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看見黑暗，「更無他矚」：沒有看見旁的東西。所以者何呢？為什麼這樣子說呢？為什麼說不能看見呢？「以是義觀」：說以這種的這個道理，來研究研究，來觀察觀察，以是義觀。

「前塵自暗呢」：是這個眼睛前邊那個塵，這個見自暗的，他所見的是暗的，並不是沒有見。「見何虧損呢」：那麼他見暗，也是個見；見明，也是個見；這個見是存在的！他眼睛這個盲了，可是他見沒有少；但是你這個手若沒有手了，你拳自然也就沒有了，他說你再找這個拳，是找不著了。

阿難言：諸盲眼前，唯觀黑暗，云何成見？

「阿難言，諸盲眼前」：那一切的盲人眼前呢，「唯觀黑暗」：他們只見著黑暗了。「云何成見」：他們見著黑暗，那怎麼叫見呢？他根本沒有見呢，他沒有眼睛怎麼見呢？

佛告阿難：諸盲無眼，唯觀黑暗，與有眼人處於暗室，二黑有別？為無有別？

「佛告阿難，諸盲無眼」：那個一切的盲人沒有眼了，「唯觀黑暗」：他們看見黑暗。「與有眼人呢」：和那個有眼睛的人來比較，「處於暗室」：他們住在一個黑暗的房子裏頭。「二黑有別」：這兩種黑呀，有分別，是沒有分別？「為無有別」：可是啊，沒有分別呢，這兩樣黑的是一樣，不是一樣

呢？

如是，世尊！此暗中人，與彼群盲，二黑校量，曾無有異。

「如是，世尊」：阿難呢，在這個時候啊，哎，又不加思索就答覆了。說是這樣子，世尊！「此暗中人呢，與彼群盲啊，二黑校量啊」：這兩種黑呀，校量，「曾無有異啊」：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啊！

阿難！若無眼人，全見前黑，忽得眼光，還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名眼見者，彼暗中人，全見前黑，忽獲燈光，亦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應名燈見。

佛呀，在這地方又叫一聲阿難，說，「阿難，若無眼人」：說那個沒有眼睛的人呢，「全見前黑」：見著那個前邊是黑暗的那個樣子。「忽得眼光」：忽然呢，他又恢復這個眼光了，「還於前塵」：他又啊，能見著了。「見種種色」：他啊，又得到啊，他這個眼光，能見著前邊種種色。「名眼見者」：你要是給它起名說這是眼見的話。

「彼暗中人」：在黑暗那裏邊那個人，「全見前黑」：他啊，在前邊見到他前邊那個黑，「忽獲燈光」：忽然呢，他得到燈光了，忽獲燈光，「亦於前塵，見種種色」：他呀，在那黑暗的房子裏頭，忽然得到燈光了，忽獲燈光，啊，他也能見種種色。「應名燈見呢」：他這個因為有燈，他才又見到種種色，這應該叫燈見，應名燈見。

若燈見者，燈能有見，自不名燈。又則燈觀，何關汝事？

「若燈見者」：假如這個見，是燈見著的。「燈能有見」：燈啊。它自己能有見，「自不名燈」：它也燈是一個沒有知覺的，它能看見，這應該不叫燈了。又則這個燈，「何觀汝事」：這個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是故當知，燈能顯色，如是見者，是眼非燈。眼能顯色，如是見性，是心非眼。

「是故當知啊」：因為這個，你應該要知道。「燈能顯色，如是見者，是眼非燈」：這個見呢，還是這個眼見的，而不是這個燈見。「眼能顯色，如是見性啊，是心非眼」：這個和這個眼見呢，也不是眼見，是這個你的這個真心呢，才能看的見，不是那個眼睛能看的見。

阿難雖復得聞是言，與諸大眾，口已默然，心未開悟，猶冀如來慈音宣示。

合掌清心，佇佛悲誨。

阿難雖然呢，他啊，這個得聞佛這樣的說，可是啊，他和這個大家，和大眾在一起，「口已默然」：口也沒話講了。可是「心未開悟」：就沒明白這個道理。「猶冀如來」：他們還等著，等待著佛啊，再詳細給他們說一說。

「慈音宣示」：慈悲的音聲來宣示給大家聽一聽。「合掌清心」：在這個時候，他們大家都合起掌來，那麼專一其心的來等著佛，再來憐憫他們，來教誨他們。

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，開五輪指，誨敕阿難及諸大眾：我初成道，於鹿園中，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眾言：一切眾生，不成菩提及阿羅漢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。汝等當時因何開悟，今成聖果？

在這一般聽眾都站著等著佛來慈悲教誨的時候，「世尊」：釋迦牟尼佛，「舒兜羅綿網相光手」：舒，就伸開了；伸開呀，佛的手啊，有五輪千輻輪相啊，佛的手，啊，這叫五輪指。舒兜羅綿，佛的手啊，最柔軟；最柔軟，就像那種啊，最細滑的那種綿，像棉子似的，兜羅綿，最細的這種的綿；手，佛的手啊，好像那個兜羅棉那麼軟。

「網相光手啊」：這個手上有網，而且啊，還有光，舒這個手。啊，「開五輪指呀」：伸開呀，這個佛的這千輻輪相的這個五輪指。「誨敕阿難呢」：就教誨阿難，和這個「及諸大眾」：和在會的一切大眾。說啊，「我初成道」：我在這個菩提樹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在臘月初八那一天，始成正覺。「於鹿園中啊」：在這個鹿野苑裏邊。鹿園，這個鹿園呢，就是鹿野苑。

怎麼叫鹿園呢？這個地方啊，不是一個小小的園子，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園子。這個園子裏邊呢，專門是養鹿的。怎麼樣用這來養鹿呢？這是釋迦牟尼佛呀，當初在以前呢，無量劫以前，釋迦牟尼佛呀，行菩薩道，去啊，做鹿，做這個鹿，釋迦牟尼佛做鹿，做畜生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呀，管著有五百鹿。還有啊，誰呢？提婆達多，提婆達多也去做這個鹿王，也管五百隻鹿。那麼這時候就有一個國王啊，有一國王就用很多的人力、物力呀，啊，把這個野獸啊，都圍聚到一起了；圍聚到一起呀，就是打獵。到山上去打圍呀，把這野獸都圍到一起了，就都想把這個野獸都打死。那麼野獸太多了，於是乎啊，釋迦牟尼佛示現這個鹿王，和提婆達多這個鹿王，兩個人就開了會。

開什麼會呢？說啊，我們現在應該救這我們眷屬的生命，不應該呀，令這個國王把我們都殺死了。怎麼樣救法呢？啊，說我們到國王那去請願去，請願呢，要求國王啊，他不殺我們。這兩個鹿王啊，雖然是鹿，但是都會說話的，都會說人話，都會說人話。會說人的話，兩個鹿啊，就都到國王向這個守衛的兵，就要求，說我們想到國王那去請願，你可以給我們通報一聲嗎？啊，這個守衛的一聽，這個鹿會講人話！於是乎啊，就到國王那去報告國王。

報告國王呢，啊，這個國王一聽說這個鹿會說人話，也就很奇怪的！很奇怪的，於是乎就准許他們進來是請願呢，進來請願。准他們進來請願，到這啊，這兩個鹿王啊，就向這國王就講，說，我們是鹿，你今天一起把我們都殺死了，你一天也吃不了這麼多鹿肉，那麼將來啊，時間久了或者會壞，相信那時候也沒有冰箱，那麼會壞的。

莫如啊，我們這樣辦，每一天呢，我們進貢一隻鹿，我們輪著，每一天進貢一隻鹿，每一天進貢一隻鹿。你既然有新鮮的鹿肉吃，我們又不會一起都死了。並且你吃時間多久都有，你吃啊，這個鹿肉，吃幾百年都會有這個鹿肉吃。

國王一聽他這樣要求，啊，又認為這個鹿會說人話，於是乎也就啊，批准了，照准了。批准了，於是乎這兩個鹿王啊，就今天你送一隻鹿去給國王，明天他送一隻鹿去給國王。這兩個鹿王啊，啊，偏偏這時候，提婆達多這有個母鹿，輪到這個母鹿啊，去進貢去了。這母鹿肚裏頭啊，就有鹿仔子，有小鹿在肚裏頭，再過一兩天呢，大約就生出來。

她就和這個鹿王啊，講，說是你現今天可以叫旁人呢，替代我去，等我生了這個小鹿之後，我再去，再去啊，到國王那進貢。這母鹿對這個提婆達多這樣講。提婆達多說，這不行的！你，輪到你，就一定要你去的，啊，這沒有人情講的。你不歡喜死，哪一個歡喜死啊？每一個這個鹿都不願意死去，你今天你想多活幾天，這不可以的。

這個母鹿啊，啊，就眼淚汪汪的，走去和這個釋迦牟尼佛講。本來牠不歸釋迦牟尼佛這邊管，牠就向釋迦牟尼佛要求，說是可以安排呀，換一換，只要等她多活幾天呢，把小鹿生出來，她就再去進貢去，現在啊，找一個旁人先替牠先死幾天。

這樣一說，釋迦牟尼佛一想，啊，這我自己雖然有五百隻鹿，你說叫哪一個去？叫哪一個去，哪一個不歡喜去的。於是乎就叫這個母鹿，說，好了！你在我這個鹿群裏啊，住了，你不要理了。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就自己去啊，見

這個國王去。國王就問他，說，你來幹什麼來了？因為他會講人話，釋迦牟尼佛說，我啊，這國王這樣問，說，你是不是你的鹿都吃完了嗎？你所管的鹿都沒有了嗎？怎麼你來了呢？

等這個釋迦牟尼佛說，哎，吃完就沒有吃完，不單沒有吃完，國王你沒有吃完我們這個鹿啊，而且我們一天比一天呢，繁殖得多，一天比一天呢，增加。你一天只吃一隻啊，我們一天有的鹿生好多隻的，生好多這個鹿。那麼國王說，那麼你怎麼自己來了呢？

釋迦牟尼佛就把這個因緣呢，說給這個國王聽，說是因為有一個母鹿，牠再過一、兩天呢，就生鹿仔子了。本來今天輪到牠，但是啊，牠想要生了小鹿，然後再來給國王吃。所以牠到那和我要求，我一想啊，叫哪一個替牠，哪一個都不願意先死，於是乎啊，我自己親身來替牠。

啊，這國王一聽就大受感動，這國王啊，皇帝一聽，大受感動，於是乎啊，就從此之後啊，不要他們再進貢了，不要他們再拿出一個鹿啊，來給他吃了。這國王又說了一首偈頌，說，「**汝是鹿頭人，我是人頭鹿**」，說你呀，是一個鹿的頭，雖然有鹿的頭啊，但是你是個人；我呢，雖然有個人頭啊，但是是個鹿。「**我自今日後**」，我啊，從今天以後，「**不食眾生肉**」，我再啊，不吃這個眾生的肉了。

因此這個鹿園裏頭啊，這個鹿就非常之多，所以叫鹿園。又有一個別名叫仙苑，因為這個地方啊，風水特別幽美，風景幽美，風水也好，有很多修道的仙人呢，都住在這個鹿野苑裏頭。由此啊，等釋迦牟尼佛，成佛的時候，先到鹿野苑度這個五比丘，所以叫**鹿野苑**。

「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眾言：一切眾生，不成菩提及阿羅漢」：這個為阿若多，阿若多呀，就是憍陳如這個名字。這**五個比丘**啊，是佛的父親的親戚，有三個；佛的母親的親戚，有兩個。因為最初啊，佛到雪山去修道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呢，淨飯王派了三個人，母親派了兩個人，去啊，勸他回來，不要修道，不要出家修行。

這個五個比丘啊，那時候不是比丘，就是都是做大官的，到那一勸佛呢，佛也不回來；不回來，他們五個人呢，也就沒有面目回去見國王了，於是乎就陪著佛修道，陪著佛修道。那麼這個父親這三個呢，一個叫**阿鞞**，阿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馬勝，馬勝比丘；一個叫**跋提**的，跋提呀，翻到中文就叫小賢；（小，就是大小的小；賢呢，就是聖賢的那個賢）。一個叫**拘利**，這個拘利呢，就是這個摩訶男，這是啊，父黨的親，三個。那麼母親，這又有兩個，

一個呢，就叫**阿若多**；阿若多呢，就是這個憍陳如；那麼還有一個，這通通五個。

這五個啊，到那勸他回去，他勸不回去了，就都跟著他在雪山那修行，修苦行。修苦行啊，修來修去太苦了，於是乎啊，就走了三個，三個就走了，退出去，退出他那個地盤了，退出佛那個地盤了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太苦了，受不了苦，就走了。

剩兩個是陪著佛修行，修行修行；佛啊，那時候一天只吃一麻一麥，瘦的，骨瘦如材，瘦的不得了！這個天女獻乳，天上的女呀，用這個牛奶，煲著粥，獻這牛奶粥給佛啊，去供養佛。佛吃這個牛奶粥之後啊，這個身上又都生出肉來。這兩個陪著他修道，這兩個人呢，一看他喝牛奶粥了，也不高興；說，修道的人怎麼能喝牛奶粥呢？啊，於是乎也就都走了，不陪著佛了。

你看佛那時候啊，修道多苦！啊，父親、母親這五個人去陪著他，然後也都離開他走了，不管他了。三個就因為受不了苦，跑了；兩個呢，就因為他享福，就跑。所以呢，這五比丘都跑了，就剩佛呀，在那修行。

佛修行啊，以後在雪山六年之後，走到菩提樹下，**十二月初八**晚間，看見那個星星出來了，開悟了，星星，夜睹明星而悟道。所以他一開悟了，一看，啊，要先度誰呢？啊，一看，這個在過去生中啊，他發願，那歌利王啊，曾經割截他的身體，他發願呢，他如果若成佛，第一個就要度這個歌利王，第一個要度歌利王。

於是乎呢，他就先度這個五比丘。五比丘，這個憍陳如，在過去生中啊，就是這歌利王。所以佛呢，今生成佛，就先去度這個五比丘。這五比丘，其中前邊那四個，一個叫馬勝，一個叫小賢，一個就叫摩訶男，那麼一個又叫阿若多，那麼另外有一個就叫十力迦葉，這個名字叫十力迦葉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飲光氏，因為啊，他是一個修事火外道的。

這五個比丘，釋迦牟尼說啊，我對你們「五比丘等，及汝四眾」：因為他五個人呢，在一起呀，沒有單單叫某一個人的名字，所以就說「等」，五比丘等，你們這五個人。「及汝四眾」：和這個，有這個優婆塞、優婆夷、比丘僧、比丘尼，這四個眾。「言」：對你們說過。「一切眾生，不成菩提」：一切的眾生啊，不成佛，沒有開悟，為什麼呢？「及阿羅漢」：也沒有證到阿羅漢果。

「皆由客塵煩惱啊所誤」：都因為啊，這個客塵。什麼叫客呢？客，就不是

主人；主人，就不是客人。這客塵，言其這個塵呢，本來是沒有的，這暫時間呢，它有的。這客塵，什麼叫客塵？也就是我們這個妄想；我們這個妄想，也就是個客塵，煩惱。這個客塵，也可以說是見、思二惑；見惑和思惑也是客塵。煩惱，這煩惱，也可以說是塵沙、無明。塵沙，這個煩惱，像塵沙那麼多；無明，一切的事情都不明白，這種的煩惱。

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，汝等當時因何開悟，今成聖果」：為什麼？就因為這個客塵呢，和煩惱所耽誤了。啊，你說這個人呢，才怪呢！一天到晚呢，他歡喜吃這個煩惱，歡喜吃煩惱，放著好好的飯他不吃，好好的麵包不吃啊，好好的牛油不吃，啊，專門歡喜吃煩惱。

他吃煩惱啊，比吃包子都香，你人叫他不吃啊，他還覺得都不行，願意吃這個煩惱，拿這個煩惱來當飯吃。我們這一天到晚，啊，都用這個客塵煩惱啊，拿這客塵煩惱來當飯吃，把肚子吃的，氣的，一發脾氣，把那個肚子氣的飽了，不吃東西了，也不需要吃飯；啊，真是可憐呢！這一類的人呢，是實在可憐，哈，歡喜吃煩惱。那麼釋迦牟尼佛呀，說，你這一切的眾生不成佛，不成阿羅漢，都因為這客塵煩惱所誤，耽誤了。

「汝等當時」：汝等啊，就是五比丘和這四眾，優婆塞、優婆夷、比丘僧、比丘尼，都包括在內了。「因何開悟」：我一說這個客塵煩惱，你為什麼開的悟呢？你怎麼樣開的悟呢？「今成聖果」：到現在你就得這個阿羅漢果，因為什麼原因呢？這個五比丘，和這個四眾的弟子。

時憍陳那起立白佛：我今長老，於大眾中獨得解名，因悟客塵二字成果。

當時，在這個大眾裏邊呢，就有一個叫憍陳如；憍陳如啊，也就是那五比丘之一的阿若多。他的這個意思呢，翻到中文就叫「解本際」。(解，就是解釋那個解；本際，這個際，就是邊際那個際)。又有一個解法就叫「最初解」，他最初啊，明白了，最初啊，證得這個羅漢果。所以呀，他出來就說了。

「時憍陳那起立白佛」：站起來了，對佛就講了，說，「我今長老啊」：我現在呀，在這個大眾裏邊呢，我是一個年紀也長，是經驗的，也很豐富的。「於大眾中啊」：我在大眾裏邊呢，「獨得解名啊」：我這個名字呢，就叫解本際，又叫最初解，所以呀，獨得解名，得到這個解的名字。

我為什麼得到這個解名呢？就因為我悟啊，我啊，明白，我開悟了。開悟，因什麼開的悟？因為客塵兩個字，「因悟客塵二字成果」：因為我呀，明白這「客塵」兩個字，我成的這個聖果，證得這個聖果。客塵呢，後邊它有解

釋的。

世尊！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事畢，俶裝前途，不遑安住；若實主人，自無攸往。

這個佛呀，問：你當初啊，我說客塵，煩惱這兩個字，你們就開悟了，究竟你見到什麼意思呢，你開悟的？所以這個憍陳如啊，在大眾裏頭啊，他就起立。他說，我開悟啊，我就聽佛說客塵兩個字，我就，啊，覺得這客啊，客塵兩個字啊，我開的悟，所以到現在我證得阿羅漢果。

「世尊」：憍陳如啊，就叫稱一聲世尊，說佛啊！我為什麼由這個客塵兩個字開的悟呢？「譬如啊」：就比方，「行客」：這個走路的客人，旅行的客人，英文叫holiday、vacation，這個旅客。「投寄旅亭啊」：我啊，找個店住下，投寄旅亭，住到一個店裏。「或宿或食」：或者在那住，或者在那兒吃東西。「宿食事畢啊」：也吃完了東西，也睡完了覺。

「俶裝前途啊」：我又要整頓我的行李呀，向前走去；向前走，這是客人。「不遑安住啊」：就啊，不會在這啊，常常在這住了。不遑，不能常常在這住了。「若實主人」：假設要是主人的話，不是客人。「自無攸往」：這個主人，就是啊，我們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，叫主人。什麼叫客人呢？客人，就是那個妄想、塵勞；這一切的塵勞妄想，就是客。

客塵，這個客呢，我們這個塵，怎麼又比方客塵呢？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原有的，不是我們本來有的，啊，是啊，走到外邊呢，因為這個塵土啊，沾到身上。好像我們本來身上很乾淨的，啊，到外邊被這風一吹啊，吹的這個塵土就都把身上給吹不潔淨。那麼我們用手一揮呢，這塵土又沒有了，這叫客塵。這就表什麼呢？我們這個煩惱無明啊，就像那個客塵似的，不是實實在在的真有的。

如是思惟：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為客義。

所以這個憍陳如啊，他也就明白，這個客呀，就是住店的旅客；若是這個店的主人呢，就不會走了。我們又可以說，我們在這個身上，這也就好像啊，一個旅店似的，我們這個自性，就是個真主人。我們住這個旅店，這是暫時的；我們這個真主人呢，那是永遠的。

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諸有塵相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

又，又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這個天下雨，下雨啊，這個天晴了；新霽呀，就是天，新晴了。「清暘升天呢」：這個太陽啊，一早起那個太陽，升到天上去，啊，太陽升天，清暘升天。清暘，就是太陽，太陽一早起，剛出來那個太陽，叫清暘；這個暘呢，就是那個日光的樣子。

「光入隙中啊」：一早起這個日光啊，照到這個門縫裏邊，隙縫裏邊，或者窗戶的隙縫裏邊。啊，「發明空中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就發現，而看見呢，明白這空中，「諸有塵相」：這個微塵呢，啊，上上下下的這麼來回這麼搖動，這麼跑，諸有塵相。

「塵質搖動啊」：這個塵呢，就是那個太陽照進來，太陽不照進來你看不見這有塵；啊，本來這很多塵的，但是看不見。你有那個太陽光一射進來，射到屋裏邊了，哦，看見呢，這很多微塵在這個太陽光裏頭，啊，那個很多很多，你數不過來的，你說有多少啊？數不過來的。現在我們看，看不見的。有那個太陽光，一顯現，啊，就看出了，搖動。

「虛空寂然」：可是啊，這個塵呢，雖然這麼搖動、動盪，在這空中啊，上上下下來回這麼動動彈彈，搖動；可是這虛空啊，虛空是不動的，虛空寂然，虛空裏是寂然的；寂然，就是不動。

這個，由這個門縫裏邊看見這個塵相，這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啊，得到這個智光了。你證到初果，證到初果呀，伏這個八十八品的見惑；見惑呀，除了之後，你這有了智光了。有了智光啊，你才能看見你這個塵沙、無明這些個煩惱，你能看的見的，由你智光而照見的。這個智光呢，就表示這個太陽啊，是照到這個門縫啊，或者窗戶縫裏頭，就是表示這個。

這是說的我們這個人有智慧光了，證到初果，你有了真正智慧了，就能看見呢，這塵沙、無明這些個煩惱，你也都可以明白了。但是啊，我們這個本性呢，是不動，它是沒有搖動的。這塵沙、無明，這些都是有搖動的。012831

天天你們聽經，叫你們不要有煩惱，你們單要有煩惱！叫你們沒有無明，你單要發出無明來！啊，所以呀，你說這是個聽教、不聽教？越說有無明不好，無明越大一點；越說煩惱不好，煩惱更多了。沒有講的時候，沒有煩惱；一講，把煩惱都給講出來了。所以呀，啊，一定我這個講經是講的不好，沒有把你們煩惱給講跑。

啊，我希望，每一個人呢，把煩惱啊，丟到啊，這個太平洋裏去，不要啊，拿著煩惱當你的寶貝，不要拿著煩惱當你的親人，不要拿著煩惱做你生死的

侶伴。你不要和它這麼親密，應該啊，把這個煩惱掉到那個汪洋大海，太平洋；太平洋啊，大約你這個煩惱啊，啊，都會把太平洋給裝滿了。因為什麼？太多了。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，都把煩惱啊，趕跑了它。這個煩惱，就是魔，你到什麼地方去找魔去？

魔鬼，什麼叫魔鬼？你這有煩惱就是有魔鬼了，那個魔鬼呀，和你呀，合夥了，合到一起。所以呀，這個煩惱是最要不得的。我們現在講經，就是叫人去煩惱，不要愈講，煩惱愈多。

(如是思惟：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為客義。)

這個憍陳如啊，他說啊，我像上邊這個樣想，這個旅客住到旅店裏，吃喝完了之後，他又要走的，他不會永遠住到這個店裏的，不會永遠住到店裏。那麼永遠住到店裏的是誰呢？是哪一個呢？就是那個店的主人。店的主人他是永遠在店裏頭。

那麼在昨天晚間已經說了，這客，什麼叫客？這個見惑、思惑，就是這個煩惱無明、煩惱障、所知障，這都叫啊，客。那麼這個塵呢，就是啊，以搖動的為塵；不動的呢，就是真正的主人。不動的是什麼呢？這個空，虛空是不動的。那麼這個虛空，就是我們人的見性，比方我們人的見性，這見性也是不動的。真正的主人呢，就是我們常住的真心，就是真正主人，它啊，也不來也不去。

我像這樣子想，「不住名客」，不在這個店裏永遠住啊，這就叫一個客。「住名主人」，住在這個店裏頭啊，永遠住在店裏，這就是個主人。「以不住者，名為客義」，所以呀，以不住到這個店裏，這個就是個客。

那麼什麼地方是個店呢？我們這個身體呀，就比方一個店一樣。我們若明白這個身體既然是店了，是一個旅店，而不是一個真實的家，不是我們自己的家，我們就不應該太執著了，太過執著了。

(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諸有塵相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)

本來這兩段文呢，昨天晚間都講過了，不過我覺得這個還有一點意思啊，這個昨天沒有講出來。「又如」：又好像什麼呢？好像啊，「新霽」：這天呢，剛晴了；新霽，就是初晴了；初晴這個天呢，非常的晴朗。昨天晚間那個 translation she said this raining. This no raining, this before raining. Now this no raining, this called 霽。(昨天翻譯的人說這是下雨。這不

是下雨，是這之前下雨，現在沒有下雨了，這叫霽。)

霽，就是晴天了，沒有下雨。「清暘升天」，清暘啊，就是這個日光；這個太陽剛出來這個日光，叫清暘，上升。

「光入隙中」，這個光啊，由這個門縫裏邊，或者窗戶縫裏邊，這叫隙；隙，就是那個孔啊，那個漏洞的地方。隙中，這個日光到這個隙中，「發明空中，諸有塵相」，因為由這個日光照到這個隙裏邊呢，照到這個孔裏邊呢，這個就顯現出來有很多這個微塵呢，在這個太陽照的光裏邊呢，你看，就搖動不已，不知有多少這個微塵？你看那個，有太陽的地方，就有微塵，這就叫啊，光入隙中，光照進來了。

發明空中，那麼顯現出來，發明啊，就顯現出來了，現出空中啊，諸有塵相，這所有的一切這個微塵這種相。「塵質搖動」，這個塵呢，這種性質，這種性質，搖動不已。「虛空寂然」，可是啊，這個虛空呢，虛空的本體，它不動不搖的，無去無來的。所以呢，這個虛空，這就是表示我們這個見性；我們這個見性啊，是不動的。

如是思惟：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，以搖動者，名為塵義。

「如是思惟」：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，用這個智慧光照破了，這無明煩惱的黑暗的孔穴，而顯現出來啊，這種的無明煩惱。我像這樣想，啊，如是思惟，「澄寂名空」：澄，澄然而寂靜的，它是不動，這就叫一個空。「搖動名塵」：在這個孔穴裏頭啊，動來動去的，這麼總搖動著；你看那個在那個太陽光那個地方的塵埃，總是飛來飛去的，它不停的，搖動名塵，這個就叫一個塵義。「以搖動者」：以這個搖動這個東西，就是這個塵，「名為塵義」：這個意思啊，大約就是個塵了，它動。這個塵就是什麼呢？就是所表示的這個煩惱，煩惱無明啊，煩惱障、所知障，這種的就叫塵。

佛言：如是！

這阿若多，就是憍陳如他說完了這話，佛就給他印證了。佛說，你說這個對的，「佛言如是」：你說這個對，是這樣子。是這個搖動的就是塵；不動的呢，就是空，你講這個道理呀，是沒有錯的。

即時如來於大眾中，屈五輪指，屈已復開，開已又屈，謂阿難言：汝今何見？阿難言：我見如來百寶輪掌，眾中開合。

佛啊，因為恐怕這一般的在會的大眾啊，還沒有了解這真正的見性，「即時」：當時啊，世尊，「於大眾中」：在這個會場大眾裏邊呢，「屈五輪指」：他就屈，這叫屈，屈回來。「屈已復開」：這麼屈完了之後呢，又把它伸開。「開已又屈」：他伸開來，然後又拳回來，又屈拳回來，這麼來回好多次，伸開、拳；拳、伸開，這麼樣子。

「謂阿難言呢」：就問阿難，啊，「汝今何見」：說你現在看見什麼了？他屈伸這個手指頭，完了之後就問阿難，說你現在看見什麼了？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回答佛，就說了，說，「我見如來，百寶輪掌」：我看見呢，世尊你這個百寶輪掌。佛的手啊，是千輻輪相，所以阿難呢，叫它叫百寶輪掌。「眾中開合」：在這大眾裏邊呢，開了又合，合了又開，這麼樣子。

佛告阿難：汝見我手眾中開合，為是我手有開有合？為復汝見有開有合？阿難言：世尊寶手眾中開合，我見如來手自開合，非我見性有開有合。

佛啊，又告訴阿難，說，你看見我這個手，「眾中開合」：在大眾裏邊有開有合。「為是我手，有開有合」：可是我這個手有開開，又合起來呀？「為復汝見，有開有合」：是你看見的這個見呢，開開了，再合起來啊？

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呢，答覆世尊，說了，說，世尊！「世尊寶手，眾中開合」：說世尊你這個百寶輪掌啊，眾中開合，寶手啊，就是這個千輻輪相啊，叫寶手，眾中開合。「我見如來」：我也看見呢，如來，「手自開合」：是你手啊，伸開又合上，合上又伸開。「非我見性，有開有合」：我這個見，看見這個見性啊，沒有開合；是你有這個開合的動作，令我呀，看見你這個手啊，開合，不是我這個見開合；我這個見呢，沒有開，也沒有合。

佛言：誰動誰靜？阿難言：佛手不住，而我見性尚無有靜，誰為無住？

佛啊，聽他這樣講，恐怕他還沒有了解，不是他真正明白，還要再問一個問題。「佛言，誰動誰靜」：佛啊，對阿難說，是誰動呢？是誰靜呢？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呢，對佛就說了，「佛手不住」：不住啊，就是動，就是動了，佛手不住。

「而我見性，尚無有靜，誰為無住」：說是啊，佛這個手，不停止，這叫不住，這叫是一個動。而我見性，而我自己這個見性啊，尚無有靜，連個靜相都沒有。

他為什麼說沒有靜相呢？這個靜啊，是由動中來的；若沒有動，根本就沒有

靜。所以說啊，這個「楞嚴大定啊，它無出無入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你要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這個楞嚴這個定啊，它是常常在這個定中的，沒有不定的時候，什麼時候都是在這個定裏頭，它無出無入的。這個定。

這個他說啊，我這個見性，我能看見你這個見性啊，尚無有靜，連個靜相都沒有，它根本就是個靜的，也沒有動相，所以也就沒有靜相了。這個阿難呢，不說沒有動相，他說沒有靜相；你根本沒有動，就沒有靜了，所以這個動、靜二相是了不可得，沒有的，找不著的。啊，「誰為無住」：既然連個靜相都沒有，這個見性，又怎麼會有個搖動呢？他是不搖動的。

佛言：如是！

佛啊，也給他印證，說，你說得對，是這樣子，這個你說的沒有錯。

如來於是從輪掌中，飛一寶光，在阿難右，即時阿難，回首右盼；

阿難這麼樣子，回頭這麼看。

又放一光，在阿難左，阿難又則迴首左盼。佛告阿難：汝頭今日何因搖動？阿難言：我見如來出妙寶光，來我左右，故左右觀，頭自搖動。

佛呀，在這個時候，於是乎啊，就又從這個輪掌中啊，從他這個百寶輪掌裏頭，「飛一寶光」：飛出去，像那個雀飛那麼快，也就像打那個電閃似的。這也可以有一個比喻，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我們用那個手電筒。那個手電筒，啊，這麼一開開，這個電，射出去，很遠就可以看的見。佛的手上啊，可以放這個寶光，比這個手電筒那是光的更清楚了。「在阿難右」：在阿難的右邊呢，就飛過去；這個寶光啊，在阿難右邊飛過去。

「即時阿難迴首右盼」：即時啊，阿難就回頭看佛這個寶光到底飛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飛出多遠？這回頭望。在這正望的時候呢，「又放一光」：在這個佛這個輪掌裏頭，又放出來一道光。放到什麼地方呢？「在阿難左」：在阿難的左邊，又放出去一道光。

好像現在這個探照燈，空中這麼一射，射多遠都看的見東西，啊，這個這是個大約就是這樣子，在阿難左。「阿難又即迴首左盼」：又回頭啊，就向左來盼；盼，也就是看的樣子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又問阿難了，「汝頭今日，何因搖動」：你現在的頭為什

麼搖動呢？你左顧右盼的，你這麼搖動呢？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呢，就說，「我見如來出妙寶光」：我看見呢，如來放這個妙寶的這種的光明，「來我左右」：來到我右邊，又到我的左邊。啊，「故左右觀呢」：所以我往左看一看，又往右看一看，觀看觀看。啊，「頭自搖動」：我因為看這個光啊，這個頭就搖動了。

阿難！汝盼佛光，左右動頭，為汝頭動？為復見動？世尊！我頭自動，而我見性，尚無有止，誰為搖動？

佛又問阿難，說阿難呢！你看這個佛光，你向左右啊，這麼動頭，你這個頭啊，這麼動。「為汝頭動，為復見動」：是你這個頭啊，來回這麼搖動呢？還是你這個見性來回這麼搖動呢？「世尊，我頭自動」：阿難呢，就說了，回答佛就說，說，我的頭啊，自己這麼搖動的。

「而我見性」：而我這個見性啊，能見這個見性啊，「尚無有止啊」：啊，連這個止，停止的相貌也沒有；這個止啊，也就是個不動；也就是頭先那個「靜」字的意思；連這個一個靜的相貌都沒有，「誰為搖動」：啊，它又怎麼會搖動呢？誰為搖動？啊，它又怎麼會搖動呢？

所以呀，我啊，現在，我知道是頭自搖動，而這個見性沒有搖動的；見性是不動，如如不動的，所以他說尚無有止。連一個止，這個止，也就是個靜，連個靜的樣子都沒有，又怎麼會有動呢？這是阿難呢，答覆佛這樣的說。

佛言：如是！

佛說，你這個說的也對了；你這個道理你也沒有見錯，不像以前呢，你認賊作子，那麼樣子盡認妄想當你的真心了；現在你明白這個見性啊，是不動的了，你現在是有點辦法了。這是佛啊，很歡喜的一個讚歎的詞，佛說如是！說對，你說這個很對的。

於是如來普告大眾：若復眾生，以搖動者名之為塵，以不住者名之為客，

當到這個時候，佛呀，「普告大眾了」：說你們現在聽到我講的這個道理，你們一定都很明白了，你一定啊，對這個道理都很清楚了，我不必再講了。可是啊，「若復眾生啊」：假設再有其他的眾生，啊，「以搖動者，名之為塵」：這一切的眾生啊，他以搖動的這種東西，就叫一個塵，是個塵相。「以不住者，名之為客」：以不在這住的，這個就叫客。為什麼這樣呢？

汝觀阿難，頭自搖動，見無所動，又汝觀我手自開合，見無舒卷，

這個本來是個卷字，卷字，在這應該讀卷(ㄩㄩㄣˇ)，就是把它捲起來。

「汝觀阿難呢」：說你們大眾啊，現在你們看見了。看見什麼呢？你們看見阿難「頭自搖動啊」：看見阿難這頭來回晃，來回搖動。「見無所動啊」：可是啊，阿難方才沒有講嗎！這個見性啊，是不動的，沒有所動的。

「又汝觀我」：你們現在所有的這個大眾，你看我，都看見我，「手自開合」：看見我什麼呢？看見我這個手伸開、又合上；伸開、又合上。啊，「見無舒卷」：見呢，這個見性啊，沒有伸開，也沒有再捲起來，捲起來，沒有。

云何汝今以動為身？以動為境？從始洎(ㄩ一、)終，念念生滅，

這是佛啊，呵斥大眾，鬧大眾；說你們現在看的清清楚楚的，阿難的頭自動，我這個手自開合，這個見沒有搖動，也沒有舒卷，也沒有捲起來，也沒有把它伸開。「云何汝今呢」：為什麼你們這個大眾現在，「以動為身」：以這個動的東西，就當你們自己的身體了呢？

啊，「以動為身，以動為境」：你不能啊，見著你自己的真正的那個見性，你拿這個身體呀，就當你呀，的真實的一個東西了。以動為境，本來這個動啊，它是個境，不是你自性所有的。

「從始洎終」：這個洎，洎呀，就是當「到」字講；從開始，到那個最終，最後。「念念生滅」：在你這個念裏頭啊，用你這個識心，這個識心來用事啊，念念生滅，啊，前念生，後念滅；前念生，後念滅；哦，這生滅生滅，你盡在這個生滅裏頭啊，做功夫了，作夥計了，你沒有真正明白這個見性。

遺失真性，顛倒行事，性心失真，認物為己，輪迴是中，自取流轉。

啊，這個佛啊，現在就對著大家，來呵斥大家，說啊，這個大眾啊，都錯了。「遺失真性啊」：你們從無始來到現在呀，都把你們那個真性啊，丟了。其實這個丟啊，不是真丟了，就是好像丟了似的，好像丟了似的。

不過它為什麼好像丟了？眾生不知道自性啊，這種不動不搖的境界，所以沒有明白這個道理，好像就是啊，失掉了。「顛倒行事」：做事情啊，本來應該，啊，往好了做，單單往壞了做；本來應該做善事，哦，他單單去做惡事去，這叫顛倒，顛倒行事，做事啊，顛顛倒倒的。

什麼叫顛倒？再給你們講一個這個比喻，就是這個人倒起來，腳衝上啊，頭衝下，這就叫顛倒；或者你腳衝下，頭衝上啊，你拿這個鞋，往頭上戴，拿那帽子呢，往腳上穿，這也叫顛倒，這也叫顛倒。還是你小的時候，父親、母親叫你去讀書去，你就不願意讀書，這也叫顛倒。

還有，啊，人家都睡覺，你就要啊，在這或者大吵大鬧啊，或者是啊，擾亂人家睡不著覺，這都叫顛倒。總而言之，這個顛倒的事情啊，就是啊，不順乎情理的事情，都叫顛倒，背道而馳。人家往南走，好像現在要到南三藩市去，啊，你往北走，去到南三藩市，這叫顛倒，這叫背道而行，這就叫顛倒，顛倒行事。

「性心失真呢」：因為你行事顛倒，所以你的性，和心不合作了；不合作啊，就失去這種的真實性。「認物為己呀」：認那個外邊的那個境界，當你自己了。也就是啊，你認識，你這個旅店呢，就是你自己了；你不應該認這個旅店是自己，這叫認物為己。物啊，所有的一切外物啊，都叫物，為己。

「輪迴是中啊」：因為你認物為己，所以呀，就生出種種的執著，種種的事情都看不破了，也不明理了。因為不明理，所以呀，就「自取流轉」：自己呀，你找著，就找著死，自己找著死；流轉呢，就是生死；自己去找生死去，自己去跟著生死跑，自取流轉。

可是啊，生死的問題，你自己如果不顛倒，能以呀，不認賊作子，不認物為己，你就把生死可以了了。想要了生死，這個問題呀，很容易的，就在你自己呀，向後一轉，就是了。你現在往前走，就是，正走的生死的路；你向後一轉，這生死就了了，沒有什麼大的困難；就在乎你自己去做去，你自己轉身就是！你只要能回頭轉身，這就是生死就了了。你轉，回過頭來，就說啊，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那苦海呀，沒有邊，我們這個世界上，你回過頭就是岸了。